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

大乘般若部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

西晋三藏无罗叉共竺叔兰译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一放光品第一

闻如是：一时，佛在罗阅祇耆闍崛山中，与大比丘众五千人俱，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意解无垢，众智自在已了众事，譬如大龙所作已办，离于重担逮得所愿，三处已尽正解已解。复有五百比丘尼，诸优婆塞、优婆夷，诸菩萨摩訶萨——已得陀邻尼空行三昧无相无愿藏，已得等忍，得无挂碍陀邻尼门，悉是五通，所言柔软无复懈怠，已舍利养无所希望，逮深法忍得精进力，已过魔行度于死地，所教次第于阿僧祇劫顺本所行，所作不忘颜色和悦，常先谦敬所语不粗，于大众中所念具足，于无数劫堪任教化，所说如幻、如梦、如响、如光、如影、如化、如水中泡、如镜中像、如热时炎、如水中月，常以此法用悟一切，悉知众生意所趣向，能以微妙慧随其本行而度脱之，意无挂碍具足持忍，所入审谛愿摄无数无量佛国，无量诸佛所行三昧皆现在前，能请诸佛为一切说法，种种诸见离于所著，已游戏于百千三昧而自娱乐——诸菩萨者德皆如是，其名曰：护诸系菩萨、宝来菩萨、导师菩萨、龙施菩萨、所受则能说菩萨、雨天菩萨、天王菩萨、贤护菩萨、妙意菩萨、有持意菩萨、增益意菩萨、现无痴菩萨、善发菩萨、过步菩萨、常应菩萨、不置远菩萨、怀日藏菩萨、意不缺减菩萨、现音声菩萨、哀雅威菩萨、宝印手菩萨、常举手菩萨、慈氏菩萨，及余亿那术百千菩萨俱，尽是补处应尊位者。复有异菩萨无央数亿百千，及诸尊者子皆悉来会。

尔时，世尊自敷高座结跏趺坐，正受定意三昧——其三昧名三昧王，一切三昧悉入其中——作是三昧已，持天眼观视世界。

尔时，世尊放足下千辐相轮光明，从鹿腩肠上至肉髻，身中肢节处处各放六十亿百千光明，悉照三千大千国土无不遍者，其光明复照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四维、上下。如恒边沙诸佛国土众生之类，其见光明者，毕志坚固悉发无上正真道意。

尔时，世尊复放身毛，一一诸毛孔皆放光明，复照三千大千国土，复照十方无数恒边沙国土。一切众生见光明者，毕志发无上正真道意。世尊复以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法，放大光明悉遍三千大千国土，复照十方无数恒边沙国土。一切众生见光明者，亦毕志发无上正真道意。

尔时，世尊出广长舌遍三千大千国土，遍已从其舌根复放无央数亿百千光明，一一光明化为千叶宝华其色如金，一一华者上皆有坐佛，一一诸佛皆说六

度无极。一切众生闻说法者，皆发无上正真道意。其舌光明一一华像，复照十方恒边沙国土。一切众生见其光明闻说法者，亦发无上正真道意。

是时，世尊于师子座三昧，其三昧者名师子游戏，身放神足感动三千大千国土六反震动，三昧威神令此三千大千国土地，皆柔软跋[跳-兆+我]踊没。诸有地狱、饿鬼、蠕动之类及八难处皆悉解脱，得生天上人中齐第六天，适生天上人中已皆大欢喜，即识宿命来诣佛所，稽首受法。如是十方恒边沙国土诸三恶趣及八难处亦离懃苦，生天上人中齐第六天，适生欢喜亦识宿命，各各自至其国佛所，稽首受法。

尔时，三千大千国土，诸盲者得视，聋者得听，哑者能言，伛者得申，拘臂者得手足，狂者得正，乱者得定，病者得愈，饥渴者得饱满，羸者得力，老者得少，裸者得衣。一切众生皆得同志，相视如父、如母、如兄、如弟，等行十善淳修梵事，无有瑕秽澹然快乐，譬如比丘得第三禅。一切众生皆逮于智，调已自守不娆众生。

尔时，世尊坐师子床，于此三千大千国土其德特尊，光明色像威德巍巍，譬如山王须弥，众山无能及者。

尔时，世尊如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法，以大普音遍三千大千国土，诸首陀会天及诸梵天、第六天、王释天、四王天，其中诸天及诸众生，悉见师子座闻佛所说，各持天上所有种种名香、种种名华，来诣佛所供养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于是三千大千国土，其中众生各持世间所有名香、水陆诸华，来诣佛所供养世尊。是时，诸天香华、众生香华，所可供养散如来上者，于空中合化成大台，于其台中垂诸幢幡，幢幡华盖五色缤纷，华盖光明悉遍照三千大千国土皆作金色，十方恒边沙诸佛国土亦复如是。

是时，阎浮提人意自念言：“今日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独为我等说法不在余处。”

诸三千大千国土中诸众生亦各念言：“今日如来在我前坐，独为我等说法不在余国。”

尔时，世尊于师子座复放光明，照于三千大千国土。其中众生见光明者，尽见东方恒边沙佛及弟子众，悉见是间娑诃国土释迦文佛及诸会众。十方国土各各相见亦复如是。

东方度如恒边沙国有世界名宝迹，其佛号宝事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今现在以般若波罗蜜教化一切。

有菩萨名普明，见释迦文佛光明变化威神感动，便白宝事如来言：“今日何缘，有是佛身光明变化感动如是？”

宝事如来告普明曰：“西方极远有世界名娑诃，其佛号释迦文，今现在为

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是其瑞应。”

普明白佛言：“唯然，世尊！我欲诣彼见释迦文佛礼事供养，彼国菩萨皆得总持、得诸三昧超越三昧。”

佛告普明：“欲往随意。”

时，宝事佛便以千叶金色莲华与普明言：“持是供养释迦文佛。”重告普明：“汝诣彼国，摄持威仪无失法度。所以者何？彼国菩萨奉持律行是以生彼。”

是时，普明菩萨与无央数百千菩萨、无数比丘、诸善男子、善女人众从东方来，所经诸佛皆以香华供养礼事。来诣忍界，见释迦文佛稽首作礼，普明菩萨白释迦文佛言：“宝事如来致问，殷勤问讯世尊，坐起轻利气力如常不？今奉此华供养世尊。”

佛即受之，释迦文佛便以此华散于东方恒边沙佛国，其华遍至，一一华者皆有坐佛，皆说般若波罗蜜教化众生，闻是教者皆发无上正真道意。彼善男子、善女人随普明菩萨来者，皆礼事释迦文佛足，所赍香华供养世尊。

南方度如恒边沙国有世界名度忧，其佛号无忧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有菩萨名离忧。

西方度如恒边沙国有世界名灭恶，其佛号宝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有菩萨名意行。

北方度如恒边沙有世界名胜，其佛号仁王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有菩萨名施胜。

下方度如恒边沙有世界名贤，其佛号贤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有菩萨名妙华。

上方度如恒边沙有世界名思乐，其佛号思乐威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有菩萨名思乐施。

如是六方菩萨各白其佛：“此何变化而现于此？”

其佛各报诸菩萨言：“去是极远有忍世界，佛号释迦文，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是其瑞应。”

彼诸菩萨各白其佛：“欲诣忍界见释迦文佛礼事供养。”

尔时，诸佛各与宝华，及诸无数百千菩萨、诸比丘僧、善男子、善女人俱来诣此，所经诸国土各以香华供养诸佛。次诣忍界见释迦文佛，供养礼事问讯，皆如东方诸菩萨比。

尔时，一时之顷三千大千国界，其地所有皆成为宝，诸树草木悉为香华，悬诸幢幡、繒彩、华盖，譬如华迹世界普华如来国土——文殊师利、善住意王天子及诸大威神菩萨所处国土。此忍世界所有珍妙亦如彼国。

尔时，众会诸天、魔、梵，诸龙、鬼、神、沙门、婆罗门、世界人民，诸菩萨摩訶萨及新发意者皆悉来集。

佛知众会已定，告舍利弗言：“菩萨摩訶萨当习行般若波罗蜜。”

舍利弗白佛言：“欲速知一切诸法，当云何行般若波罗蜜？”

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者，未曾不布施，有财、有施、有受者，为行檀波罗蜜；知罪知福，为行尸波罗蜜；不起恚意，为行羸提波罗蜜；身、口常精进，意不懈怠，为行惟速波罗蜜；于六情无所味，为行禅波罗蜜。”

佛告舍利弗：“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定意不起，当具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贤圣八品道；当具足空三昧、无相三昧、无愿三昧，具足四禅、四等、四无形三昧，具八解禅，得九次第禅；当复知九相——新死相、筋缠束薪相、青瘀相、脓相、血相、食不消相、骨节分离相、久骨相、烧焦可恶相；已知诸相当念佛志、法志、比丘僧志，在施戒志，在安般守意志，在无常苦空无我人想、无所乐想、无生灭想、无道想、无尽想、无所起想、善想、法想，豫知一切众生之意，是谓为慧，便得觉意三昧、无畏三昧——有想有畏、无想无畏、亦无想亦无畏，所不知根当知已知。当知欲过八患却十二衰，具足佛十力、十八法、四无所畏、四无碍慧、大慈大悲，觉知一切菩萨慧者，当习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欲具足萨云若，离于生死习绪者，当学般若波罗蜜。如是，舍利弗，是为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

“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訶萨欲上菩萨位者，欲过声闻、辟支佛地，欲住阿惟越致地者，当学般若波罗蜜；欲住六通知一切人意所趣向者，当学般若波罗蜜；欲胜罗汉、辟支佛慧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悉欲得诸陀邻尼三昧门、诸众智门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诸声闻、辟支佛家所作布施、持戒、劝助种种功德，欲过其上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欲知声闻、辟支佛家诸所有戒、三昧、智慧、解脱、见解脱慧，欲过其上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欲少施、少戒、少忍、少进、少禅，所习行少而得大报功德无量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欲使亲族身体如佛形像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欲具足大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成诸菩萨种姓逮得鸠摩罗浮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常不欲离诸佛世尊，供养诸佛种种所行欲成功德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欲满一切众生之愿，欲求饮食、车乘、象马、履屣、衣裘、香华、服饰、床卧之具，给众所求能令具足，欲得是者当学般若波罗蜜。

“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訶萨欲使恒边沙佛国中人悉具足行六波罗蜜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欲行功德使正至佛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

摩诃萨欲使十方恒边沙佛国土诸佛世尊所赞叹功德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欲一发意超越十方恒边沙诸佛国土悉遍至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欲发一音都使十方尽闻其声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欲护一切十方诸佛刹使不断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欲住内空、外空、大空、最空、空空、有为空、无为空、至竟空、无限空、所有空、自性空、一切诸法空、无所倚空、无所有空，欲知是空事法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欲觉知一切诸佛、诸法如者，当学般若波罗蜜；欲知一切诸法性者，当学般若波罗蜜；欲知一切诸法真际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舍利弗，菩萨摩诃萨如是为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住。

“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欲知三千大千国土其中尘数及诸树木、生草、枝叶、茎节，悉欲知是数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欲以一毛破为百分，以一分毛取三千大千国土其中海水数知几滴，悉知其数不烧水性，欲得是者，当学般若波罗蜜。三千大千国土其中火起譬如劫尽烧时，欲一时吹灭大火者，当学般若波罗蜜。三千大千国土其中大风起，吹须弥大山令如糠糶，能以一指障其风力令不起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欲以结跏趺坐悉遍满三千大千国土虚空，欲得是者，当学般若波罗蜜。三千大千国土诸须弥山，能持一手举著他方无数佛国，欲得是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能以一钵之饭，充饱十方恒边沙佛及弟子众悉令满足者，当学般若波罗蜜；又以珍宝、服饰、幢幡、缯盖、香华，供养恒边沙佛及弟子众，欲得是者，当学般若波罗蜜；欲使十方恒边沙国其中众生，悉具于戒、三昧、智慧、解脱、见解脱慧、沙门四道乃至无余泥洹，欲得是者，当学般若波罗蜜。

“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者，若布施当作是念：‘使我得大果报，得生尊者家、梵志大姓家、迦罗越家，生四王天上乃至第六天中。’因是布施得第一禅上至四禅、空无形禅，作是布施得贤圣八品道，得须陀洹上至阿罗汉、辟支佛者，当学般若波罗蜜。

“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慧方便具足六波罗蜜。”

舍利弗白佛言：“菩萨摩诃萨云何布施具足六波罗蜜？”

佛言：“菩萨摩诃萨行檀波罗蜜者，当习无所倚法其所布施及受者，令具足诸波罗蜜，是为具足檀波罗蜜；于善于恶不与罪福，是为尸波罗蜜；无瞋无喜是为羸提波罗蜜；意无懈怠是为惟逮波罗蜜；于无所著不起狐疑是为禅波罗蜜；离于诸法是为般若波罗蜜。

“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欲知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世尊之法者，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度有为无为之法，当学般若波罗蜜；欲觉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诸法如者，法相所起欲逮觉灭际者，欲过声闻、辟支佛前，欲为

一切诸佛给所当者，欲为诸佛世尊内眷属者、图大眷属者，欲得菩萨眷属者，欲报大施者，欲行无相施者，欲不起恶意者，欲不起恚恨意者，欲不起懈怠意者，欲不起乱意者，欲不起恶智者，当学般若波罗蜜。

“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訶萨欲使一切立于布施、戒念、作务劝助功德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欲立五眼者，当学般若波罗蜜。何等为五眼？肉眼、天眼、智眼、法眼、佛眼。

“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訶萨欲得天眼见十方诸佛者，天耳听十方诸佛所说法者，欲悉知诸佛意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欲闻十方诸佛所说不断乃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当学般若波罗蜜。

“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訶萨欲见过去诸佛、现在诸佛世尊刹土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欲闻十方诸佛所说十二部经欲讽诵者，及诸声闻所未曾闻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欲闻十方诸佛所可说法、甫当所说，悉欲识知遍教众生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所说诸法，欲尽闻知，闻已遍教一切读者，当学般若波罗蜜。十方恒边沙诸佛世界，有窈冥之处日月所不照，欲持光明悉遍照者，当学般若波罗蜜。十方恒沙诸佛世界，有初不闻佛音、法音、僧音者，能立众生皆使正见闻三宝音者，当学般若波罗蜜。

“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訶萨愿欲令十方恒沙世界众生，盲者得视，聋者得听，狂者得志，裸者得衣，饥渴者得饱满，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欲令十方恒沙国其中众生，诸在罪地三恶趣者，欲令解脱皆得人身者，当学般若波罗蜜；欲使恒沙世界，皆令众生具足戒行、三昧、智慧、解脱、见解脱慧，从须陀洹至阿罗汉、辟支佛，乃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及诸佛威仪者，当学般若波罗蜜。

“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訶萨欲悉知道事、俗事者，当学般若波罗蜜；欲使行时足离地四寸而轮迹现，诸四天王及阿迦膩吒天与无央数诸天眷属围绕共至佛树，当使诸天以天上鬘为座，使我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所游行处、所住处、坐处悉为金刚，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欲使出家之日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即出家日便转法轮，使无央数阿僧祇人远尘离垢诸法眼净，无央数阿僧祇人漏尽意解，无央数阿僧祇人得阿惟越致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如是菩萨摩訶萨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愿作佛时，为无央数弟子众一时说法，便于座上得阿罗汉，发菩萨意者得阿惟越致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无央数菩萨为增其寿命无量，其光明随其寿不增减，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时，欲令国土无淫怒痴之名，众生智慧悉皆得等，常念布施，常念净戒，自调自检不娆众生，般泥洹后欲使法无灭尽之名，当学般若波罗

蜜。菩萨摩訶萨自愿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时，其有闻我声者，必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欲得如是者，当学般若波罗蜜。无见品第二

“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发是念时，四天王皆欢喜意念言：‘我曹亦当复以四钵奉上菩萨，如前王法奉诸佛钵。’忉利天王及第六天王，皆欢喜意念言：‘是菩萨成佛时，我曹亦当奉侍给使，减损阿须伦种，增益诸天众。’三千大千国土中诸阿迦膩吒天，各各欢喜亦复念言：‘是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成作佛时，我曹亦当劝助请佛使转法轮。’如是，舍利弗，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于六波罗蜜转增益具足，善男子、善女人各各欢喜意自念言：‘我当为是菩萨作父母、兄弟、妻子、眷属、朋友、知识。’”

尔时，四天王及诸阿迦膩吒天各各念言：“当使是菩萨常修梵行，从初发意至成作佛，莫使与色欲共会。犯欲者失梵行，况行道者？是菩萨常修梵行者必成至佛，不从犯欲而得成道。”

舍利弗白佛言：“菩萨要当有父母、妻子、眷属耶？”

佛告舍利弗：“菩萨或有父母，无妻子；或有菩萨从初发意作童男行，至成作佛不娶妻色；或有菩萨以沍和拘舍罗，于五欲中示现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出家。

“舍利弗，譬如幻师善于幻法，化作五乐色欲，于中自恣共相娱乐。于意云何？是幻师所作，宁有所服食者不？”

舍利弗言：“不也，世尊。幻无所有。”

“如是，舍利弗，菩萨以沍和拘舍罗示现有欲，于色欲中育养一切无所沾污，观欲如火譬如怨家，说欲之恶志常秽之。菩萨虽在欲中示现，常作是念：‘行权菩萨尚作是意，何况新学发意者乎！’”

舍利弗白佛言：“菩萨当云何行般若波罗蜜？”

佛告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不见有菩萨，亦不见字，亦不见般若波罗蜜，悉无所见，亦不见不行者。何以故？菩萨空，字亦空，空无有五阴。何谓五阴？色阴、痛阴、想阴、行阴、识阴。五阴则是空，空则是五阴。何以故？但字耳。以字故名为道，以字故名为菩萨，以字故名为空，以字故名为五阴，其实亦不生亦不灭，亦无著亦无断。菩萨作如是行者，亦不见生亦不见灭，亦不见著亦不见断。何以故？但以空为法，立名假号为字耳。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见诸法之字，以无所见故无所入。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假号品第三

“复次，舍利弗，行般若波罗蜜菩萨当作是观：菩萨者但字耳，佛亦字耳，般若波罗蜜亦字耳，五阴者亦字耳。舍利弗，一切有言吾我者亦皆字耳，索

吾我亦无有吾我，亦无众生亦无所生，亦无生者亦无自生，无人无生无作无造，亦无成者，亦无受者，亦无授者，不见无得。何以故？一切诸法无所有用空故。是故菩萨于一切字法都无所见，于无所见中复不有见。菩萨作是行般若波罗蜜，除诸佛，过一切诸声闻、辟支佛上，用无所有空故。何以故？一切不见所入处故。

“舍利弗，菩萨如是者，为行般若波罗蜜。譬如一阎浮提内，其中所有树木、生草、稻麻、竿蔗、丛林、竹苇，悉如舍利弗、目犍连等，其数如是，智慧神足其德无量，欲比行般若波罗蜜菩萨，终不可得比，无数亿百千倍不可以譬喻为比。何以故？舍利弗，菩萨持智慧度脱一切众生故。

“复次，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所念智慧，一日之中过诸声闻、辟支佛上。

“舍利弗，置阎浮提，其中草木三千大千国土如舍利弗、目犍连等其数满中，复置是事，十方恒边沙悉如舍利弗、目犍连等尽满其中，其数如是不可计量，欲比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百分、千分、巨亿万分不得为比。行般若波罗蜜菩萨持是智慧，比诸声闻、辟支佛之智慧，百千万倍不以为比。”

舍利弗白佛言：“唯，世尊，弟子所有智慧，从须陀洹至声闻、辟支佛，上至菩萨、诸佛世尊，是诸众智不相违背，无所出生其实皆空，无有差别不出不生。其实空者无有差特优劣，云何世尊言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一日之念，出过声闻、辟支佛上乎？”

佛告舍利弗：“所以出彼上者，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一日之念言：‘我当以道法因缘，当为众生觉一切法度脱众生。’云何，舍利弗，诸声闻、辟支佛颇有是念不耶？”

舍利弗言：“唯，世尊，诸声闻、辟支佛初无是念。”

“是故，舍利弗，当作是知，当作是念，诸声闻、辟支佛所有之智，欲比菩萨之智，百分、千分、巨亿万倍不可为比。

“复次，舍利弗，声闻、辟支佛颇作是念言：‘我当行六波罗蜜，教授众生净佛国土，具足佛十种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具足佛十八法，当成阿惟三佛，使不可计阿僧祇人令得泥洹。’颇有是念不？”

舍利弗言：“唯，世尊，无有是念。”

佛言：“菩萨能尔。菩萨行六波罗蜜，具足十八法，成阿惟三佛，当度脱一切众生。

“舍利弗，譬如萤火虫不作是念言：‘我光明照阎浮提普令大明’；如是，舍利弗，诸声闻、辟支佛亦无是念言：‘我当行六波罗蜜，具足十八法，成阿惟三佛度脱众生。’

“舍利弗，譬如日出遍照阎浮提莫不蒙明者，如是菩萨行六波罗蜜具足十八法，成阿惟三佛，度不可计一切众生。”

舍利弗白佛言：“云何菩萨过罗汉、辟支佛地，逮得阿惟越致地，严治佛道地？”

佛告舍利弗：“菩萨从初发意以来，常行六波罗蜜，住空、无相、无愿之法，过阿罗汉、辟支佛地，逮阿惟越致地。”

舍利弗白佛言：“菩萨住何所地，为声闻、辟支佛而作福田？”

佛告舍利弗：“菩萨从初发意以来，常行六波罗蜜，乃至道场于其中间常为声闻、辟支佛作护。何以故？舍利弗，世有菩萨，便知有五戒、十善、八斋、四禅、四等意、四无形定，乃至三十七品法尽现于世，便具足十八事、佛十种力、四无所畏；世间适有是法，便知有王者种、梵志种、长者种、迦罗越种，便知有第一四天王上至三十三天，便知有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上至佛皆现于世。”

舍利弗白佛言：“云何菩萨毕报施恩？”

佛告舍利弗：“菩萨不报施福。何以故？本已报故。菩萨常施。持何等施？施诸善法。何等善法？十善之法，从十善之法上至诸佛世尊之法——十力、四无所畏，具佛十八法，以是为施与。”

舍利弗白佛言：“菩萨云何与般若波罗蜜相应？”

佛告舍利弗：“菩萨当知色与空合，是为应般若波罗蜜；当知痛、想、行、识与空合，是为应般若波罗蜜；当知眼、耳、鼻、舌、身、意与空合，当知色、声、香、味、细滑、识法与空合，眼色识、耳声识、鼻香识、舌味识、身细滑识、法性识亦尔，是为应；当知苦集尽道四谛之法亦与空合，当知十二因缘——何等十二？一者、痴，二者、所作行，三者、识，四者、名色，五者、六入，六者、触，七者、痛，八者、爱，九者、受，十者、有，十一者、生，十二者、死——此十二因缘亦与空合，当知一切诸法——有为法、无为法亦与空合，当知本性亦与空合，是为应般若波罗蜜。

“如是，舍利弗，菩萨摩訶萨知七空合——何谓七？上七事是也——知此七事与般若波罗蜜相应者，亦不见五阴合，亦不见不合，亦不见生五阴法，亦不见灭五阴法，亦不见著五阴法，亦不见断五阴法，亦不见色与痛合，亦不见痛与想合，亦不见想与识合，亦不见识与行合。所以者何？初不见有法与法合者，性本空故。

“舍利弗，用色空故为非色，用痛、想、行、识空故为非识，色空故无所见，痛空故无所觉，想空故无所念，行空故无所行，识空故不见识。何以故？色与空等无异。所以者何？色则是空，空则是色，痛、想、行、识则亦是空

，空则是识，亦不见生亦不见灭，亦不见著亦不见断，亦不见增亦不见减，亦不过去、当来、今现在，亦无五阴，亦无色、声、香、味、细滑、法，亦无眼、耳、鼻、舌、身、意，亦无十二因缘，亦无四谛，亦无所逮得，亦无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亦无佛，亦无道。

“如是，舍利弗，菩萨摩訶萨以般若波罗蜜，当作是念，当作是知，当作是应。作是行者，亦不见应，亦不见不应，于六波罗蜜亦不见合，于五阴法乃至身法亦不见合与不合，三十七品、佛十种力、四无所畏及佛十八法乃至萨云若法亦不见应与不应。是故，舍利弗，当知菩萨与般若波罗蜜相应。

“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不与空合，不与无相无愿合，无相无愿不与空合。所以者何？空亦不见合，亦不不合，无相无愿亦复如是，是为应般若波罗蜜。

“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度空法相已，亦不与五阴合亦不不合，过去色亦不与过去色合，亦不见过去色，当来色亦不与当来色合，亦不见当来色，现在色亦不与现在色合，亦不见现在色，痛、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者何？去来今三世名皆空故。作是合者为应般若波罗蜜。

“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萨云若法，亦不见与过去、当来、今现在合，亦不见过去、当来、今现在。菩萨当作是念，当作是应。

“复次，舍利弗，萨云若亦不见与五阴合，五阴亦不见与萨云若合；萨云若亦不与六情合，六情亦不与萨云若合；色、声、香、味、细滑、法亦不与萨云若合，萨云若亦不与色、声、香、味、细滑、法合；亦不不合，是为应般若波罗蜜。

“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于檀波罗蜜亦不见与萨云若合，尸波罗蜜、羼提波罗蜜、惟逮波罗蜜、禅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亦不见与萨云若合，亦不见萨云若与六波罗蜜合，亦不见萨云若与三十七品、十力合，三十七品、十力亦不见与萨云若合，亦不见萨云若，是为应般若波罗蜜。

“舍利弗，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佛亦不与萨云若合，萨云若亦不与佛合，道亦不与萨云若合，萨云若亦不与道合。所以者何？萨云若则是佛，佛则是萨云若，道则是萨云若，萨云若则是道，是为与般若波罗蜜合。

“复次，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知五阴不与有合，有亦不与五阴合，五阴亦不与苦乐有我无我合，六情法亦复如是。五阴亦不与空、无相、无愿合，亦不不合，亦不见行，亦不见不行。菩萨当作是行，当作是应。

“复次，舍利弗，菩萨亦不以般若波罗蜜故，行檀，行尸，行羼，行惟逮，行禅波罗蜜；亦不以五波罗蜜故，行般若波罗蜜；亦不以阿惟越致故，教授众生；亦不以净佛国土故，行般若波罗蜜；亦不以四无所畏、四无碍慧、佛十

种力、十八法不共故，行般若波罗蜜；亦不以内空、外空、所有无所有空、空空、大空、毕竟空故，行般若波罗蜜；亦不以有为空、无为空、无底空、诸法相空、一切诸法空，亦不以生空，亦不无生空，亦不真空，亦不伪空，亦不如，亦不法性，亦不真际故，行般若波罗蜜行。所以者何？不见法有所破坏者。

“复次，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以神足彻视、彻听、知他人意、自知宿命故，行般若波罗蜜。所以者何？行般若波罗蜜者，尚不见般若波罗蜜，何况见有菩萨神通众事？是为应般若波罗蜜。

“舍利弗，行般若波罗蜜菩萨，心不自念‘我当以神足到十方见诸佛世尊’，亦不念言‘十方诸佛有所说法，我当听受’，亦不念言‘我当尽知十方众生心中所念’，亦不自念‘我当自知不可计劫所从生之事’，亦复不念见十方众生生死所趣、善恶之趣，是菩萨为应般若波罗蜜。

“舍利弗，菩萨自念‘我当度不可计阿僧祇人令般泥洹’，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作是行者，众魔不能得其便，诸世间之事皆为降伏。十方恒沙诸佛皆共拥护是菩萨，令不堕声闻、辟支佛地。四天王上至阿迦膩吒天，是诸天皆共护是菩萨，不令中道有碍。是菩萨身中所有众病现世为愈。所以者何？用有普慈加众生故。当知是为应般若波罗蜜。

“复次，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疾得陀邻尼，诸三昧门皆现在前，在所生处常见诸佛乃至道场常不离佛，是为应般若波罗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亦不念有法合与不合、等与不等。所以者何？以不见法合，亦不见法等，是为应般若波罗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亦不念‘我当疾逮觉法性，亦不逮觉’。何以故？法性者，无所逮觉是为合。

“复次，舍利弗，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不见有法与法性别者亦不见合，亦不念言‘法性作若干差别’，是为菩萨一切皆合，亦不作念言‘是法于法性现亦不现’。何以故？初不见于法性现者，当知是则为合。

“复次，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于法性不与空合，空亦不与法性合，是为合；六情、十八性亦不与空合，空亦不与六情、十八性合，乃至法性不与空合，空亦不与法性合。舍利弗，如是空合最为第一，行空菩萨不堕声闻、辟支佛地，净佛国土教授众生疾成至佛。舍利弗，诸所有应般若波罗蜜无过，是应最尊第一、应无上。所以者何？为是空、无相、无愿无上正真应故。

“舍利弗，如是行者，当知是菩萨已受蒞近于道场；如是行者，为不可计阿僧祇人而作益厚。菩萨亦不念言‘我与般若波罗蜜相应’，亦复不念‘诸佛世尊当授我蒞’，亦不念‘我受蒞不久，当净佛国土’，亦不念‘我当成至佛而转法轮’。所以者何？与法性一体无有别，亦不见有法。行般若波罗蜜者，亦不见诸佛有所说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何以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初

不见有生众生相，亦不见灭众生相。何以故？一切众生初不见起灭故。一切众生不见有生，尚不见有生灭，云何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作是行者，为行般若波罗蜜，不起众生相，不空众生相，不见众生行，不别众生行，是为菩萨行第一空行。菩萨住是中者，为都合集众合于其中住。菩萨如是住者，为处大慈大悲，无嫉慢意，无乱怠意，无恚恨意，无起恶意，不起恶智意也。”学五眼品第四

舍利弗白佛言：“菩萨摩訶萨应般若波罗蜜者，从何所来而生是间？于是间去复生何所？”

佛告舍利弗言：“菩萨与般若波罗蜜相应者，于兜率天上来生是间，或于他方佛国来生是间，或从人道中来生是间。从兜率天上来者，终不失般若波罗蜜，诸陀邻尼、诸三昧门、诸众智门悉皆在前。从他方佛国来者，便疾成般若波罗蜜，于智慧中日日增益，诸深法要皆现在前，却后乃成般若波罗蜜，所生常见诸佛不离诸佛。从人道中来者，是菩萨未及阿惟越致者，诸根闇钝不能疾得般若波罗蜜，不能便见陀邻尼门。

“舍利弗，汝所问菩萨习行般若波罗蜜者，于是间终当生何所？是菩萨当生他方佛国，从一佛国复生一佛国，常见诸佛不离诸佛世尊。

“复有菩萨无有沕和拘舍罗，从四禅行六波罗蜜，持是禅福生长寿天，不尽天寿来生世间供养诸佛，是菩萨辈诸根闇钝不大聪明。

“舍利弗，复有菩萨行于四禅及四等意、四无形禅念、三十七品、大慈大悲，持沕和拘舍罗禅福不能稽留，常生诸佛所教授处，当生是拔陀劫中成逮觉者，常不离般若波罗蜜。

“复有菩萨以行四禅及四等意、四无形定，以沕和拘舍罗不随禅生，生于种姓大豪贵家，生梵志家，生迦罗越家，所可生处常教众生。

“复有菩萨行四禅、四等意、四无形定，以沕和拘舍罗不为禅所稽留，来生四王天，生忉利天，生第六天，常教授诸天净佛国土，教授众生供侍诸佛。

“复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沕和拘舍罗行第一禅，生于梵天于梵天中尊，从梵天已至十方诸佛转法轮处，请诸佛世尊转于法轮。复有一生补处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沕和拘舍罗，具于四禅，具四等意、四无形定、三十七品、空无相无愿，具足三昧不随禅处，常见诸佛供事世尊，持清净行便生兜术天，于其天上随其寿命诸根具足，为无央数诸天人眷属围绕而为说法已，复来生世间人中，作阿惟三佛。

“舍利弗，复有菩萨得六神通不生欲界、形界、无形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礼事诸佛。

“复有菩萨得六神通游诸佛刹，其所至处无有声闻、辟支佛教名。

“复有菩萨持六神通生诸佛刹，其寿无量往生其国。

“复有菩萨以六神通游诸世界，到无佛处于其刹中叹佛法众，令彼众生闻三尊之功德，闻已欢喜皆得往生诸佛国土。

“复有菩萨从初发意得于四禅，得四清净、四无形定、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不生三界，常生有益于众生之处。

“复有菩萨行六波罗蜜，从初发意便上菩萨位至阿惟越致地。

“复有菩萨从初发意便得阿惟三佛转于法轮，益于无数亿百千众生已，于无余界而般泥洹，其法留住或半劫一劫。

“复有菩萨适发道意便与般若波罗蜜相应，与诸无数亿百千诸菩萨，共游诸佛国净诸佛土。

“复有菩萨行六波罗蜜、四禅、四等至四无形定，皆于其中而自娱乐，住于四禅从四禅起还至解脱禅定，解脱禅起至无形定，从无形定起入解脱禅，从解脱禅起至无思想慧禅，复从是起还入解脱，以洹和拘舍罗入蒲佉阇三昧，是为行般若波罗蜜。

“复有菩萨以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不取声闻、辟支佛证。

“复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洹和拘舍罗入三十七品，诸发小道者各使得度，诸有声闻及辟支佛所得道慧，皆是菩萨之忍也。行般若波罗蜜者，当知是为阿惟越致。

“舍利弗，复有菩萨行六波罗蜜生兜术天者，当知是拔陀劫中诸菩萨等也。

“复有菩萨以四禅福乃至佛十八法，所可有道志不信受，当知是菩萨则一生补处。

“复有菩萨行六波罗蜜，从一佛刹复至一佛国，建立众生使至道场，知是菩萨从初发意以来，当更无数阿僧祇劫乃成佛耳。

“复有菩萨行六波罗蜜，为众生故不说无益之事。

“复有菩萨行六波罗蜜，为众生故从一佛国复至一佛国断三恶趣。

“复有菩萨行六波罗蜜，常以惠施安乐一切，恣所求索，象马、车乘、衣被、财谷、国城、珍宝皆给与之。

“复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能自变身如佛形像，入三恶趣随其语言而为说法皆度脱之。

“复有菩萨行六波罗蜜，变身如佛遍至十方，教授众生能净佛土，已至十方，悉观诸佛威仪法则好丑清浊，而便自起上妙最尊殊异之土，淳以一乘教诸一生补处菩萨。

“复有菩萨行六波罗蜜，便具大士三十二相，诸根特异，众生见者莫不敬

喜，因其欢喜以三乘法而度脱之令般泥洹。

“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先当学清净身口意，便得诸根特异，已得殊异亦不自举亦不下人。

“复有菩萨从初发意行檀波罗蜜、尸波罗蜜，乃成阿惟三佛，初不堕三恶趣。

“复有菩萨从始发意至阿惟越致，初不忘舍十善之行。

“复有菩萨行檀尸波罗蜜，得作遮迦越罗，得化众生建立十善，所有财宝惠施众生。

“复有菩萨行檀尸波罗蜜，亿百千返作遮迦越罗，常供养诸佛恭敬启受。

“复有菩萨行六波罗蜜，为诸众生照明法化，乃至阿惟三佛不离照明。是故菩萨常明佛法，是为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菩萨行者，常摄身口意，不善之事不令妄起。”

舍利弗白佛言：“何谓菩萨摄身口意？”

佛言：“菩萨心念：‘不持身口意诸恶因缘用作罪事。’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身口意；虽有身口意，终不嫉恚、邪见，不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无杀盗淫，无懈怠意，初不起恶智之事。若有菩萨不能舍此诸恶事者，此非菩萨。

“复有菩萨行六波罗蜜者，除身恶行，除口恶言，除意恶念。”

舍利弗白佛言：“何谓菩萨除身口意？”

佛言：“菩萨不倚身口意，是故能除。菩萨从初发意以来常奉十善，是故过诸声闻、辟支佛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净于佛道，净于六波罗蜜。”

舍利弗白佛言：“云何菩萨净于佛道？”

佛言：“菩萨不倚身口意，不倚六波罗蜜，不倚罗汉、辟支佛，不倚菩萨，亦不倚佛。所以者何？于一切法无所倚故，是为菩萨道。舍利弗，复有菩萨一一行诸波罗蜜，用是故无能伏者。”

舍利弗白佛言：“云何菩萨行六波罗蜜无能伏者？”

佛言：“菩萨行六波罗蜜者，不有念五阴、六情，不有念色、声、香、味、细滑、法，不有念十八性，不有念三十七品，不有念六波罗蜜，不有念佛十种力、四无所畏、佛十八法不共，不有念声闻、辟支佛道，不有念佛道，不有念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如是，舍利弗，菩萨行六波罗蜜，于功德中展转增益，用是故无能伏者。

“复次，舍利弗，菩萨住于般若波罗蜜具足萨云若，以诸慧不堕恶趣，不堕贫贱中，所受身体诸根具足人不憎恶，常为诸天、阿须伦所敬爱。”

舍利弗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訶萨慧？”

佛言：“菩萨以具足诸慧尽见恒沙诸佛世尊，从诸世尊听受法教，悉闻诸佛德好之法。得慧菩萨无有佛想，亦无菩萨想，亦无声闻、辟支佛想，亦无我想，亦无人想，亦无诸佛国想。慧行菩萨行檀波罗蜜，亦不见檀，亦不见般若波罗蜜，行三十七品亦复不闻三十七品名，亦不见佛十八法。舍利弗，是为菩萨之慧，以是慧故具足诸法，亦不贡高见一切诸法。行般若波罗蜜菩萨净于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

舍利弗白佛言：“何谓菩萨净于肉眼？”

佛言：“有菩萨以肉眼见百踰旬中、二百踰旬；有菩萨以肉眼见一阎浮提，见二阎浮提，见四天下；有菩萨以肉眼见千世界，见二千世界，有见三千世界。是为菩萨于肉眼净。”

舍利弗白佛言：“何谓天眼？”

佛言：“菩萨以天眼见四王天上所有悉识悉知，从忉利天至第六天乃至阿迦膩吒天，菩萨悉见悉识悉知。从四王天上至阿迦膩吒天，此诸天人皆不识、不知、不见菩萨天眼所见。菩萨天眼悉见十方恒沙世界，众生生死善恶之事悉见悉知。是为菩萨于天眼净。”

舍利弗白佛言：“何谓菩萨于慧眼净？”

佛言：“菩萨慧眼不作是念：‘有为法，无为法，有道法、俗法。’慧眼菩萨无法不见，无法不闻，无法不识，无法不觉。是为菩萨于慧眼净。”

舍利弗白佛言：“何谓菩萨得法眼净？”

佛言：“菩萨以法眼见是人，坚信坚住于法，是人无相无愿之脱立，于五根受不中止定，于不中止定成解脱慧，以解脱慧度于三碍——有身碍、有狐疑碍、有邪信碍，度是三碍得须陀洹，便得道念于淫怒痴薄得斯陀含，精勤于道却淫怒痴得阿那含，便消五爱——一者、色爱，二者、无色爱，三者、痴爱，四者、恨戾爱，五者、乱志爱——已度是者便得罗汉。如是行空菩萨，便得空脱，便成五根，疾近不中止禅至罗汉道。是人已得无相解脱，逮得五力乃至罗汉，是为菩萨得法眼净。

“菩萨所知生法即是灭法便逮五根，是为菩萨得法眼净。

“菩萨发意，从檀波罗蜜至般若波罗蜜，具足信根、精进辩根、沍和拘舍罗根，持是三根及诸功德，便生王者家、大种姓家、梵志家、迦罗越家，生四天王上至第六天，便于其中育养教化众生，随其所乐净佛国土礼事诸佛，不堕声闻、辟支佛地，当成三耶三佛，是为菩萨得法眼净。

“法眼菩萨悉知一切——从佛受决、未受决者；有动还者，不动还者；有具足神通者，未具足者；已具足神通游诸世界礼事诸佛者，有未得足者；得佛国净者，得不净者；菩萨教化众生者、不教众生者；菩萨为诸佛所称誉者、不

称誉者；菩萨有亲近诸佛者，有不亲近者；菩萨成佛，其弟子众诸菩萨数，其数无限者、有限者；是菩萨成佛时，以诸菩萨为僧者，不以菩萨为僧者；有菩萨以勤苦行成佛者，不以勤苦行成佛者；有菩萨一生补处者、未补处者；有菩萨至道场者、不至道场者；有菩萨坐树下降致魔者、不致魔者。是诸众事一一悉知，是为菩萨得法眼净。”

舍利弗白佛言：“何谓菩萨得佛眼净？”

佛言：“已得金刚三昧，得萨云若、佛十种力、四无所畏，行四等心、十八不共、大慈大悲，是菩萨眼所见诸法一切众事，无事不见，无声不闻，无物不护，无法不觉。舍利弗，是为菩萨得阿惟三佛，得最正觉眼。

“菩萨欲得五眼净者，当习六波罗蜜。所以者何？诸所有善法悉含在六波罗蜜中故。一切菩萨、声闻、辟支佛法，诸法等者，无过般若波罗蜜等。般若波罗蜜者，是五眼之母。菩萨学五眼者，疾成阿惟三佛。度五神通品第五

“复次，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念具足度五神通。逮诸菩萨无量神足，能动天地，变身无数更合为一，彻视无碍石壁皆过，譬如鸟飞无所触碍，能履水蹈虚，身出水火，手扞摸日月，身至梵天。有是神通不自贡高，不见贡高，用本空故。谁有能起是神足者？唯有得萨云若者乃能起是耳。

“舍利弗，菩萨学般若波罗蜜者，为已得神足之证，耳所彻听为过诸天人耳，虽得彻听亦不贡高，于有无之中了无所得，于有空无空无所生。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得天耳慧神通之证，能知他人心中所念，知有淫怒痴者、无淫怒痴者，知有爱欲意、无爱欲意者，知有有者，知无无者，知有乱意、无乱意者、有多者、有少者、有定意者、无定意者、有脱者、无脱者、有高者、有下者，虽知是不自贡高。何以故？是意非意故，意不可思议故。以神通灭宿命之证，识一意至百意，从一日至百日、一月至百月、一岁至百岁、一劫至百劫、无数百劫、无数千劫、无数亿百千那术，尽自识知，名姓、种族、所作所习、寿命长短、所受苦乐、死此生彼、从彼生此、所作事物、威仪礼节都识所，更不以神通而自贡高。菩萨学如是为学般若波罗蜜，以神通明识宿命，以天眼见众生生死所趣，善恶之道所得高下各随本行——身行恶，口言恶，意念恶，谤毁圣贤信邪倒见，以邪见因缘自怀其身，死堕地狱中；为人身善，言念亦善，不谤圣贤正见信行得生天上——能见十方众生乃至五道，所见如是。其一神通之德尽见十方，持神通灭漏尽之证，不取声闻、辟支佛道，不持余法，当成阿惟三佛，不以神通漏尽证故而自贡高。

“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具足神通，其功德转增上乃至阿惟三佛。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住檀波罗蜜净萨云若迹，计空无狐疑。菩萨住尸波罗蜜，净除萨云若迹不疑罪福，以空无所起故。舍利弗，有菩萨住羼波罗蜜中，净除萨云若迹

以空故不起瞋恚。菩萨住惟逮波罗蜜，净除萨云若迹于身精进不起懈怠。菩萨住禅波罗蜜，净除萨云若迹定志意不起。菩萨住般若波罗蜜中，净除萨云若迹不起愚痴。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住六波罗蜜中，净除萨云若迹从空来往，不疑不犯，不瞋不忍，不进不怠，不定不乱，不智不愚，亦不施与，亦不有贪，不戒不犯，不进不退，不忍不恚，不定不乱，不慧不痴，不谤不誉，不有为，不无为。如是，舍利弗，无所从生法，无有骂者，无有叹者，无有为，无无为，是为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以得奇特之德，诸声闻、辟支佛所不能及，具足之德以教众生净佛国土。授决品第六

“复次，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发等意，于一切人发等意已便得一切诸法等，已得诸法等便能等意于一切法，便为现在诸佛、菩萨、罗汉、辟支佛之所爱敬，所在生处，眼终不见恶色，意初无恶念。行般若波罗蜜菩萨终不耗减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尔时，说般若波罗蜜行时，坐中有三万比丘，以身所著衣尽用奉佛，皆发无上正真道意，于是佛笑。

时，阿难从坐起，正衣服，右膝著地，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会当有意。”

佛告阿难：“是三万比丘于是寿终当生阿閼佛国，却后六十二劫皆当作佛，号摩訶伎头。复有六万欲天子，皆当生弥勒佛前，皆当出家作沙门。”

佛之威神，令会者见东方千佛，及四部众，及诸十方各千佛现。

尔时，娑诃楼陀刹土，不如彼佛国土严净。

尔时，坐中有十千人皆发愿言：“我曹皆当作功德生彼净国。”

尔时，佛知善男子意所念，佛复笑。

阿难白佛：“愿闻笑意。”

佛告阿难：“见是万人不？”

阿难言：“唯然，世尊！已见。”

佛言：“是万人寿终皆当往生彼诸佛国，皆不离诸佛世尊，后当作佛，号庄严王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妙度品第七

尔时，尊者舍利弗、摩訶目犍连、须菩提、摩訶迦叶及诸大神通比丘，复有余大神通菩萨摩訶萨，诸优婆塞、优婆夷，俱白佛言：

“唯，世尊，般若波罗蜜者，是菩萨摩訶萨之最大度、上度、妙度、无上尊度。

“唯，世尊辩才之度无与等者，复无无等度、法度、空度、空无相度、诸法空度、有无空度、具足诸德空度。

“唯，世尊，是诸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其功德普具无能伏者。

“唯，世尊，令是菩萨摩訶萨成般若波罗蜜功德，行般若波罗蜜菩萨已作是无等等之施，无与等者，种种具足檀波罗蜜，身体种种无有与等者，已得无等之利行般若波罗蜜，自致得成阿惟三佛。

“唯，世尊，世尊亦复行般若波罗蜜，种种无与等法之本，种种无等之欲本，种种无与等五阴之利，转无上法轮。过去、当来诸佛世尊，行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亦复转于无上法轮。

“唯，世尊，诸菩萨摩訶萨欲得度于诸法彼岸，当习行般若波罗蜜。

“唯，世尊，若有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者，诸天、龙、鬼、神，诸阿须伦、世间人民，皆当为作礼。”

佛告诸大会比丘及诸菩萨：“当为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者作礼，诸天、龙、神皆当作礼。”

佛告舍利弗：“世有菩萨摩訶萨，便有诸天、帝王、世间人民，便有梵志、迦罗越种，便有转轮圣王，便有四大天王乃至阿迦膩吒天，便有须陀洹道、罗汉、辟支佛道，便有菩萨，便有佛道，已有菩萨便有供养衣服、饮食、床卧、七宝、珠玑、瓔珞、琉璃、摩尼。

“舍利弗，天上世间人所娱乐便身之具，以菩萨故皆悉有是。所以者何？行菩萨之事，住于六波罗蜜中调伏众生，使布施乃成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欲安隐众生者，当行般若波罗蜜。”舌相光品第八

尔时，世尊出广长舌相，普遍三千大千世界，于其舌根出种种无央数百千光明，彻照十方各一恒沙国。

是时，东方及十方国土无央数诸菩萨，见是光明各各自白其佛：“是何瑞应有是大光明？”

佛告诸菩萨言：“西方去是度一恒边沙，有佛世界名娑诃，其佛号释迦文，出舌相光明，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今有是应。”

于是，十方恒沙国诸菩萨各白其佛言：“我等欲往见释迦文及诸菩萨，并欲闻般若波罗蜜。”

诸佛各各告诸菩萨言：“欲往随意。”

于是，诸菩萨各各取诸名华、名香，种种幢幡、珍宝、华盖，发其国土来诣忍界。诸四天王乃至阿迦膩吒天各持天上诸名香华来诣佛所。诸天人、诸菩萨皆悉来至，见释迦文佛已，各各供养散诸名华，所散华宝即于佛上在虚空中化成四柱台。其台高显四面窗向，台遍三千大千刹土，各各莫不见有好台罗列分别不相障蔽，其台妙好交露庄严未曾所有。

于是，坐中诸亿百千人各各从坐起，长跪叉手前白佛言：“唯，世尊，愿使吾等于当来世速得法利，当如世尊今于百千众围绕说法，所现感动亦当如是

。”

佛于是知诸大众各已有仍堪任于诸法无所从生法忍，佛便笑。

阿难白佛：“何因缘笑？愿闻其意。”

佛告阿难：“是亿百千众皆得无所从生法忍，却后六十八亿劫，劫名散华，皆当作佛，号觉华如来无所著等正觉。”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三行品第九

于是，世尊告须菩提言：“为诸菩萨摩诃萨，说所从因成就般若波罗蜜。”

是时，诸会菩萨、大弟子、诸天人意念言：“今须菩提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自持辩才说耶？是佛威神乎？”

须菩提知诸菩萨、大弟子、天人意之所念，语舍利弗言：“敢佛弟子所说法，所出音声，所可教授，皆是世尊大士之务。佛所说法事与法不相违背，是善男子学法以法作证。舍利弗，我等当承佛威神，为诸菩萨摩诃萨说般若波罗蜜，非我等所入境界也，声闻、辟支佛不能为菩萨摩诃萨说般若波罗蜜。”

于是，舍利弗、须菩提共白佛言：“唯，世尊，言菩萨、菩萨者，何所法中有言菩萨乎？我等初不见法有菩萨者，我初不见菩萨，亦不见菩萨字，亦不见般若波罗蜜，当为何所菩萨而说般若波罗蜜？”

佛告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菩萨及字，亦不在内，亦不在外，亦不在两间中止。”

佛告须菩提：“譬如字众生为众生，言我人，言生是男、是士、是夫、是作、是知、是觉。”

佛告须菩提：“设是名法但著名字，亦不生亦不灭，从久远以来但共传字耳。”

佛语须菩提：“所谓般若波罗蜜，所谓菩萨及菩萨字，但著字法从久远以来但行其字，亦不生亦不灭。须菩提，譬如所有色、痛、想、行、识但著字法，从久远以来因缘合为数，诸因缘合数法，亦不生亦不灭也；所谓般若波罗蜜，所谓菩萨及菩萨字亦复如是。”

佛告须菩提：“所谓眼、耳、鼻、舌、身、意，从久远以来但著字法，亦不生亦不灭；色、声、香、味、细滑、法亦复如是，亦不内亦不外，亦不生亦不灭，从久远以来但著字法；般若波罗蜜、菩萨及字，亦不内亦不外，亦不在两中间止。”

佛告须菩提：“譬如内身所有，名为头，字为颈、肩、臂、脊、肋、髀、膂、肠、脚，是法亦不生亦不灭，亦不内亦不外，亦不两中间止；所谓般若波罗蜜、菩萨及字亦复如是。”

佛告须菩提：“譬如外诸所有草木、枝叶、茎节，从久远以来但著名字，是字亦不生亦不灭，亦不内亦不外；所谓般若波罗蜜、菩萨及字亦复如是。”

佛告须菩提：“譬如过去诸佛世尊，从久远来因字如住，是字亦不生亦不灭，亦不内亦不外；须菩提，譬如梦、响、幻、热时之炎，如如来所化皆著字数法；所谓般若波罗蜜，所谓菩萨及字，亦不生亦不灭，亦不内亦不外，亦不两中间止。”

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当学字法、合法及权法数。行般若波罗蜜，不见色、痛、想、行、识字有常无常，亦不见五阴字有苦有乐，亦不见五阴有我无我，亦不见五阴空、无相、无愿，亦不见五阴净，亦不见寂，亦不见著，亦不见断，亦不见五阴生亦不见灭，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细滑、法及十八性亦复如是。行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不于有为性中现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菩萨，亦不见菩萨字，亦复不于无为性中见。所以者何？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于诸法无想念故。行般若波罗蜜，住于无想法成三十七品；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般若波罗蜜字，亦不见菩萨，亦不见菩萨字；行般若波罗蜜，成佛十八法，亦复不见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般若波罗蜜字，亦不见菩萨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为已尽超越诸法之相，超越已亦不见亦不断。”

佛告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觉知字数合法，觉已不入色，亦不入痛、想、行、识，亦不入眼、耳、鼻、舌、身、意，亦不入色、声、香、味、细滑、法，亦不入十八性，亦不入意识觉，亦不入苦乐，亦不入不苦不乐，亦不入有为性，亦不入无为性，亦不入檀、尸、羼、惟逮、禅，亦不入般若波罗蜜，亦不入相好，亦不入菩萨身，亦不入五根，亦不入慧度，亦不入度神通，亦不入度慧，亦不入内外空，亦不入所有无所有空，亦不入教化众生，亦不入净佛国土，亦不入洳和拘舍罗。何以故？不见诸法当有可入者。”

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于诸法无所入，便增益六波罗蜜，便履菩萨位；履菩萨位过阿惟越致地，具足诸神通；具足神通已游诸佛国，育养众生供养礼事，净佛国土尽见诸佛；从诸佛求愿即随其所欲而皆得之，从诸佛世尊闻法，得诸陀邻尼三昧门，乃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无有断绝时。”

佛告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具知是法数著字。于须菩提意云何？色、痛、想、行、识为是菩萨耶？眼、耳、鼻、舌、身、意是菩萨耶？”

须菩提对曰：“非也，世尊。”

佛言：“于须菩提意云何？以色、声、香、味、细滑、法为是菩萨耶？眼

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为是菩萨耶？”

对曰：“非也，世尊。”

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以地、水、火、风、空、识为是菩萨耶？”

对曰：“非也。”

“以痴为是菩萨耶？行、识、名色、六入、触、觉、爱、受、有、生、死是菩萨耶？”

对曰：“非也，世尊。”

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离五阴、六衰、六情、十八性、地水火风空，离十二因缘，是菩萨耶？”

对曰：“非也，世尊。”

佛告须菩提：“五阴、十二因缘、如，为是菩萨耶？”

对曰：“非也，世尊。”

“于须菩提意云何？可离如为菩萨耶？”

须菩提对曰：“非也，世尊。”

佛告须菩提：“汝观何等义，而言五阴、六衰、十二因缘及如非菩萨，亦不离五阴、六衰、十二因缘及如为菩萨也？”

尊者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初不见有众生，当于何许有菩萨？云何以五阴、六衰、十二因缘为菩萨？云何当离五阴、六衰、十二因缘为菩萨？如亦非菩萨，离如亦非菩萨，无有是处。”

世尊赞叹须菩提言：“善哉！善哉！须菩提，菩萨学当作无所见学，不见众生，不见般若波罗蜜。”

“于须菩提意云何？以五阴常故言菩萨耶？以五阴无常故为菩萨耶？以五阴是我所为菩萨耶？非我所为菩萨耶？以五阴空、无相、无愿故言是菩萨耶？”

须菩提对曰：“非也，世尊。”

佛言：“离五阴空、无相、无愿为是菩萨耶？”

须菩提对曰：“非也，世尊。”

佛告须菩提：“汝观何等义，而言五阴空、无相、无愿非菩萨，亦不离五阴空、无相、无愿为菩萨乎？”

须菩提白佛言：“初不见五阴，当云何以五阴故言菩萨？初不见有常，云何以无常故言菩萨？”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初不见有乐，云何以五阴苦为菩萨？初不见有我，云何以五阴无我而为菩萨？初不见有人，云何以五阴空故而言有菩萨？世尊，初不见有相，云何以五阴无相而为菩萨？世尊，初不见愿，云何以五阴无愿

而为菩萨？”

尔时，世尊赞叹须菩提言：“善哉！善哉！菩萨摩訶萨学，当于五阴作空、无相、无愿、无所见、无所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学。”

佛告须菩提：“汝向者所言，我不见法有菩萨，实如所言。须菩提，法法不相见，法不见法性，法性亦不见法；五阴性不见法性，法性不见五阴性；六情性不见法性，法性不见六情性。”

佛告须菩提：“有为性不见无为性，无为性不见有为性，有为不离无为，无为亦不离有为。”

佛告须菩提：“菩萨作是行般若波罗蜜，于诸法无所见；虽不见诸法，亦不恐，亦不畏惧，不悔亦不懈怠。何以故？以不见五阴，不见眼、耳、鼻、舌、身、意，亦不见色、声、香、味、细滑、法故；亦不见淫怒痴，亦不见十二因缘，亦不见吾我，亦不见知见事，亦不见三界，亦不见声闻、辟支佛意，亦不见菩萨，亦不见菩萨法，亦不见佛，亦不见佛法，亦不见道，一切诸法尽不见，亦不恐，亦不怖，亦不畏惧。”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何以故不恐不畏？”

佛告须菩提：“以菩萨意识法不可得、不可见，以是故不恐不畏。菩萨当于诸法，当作无所得、无所见，学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菩萨，亦不见菩萨字，亦不见菩萨意，是则菩萨，学是则菩萨行。”学品第十

是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訶萨欲具足檀波罗蜜，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具足尸、羼、惟逮、禅波罗蜜，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欲知色、痛、想、行、识，当学般若波罗蜜；欲知六情内外者，当学般若波罗蜜；欲知十八性，欲消灭淫怒痴，欲消灭吾我想，当学般若波罗蜜；欲除狐疑，欲除犯戒妄见，欲除三界淫诤，欲舍六衰习，欲除四食，欲舍四渊流、四结、四颠倒，欲舍十恶知十善之行，当学般若波罗蜜；欲知四禅、三十七品、四等心及佛十八法，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得觉意三昧者，当学般若波罗蜜；欲知四禅及四空定，欲得师子游步师子奋迅三昧者，欲得诸陀邻尼三昧、首楞严三昧、海宝三昧、月幢三昧、诸法普至三昧、观印三昧、真法性三昧、作无垢幢三昧、金刚三昧、诸法所入门三昧、三昧王三昧、王印三昧、力净三昧、月幢三昧、诸法所入真辩才三昧、诸法言所入照十方三昧、诸法陀邻尼门印三昧、不妄诸法三昧、诸法都聚印三昧、虚空所止三昧、净三昧、处三昧、不起神通三昧、作上幢三昧，菩萨欲得是诸三昧门及余三昧者，当学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唯，世尊，菩萨摩訶萨欲满一切众生之所愿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欲具足诸功德，持是具足之德不堕罪处，亦不生卑贱之家，亦不在罗汉、辟支佛地住，亦不为菩萨顶诤，当学般若波罗蜜。”

舍利弗语须菩提言：“云何为菩萨顶诤？”

须菩提报言：“菩萨摩訶萨不以沕和拘舍罗行六波罗蜜，复不以沕和拘舍罗趣空、无相、无愿三昧，堕声闻、辟支佛地，亦不顺菩萨道，是为菩萨顶诤。”

舍利弗问须菩提：“何以故名为菩萨顶诤？”

须菩提报言：“所谓法爱是。”

问言：“何等为法爱？”

须菩提报言：“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入于五阴计校五阴空、无相、无愿，是为顺法爱；入于五阴计校五阴空寂、无常、苦、空、非我，是为菩萨法爱；计校言当灭五阴，是无为证、是非证，是成道，是著、是断，是可习、是不可习，是菩萨行、是非菩萨行，是道、是非道，是菩萨学、是非菩萨学，是六波罗蜜、是非六波罗蜜，是沕和拘舍罗、是非沕和拘舍罗，是菩萨顺法爱。”

须菩提语舍利弗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入法中计校分别，是为菩萨顺法爱。”

舍利弗语须菩提言：“何等为菩萨顺道？”

须菩提报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以内空观外空，不以外空观内空，不持内外空观空空，不持空空观内外空，亦不以空空见大空，亦不以大空观空空，亦不以大空见最第一空，最第一空亦不见大空，第一空亦不观有为空，有为空亦不观第一空，亦不持有为空观无为空，亦不持无为空观有为空，亦不持无为空观无边际空，亦不以无边际空观作空，作空亦不观性空，性空亦不观作空，作空亦不观自空，自空亦不观性空，自空亦不观诸法空，不持诸法空观自空，诸法空亦不观无空，无空亦不观诸法空，诸法空亦不观有空，有空亦不观无空，有空亦不观无有空，无有空亦不观有空。舍利弗，菩萨作是行般若波罗蜜，转上便应菩萨之道。

“复次，舍利弗，菩萨作是学般若波罗蜜，不念五阴，亦不贡高；亦不念眼、耳、鼻、舌、身、意，不念色、声、香、味、细滑、法，亦不念六波罗蜜乃至佛十八法，不念亦不贡高。作是学般若波罗蜜，亦不念道意妙无与等者，亦不念不贡高。所以者何？是意非意，意性广大而清净故。”

舍利弗问须菩提言：“云何意性广大而清净？”

须菩提报言：“于淫欲痴亦不合亦不散，不与尘劳合亦不散，不与恶行及六十二见合亦不散，亦不与声闻、辟支佛意合亦不散，是为菩萨意性广大而清净。”

舍利弗复问言：“意为有耶？”

言：“是意非意。”须菩提报言：“意无所念时，有意无意宁可得、可见、可知不？”

舍利弗报言：“唯，须菩提，不可得，不可见，不可知。”

须菩提语舍利弗：“若意无念时，亦不见有意，亦不见无意，亦不可得，亦不可见，是故即为清净。”

舍利弗问须菩提：“何等为无意意？”

报言：“于诸法无作无念是为无意意。”

舍利弗复问：“无为无作亦是意耶？于五阴无为无作亦复是意，乃至道无为无作亦是意耶？”

须菩提报言：“如是，如是，如所问。”

是时，舍利弗赞叹须菩提言：“善哉！善哉！如须菩提，为是佛子，为从佛生，为从法化生，则为法施非为思欲施，随其证而为说法，实如佛所举乐空寂行第一。菩萨摩訶萨当作是学般若波罗蜜，便为阿惟越致，终不离般若波罗蜜。菩萨欲学知声闻、辟支佛地，当学般若波罗蜜，当读，当习，当持；欲学菩萨地，当学般若波罗蜜，当读，当学，当持，当习。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中广说三乘之教，菩萨摩訶萨、声闻、辟支佛亦当从是中而学成。”本无品第十一

是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我亦不觉有菩萨，亦不见菩萨，当为何等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当教谁不见诸法终始？云何当为菩萨作字言菩萨耶？世尊，是字必不住亦不不住。所以者何？是字亦不见亦不可得。

“世尊，我亦不见五阴终始，云何当为菩萨作字？是故，世尊，是字不住亦不不住。

“世尊，我亦不见六情、六衰终始，当云何为菩萨作字？是字不住亦不不住。所以者何？是字亦不可见、不可知，云何为菩萨建字？是字亦不可见亦不可知，是字不住亦不不住。

“世尊，亦不见十八性，亦不见十二因缘终始。

“世尊，我亦不见十二因缘生灭根本、亦不见淫怒痴终始，亦不见六十二见、亦不见六波罗蜜终始，亦不见吾我、亦不见人、亦不见寿、亦不见命众生终始，亦不见三十七品、空无相无愿、四禅、四等、四无形禅之终始，佛志、法志、僧志、戒志、施志、天志、安般志、死志终始亦不可得见，我亦不见佛十八法终始。

“世尊，五阴如梦、如响、如光、如影、如幻、如炎、如化终始不可得，寂静不生不灭终始、不著不断终始及如法性之法真际终始皆不可见。

“世尊，我亦不见善恶之法终始，我亦不见有为无为、有漏无漏之终始。

“世尊，我亦不见当来、过去、今现在之终始，我亦不见不当来、不过去、不现在法之终始，我亦不见世尊终始，我亦不见十方恒边沙国土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诸弟子及菩萨众终始。

“世尊，诸法之终始，尚不可得不可见，当教何等菩萨？当为谁说般若波罗蜜？见字亦不住亦不不住，是字不可得知，亦不可得，亦不可见，是故字亦不住亦不不住，何为菩萨作字？何以故？诸字法皆不可见，亦不可得。

“世尊，菩萨者合数建字法，亦无有与作字者；五阴、十八性、十二衰、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无有与作字者。

“世尊，譬如梦、响、光、影、炎、化、名、虚空，世尊，譬如言地、水、火、风、空，亦无有与作字者；言戒、三昧、智慧、解脱、见解脱慧，是字亦无有与作字者；言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其字亦无有与作字者；言菩萨，言道，言佛、佛法，其字亦无有与作者；言善恶，言有常无常、苦乐有我，言寂，言寂静所有无所有，其字无有与作者——以是故我狐疑。所以者何？诸法终始不可得见而为菩萨作字。

“世尊，是字亦不住于法性。何以故？是字无所有不可得，是故字亦不住亦不不住。若菩萨摩訶萨闻作是说般若波罗蜜，不恼不悔，不懈不怠，不恐不怖，当知是菩萨审谛住阿惟越致地，住于无所住。

“复次，世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色、痛、想、行、识不当于中住，眼、耳、鼻、舌、身、意不当于中住，色、声、香、味、细滑、法不当于中住，六识不当于中住，六触不当于中住，六觉不当于中住，地、水、火、风、空、识不当于中住，十二因缘不当于中住。何以故？以色、痛、想、行、识空故。世尊，若五阴空者为非五阴，五阴亦不离空，空亦不离五阴，空则是五阴，五阴则是空。是故，世尊，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不当于五阴中住，乃至十二因缘亦不当于中住。何以故？十二因缘空故。十二因缘则是空，空则是十二因缘。

“复次，世尊，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不当于中住，佛十八法亦不离空，空则十八法，十八法则空，是故不当于中住。

“复次，世尊，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六波罗蜜不当于中住。何以故？六波罗蜜空故。住则非六波罗蜜，六波罗蜜不离空，空亦不离六波罗蜜。是故，世尊，菩萨不当于六波罗蜜中住。

“复次，世尊，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文字数不当于中住，文字数若多若少不当于中住。何以故？文字数空故。

“复次，世尊，行般若波罗蜜菩萨，神通亦不当于中住。何以故？神通则

是空，空则是神通。

“复次，世尊，行般若波罗蜜菩萨，色、痛、想、行、识无常不当于中住。何以故？无常空故。假令无常不空则非无常，空亦不离无常，无常则是空，空则是无常，是故菩萨不当于中住。五阴苦、五阴无我亦不当于中住，五阴空亦不当于中住，五阴寂静亦不当于中住。

“复次，世尊，行般若波罗蜜菩萨，如不当于中住，法及法性不当于中住，真际不当于中住。

“复次，世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诸三昧门、陀邻尼门不当于中住。世尊，菩萨摩诃萨无有沤和拘舍罗，作吾我想著于五阴，有仍五阴受般若波罗蜜，亦不顺般若波罗蜜，不得具足般若波罗蜜，便不能得出生萨云若。

“复次，世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著于吾我想，住于诸陀邻尼三昧门，以想识求陀邻尼三昧门，又复有仍受般若波罗蜜，亦不应不顺般若波罗蜜，不得具足般若波罗蜜，不能得出生萨云若。何以故？不受色、痛、想、行、识故。不受五阴则非五阴。所以者何？其性空故。诸陀邻尼三昧门不受，不受则非陀邻尼三昧门，其性空故，乃至般若波罗蜜亦复不受，本性空故。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当观性空之法，虽观于诸法不当使有所著，是名为菩萨摩诃萨无所受三昧，积聚广大无限之用，诸罗汉、辟支佛所不能及。萨云若亦不受，乃至内外空及有无空亦不受。何以故？不可以想行故。所以者何？想行有垢故。何等想？五阴想、三昧想，是谓垢想。

“当作是受，当作是念，不尔者异道人先尼，终不有信于萨云若慧。何等信？信于般若波罗蜜不以想信解受持观其所应，亦不以想亦不以无想。作是不受想，先尼得解信要，便得度空性之慧，不复受痛、想、行、识。所以者何？以见解空相之法。何以故？亦不于内见慧，亦不于外见慧，亦不离内外事见慧。何以故？亦不见法当有可识知者。亦不于内五阴见慧，亦不于外五阴见慧，亦不离五阴见慧，以是因缘先尼得解，得解已便得信要于萨云若，是谓比诸法等信以为证而不见诸法。先尼作是解脱已，便于诸法无所受，不想不念故。是法亦无有得者，亦无有受者，亦无有解者，是法亦非受，亦非持，亦不可获，亦无有念，一切诸法皆无念故。

“世尊，菩萨摩诃萨所以于般若波罗蜜通达来往于彼此岸者何？于诸法无所受，不受色、痛、想、行、识者；于诸法无所受故，乃至三昧陀邻尼门无所受；于诸法亦无所受，不具足三十七品、佛十力、佛十八法不共终不中道般泥洹。何以故？三十七品非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非十八法，是法非法亦不非法，是为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不受五阴。

“复次，世尊，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观言：‘何许是般若波

罗蜜？般若波罗蜜为是谁？谁有是般若波罗蜜？’ 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复作是念言：‘不可得法，不可见法，非为般若波罗蜜。’ ”

于是，舍利弗问尊者须菩提言：“贤者，何等法不可得、不可见？”

须菩提报言：“般若波罗蜜不可得、不可见，禅、惟逮、麁、尸、檀波罗蜜亦不可得亦不可见，以外空、内空及有无空故；五阴亦不可得见，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神通亦不有亦不可得见，法性、法住、真际、佛萨云若亦不有亦不可得见，以内外空有无皆空故。舍利弗，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若作是观，作是念，意不倦不厌、不恐不怖，当知是菩萨终不离般若波罗蜜。”

舍利弗问尊者须菩提：“何以当知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报言：“如色之状貌离色，如痛、想、行、识状貌离痛、想、行、识，如檀波罗蜜状貌离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状貌离般若波罗蜜，乃至佛十八法乃至真际亦复如是。”

舍利弗问须菩提言：“五阴状貌何类？六波罗蜜、佛十八法状貌何类？法性及如、真际其状貌何类？”

须菩提言：“五阴无所有之状貌，六波罗蜜、佛十八法、真际亦无所有之状貌，其类非物之类。舍利弗，是故当如五阴状貌离五阴，如六波罗蜜状貌离六波罗蜜，乃至真际亦复如是。五阴离五阴相，乃至真际亦离其相，相亦离其真际。”

舍利弗问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于中便出生萨云若耶？”

报言：“如所问无有异。何以故？诸法无所出，亦无所生。”

舍利弗又问：“何以故诸法无有生、无有出？”

须菩提报言：“五阴空，亦不见其出，亦不见其生；般若波罗蜜、佛十八法、真际亦不见其出，亦不见其生。舍利弗，菩萨摩訶萨作是学般若波罗蜜，以渐近萨云若，已渐近萨云若便得身意想净，已得身意想净便无淫怒痴意，强梁贪意不复生意，终无六十二见事，终不于母人腹中生，常得化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育养众生普净佛国土，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离诸佛世尊。舍利弗，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学，当作是行。”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四空行品第十二

须菩提白佛言：“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无有沕和拘舍罗，于五阴为行想——若念五阴有常为行想，念五阴无常为行想，念五阴苦、言五阴是我所是为行想，念五阴寂静为行想。世尊，菩萨摩訶萨不以沕和拘舍罗行般若波罗蜜，学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复为行想。世尊，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自念言：‘我行般若波罗蜜。’ 设欲有所得，是亦为行想。若菩萨念言：‘有作是学者为学般若波罗蜜。’ 是亦为行想。作是学者，当知菩萨未有沕和拘舍罗故。

”

须菩提语舍利弗言：“菩萨作是学般若波罗蜜，为住色，为分别色，作分别色便作行色求，已作是行不得离生老病死苦。菩萨复不以沕和拘舍罗行般若波罗蜜，处于眼、耳、鼻、舌、身、意分别六情，复分别十八性，复住于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各分别计校作色求，亦复不能脱生老病死苦。是菩萨尚不能逮声闻、辟支佛地证，况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事不然。以是故，当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无沕和拘舍罗。”

舍利弗问须菩提：“当云何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而是沕和拘舍罗？”

须菩提报言：“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于色、痛、想、行、识不作想行，亦不言五阴有常无常，于五阴亦不作苦乐行，亦不作是我所、非我所行，于五阴不作空、无相、无愿行，于五阴亦不作寂静行。以是故，舍利弗，以五阴空为非五阴，五阴不离空，空不离五阴，五阴则是空，空则是五阴，六波罗蜜、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皆空，假令空者亦不离十八法，十八法亦不离空。菩萨如是行般若波罗蜜，则为是沕和拘舍罗。菩萨作是行般若波罗蜜便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行者，亦不见不行者。”

舍利弗问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何以故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报言：“以般若波罗蜜状貌本实不可得见故。何以故？所有者无所有故，是故行般若波罗蜜无所见。所以者何？菩萨悉知诸法所有无所有。有三昧名于诸法无所生，是诸菩萨摩訶萨无量无限广大之用，非声闻、辟支佛所知，菩萨摩訶萨不离是三昧便疾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舍利弗问须菩提：“但是三昧使菩萨疾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耶？颇复有余三昧？”

须菩提报言：“亦复有余三昧令菩萨疾成得佛。”

舍利弗问言：“何者是？”

须菩提言：“有三昧名首楞严菩萨行，是三昧亦疾得佛。复有宝印三昧、狮子游步三昧、月三昧、作月幢三昧、诸法印三昧、照顶三昧、真法性三昧、必造幢三昧、金刚三昧、诸法所入印三昧、三昧王所入三昧、王印三昧、力进三昧、宝器三昧、必入辩才三昧——如是等三昧，菩萨摩訶萨悉学已便疾得佛。舍利弗，复有无央数不可计三昧，菩萨所应学，亦复令菩萨疾得佛。”

须菩提承佛威神言：“若有菩萨摩訶萨行是三昧者，已为过去佛所授决已，今现在诸佛亦授其决已，亦不见三昧，亦不念三昧，亦不贡高念言‘我得是三昧’，亦不念言‘我住是三昧’，都无三昧想。”

舍利弗问须菩提言：“诸有住是三昧者，为已从过去诸佛授记已耶？”

须菩提言：“不也，舍利弗。何以故？般若波罗蜜及三昧、菩萨无有异，菩萨则是三昧，三昧则是菩萨，般若波罗蜜亦尔，等无有异，而善男子不知诸法等三昧。何以故不知？菩萨以不见是三昧，是故不知。”

于是，世尊赞叹须菩提言：“善哉！善哉！如我所叹誉，汝于诸空寂行者第一。菩萨摩訶萨当作是学六波罗蜜及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

舍利弗白佛言：“菩萨摩訶萨当作是学般若波罗蜜耶？”

佛言：“当作是学六波罗蜜、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亦不想有所得、有所见。”

舍利弗白佛言：“何等为无所得、无所见？”

世尊报言：“吾我及众生不可得见，以内外空故；五阴、十八性、十二衰不可得、不可见，本净故；十二因缘不可见，常净故；苦集尽道不可见，常净故；不可见欲性、形性、无形性，不可得见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常净故；不可得见六波罗蜜，从须陀洹乃至佛，常净故不可见。”

舍利弗白佛言：“何等为净？”

世尊报言：“不生，不有，不可见，无所为，是为净。”

舍利弗白佛言：“菩萨摩訶萨作是学为学何法？”

世尊报言：“菩萨作是学于诸法无所学。何以故？法不尔如凡人所入。”

舍利弗白佛言：“法云何，世尊？”

佛报言：“法之所有如无所有，作是有故言无所有。”

舍利弗白佛言：“何等为无所有而有？”

世尊报言：“五阴无所有，内外所有无所有空故；三十七品、佛十八法无所有，内外所有无所有空故。凡夫愚人随痴入爱，于中作痴行，为两际所得，而不知不见法所不应者，而为入于名色，入于六入，入于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虽入其中法所无者，及更念亦复不知亦不见。不知不见何等？”

佛言：“不知五阴，不见五阴，不见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以是法堕于凡夫愚人之数。而不出于何？不出于欲、形、无形界，不出于声闻、辟支佛法，不出而复不信。不信何等？不信五阴空，不信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空，亦复不住。于何所不住？不住于六波罗蜜，不住于阿惟越致地，乃至佛十八法不住。以是故谓为凡夫愚人，便入于眼、耳、鼻、舌、身、意，入于五阴六衰，入于十八性，入于淫怒痴，入于诸见，入于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入于道。”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萨作是学为不学般若波罗蜜，不成萨云若慧耶？”

佛言：“如是学为不学般若波罗蜜，不出萨云若。”

舍利弗白佛言：“何以故菩萨不学般若波罗蜜，不成萨云若慧？”

佛言：“以菩萨摩訶萨无沤和拘舍罗，以想念入六波罗蜜及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以想念入萨云若，以是故，菩萨摩訶萨不学般若波罗蜜，不生萨云若慧。”

舍利弗白佛言：“菩萨当云何学般若波罗蜜而令菩萨成萨云若慧？”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见般若波罗蜜，是为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者，学如成萨云若慧如，应无所见、无所得。”

舍利弗白佛言：“何等为无所得、无所见？”

佛言：“不见一切法，空故。”问幻品第十三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若人问言：‘幻人布施、持戒、精进、忍辱、一心、智慧，学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学萨云若，当成萨云若不乎？’我等当云何报？”

佛告须菩提：“我自还问汝，随须菩提意报我。于须菩提意云何？五阴与幻有异无？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细滑、法、十八性与幻有异不？”

须菩提对曰：“无有异，世尊。”

佛言：“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空无相无愿及道与幻有异不？”

须菩提答曰：“无有异，世尊。五阴则是幻，幻则是五阴，十二衰及十八性皆是幻，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亦是幻，幻则十八法。”

佛告须菩提：“幻人颇有著有缚、有生有死不？”

对曰：“无。”

“于须菩提意云何？幻人亦不生亦不灭，学般若波罗蜜当成萨云若不？”

须菩提白佛言：“不能得。”

“于须菩提意云何？著字、名、合法、五阴、数字为菩萨不？”

对曰：“如是，如是，世尊。”

“著字五阴生灭可得见不？”

须菩提对曰：“不可得见。”

“亦无起，亦无灭，亦无字，亦无身行，亦无意行，亦无著，亦无缚，学般若波罗蜜，宁成萨云若不？”

须菩提对曰：“不能成。”

佛言：“菩萨学般若波罗蜜应无所得。”

须菩提白佛言：“菩萨如是学般若波罗蜜及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如幻人学。所以者何？当知五阴如幻人。”

“于须菩提意云何？五阴为学般若波罗蜜当成萨云若不？”

须菩提白佛言：“不也，世尊。何以故？五阴所有无所有，无所有者亦不可得见。”

“于须菩提意云何？五阴如梦、如响、如影、如热时炎、如化，当学般若波罗蜜耶？”

对曰：“非也。何以故？五阴、六衰如梦如幻，无所有，不可得见。”

须菩提白佛言：“新发大乘意菩萨闻作是说般若波罗蜜，将无恐怖？”

佛言：“新学大乘菩萨，未得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不与善知识相随或恐或怖。”

须菩提白佛言：“菩萨当行何等沤和拘舍罗，令菩萨不恐不怖，世尊？”

佛告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应萨云若行，观五阴无常亦不倚五阴，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

“复次，须菩提，菩萨意应萨云若行，观五阴苦空非我，观五阴空、无相、无愿，观五阴寂静，应无所得、无所倚，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菩萨当作念言：‘我当为一切众生说无常、苦、空、非我，为说空、无相、无愿寂静之法，应无所得、无所倚。’是为菩萨檀波罗蜜。

“复次，须菩提，菩萨亦不以罗汉、辟支佛意，观五阴无常、苦、空、非我，亦不以罗汉、辟支佛意，观空、无相、无愿寂静，是为菩萨不越戒。以是故，菩萨不恐不怖，菩萨尽能奉行能忍，是为菩萨行羼提波罗蜜。

“复次，须菩提，菩萨意行应萨云若，观五阴无常应无所见、无所著，不舍萨云若意，是为菩萨行惟逮波罗蜜。菩萨适作是行不起罗汉、辟支佛意，[革+奇]他恶意亦不得生，是为菩萨摩诃萨行禅波罗蜜不恐不怖。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观言：‘不以五阴空，空则五阴，六情、十八性、三十七品亦复如是。’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恐不怖。”

须菩提白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与何等善知识相得，闻说般若波罗蜜不恐不怖？”

佛报言：“菩萨说五阴无常苦空无我、空无相无愿、寂静而无所希望，持是无所希望之福，不作罗汉、辟支佛地行，但求萨云若，是为菩萨善知识；为说六情、十八性寂静而无所希望，持是功德不愿声闻、辟支佛地，是为菩萨善知识。

“复次，须菩提，菩萨念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念萨云若，念道，以为一切说法无所希望，持无所希望福，不为声闻、辟支佛地，但为萨云若，是为菩萨善知识。”

须菩提白佛言：“何为为菩萨学般若波罗蜜，无沤和拘舍罗为恶知识，闻

说般若波罗蜜为恐怖？”

世尊报言：“菩萨离萨云若意，倚般若波罗蜜而自贡高，行禅、精进、忍辱、持戒，行布施以倚檀波罗蜜而自贡高。

“复次，须菩提，菩萨离萨云若意，念五阴内外空以空贡高，有所倚念六情空、念十八性空以是为贡高，念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空倚十八法而自贡高，是为菩萨不行般若波罗蜜无沓和拘舍罗，闻说般若波罗蜜为恐怖。”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菩萨恶知识？”

佛言：“教令远离六波罗蜜，语菩萨言：‘莫学是，非佛所说，但合会作是，不足听闻，不当受持，不当讽诵读，亦不当教他人。’当知是菩萨恶知识。

“菩萨复有恶知识，与说魔所乐事，魔波旬作佛形像往到菩萨所，使菩萨远离六波罗蜜，语菩萨言：‘善男子，用是六波罗蜜学为？’当知是菩萨恶知识。

“魔复作佛形像往到菩萨所，分别广说声闻所应行经，但为说是魔事，当知是菩萨恶知识。

“魔复作佛形像往到菩萨所，语菩萨言：‘善男子，汝亦无菩萨意，亦非阿惟越致，汝亦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假令不教菩萨令觉魔事者，是菩萨恶知识。

“魔波旬复作佛形像往到菩萨所，语菩萨言：‘善男子，眼、耳、鼻、舌、身、意空，六衰、十八性皆空，六波罗蜜、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皆空，用是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学为？’有作是教者，是为菩萨恶知识。

“复次，须菩提，魔复作辟支佛形像往至菩萨所，语菩萨言：‘善男子，十方皆空无有佛，亦无有菩萨，亦无有声闻。’而为菩萨说是辈魔事，当知是则菩萨恶知识。

“魔复作声闻形像被服往到菩萨所，断菩萨萨云若意，为说声闻、辟支佛行，有作是教者，则是菩萨恶知识。

“魔复作菩萨师和尚被服到菩萨所，教令离菩萨行，教令离萨云若、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持空无相无愿法授菩萨：‘汝当念是法，受声闻地证，当用是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学。’为是但魔事耳。

“复次，须菩提，魔复作菩萨母形像来至菩萨所言：‘子女当受是须陀洹证，习罗汉果证。当用是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当受是无央数劫生死，当受是截手截脚之痛。’向菩萨说是辈魔事，是则魔所作。

“复次，须菩提，魔复作比丘被服至菩萨所，语菩萨言：‘眼、耳、鼻、舌、身、意无常、苦空非我、空无相无愿、寂静。’为说三十七品、佛十八法

，皆为说相著事，当知是菩萨之恶知识，觉已当急远离之。”了本品第十四须菩提白佛言：“菩萨号为菩萨，其句义云何？”

佛告须菩提：“菩萨句义无所有。所以者何？道者无有句义亦无我，菩萨义者亦如是。

“须菩提，譬如鸟飞虚空无有足迹，菩萨义者亦如是。譬如梦、幻、热时炎、影、如来所化无所有，菩萨义者亦如是。譬如法性及如、真际亦无所有，譬如幻士五阴不可得、不可见，行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其义亦如是。譬如幻士行内外空亦无所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其义亦如是。

“须菩提，譬如幻士行六波罗蜜、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无所有，菩萨义者亦如是。

“须菩提，譬如佛五阴不可得。何以故？无有五阴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见菩萨之句义。

“须菩提，譬如怛萨阿竭阿罗诃三耶三佛六情无所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其义亦如是。须菩提，譬如佛行内外空其际不可得见，行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不可得见，菩萨其义亦如是，有为无为性亦无有义。

“须菩提，譬如不生不灭、无所有、无作、无著无断，其义亦无所有。何等不生不灭、不著不断、不有不作？”

报言：“五阴不生不灭，亦不著亦不断，亦不可见，十八性、六情、六衰、五阴无著，三十七品、佛十八法无著无断义不可得，行般若波罗蜜菩萨其义亦如是。

“须菩提，譬如三十七品、佛十八法本净无有义，菩萨义者亦如是。譬如吾我净，以吾我无有边际故，我、人、寿命净不可得见，众生无边际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其义亦如是。譬如日出时诸冥迹不复现，菩萨亦如是。譬如天地劫尽火烧时，世间诸所有皆烧尽，其迹不可见，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其义亦如是。

“须菩提，譬如世尊戒具本时，恶戒迹不复现，得三昧乱意迹不复现，得智慧无有愚痴迹，得解脱不复见未解脱迹，已见解脱慧不复见不解脱慧。譬如佛光出时，日月、忉利诸天王、阿迦膩吒天光明不复现；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其句义不可见。何以故？道及菩萨、菩萨义，是亦不合亦不散，无有形不可见，无有对一相，一相者则为非相。

“须菩提，菩萨于诸法，当学无所著，亦当觉知诸法。”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诸法？何等为菩萨于诸法学无所著？何等为菩萨觉知诸法？”

佛告须菩提：“诸法者，谓善法、恶法、记法、未记法、俗法、道法、有

漏法、无漏法、有为法、无为法，是为菩萨当于是诸法学，无所著亦当学。”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世俗善法？”

佛告须菩提：“俗善法者，谓孝顺父母，供养沙门道人，养育长老，施诸福事，约身守节，精勤念善，意崇方便修行十善，有俗内想、腐败想、青瘀想、血想、食不消想、乱想、骨想、半焦想、四禅四等四无形禅想、佛想、法想、比丘僧想、戒想、施想、天想、精勤想、安般想、身想、死想。须菩提，是谓世间善法。

“何等为世俗恶法？杀、盗、淫、怒、恶口、妄言、绮语、嫉妒、邪见，是为世俗恶法。

“何等为记法？若善法若不善法，是为记法。

“何等为未记法？未有身口意，未有四大，未有五阴、十八性、十二衰，是为未记法。

“何等为世俗法？五阴、十二衰、十八性、十善、四禅、四等、四无形禅，是谓世俗法。

“何等为道法？三十七品、三解脱门、三根、三三昧、解脱摄意、八解脱门、九次第禅、十八空、佛十力、四无所畏、佛十八法，是为道法。

“何等为漏法？五阴、十二衰、十八性、十二因缘、四禅、四无形禅，是为漏法。

“何等为无漏法？三十七品、佛十八法，是为无漏法。

“何等为有为法？欲界、形界、无形界、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是为有为法。

“何等为无为法？无为法者，不生亦不灭，不终亦不始，常住而不改，淫怒痴尽，如无有异法性及真际，是谓无为法。

“菩萨摩訶萨，当于是空相之法无所著而不倾动，觉诸法而不二。”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摩訶萨？”

佛告须菩提：“于诸大众必有上首，是故名为摩訶萨。”

须菩提白佛言：“当为何等众生而作上首？”

佛告须菩提：“大众者，谓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初发意菩萨摩訶萨至阿惟越致地住者，是为大众之聚。菩萨当于是中作上首，于中当发金刚意便为上首。”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何等为金刚意？”

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訶萨发意言：‘我当受无央数生死作精进行。我当为众生故舍一切所有。我当等心于一切众生。我当以三乘度脱众生，当令般泥洹，亦不见众生般泥洹。我当觉诸法无所从生，常当以萨云若慧意行六波罗蜜

。我当学当救济一切。’须菩提，是为菩萨发金刚意，便为大众最上首。

“菩萨复发意言：‘我当为泥犁、薜荔中罪人所受苦痛，我当为众生代受无央数劫苦痛，尽令众生于无余泥洹而般泥洹，然后我自为身作善本亿百千劫乃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须菩提，是为菩萨发金刚意于大众而为上首。

“菩萨当为妙意，以妙意故于众生为上首，从初发意已来亦不当生淫怒痴意，亦不当烧众生，亦不起声闻、辟支佛意，是为菩萨摩诃萨妙意而为大众作上首，亦不念贡高。

“菩萨当于萨云若意而不动亦不贡高。菩萨常当起护念于众生亦不舍众生。菩萨摩诃萨当为法行，当为法乐。何等为法乐？随其所知而讽诵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住于诸法空为大众作导，亦无所倚，亦无所得。菩萨住于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为大众作上首，无所倚而无所见。

“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住于行如金刚三昧乃至尽虚空际无所染逮解脱三昧，便为大众作上首，而无所得亦无所倚。

“须菩提，菩萨住于是法地故，便能为众生而作上首，是故名为摩诃萨。

”摩诃萨品第十五

是时，舍利弗白佛言：“我亦当复说，所以为摩诃萨者何？”

佛告舍利弗：“便说。”

舍利弗言：“菩萨于诸妄见悉断，是故名为摩诃萨。何谓诸见妄见？吾我见，有人见及众生见，有断见、有常见，有见、无见，五阴见、十八性见、十二衰见，有谛见、十二因缘见，有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见，有育养众生见、有净佛土见，有道见，有佛见、转法轮见。一切诸见悉断，作如是说法，是故名为摩诃萨。”

须菩提问舍利弗言：“菩萨摩诃萨，何以故有五阴、十二衰、十八性、十二因缘见？何以故有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见及有妄见？”

舍利弗对曰：“菩萨摩诃萨不以沕和拘舍罗行般若波罗蜜，如务五阴、六情、十八性、十二因缘，倚六波罗蜜、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起诸见。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沕和拘舍罗，断是诸见，为人说法而无所倚。”

须菩提白佛言：“我亦当说，所以为摩诃萨者何？”

佛告须菩提：“乐说者便说。”

须菩提言：“道意无有与等者，非声闻、辟支佛所知。何以故？以萨云若意无漏故。意亦不著，是故为摩诃萨。”

舍利弗问须菩提：“何等为菩萨意无有与等者，诸罗汉、辟支佛所不能及者？”

须菩提报言：“菩萨摩诃萨从初发意以来，不见法有生灭，亦不见有增减

，亦不见著，亦不见断。舍利弗，诸法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著不断者，亦无罗汉、辟支佛意，亦无道意，亦无佛意，是为菩萨摩訶萨意无有与等者，非罗汉、辟支佛所能及知者。”

舍利弗言：“如须菩提意，不著罗汉、辟支佛地，五阴亦不著，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著。”

舍利弗语须菩提：“假令萨云若意无漏者，凡人意亦当无漏性，空故。罗汉、辟支佛及诸佛世尊意亦当无漏。”

须菩提言：“尔如所言。”

舍利弗言：“五阴亦无漏，其性本空故。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复无漏，性空故。”

须菩提言：“如舍利弗所言。”

舍利弗问须菩提言：“无意为不与意合耶？无色、痛、想、行、识为不与识合耶？”

须菩提言：“尔如所言。”

舍利弗复问：“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与非十八法，为不著不合耶？”

须菩提报言：“有无之事皆合。”

须菩提语舍利弗言：“菩萨摩訶萨作如是行般若波罗蜜，不持道意，及罗汉、辟支佛所不能及知，意亦不贡高而有所倚，于倚于法而无所入。”问僧那品第十六

是时，邠耨文陀尼子白佛言：“世尊，我当说所以为摩訶萨者。”

佛言：“汝乐欲说者便说之。”

邠耨言：“菩萨为大功德所缠络乘于大乘，以是故谓为摩訶萨。”

舍利弗问邠耨言：“何等为菩萨摩訶萨以大功德所缠络而为摩訶萨？”

邠耨报言：“菩萨摩訶萨，不为齐限于人故住檀波罗蜜而为布施，普为一切众生故行檀波罗蜜；尸、羸、惟逮、禅、般若波罗蜜，普为众生故作谦苦行。菩萨成僧那僧涅不限众生，亦不言‘我当限度若干人，不能度余人’，亦不言‘我当教若干人至道’，亦不言‘我不能教余人’。菩萨为众生故起大誓愿言：‘我自当具足六波罗蜜，亦当教他人使具足六波罗蜜。’菩萨行檀波罗蜜所布施应萨云若意，愿言：‘持是功德与一切众生俱共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舍利弗，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而习布施。

“复次，舍利弗，菩萨布施应萨云若，不求罗汉、辟支佛地，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布施习于尸波罗蜜。

“复次，舍利弗，菩萨布施时作萨云若念法所应行，是为习羸波罗蜜；如精进所应行，是为习惟逮波罗蜜；一心布施应萨云若念，终不起声闻、辟支佛

意，是为习禅波罗蜜；所可布施如幻相，不见施者，亦不见所施，亦不见受者，是为菩萨布施而习般若波罗蜜。菩萨以萨云若意，不想诸波罗蜜亦不倚。舍利弗，是故当知菩萨为僧那僧涅。

“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尸波罗蜜意应萨云若布施，持布施功德与众生，共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为菩萨行尸波罗蜜而具檀波罗蜜。

“复次，舍利弗，菩萨行尸波罗蜜尽能奉行能忍辱，是为菩萨行尸波罗蜜具足麁波罗蜜。

“复次，舍利弗，菩萨行尸波罗蜜具足惟逮波罗蜜，是为菩萨习精进。菩萨行尸波罗蜜不受罗汉、辟支佛意，菩萨行尸波罗蜜于诸波罗蜜如幻相不贡高亦无所倚，舍利弗，是为菩萨行尸波罗蜜如习般若波罗蜜，是为菩萨行尸波罗蜜总持诸波罗蜜，是故名为僧那僧涅。菩萨行麁提波罗蜜应萨云若布施，菩萨入无形禅亦不处其中，是为菩萨行沕和拘舍罗而为般若波罗蜜。

“复次，舍利弗，菩萨行禅分别空、无相、无愿，是为菩萨行僧那僧涅而为般若波罗蜜，以是故，名为僧那僧涅。舍利弗，菩萨作是僧那僧涅者，十方诸佛世尊皆以大音声赞叹是菩萨言：某国土菩萨具诸功德为僧那僧涅，当育养众生净佛国土。”

于是，舍利弗问邠耨文陀尼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摩诃衍三拔致？摩诃衍三拔致者（晋言发趣大乘），云何为发起大乘？”

邠耨报言：“行六波罗蜜，随诸禅所应行，尽奉行持求萨云若。菩萨以萨云若意，于八禅观其无常，观其苦、空、非我、无相、无愿，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为摩诃衍。菩萨念三十七品、佛十八法是为菩萨摩诃衍。菩萨意不近罗汉、辟支佛地，志但崇萨云若，是为菩萨行四等而为麁波罗蜜。菩萨行萨云若意无懈时，是为菩萨惟逮波罗蜜。菩萨虽行四禅、慈悲喜护，八禅亦不能动摇菩萨。所以者何？以沕和拘舍罗故。菩萨行四等为众生消诸漏，是为菩萨行四等而为檀波罗蜜，诸法所作禅不持求罗汉、辟支佛。何以故？常求萨云若故。是为菩萨行四等而不[打-丁+此]尸波罗蜜。

“菩萨复有摩诃衍，于内外空其慧不转，无所倚，无所得，无所见，是为菩萨摩诃衍。复有摩诃衍，不于诸法，慧不在乱亦不在定，慧亦不在有常亦不在无常，慧亦不在苦乐亦不在有我无我，是为菩萨摩诃衍而应无所倚。复有摩诃衍，慧不在当来、过去、今现在，慧亦不离三世，是为摩诃衍应无所倚。摩诃衍者，慧不在三界，亦不离三界。复有摩诃衍，慧不在俗法，亦不在道法，亦不在有为，亦不在无为，亦不在有漏，亦不在无漏，是为无所倚。

“舍利弗，是为菩萨摩诃萨摩诃衍。”摩诃衍品第十七

尔时，舍利弗问邠耨文陀尼子言：“何等为菩萨摩诃萨乘于大乘？”

邠耨报舍利弗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乘于檀、尸、羸、惟逮、禅波罗蜜，乘是六波罗蜜不见六波罗蜜，亦不倚菩萨而无所倚，是为乘于大乘。”

“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訶萨一心学萨云若，具足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虽念欲成不有所倚，是为菩萨乘于大乘。”

“复次，舍利弗，菩萨作是念言：‘菩萨者，但是字耳。五阴者，但有字耳，不倚五阴故。六情者，但有字耳，不倚六情故。三十七品者，但有字耳，不倚三十七品故。内外空者，但有字耳，不倚内外空故。佛十八法者，但有字耳，不倚佛十八法故。如来法者，但有字耳，不见法性故。真际者，但有字耳，真际不可见故。佛及道者，但有字耳，不倚佛故。’是为菩萨摩訶萨乘于大乘。”

“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訶萨从初发意以来具足菩萨之神通，具足已欲养育群生，从一佛国游至一佛国，供养礼拜事诸佛世尊，从诸佛听受法教。”

“何谓法教？”

报言：“菩萨大乘，是菩萨乘，是大乘，游诸佛刹净佛国土养育众生，初无佛国想，亦无众生想，亦不住二地。菩萨为众生故，随其所应而变其形像，不得一切智终不离菩萨乘，逮一切智已便能转法轮，非罗汉、辟支佛及诸天、龙、闍叉、阿须伦及世间人所能转。是时，闻十方恒边沙诸佛世尊赞叹声言：某国某菩萨摩訶萨，乘于大乘，逮萨云若，转于法轮。舍利弗，是为菩萨摩訶萨乘于大乘。”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五僧那僧涅品第十八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菩萨摩訶萨僧那僧涅？”

佛告须菩提：“六波罗蜜、三十七品、内外空及有无空、佛十八法及一切智——被诸功德之铠成佛身，光彻三千大千刹土，复以光普遍十方恒边沙佛国土，便为六反震动，三千大千刹土复六反震动。十方恒边沙佛国土菩萨，已受是光明住于檀波罗蜜，以大乘之铠便能变化三千大千刹土化为琉璃，自变其形为遮迦越王，布施一切随其所欲——饥渴与饮食，欲得衣者与衣，欲得香华、医药布施种种，随众人身所便乐尽给与之一——作是布施已便为众生说六波罗蜜行，众生闻菩萨教已，至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离六波罗蜜行，是为菩萨被大乘之铠。”

“须菩提，譬如工幻师在四要道头，于大众人前布施，随人所欲饮食、衣被、钱财，随人意所索，幻人尽与。于须菩提意云何？是幻师颇有所布施于人否？”

须菩提白佛言：“无所施，亦无得者。”

佛告须菩提：“菩萨自化身作遮迦越王布施，随人所乐而在所与，恣人所

欲而施与，虽施而无所与亦无得者。何以故？须菩提，法之幻法应尔。

“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住于尸波罗蜜，示现作遮迦越罗，于中使人持十善法，教人使为四禅、四等、四无形禅，立于三十七品至佛十八法，众生闻是法教，至得道终不离是法教。

“须菩提，譬如幻师化作大众人，教幻人持十善，立以三十七品至佛十八法。于须菩提意云何？颇有人立于十善、四禅、四无形禅？颇有人立于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者不？”

须菩提对曰：“无有立者也，世尊。”

佛告须菩提：“菩萨立诸众生于十善地、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见有人住是法者。所以者何？法幻之法自应当尔。以是故，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为被大乘之铠。

“复次，须菩提，菩萨住尸波罗蜜，亦立众生于尸波罗蜜。菩萨从初发意以来作誓言：‘假令众生持刀杖害，我悉受终不起恶意如弹指之顷，当复立众生于忍辱地亦复如是。’虽立众生于尸波罗蜜，亦复如幻师亦无众生想。须菩提，是为菩萨大乘之铠。

“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住于惟逮波罗蜜，立众生精进意应萨云若，亦复如幻师，是为菩萨大乘之铠。菩萨住于禅波罗蜜，亦复教一切人行一心。菩萨住于等法，不见法有乱者、有一心者。须菩提，是为菩萨住于禅波罗蜜，亦复教一切人行禅乃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离是一心，亦复如幻师，是故名为僧那僧涅。

“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住于般若波罗蜜，亦复劝助教一切人，使立于般若波罗蜜。须菩提，是为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于诸法不见有彼此岸；是为菩萨住于般若波罗蜜，亦复劝助众生教化立人于般若波罗蜜，教化众生亦复如幻，不见有学者，不见有受者。以是故，须菩提，菩萨摩訶萨僧那僧涅。

“复次，须菩提，菩萨被大乘铠，以安处十方恒边沙佛国众生立于六波罗蜜，为众生说六波罗蜜法使众生闻之，闻已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离是法，亦复如幻，亦不见受法者，亦不见受是教者。以是故，菩萨为大乘之铠。菩萨复被大乘之铠意应萨云若，菩萨不言‘我当教若干人立于六波罗蜜’，亦不言

‘我当教若干人行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复不言‘我不能教若干人’，亦复不言‘我教若干人得须陀洹乃至阿罗汉、辟支佛’，不言‘我不教若干人至阿罗汉’，亦不言‘我立若干人至萨云若’，不言‘我不悉教尔所人’。何以故？菩萨所度无有限碍亦无适莫，菩萨所度亦无有数亦无有量。

“须菩提，菩萨譬如幻师教幻人，不见有所教，亦不见有受者，是为菩萨

摩诃萨僧那僧涅。”

须菩提白佛言：“如我从佛所闻义，当知菩萨非为僧那僧涅。何以故？诸法空故。色、痛、想、行、识空，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细滑、法十八性各随其相各自空，檀波罗蜜至般若波罗蜜亦自空，内外空皆自空，从三十七品至佛十八法皆空，菩萨亦空，僧那僧涅亦自空。以是故，世尊，当知菩萨为非僧那僧涅。”

佛告须菩提：“如所言无有异。须菩提，萨云若非为非作，菩萨为众生作摩诃僧那僧涅者，是众生亦非为非作。”

须菩提白佛言：“何以故萨云若及众生非为非作？”

佛言：“不见有人故，是故萨云若无为无作。何以故？须菩提，五阴亦不有所作亦非不作，六情、六衰亦无所为亦无所作，我、人、寿命亦无所为亦无所作。何以故？边际不可得故。须菩提，梦、响、影、幻、热时炎、化无所作亦无所为，内外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无所为亦无所作。何以故？其本际不可得见故。如及法性、真际亦无所作亦无所为，菩萨、萨云若亦无所作亦无所为。何以故？无有本际故。以是故，须菩提，萨云若及众生无所有、无所作，以是当知菩萨非为摩诃僧那僧涅。”

须菩提白佛言：“如观世尊所说义，五阴亦无缚无脱。”

邠耨文陀尼子问须菩提：“何等五阴无缚无脱？”

须菩提报言：“五阴如梦、如响、如影、如幻、如化、如热时炎，当来、过去、今现在五阴无缚无脱，五阴无端绪无缚无脱，五阴寂无所生无缚无脱，五阴善不善俗、五阴道、五阴有漏无漏亦无缚无脱，一切诸法无缚无脱，无际寂静无缚无脱，六波罗蜜无缚无脱，无际寂静内外空无缚无脱，三十七品无缚无脱，佛十八法无缚无脱无际寂静故，道及菩萨、萨云若、一切智事、无际寂静无所生亦不缚亦不脱，如、法性、真际、无为亦无缚无脱，无际寂静不生无缚无脱。

“如是，邠耨，菩萨摩诃萨于无缚无脱六波罗蜜中，住无缚无脱萨云若，于无缚无脱育养众生，无著无缚无脱净佛国土，无著无缚无脱见诸世尊，以无缚无脱闻法终不离，无缚无脱诸佛世尊终不离，无缚无脱诸神通终不离，无缚无脱五眼终不离，无缚无脱转无缚无脱法轮，无缚无脱安立众生于三乘。如是，邠耨，菩萨摩诃萨于无缚无脱六波罗蜜，于诸法得逮觉，无际寂静无所生故。

“邠耨，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无缚无脱之僧那僧涅。”问摩诃衍品第十九

是时，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菩萨摩诃萨大誓？世尊，云何当知菩萨趣大乘？乘是乘当至何所？谁当成是乘者？”

佛告须菩提言：“六波罗蜜是菩萨摩訶萨之大乘。何等为六？檀、尸、羸、惟逮、禅、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菩萨檀波罗蜜？”

佛告言：“菩萨摩訶萨布施意应萨云若，内外所有布施已，持是功德尽施众生，与众生共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为菩萨摩訶萨檀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尸波罗蜜？”

佛言：“菩萨持戒发意应萨云若，自持十善，教他人行十善亦无所倚，是为菩萨不[打-丁+此]戒应无所倚。”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羸波罗蜜？”

佛言：“菩萨自具足于忍地，复劝他人令行忍辱而无所倚，是为菩萨摩訶萨行羸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惟逮波罗蜜？”

佛言：“菩萨意应萨云若，不废五波罗蜜，亦复立众生于五波罗蜜而无所倚，是为菩萨惟逮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禅波罗蜜？”

佛言：“菩萨摩訶萨以萨云若意，自以沕和拘舍罗，入诸禅不随禅生，亦复教他人使行禅而无所倚，是为菩萨禅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菩萨般若波罗蜜？”

佛言：“菩萨摩訶萨以萨云若意，不入于诸法而观诸法之性而无所倚，亦复教他人令不入于诸法而观诸法之性而无所倚，是为菩萨摩訶萨般若波罗蜜，是为菩萨摩訶萨摩訶衍。

“又，须菩提，复有摩訶衍，内空、外空乃至有无空是也。

“何等为内空？内法是谓眼、耳、鼻、舌、身、意。眼本空不著垢亦不坏。何以故？本性尔。耳、耳本空，鼻、鼻本空，舌、舌本空，身、身本空，意、意本空，亦不著垢亦不坏。何以故？本性尔。是为内空。

“何等为外空？谓色、声、香、味、细滑、法。色本空亦不著垢亦不坏。何以故？色本性尔。声、香、味、细滑、法皆尔。何以故？本性空故。是为外空。

“何等为内外空？内六衰、外六衰，是为内外法。以外法故内法空，以内法故外法空，亦不著亦不坏。何以故？本性尔。是为内外空。

“何等为空空？诸法之空，持诸法空空于空，是为空空。

“何等为太空？八方上下皆空，是为太空。

“何等为最空？泥洹是不著不坏，是为最空。

“何等为有为空？从不著不坏本至三界空，是为有为空。

“何等为无为空？不生不灭住于不异，从不著不坏皆空。何以故？本空故。是为无为空。

“何等为至竟空？所可不得边际者，是为至竟空。

“何等为不可得源空？诸可来者，不知所从来无有处故，是为无有源空。

“何等为无作空？于诸法无所弃，是为无作空。

“何等为性空？诸法所有性及有为无为性，非罗汉、辟支佛、诸佛世尊所，不作是为性空。

“何等为诸法空？诸法者，谓五阴、十二衰、十八性、有为法、无为法，是为诸法。从不著不坏至诸法之性，是为诸法空。

“何等为自相空？色相、所受相是所持相为想，所有相便有所觉相，是为识乃至有为无为相。从有为无为相至诸法皆悉空，是为自相空。

“何等为无所得空？从无著无坏至无所得法，亦无所得，是为无所得空。

“何等为无空？于中无所见，是为无空。

“何等为有空？诸法无有偶者，于诸合会中皆无有实，是为有空。

“何等为有无空？于诸聚会中亦无有实，是为有无空。

“复次，须菩提，有以有为空，无以无为空，异以异为空。

“何等为有？有者谓五阴性，性以性为空，是为有空。

“何等为无？以无为空无所成，无所成为空，空者亦非知可作，亦非见可作。

“何等为余事空？有佛无佛，法性、法寂、如及尔真际住如故，以是异空是为余事空。

“须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摩诃衍。

“须菩提，复有摩诃衍。何等为衍？百七三昧是各各有名。

“何等三昧？名首楞严三昧。

“何等为首楞严三昧？诸三昧门之所趣聚皆来入其中，是故名首楞严。

“复有三昧名宝印。何等为宝印三昧？诸三昧所有印皆而印之。

“复有三昧名师子游戏。何等为师子游戏？住是三昧者，尽游戏诸三昧中。

“复有月三昧，住是三昧者，能以光明照诸三昧。

“复有月幢三昧，住是三昧者，持诸三昧。

“复有在诸法上三昧，住是三昧者，诸三昧悉从其中出。

“复有照顶三昧，住是三昧者，能以光明照诸三昧上。

“复有法性毕三昧，住是三昧者，能决了诸法。

“复有必造幢三昧，住是三昧者，于诸三昧中必持坚固幢。

“复有金刚三昧，住是三昧者，诸三昧无有敢当者。
“复有法所入印三昧，住是三昧者，与诸法印相应。
“复有安住三昧，住是三昧者，便能住诸三昧。
“复有放光明三昧，住是三昧者，便能遍照诸三昧。
“复有势进三昧，住是三昧者，能以力势教诸三昧。
“复有等步三昧，住是三昧者，能等行诸三昧。
“复有入辩才教授三昧，住是三昧者，能辩解诸三昧。
“复有过量音声三昧，住是三昧者，得入无量名字三昧。
“复有照处处三昧，住是三昧者，于诸三昧能遍照于诸方面。
“复有总持印三昧，住是三昧者，能持诸三昧印。
“复有不忘三昧，住是三昧者，不忘诸三昧。
“复有一切法所聚海三昧，住是三昧者，能使一切诸三昧等行。
“复有虚空普三昧，住是三昧者，能遍足诸三昧。
“复有金刚部三昧，住是三昧者，持诸三昧部。
“复有宝胜三昧，住是三昧者，降伏诸垢浊。
“复有炽炎三昧，住是三昧者，能以光炎遍照诸三昧。
“复有无愿三昧，住是三昧者，于诸法无所取。
“复有审住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见诸法有住处。
“复有选择三昧，住是三昧者，于诸三昧无意念想。
“复有无垢灯三昧，住是三昧者，为诸三昧作灯明。
“复有无限光三昧，住是三昧者，于诸三昧无有限量。
“复有作光明三昧，住是三昧者，能于诸三昧而有所照。
“复有普照明三昧，住是三昧者，诸三昧皆在眼前现。
“复有净要三昧，住是三昧者，逮得等净三昧。
“复有无垢光三昧，住是三昧者，散诸三昧垢。
“复有造乐三昧，住是三昧者，受诸三昧乐。
“复有电明三昧，住是三昧者，为诸三昧作灯明。
“复有无尽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见尽以不尽。
“复有上威三昧，住是三昧者，于诸三昧中威德独然。
“复有毕尽三昧，住是三昧者，见诸三昧尽所可见如不见。
“复有不动三昧，住是三昧者，令诸三昧不动不觉不戏。
“复有不别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见离别。
“复有日灯三昧，住是三昧者，照诸三昧门。
“复有月无垢三昧，住是三昧者，能去诸三昧冥。

“复有净光明三昧，住是三昧者，于诸三昧分别四无碍慧。

“复有作明三昧，住是三昧者，为诸三昧门作明。

“复有造作三昧，住是三昧者，为诸三昧作毕竟。

“复有诸慧三昧，住是三昧者，见诸三昧慧。

“复有金刚三昧，住是三昧者，决断诸三昧。

“复有住意三昧，住是三昧者，不动不摇，不恐不怖，亦无意想。

“复有现明三昧，住是三昧者，于诸三昧悉遍见明。

“复有安立三昧，住是三昧者，于诸三昧善处。

“复有宝积三昧，住是三昧者，普见诸三昧宝。

“复有法印三昧，住是三昧者，印诸三昧从印及不印。

“复有等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见法有等脱。

“复有弃乐三昧，住是三昧者，悉弃诸乐。

“复有过法定三昧，住是三昧者，灭诸法之冥在诸三昧上。

“复有散结三昧，住是三昧者，能散用诸三昧。

“复有解诸法句三昧，住是三昧者，能解诸三昧及诸法句。

“复有等文字三昧，住是三昧者，得诸等字。

“复有毕字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见一字。

“复有断因缘三昧，住是三昧者，断诸因缘。

“复有无态三昧，住是三昧者，不得诸法态。

“复有无行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见诸法行。

“复有无窟行三昧，住是三昧者，未见诸三昧有窠窟之行。

“复有毕阴三昧，住是三昧者，能净诸阴。

“复有主行三昧，住是三昧者，见诸三昧行。

“复有不起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见诸三昧起。

“复有度境界三昧，住是三昧者，过诸境界。

“复有聚诸善三昧，住是三昧者，能得聚诸法、诸三昧。

“复有止选三昧，住是三昧者，意不堕落。

“复有清净华三昧，住是三昧者，得诸三昧清净华。

“复有主觉三昧，住是三昧者，于诸三昧有七觉意。

“复有无限辩三昧，住是三昧者，逮得无量之辩。

“复有无等等三昧，住是三昧者，便得无等等。

“复有度诸法三昧，住是三昧者，越度三界。

“复有决断三昧，住是三昧者，能见诸法，见诸三昧决断事。

“复有散诸狐疑三昧，住是三昧者，逮得散诸法三昧。

“复有无住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见诸法处。
“复有一行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见诸法有二。
“复有众生所入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见众生亦不见所入。
“复有一事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见诸三昧事。
“复有厌该众事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见有别
“复有散诸生死劳怨三昧，住是三昧者，逮得诸厌三昧慧，所入处无所觉

。

“复有众行音所入三昧，住是三昧者，众行音声皆悉随从。
“复有脱诸音响字三昧，住是三昧者，见诸三昧脱于音字。
“复有然炬三昧，住是三昧者，于诸三昧中威德独明。
“复有净相三昧，住是三昧者，能净一切三昧相。
“复有无准三昧，住是三昧者，于诸三昧不见于准。
“复有具足众事三昧，住是三昧者，于诸三昧皆得具足。
“复有不愿苦乐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见诸三昧有苦乐。
“复有事不减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见诸三昧有尽。
“复有持迹三昧，住是三昧者，尽看诸三昧。
“复有邪正聚三昧，住是三昧者，于诸三昧不见邪正。
“复有灭恚净三昧，住是三昧者，于诸三昧不见恚净。
“复有无恚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见于诸法于诸三昧有恚无恚。
“复有无垢光三昧，住是三昧者，于诸三昧亦不见光，亦不见垢。
“复有主要三昧，住是三昧者，于诸三昧不见无要。
“复有明月满无垢炎三昧，住是三昧者，能使诸三昧满具足，如月十五日时。

“复有大庄严三昧，住是三昧者，能使诸三昧严好。
“复有与世间作光明三昧，住是三昧者，光明普照十方及诸法。
“复有三昧名三昧等，住是三昧者，于诸法亦不见有乱，亦不见有定。
“复有无忿三昧，住是三昧者，能使诸三昧而无有忿。
“复有无倚无窟无乐三昧，住是三昧者，于诸三昧不见巢窟。
“复有最如三昧，住是三昧者，于诸三昧不转于如。
“复有三昧名身骸，住是三昧者，不见此三昧性。
“复有三昧名断口行与空合，住是三昧者，不见诸三昧有言。
“复有三昧名虚空本脱无色，住是三昧者，逮得诸法本空。
“须菩提，是为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摩訶衍。陀邻尼品第二十
“复次，须菩提，复有摩訶衍。何所为衍？所谓四意止是。何等四意止

？菩萨自观身、观他人身、观内外身已，亦无身想，亦无所倚，若行若寂常念世间从痴有恼；观内痛意行法，观外痛意行法，观内外痛意行法，若行若寂常念世间痴恼。

“须菩提，云何菩萨观内身行？菩萨自知可行知行，可住知住，可坐知坐，可卧知卧，随身所行皆能自知。是为菩萨自观身行，若行若寂常念世间苦恼。

“又须菩提，菩萨出入进止安详视瞻不忘，坐卧左右亦常安详，服三法衣不失威仪，行般若波罗蜜菩萨自观内外身行如是而无所倚。菩萨常观息出入，息长亦知，息短亦知，譬如陶轮调其缓急，菩萨息知意与息俱，俱出俱入。是为菩萨观内身行，若行若寂常念世间痴苦受患。

“复次，须菩提，用是行般若波罗蜜，常当观身分别四分——地、水、火、风。譬如屠牛分为四分，菩萨观身分别四事，本末从来亦复如是。是为菩萨观内外身亦无所倚。

“复次，须菩提，菩萨观身从头至足但有不净，发毛、爪齿、筋骨、五藏三十六物有何可贪？譬如田家器盛五谷，有目之士若开发器分别识知，菩萨观身身中所有亦复如是。是为菩萨自观内身，若行若寂常念世间痴爱痛苦亦无所倚。

“复次，须菩提，菩萨观人初死之日至于五日，臃胀烂臭，体坏汁流，互相浇灌无有净处，或为飞鸟走兽所食，或啖其半恶露不净，或有死人筋缠骸骨血浇，或有死人血肉已尽筋骨相缠，中有骸骨已解离者节节异处，或见久死骸骨青白色者，或腐坏者，或与地土共同色者。菩萨都作是观，作是观已，还自计校‘我身分未脱未离此法，俱亦当尔’。是为菩萨观内身法观他人身无所贪倚，若行若寂常念世间痴苦灾患。自观觉意法亦观他人觉意法，分别思念断痴惑意。

“须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摩诃衍。

“须菩提，复有摩诃衍，渐御四意断是。何谓为四？恶意法未生，乐御习精进摄意使不生；已起恶意法，亦复乐御精进摄意习使断；未生善事法，持乐意精进习使得生；已生善法念欲处，具足广显欲使不忘，亦复乐习精进摄意御使得成。是为菩萨摩诃萨摩诃衍。

“须菩提，复有摩诃衍，谓四神足是。何谓为四？已得乐定除诸所作行总摄神足，以精进定除诸所作行总摄神足，以持意定除诸所作行总摄神足，以智之定除诸所作行总摄神足。是为菩萨摩诃萨摩诃衍。

“须菩提，复有摩诃衍，谓五根是。何谓五根？信根、精进根、志根、定根、智慧根。是为菩萨摩诃萨摩诃衍。

“须菩提，复有摩诃衍，谓五力是。何谓为五？信力、精进力、志力、定力、智慧力。是为菩萨摩訶萨摩訶衍。

“须菩提，复有摩诃衍，谓七觉意是。何谓为七？以志觉意，以法觉意，以精进觉意，以悦喜觉意，以信觉意，以定觉意，以适无以著觉意。是为菩萨摩訶萨摩訶衍。

“须菩提，复有摩诃衍，谓贤圣八品道是。何谓为八？正见、正念、正言、正行、正业、正习、正志、正定。是为菩萨摩訶萨摩訶衍，亦复无所倚。

“须菩提，复有摩诃衍，谓三三昧是。何谓为三？空三昧、无相三昧、无愿三昧。是为菩萨摩訶萨摩訶衍。

“复有摩诃衍，谓诸慧事是一一苦慧、习慧、尽慧、道慧、消慧、无所起慧、法慧、明慧、各各知他人所念慧、真慧。

“何等为苦慧？不生苦是为苦慧。

“何等为习慧？习灭已断是为习慧。

“何等为尽慧？灭诸苦事是为尽慧。

“何等为道慧？贤圣八品道是为道慧。

“何等为消慧？贪、淫、瞋恚、愚痴尽是为消慧。

“何等为不起慧？不受生死处是为不起慧。

“何等为法慧？晓断五阴是为法慧。

“何等为明慧？眼、耳、鼻、舌、身、意无常，色、声、香、味、细滑、法亦复无常，是为明慧。

“何等为各各知他人所念慧？一切众生心中所念所起种种悉知，是为各各知他人所念慧。

“何等为真慧？所谓如来萨云若智是为真慧，亦无所倚。

“须菩提，是为菩萨摩訶萨摩訶衍。

“复有摩诃衍，所谓三根是。何等为三根？谓学士从白衣至须陀洹五根，是未曾知当知；从斯陀含至阿那含，亦有五根应知当知；从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至佛亦有五根，谓已知无所复学。当知是为菩萨摩訶萨摩訶衍。

“须菩提，复有摩诃衍，谓三三昧也。何等为三？第一、有觉有观，第二、无觉有观，第三、无觉无观。何等为有觉有观？谓第一禅是为有觉有观。何等为无觉有观？谓第一禅未至二禅在其中间，是为无觉有观。何等为无觉无观？从第二禅至无思想无思想慧禅，是为无觉无观。是为菩萨摩訶萨摩訶衍。

“须菩提，复有摩诃衍，谓十念是一一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念、灭念、安般念、身苦念、死亡念，是亦无所倚。是为摩訶衍。

“须菩提，复有摩诃衍，谓四禅、四等、四无形禅、八惟无禅、九次第禅

、佛十种力、四无所畏。

“十种力者，谓佛现身相好神足变化，感动众邪回使入正，一力也；口之所说在众智上，能变疑结开令解脱，二力也；意入空定清明六达，邪神娆乱道志不摇，三力也；默然断想神足无为，感动三千大千日月人无惊悚，四力也；道意聪睿演法布化，流盈十方各得其所，五力也；逆知众意晓人行趣，若缚若脱悉能解散，六力也；三世所作殃福本际报受之未，大慧悉知无有挂碍，七力也；一切人民众行根源，种种各异受身不同，悉觉本际因缘起处，八力也；慧眼以净所察无限，见诸生死往来所堕，九力也；大慧已足方便，已备生死，已断著行，已尽所作，已讫不复还受，自然无师称一切智，是谓十力也。

“四无所畏者，佛为正觉，或有沙门、婆罗门，或魔，或天，或梵，若复有余众，无有能来难诘我者，佛亦不见有起是意者，以是证故，佛行安隐逮无所畏，一无畏也；逮精进行得知最处，在众人中得师子吼能转梵轮，诸沙门、婆罗门，诸天梵魔，一切余法所不能转，独佛能转，二无畏也；佛漏已尽，若有沙门、婆罗门，或天魔梵，无有敢言佛漏未尽者，三无畏也；如佛所说言真无讳，善恶之报不失所行，一切余众诸天魔梵，不见能敢违佛言者，如佛所说贤圣八道，行是得道得度众苦，一切余众诸天魔梵，亦无有能戾此教者，佛亦不见有此处者，四无所畏也。

“是为菩萨摩訶萨摩訶衍亦无所倚。

“须菩提，复有摩訶衍，谓四无碍慧是。何等为四？知诸法事其慧无碍，解诸句义其慧无碍，分别辩才其慧无碍，所说了了其慧无碍。是为菩萨摩訶萨摩訶衍。

“须菩提，复有摩訶衍，谓佛十八法。何等为十八法？一者、谓佛从得佛以来初无误时，二者、从得佛以来言无粗无漏失，三者、无忘志，四者、无有种种想，五者、意无有不时，六者、初无他观，七者、自在无有减，八者、精进无有减，九者、志念无减，十者、智慧无减，十一者、解脱无减，十二者、见解脱慧无减，十三者、一切身所行智慧最在前，十四者、口所言事智慧最在前，十五者、意所行事智慧最在前，十六者、见过去事其慧无碍，十七者、见当来事其慧无碍，十八者、见现在事其慧无碍。是为摩訶衍亦无所倚。

“须菩提，复有摩訶衍，所谓陀邻尼目佉是。何等为陀邻尼目佉？与字等与言等字所入门。何等为字门？一者、阿，阿者谓诸法来入不见有起者；二者、罗，罗者垢貌于诸法无有尘；三者、波，波者于诸法泥洹最第一教度；四者、遮，遮者于诸法不见有生死；五者、那，那者于诸法字已讫字本性亦不得亦不失；六者、罗，罗者得度世爱枝各因缘已灭；七者、陀，陀者诸法如无断绝时；八者、波，波者诸法已离狱；九者、茶，茶者诸法垢已尽；十者、沙，沙

者诸法无有挂碍；十一者、和，和者诸法言行已断；十二者、多，多者诸法如不动；十三者、夜，夜者诸法谛无所生；十四者、吒，吒者诸法强垢不可见；十五者、加，加者诸法造作者亦不可得见；十六者、娑，娑者诸法不可得时不可转；十七者、摩，摩者诸法吾我不可得见；十八者、伽，伽者受持诸法者不可得见；十九者、他，他者诸法处不可得；二十者、阇，阇者诸法生者亦不可得；二十一者、湿波，湿波者诸法善不可得；二十二者、大，大者诸法性不可得；二十三者、赦，赦者诸法寂不可得；二十四者、佉，佉者诸法虚空不可得；二十五者、叉，叉者诸法消灭不可得；二十六者、侈，侈者诸法各在其所处不可动摇；二十七者、若，若者诸法慧不可得；二十八者、伊陀，伊陀者诸法义不可得；二十九者、繁，繁者诸法无有闲时；三十者、车，车者诸法无可弃者；三十一者、魔，魔者诸法无有丘墓；三十二者、叵，叵者诸法不可分别；三十三者、蹉，蹉者诸法死亡不可得；三十四者、峨，峨者诸法无有朋党；三十五者、哞，哞者诸法各有异无不有处；三十六者、那，那者诸法无来无去，亦不住，亦不坐，亦不卧，亦不别；三十七者、破，破者诸法皆于三界不安；三十八者、歌，歌者诸法性不可得；三十九者、嗟，嗟者诸法不可得常；四十者、嗟，嗟者诸法分舍不可得；四十一者、吒，吒者诸法无有度者；四十二者、唵，唵者诸法边际尽竟处亦不生亦不死。诸字数无有过唵上者。何以故？是字无有数，亦不念言是字有失，亦不可见，亦无所说，亦无所书，亦不现。

“须菩提，当知一切法譬如虚空，是字教所入皆是陀邻尼所入门。若有菩萨摩訶萨晓了是字事者，不住于言数便晓知言数之慧。若有菩萨摩訶萨，闻是四十二字所入句，印者，持讽诵者，若复为他人解说其义，不以妄见持讽诵者，当得二十功德。何等为二十？一者、得强识念力；二者、得惭愧羞耻力；三者、得坚固行力；四者、得觉知力；五者、得辩才工谈语力；六者、得陀邻尼不难力；七者、所语不说不急之事；八者、终不狐疑于经；九者、闻善不喜，闻恶不忧；十者、亦不自贡高，亦不自卑；十一者、进止安详不失威仪；十二者、晓了五阴、六衰；十三者、善于四谛、十二缘起事；十四者、善知识因缘事；十五者、善于法慧能满具诸根；十六者、知他人所念吉凶报应；十七者、善于天耳彻听自识宿命；十八者、善知众生所生；十九者、能消诸漏；二十者、善于往来处处教授。须菩提，是为陀邻尼门，是为字门，是为来入门，是为菩萨摩訶萨，是为摩訶衍。”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六治地品第二十一

佛告须菩提：“如汝所问菩萨摩訶萨、摩訶僧那僧涅、摩訶衍三拔致者。菩萨行六波罗蜜，过从一地至一地。云何菩萨过从一地至一地？以诸法无所过

法，无来者亦无去者，亦无有过亦无不过，诸法亦无有坏，亦不贡高亦不念，但治住地事亦不见地。何等菩萨为治地事？

“始从第一地住当行十事。何等为十？一者、先当净于三垢亦无所倚；二者、所作施与不自为身所念无倚，为一切众生净于四等心亦不有众生；三者、为布施不有所与不有受者；四者、当与善知识从事亦不贡高；五者、欲得为法不有一切法；六者、欲为出家不有爱欲；七者、欲为佛身不有相好；八者、欲为分流法教终不坏法；九者、常欲灭于虜扈自用不有法财；十者、欲为谛说不言教故。须菩提，是治地菩萨当为是十事。

“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于二地中常当念八法亦当成之。何等为八？一者、当净其戒；二者、常念报恩；三者、住于忍辱；四者、得欢喜意；五者、不舍一切；六者、大慈为始；七者、恭于师尊敬事笃信；八者、于诸波罗蜜如奉世尊常欲崇习。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于二地中当具足是八法。

“复次，须菩提，菩萨于三地中当住于五法。何等为五？一者、多学问无厌足；二者、不入字法分布法施亦不贡高；三者、净佛国土；四者、施于善本而不贡高；五者、住于羞耻惭愧之地。须菩提，是为菩萨于三地中住于五法。

“须菩提，菩萨于四地中当不舍奉行十事法：一者、不舍宴坐；二者、少欲；三者、知足；四者、不舍沙门十二法行；五者、不舍于戒；六者、见欲污秽；七者、于起意如泥洹；八者、不惜身所有；九者、无有懈怠；十者、不慕所有。须菩提，是为菩萨于四地中当奉行十事而不舍离。

“须菩提，菩萨于五地中当离八法。何等为八？一者、当远离家业；二者、当远离比丘尼；三者、善于功德远离嫉妒；四者、远离世会；五者、远离忿诤；六者、远离斗讼；七者、远离高住；八者、远离蔑人。须菩提，是为菩萨住五地中远离八事。

“须菩提，菩萨于六住地当具足六法。何等为六？所谓六波罗蜜。复有六事所不应为。何等为六？一者、不为声闻意；二者、不为辟支佛意；三者、不为小意；四者、见有所索者远离有厌足意；五者、所有好物施与之后远离悔意；六者、远离吾我想。须菩提，是为菩萨于六住中当具足六事，远离六事。

“须菩提，菩萨于七住地有二十事所不当为。何等二十？有吾我，有众生，有寿，有命想，有断，有常，有念想，有种想，入阴，入性，入衰，欲生三界，不入依佛见，不入依法见，不入依僧见，不入依戒，不入空，不入无相，不入无愿，不入道。是为二十事所不当为。当复具足二十事。何等为二十？觉空，无相，证不愿慧，净身口意，慈哀一切众生，亦不念有众生，等视诸法，虽尔无所入，欲为导御，亦不贡高，无所生忍，一道教化，断诸分别，转于想，转于见，转于灭垢见，慧地自调，意慧无所碍，不染于欲事。须菩提

，是为菩萨摩訶萨，于七住地当具足是二十法。

“复次，须菩提，菩萨当复于八住地具足四法。何等为四？以神通为游观入于众生之意；到诸佛国观其奇特；当自庄严其佛国土；往见礼敬供养诸佛如其实观佛身。当具足是四法。

“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于八住地当复具足四法。何等四法？以智具足诸根；净佛国土；常坐如幻三昧知其众生本所作功德；所应得者各随其所而成就之。须菩提，菩萨于八住地具足四法。

“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于九住地当具足十二法。何等为十二？持无限处广大之愿随所应各授其证；天、龙、阅叉、捷陀罗悉皆具足；知其音声以辩才教授所因；胞胎成就；居家成就；父母成就；种姓成就；宗亲成就；得生成就；出家成就；庄严佛树成就；诸善功德成就。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九住地当成就十二法。

“须菩提，十住菩萨摩訶萨当名之为如来。”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何等为菩萨净其所有？”

佛言：“所作众善应萨云若意，是为菩萨净其所有。”

“何等为菩萨等于众生？”

佛言：“净于四等心等于众生。”

“何等为菩萨施于所有？”

佛言：“施与众生而不分别。”

“何等为菩萨当与善知识从事？”

佛言：“教人入萨云若勤修劝助，当与是人共从事恭敬师受，是为菩萨善知识。”

“何等为欲得为法？”

佛言：“所行法但求萨云若法，不堕罗汉、辟支佛地是。”

“何等为菩萨常欲出家为道？”

佛言：“在所生处常欲作沙门，无能中道为作碍者，初不忘失出家之事。

”

“何等为意愿佛身相？”

佛言：“若见佛形像意常在佛，至得萨云若未曾有离时。”

“何等为分流法化？”

佛言：“若佛在世，若般泥洹后，菩萨持十二部经教授，上教亦真，中教亦真，竟教亦真，本末义解具足清静。”

“何等为菩萨不虜怙自用？”

佛言：“从灭恚怒以来，初不复堕下贱之处。”

“何等为菩萨所说如谛？”

佛言：“如口所说言行相应，是为菩萨十法事行。”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菩萨净戒？”

佛言：“不念罗汉、辟支佛意及余恶戒诽谤道者，是为净戒。”

“云何菩萨报恩念恩？”

佛言：“行菩萨道者小恩尚不忘，何况于大者！是为念恩。”

“云何菩萨立忍辱力？”

佛言：“于诸众生无侵无患是为忍力。”

“云何菩萨得欢喜乐？”

佛言：“教授众生以是为乐。”

“云何菩萨不舍众生？”

佛言：“欲救一切故。”

“云何菩萨而有大悲？”

佛言：“菩萨心念：‘我当为一众生故在地狱中恒边沙劫代受勤苦，一众生皆得佛道令般泥洹。’以是劝乐是为大悲。”

“云何菩萨顺尊师父于信恭敬？”

佛言：“事于事父如世尊想。”

“云何菩萨欲习诸波罗蜜？”

佛言：“远离余事但求诸波罗蜜。”

“何谓菩萨多学无厌？”

佛言：“诸十方佛世尊所说尽当受持是为无厌。”

“何谓菩萨持无所希望法施分布？”

佛言：“持所法施不希望道，何况其余？”

“何谓菩萨净佛国土？”

佛言：“为诸善本种种功德，持是功德净佛国土。”

“何谓菩萨生死无量阿僧祇劫不以为限？”

佛言：“以诸功德备具，持是育养众生净佛国土，至具足萨云若不厌不懈。”

“何谓菩萨立于惭愧？”

佛言：“耻于罗汉、辟支佛意。”

“何等为菩萨不舍宴坐？”

佛言：“诸罗汉、辟支佛所不能及，是为菩萨不舍宴坐。”

“何谓菩萨少于所欲？”

佛言：“菩萨道尚不欲，何况余欲？”

“何谓菩萨而自知足？”

佛言：“得萨云若是为知足。”

“何谓菩萨不舍沙门头陀德行？”

佛言：“入深法忍者是。”

“何谓菩萨不舍于戒？”

佛言：“菩萨不复用戒，是为不舍于戒。”

“何谓菩萨污秽色欲？”

佛言：“于淫妒无所生。”

“何谓菩萨意与泥洹等？”

佛言：“菩萨不有一切诸法。”

“何谓菩萨弃舍所有？”

佛言：“不受内外所有是为弃舍。”

“何谓菩萨不厌不懈？”

佛言：“不生二识之处是为不厌。”

“何谓菩萨于诸所有无所恋慕？”

佛言：“于诸物无念故。”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菩萨远离居业？”

佛言：“游诸佛国转所生处，常下须发被著袈裟，是为远离家业。”

“何谓菩萨远离比丘尼众？”

佛言：“弹指之顷不与共止，弹指之顷不得生意，是为菩萨离比丘尼。”

“何谓菩萨离于妒嫉？”

佛言：“菩萨当作是念：‘我当安隐众生，不宜生嫉。’”

“何谓菩萨离于聚会？”

佛言：“菩萨所住聚会，若有罗汉、辟支佛意者常远离之。”

“何谓菩萨远离瞋恚？”

佛言：“不令恚害斗争得其便。”

“云何菩萨远离自举？”

佛言：“内法不可得见故。”

“云何菩萨远离訾蔑他人？”

佛言：“亦不见外法故。”

“何谓菩萨远离十恶？”

佛言：“此十恶事常欲坏于贤圣之道，何况佛道而不远离？是故当远离十恶。”

“何谓菩萨远离[怡-台+龍]戾？”

佛言：“不见有法可贡高者，是为离于[怡-台+龍]戾。”

“何谓菩萨远离自用？”

佛言：“尚不见有形，当于何所而行自用？”

“何等为菩萨远离颠倒？”

佛言：“以形不可得见故。”

“云何菩萨离淫怒痴？”

佛言：“不复见淫怒痴形故。”

“云何菩萨在于六住具足六波罗蜜？”

佛言：“住于六波罗蜜，诸佛世尊及声闻、辟支佛所可度彼岸，是为菩萨具足六波罗蜜。”

“云何菩萨不为声闻意？”

佛言：“以声闻事非平等道故不为小意。何以故？亦非平等道故。”

“云何不厌？”

“厌者亦非平等道故弃舍不悔，悔者非平等道，初发意者便当施与亦不当惜。”

“云何菩萨不当作吾我想？”

“从本际以来不可见故，乃至众生有寿命想，从本以来亦不可见故。”

“云何菩萨不断所生见？”

“以诸法无有断截，从有本以来无所生故。”

“云何菩萨不为常见？”

“见法所不生者，亦无有常故。”

“云何菩萨不思念想？”

“以无有垢故。”

“云何菩萨不作种相？”

“以诸见不可得见故。”

“云何菩萨不入名色？”

“不见有形故。”

“云何菩萨不入五阴，亦不入性，亦不入衰？”

“其实不可得见故。”

“云何菩萨不入三界？”

“以三界亦无真故。”

“云何菩萨不作住处？”

“亦不与虚空作期无所依怙。何以故？无有形像故。”

“云何菩萨不入佛见？”

“不从所依得见佛故。”
“云何菩萨不与空净？”
“一切法空，空不与空净故。”
“云何菩萨具足于空？”
“其欲具足相者，是为具足空。”
“云何菩萨得无相证？”
“不念于诸相故。”
“云何菩萨得无愿智？”
“不著三界故。”
“云何菩萨净于三事？”
“具足十善故。”
“云何菩萨以慧具足哀念众生？”
“以大悲利之故。”
“云何菩萨无众生念？”
“欲净佛国故。”
“云何菩萨等观诸法？”
“以不高下诸法故。”
“云何菩萨得于道觉？”
“随诸法所觉而度脱之故。”
“云何菩萨得无所生忍？”
“得诸法所有无生无灭无所忍故。”
“云何菩萨得无所生慧？”
“知名色无所起故。”
“云何菩萨得一道之教？”
“无有二教故。”
“云何菩萨灭诸分别？”
“于诸法无所分部故。”
“云何菩萨不修转见？”
“以不转求罗汉、辟支佛意故。”
“云何菩萨转于垢浊？”
“灭诸所习漏故。”
“云何菩萨得灭诸垢而得清净？”
“所谓萨云若慧是。”
“云何菩萨而自调意？”

“不厌三界故。”

“云何菩萨而得灭意？”

“制六根故。”

“云何菩萨慧无有碍？”

“谓得佛眼故。”

“云何菩萨知情欲不坚固？”

“观六衰故。”

“云何菩萨能入众生意？”

“持一意悉知众生所念故。”

“云何菩萨游于神通？”

“从一佛国至一佛国，初无有佛国想故。”

“云何菩萨得佛国观？”

“于是国住遍见诸佛国，亦无佛国想故。”

“云何菩萨随其所见？”

“诸佛国土自成其国，住于遮迦越罗地，游诸三千大千国土故。”

“云何菩萨奉见诸佛？”

“以见法故是为见佛。”

“云何菩萨真见佛身？”

“逮法性故是为真见。”

“云何菩萨以智具足力？”

“已住世尊十力之地，便能具足众生力故。”

“云何菩萨能净佛国？”

“能净众生故。”

“云何菩萨如幻三昧？”

“所作随所应无有动转故。”

“云何菩萨常住三昧？”

“已得报应故。”

“云何菩萨入诸功德？”

“随其道法而度脱之故。”

“云何菩萨不复思议？”

“能自成立教授一切故。”

“云何菩萨所愿谐偶？”

“具足行六波罗蜜，是故谐偶。”

“云何菩萨知诸天、龙、鬼、神所知所言？”

“以辩才慧无所不了故。”

“云何菩萨得胞胎成就？”

“在所生常化生故。”

“云何菩萨居家成就？”

“生于豪贵家故。”

“云何菩萨父母成就？”

“得生刹利、婆罗门家故。”

“云何菩萨种姓成就？”

“得继过去诸菩萨种故。”

“云何菩萨宗亲成就？”

“以众菩萨为眷属故。”

“云何菩萨得生成就？”

“生时光明普遍无量国土，震动无量国土故。”

“云何菩萨出家成就？”

“菩萨出家时安诸无央数百千众生，满具足是三乘之愿故。”

“云何菩萨庄严佛树？”

“以黄金为树，七宝为枝叶，其枝叶光明悉遍照十方无央数刹土，是为佛树成就。”

“云何菩萨诸善功德成就？”

“菩萨摩诃萨净佛土净众生，是为成就净诸功德也。”

“云何十住菩萨名为如来？”

“用具足六波罗蜜，诸习绪尽得佛十八法，具足萨云若慧。须菩提，是故菩萨摩诃萨已得十住名为如来。”

“云何菩萨已住十地？”

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诃萨沤和拘舍罗，行六波罗蜜乃至三十七品，行十八法，过灭净地、种性地、八地、见地、薄地、灭淫怒痴地、已作地、辟支佛地、菩萨地。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过是九地便住佛地。须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十住之地，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摩诃衍三拔致。”问出衍品第二十二

佛告须菩提：“汝所问菩萨摩诃萨，从何所出衍中？当住何所者？今当说之。”

佛言：“当出三界随萨云若住而无所倚。何以故？摩诃衍与萨云若是法共，亦不别，亦不同，亦无形，亦非见，亦非碍一相，一相者谓无相。何以故？须菩提，无相之法亦不出亦非不出。

“须菩提，若无相法出者，法性亦当复出生；假令无相法出生者，如亦当

复出生；欲出生无相法者，为欲出生真际；若欲出生无相法者，为复欲出生不可思议性；欲出生无相法者，为复欲出生安隐之性；欲出生无相法者，为欲出生灭尽；欲出生无相法者，为欲出生灭尽之体；欲出生无相法者，为欲出生色空、痛想行识空。何以故？色空者，亦不出三界，亦不住萨云若，痛、想、行、识空亦尔。何以故？须菩提，色、色自空，痛想行识、识自空。

“欲出生无相法者，为欲出眼空，为欲出意空；欲出生无相法者，为欲出六衰及十二因缘空。何以故？六衰空者，亦不出三界，亦不住萨云若。

“欲出生无相法者，为欲出生梦、幻、炎、响、光、影；欲出生无相法者，为欲出生如来之所作化。何以故？梦、幻、炎、响、光、影及如来所化，亦不出三界，亦不住萨云若。何以故？梦以梦事空，炎事、幻事、响光事、影事乃至如来所化事皆自空。

“欲出生无相法者，为欲出生檀波罗蜜；欲出生无相法者，为欲出生尸波罗蜜、麁波罗蜜、惟逮波罗蜜、禅波罗蜜；欲出生无相法者，为欲出生般若波罗蜜。何以故？须菩提，六波罗蜜事，亦不出三界，亦不住萨云若。何以故？六波罗蜜、六波罗蜜空故。

“欲出生无相法者，为欲出生内外空；欲出生无相法者，为欲出有空无空。何以故？须菩提，内外空事至有无空事自空，亦不出三界，亦不住萨云若。何以故？内外空空乃至有无空空。

“欲出生无相法者，为欲出生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八正行；欲出生无相法者，为欲出生十八法；欲出生无相法者，为欲出生罗汉、辟支佛上至如来等正觉也。何以故？罗汉、辟支佛事上至佛，亦不出三界，亦不住萨云若。何以故？罗汉、罗汉事空，辟支佛、辟支佛事空，佛、佛事空。

“欲出生无相法者，为欲出生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果、佛果；欲出生无相法者，为欲出生萨云若；欲出生无相法者，为欲出生名相，欲出生行者，为欲出生设法教数。何以故？须菩提，名空及设教法行空空。何以故？名空空故。

“欲出生无相法者，为欲出生无所生、无所灭、无所著、无所断、无所有。

“以是故，须菩提，摩诃衍从三界出，住萨云若不动处。

“须菩提，汝所问衍住何所？”

佛言：“衍无所住。何以故？如诸法亦无所住，衍所住如无所住。譬如法性亦不住亦不不住，衍者不住亦不不住。无所生亦不住亦不不住，不生不灭，不著不断，无所有亦不住亦不不住，衍亦如是。何以故？法性事亦不住亦不

不住，法性事自空故，乃至无所有，无所有亦自空。须菩提，衍无所住。何以故？诸法无所住而住而不动。

“如须菩提所问，谁当出衍者？”

“无有从衍中出者。何以故？须菩提，所可出者及衍甫当出者，亦无所有，是亦不可见，诸法亦不可见当从何法出。何以故？吾我不可见故。乃至寿命知见之事从本至竟净，从我人至知见及法性，不可见如亦不可见，真际亦不可见至竟净，不可思议性、阴、衰不可见，六波罗蜜亦不可见至竟净，内外空至有无空亦不可见至竟净，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可见至竟净，从须陀洹至罗汉、辟支佛上至佛亦不可见至竟净，从须陀洹道至罗汉、辟支佛道上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可见至竟净，不生不灭、不著不断、无所有、不可见至竟净，过去、当来、今现在亦无所有至竟净，去住从此至彼亦无所有至竟净，增减亦不可见至竟净。何谁不生而不可见？法性不生不可见。何以故？法性亦不可见亦不不可见，如不可见无所见，空真际至般若波罗蜜无所有不可见，内外空至有无空无所见亦不可见，三十七品及十八法无所有不可见，从须陀洹至佛无所有不可见，从须陀洹道至佛道、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无所有不可见，无所生不可见至无所有，从无所有无所有不可见。何以故？须菩提，无所有不可见，初住地亦不可见，至十住地无所有不可见，无所有不可见至竟常净。何等为首住地、灭净地、种性地、第八地、见地、薄地、除垢地、所作已作地、辟支佛地、菩萨地、佛地？于内外空亦不见，初地不可见至内外空、有无空无所有，第二住地、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乃至第十，从内外空、有无空至第十住亦不可见。何以故？须菩提，从一住至十住亦无所有亦不可见至竟净，内外空至有无空、众生净无所有至竟净，内外空至有无空、佛国净无所有至竟净，内外空、有无空、五眼无所有至竟净。

“须菩提，如是菩萨摩訶萨以无所倚事，令诸法以摩訶衍出萨云若。” 叹衍品第二十三

须菩提白佛言：“唯，世尊，摩訶衍、摩訶衍者，出诸天、世间人、阿须伦之上。衍与空等如虚空，与无量无央数众生而作救护，以此世尊为摩訶衍。菩萨摩訶萨亦不见来时，亦不见去时，亦不见住处，摩訶衍如是，亦不见前后，亦不见中央。世尊，是故摩訶衍名为无有与等者，而无有双，是故名曰摩訶衍。”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须菩提，摩訶衍者，六波罗蜜是。复有摩訶衍，所谓诸陀罗尼门，诸三昧门、首楞严三昧，乃至虚空际解脱无所著三昧，是为菩萨摩訶萨摩訶衍。须菩提，复有摩訶衍，内外空乃至无有空，是为摩訶衍。复有摩訶衍，三十七品、佛十八法，是为菩萨摩訶萨摩訶衍。如须菩提

所言，摩诃衍者，出诸天、阿须伦、世间人民之上。

“须菩提，假令欲界其中所有实有，不异谛，不颠倒，有常坚强，亦不变易，非为空法，若当尔者，摩诃衍亦不能出过诸天、龙、阿须伦、世间人民上。

“须菩提，当知欲界劫尽烧时所有皆尽，无常、无强亦无坚固用，是故摩诃衍出过世间人民、诸天、阿须伦之上。若使色界亦当有常，常坚固者，摩诃衍亦不能出其上；用色界空无常，坚固亦当坏尽亦不久住，是故摩诃衍出过其上，至于无色界皆当灭尽亦如是。

“须菩提，若色湛然坚固，有常谛不颠倒为是坚固法者，摩诃衍亦复不能过诸天、阿须伦、世间人民上；用色无常、无强、坚固不谛颠倒故，摩诃衍出过其上。痛、想、行、识皆悉无常亦如是。若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细滑、法及十二因缘，湛然有常，坚强牢固，谛不颠倒常久安者，摩诃衍亦复不能出过其上；用诸法及十二因缘，无常、无坚、无强、无牢、无固、不谛、颠倒，皆如劫烧非安法故，摩诃衍德出过诸天、龙、鬼、神、世间人民上。

“须菩提，若法性中有所有者不为摩诃衍，以法性无所有故为摩诃衍；假令如、真际、不可思议体有所有者亦不为摩诃衍，以如、真际、不可思议体无所有故为摩诃衍。

“须菩提，若六波罗蜜有所有者不为摩诃衍，以六波罗蜜无所有故为摩诃衍，出过诸天、龙、阿须伦、世间人民上。若内外空及有无空有所有者不为摩诃衍，以内外空及有无空无所有故为摩诃衍，出过诸天、阿须伦、世间人民上。若三十七品及十八法有所有者不为摩诃衍，用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无所有故为摩诃衍，出过诸天、阿须伦、世间人民上。

“须菩提，若八辈地法、须陀洹法、斯陀含法、阿那含法、阿罗汉法、辟支佛法、阿惟三佛法、佛法有所有者不为摩诃衍，用八辈法从须陀洹至佛法无所有故为摩诃衍，出过诸天、阿须伦、世间人民上。

“须菩提，若八辈从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阿惟三佛佛有所有者不为摩诃衍，用种性从须陀洹上至佛无所有故为摩诃衍，出过诸天、阿须伦、世间人民上。

“须菩提，若诸天、阿须伦、世间人民有所有者不为摩诃衍，用诸天、阿须伦、世间人民无所有故为摩诃衍，出过其上。

“须菩提，若有菩萨摩诃萨，从初发意乃至佛坐，中间诸可所作，发意以来有所有者不为摩诃衍；用菩萨摩诃萨初发意以来乃至佛坐无所有故为摩诃衍，出过诸天、阿须伦、世间人民上。

“须菩提，若菩萨摩诃萨金刚慧有所有者，菩萨不觉诸习绪，不成萨云若；用金刚慧无所有故，菩萨觉诸习绪者成萨云若，以是故出过诸天、阿须伦、世间人民上。

“须菩提，若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三十二大士之相有所有者，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不能出诸天、阿须伦、世间人民上，无此威德神耀光明巍巍之事；用三十二相无所有故，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威德神耀光明巍巍，出过诸天、阿须伦、世间人民上。

“须菩提，若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光明有所有者，如来光明不能遍至十方恒边沙国土。须菩提，用光明无所有故，能遍照恒沙国土。

“须菩提，若八种声有所有者，如来音声不能周遍十方恒边沙无量国土。若佛法轮有所有者，如来不能转法轮——诸沙门、婆罗门、世间人民、诸天鬼神、诸魔、诸梵所不能转者。

“须菩提，若众生有所有者，如来不能为众生转法轮，令诸众生于无余泥洹界而般泥洹；以众生非物无所有故，是以如来为转法轮令得泥洹，当来者亦当复般泥洹。”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七衍与空等品第二十四

佛告须菩提：“如汝所言，衍与空等。如是，如是，实与空等。

“譬如虚空，亦不可知东，亦不知西，亦不知南，亦不知北，亦不知四维、上下。须菩提，如来衍者，亦无有东西南北，亦无四维、上下。

“须菩提，譬如虚空，无长无短，无方无圆，如来衍者亦如是。譬如虚空，亦不青黄，亦不赤白，亦不红缥，如来衍者亦如是。是故，须菩提，衍与空等，是故名为衍。譬如虚空，不过去，不当来，亦不现在，如来衍者亦如是，衍与空等。譬如虚空，不长亦不大，不增亦不减，如来衍者亦如是，是故衍与空等。

“须菩提，譬如虚空亦不著亦不断，如来衍者亦如是。譬如虚空不生亦不灭，亦不住亦无异，是故名为衍与空等。譬如虚空，亦不善亦不善，亦不言亦不语，衍亦如是不语亦不善，是故衍与空等。

“须菩提，譬如虚空，亦不见亦不闻，亦不有亦不识；衍者，亦不闻亦不见，亦不有亦不识，是故衍与空等。

“须菩提，譬如虚空，不思亦不觉亦不作证，亦不弃亦不念，衍亦如是。譬如虚空，亦不淫法亦不无淫，摩诃衍亦如是。

“须菩提，譬如虚空，亦不属欲界，亦不属形界，亦不属无形界，衍亦如是亦不属三界，是故衍与空等。譬如虚空，亦不初发意，亦不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亦不十住意，衍亦如是亦无十住意，是故衍与空等。譬如虚空，亦无须陀洹

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衍亦如是，是故衍与空等。

“须菩提，譬如虚空，亦非弟子地，亦非辟支佛地，亦非阿惟三佛地，衍亦如是，是故衍与空等。譬如虚空，亦非形色亦不非形色，亦非碍亦不非碍，亦非应亦不非应，衍亦如是，是故衍与空等。

“须菩提，譬如虚空，亦不有常亦不无常，亦非苦亦非乐，亦非我亦不非我，衍亦如是，是故衍与空等。譬如虚空，亦非空亦不非空，亦不相亦非不相，亦不愿亦非不愿，衍亦如是，是故衍与空等。

“须菩提，譬如虚空，亦不灭净亦不不灭净，亦非寂亦不非寂，衍亦如是，是故衍与空等。譬如虚空，亦不明亦不冥，衍亦如是。

“须菩提，譬如虚空，亦不可见亦非不见，衍亦如是，是故衍与空等。譬如虚空，亦无行亦无不行，衍亦如是，是故衍与空等。以是故，须菩提，摩诃衍与空等。

“如须菩提言，虚空覆护不可计阿僧祇人，摩诃衍亦如是。须菩提，众生无有绪，虚空亦无有绪；虚空无有绪，摩诃衍亦无有绪，当作是念，当作是知。须菩提，是故不可计阿僧祇人仰摩诃衍。何以故？须菩提，众生、摩诃衍、虚空俱无所有故。众生无有量，虚空亦无有量，摩诃衍亦不可限量。是故，须菩提，无量阿僧祇众生望摩诃衍。

“须菩提，虚空、摩诃衍、众生俱不可得见。须菩提，如众生无有限，虚空无有限，当作是知，摩诃衍亦无有限。众生无有绪，法性亦无有绪；如法性无有绪，虚空亦无有绪；如虚空无有绪，摩诃衍亦无有绪；如摩诃衍无有绪，无量无限亦无有绪；如无限无有绪，不可计亦无有绪。以是须菩提，不可计众生望摩诃衍。何以故？众生及法性、虚空、摩诃衍、阿僧祇、无有量、不可计皆不可得见。

“须菩提，如众生无绪，当知如来亦无绪；如佛无有绪，虚空亦无有绪；如虚空无有绪，当知摩诃衍亦无绪；如衍无绪，阿僧祇无有绪；如阿僧祇无绪，当知无量无限亦无绪；如无限无有绪，当知一切众生亦无有绪。如是，须菩提，不可计阿僧祇人皆仰摩诃衍。何以故？众生及佛、虚空、摩诃衍、阿僧祇、无量无限、一切诸法皆不可见。

“复次，须菩提，吾我绪乃至知见绪、实际绪、如实际绪，当如是知诸法绪。是故，须菩提，无央数阿僧祇人皆仰摩诃衍。何以故？众生及诸法皆不可见。

“须菩提，吾我众生绪及知见不可思议体，如不可思议当知五阴绪、诸法绪。须菩提，不可计阿僧祇人望摩诃衍。何以故？所谓吾我及诸法皆不可见故。

“须菩提，如吾我绪、知见绪，眼、耳、鼻、舌、身、意亦无有绪；如六情无有绪，当知诸法亦无有绪。如是，须菩提，不可计阿僧祇人皆仰摩诃衍。何以故？所谓吾我及诸法皆不可见故。

“须菩提，如吾我无绪，及知见亦无有绪，当作是知，六波罗蜜亦无有绪；如般若波罗蜜无绪，当知诸法亦无有绪。须菩提，是故无央数阿僧祇人皆仰摩诃衍。何以故？吾我及诸法皆不可见。

“须菩提，以吾我无绪，内外空无绪，及有无空亦复无绪；如有无空无端绪，诸法亦无端绪。以是故，不可计阿僧祇众生皆望摩诃衍。何以故？吾我及诸法皆不可见故。

“须菩提，吾我众生及知见无端绪，及三十七品、十八法亦无端绪，如十八法无端绪。须菩提，是故不可计阿僧祇人望摩诃衍。何以故？吾我诸法皆不可见故。

“须菩提，吾我无端绪，种性已办及诸法无有绪，是故不可计众生望摩诃衍。何以故？吾我及诸法皆不可见。

“须菩提，须陀洹无有绪，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上至佛萨云若及诸法无有绪，以是故一切众生望摩诃衍。何以故？吾我及诸法皆不可见。譬如泥洹性为一切众生而作覆护，是故摩诃衍为一切众生而作覆护。

“须菩提，所言摩诃衍，亦不见来时，亦不见去时，亦不见住处。何以故？诸法不动摇故。诸法亦不去，亦不来，亦无有住处。何以故？五阴性、五阴相、五阴事、五阴如，亦不来，亦不去，亦无住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细滑、识法性如事相，亦不来，亦不去，亦无住处；四大性如事相、识性空如事相，亦不来，亦不去，亦无住处；如、真际、不可思议性，亦不来，亦不去，亦无住处；六波罗蜜性如事相，亦不来，亦不去，亦无住处；三十七品、十八法性如事相，亦不来，亦不去，亦无住处；道及佛性如事相，亦不来，亦不去，亦无住处；有为无为性如事相，亦不来，亦不去，亦无住处。

“须菩提，如汝所言，摩诃衍亦不见东西南北、四维、上下者，名与三世等，是故为摩诃衍。须菩提，如汝所言审谛无异。何以故？过去世非世空，当来世非世空，现在世非世空，三世等等者空，摩诃衍、衍自空，菩萨、菩萨自空。

“须菩提，空者亦非数，亦非多，亦非少，是故菩萨摩诃萨、摩诃衍与三世等，无偶无只，无淫怒痴亦不离淫怒痴，亦不患亦不可见，善恶亦不可见，有常无常及与吾我亦不可见，苦乐我非我亦不可见，三界亦不可见，度三界亦不可见。何以故？其形事不可见故。过去色以过去色自空，当来色以当来色

自空，今现在色以现在色自空，痛、想、行、识亦尔。过去色空不可见，过去空空不可见，现在五阴色空尚不可见，何况当来过去五阴空而可见者？空亦不见五阴，五阴亦不见空。假令空能见五阴者，五阴亦当见空。

“须菩提，过去六波罗蜜亦不见，当来六波罗蜜亦不见，现在六波罗蜜亦不见，三世等六波罗蜜亦不见，等亦不见，三世等亦复不见等，等不见等故三世不见，过去、当来、今现在三十七品、十八法亦不见，三世等亦不见。

“须菩提，等亦不见，三十七品及十八法、过去、当来、今现在等亦不于三世不可见，于三世中亦不见三十七品及十八法，何况于三世等而可见者？”

“复次，须菩提，过去凡人、当来凡人、现在凡人亦不可见，三世等凡人亦不可见。何以故？众生本不可见故。过去、当来、今现在弟子、缘觉、菩萨、如来亦不可见，三世等弟子、缘觉、菩萨、如来众生本不可见故。

“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住般若波罗蜜中，当了三世事，当具足萨云若，是为菩萨摩訶萨三世等学摩訶衍。菩萨摩訶萨已住其中者，便过诸天、阿须伦、世间人民上，出萨云若。”

须菩提白佛言：“善哉！善哉！世尊，菩萨摩訶萨从摩訶衍中学，自致具足萨云若慧。过去十方诸菩萨，皆从是摩訶衍得成逮萨云若慧；当来十方诸菩萨，亦当从是摩訶衍中学得成逮萨云若；今现在十方无央数不可计诸菩萨摩訶萨，亦皆从是摩訶衍得成具足萨云若。是故菩萨摩訶萨摩訶衍。”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须菩提，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皆当从是衍中学成萨云若；已逮者、未逮者、甫当逮者，皆当从是摩訶衍中学具足萨云若慧。”合聚品第二十五

于是，邠耨文陀尼子白佛言：“唯，世尊，世尊使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乃说摩訶衍教为？”

须菩提白佛言：“唯，世尊，须菩提说摩訶衍教，将无离般若波罗蜜耶？”

佛言：“不也，须菩提，汝所说摩訶衍教者，顺从无违，不失般若波罗蜜教也。何以故？须菩提，诸所可有一切善法，及诸声闻、辟支佛法上至佛法，皆共合集于般若波罗蜜中。”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善法及声闻、辟支佛法、菩萨法、佛法皆共合在般若波罗蜜中？”

佛告须菩提：“所谓六波罗蜜、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贤圣八品道、三脱门、四无碍慧、大慈大悲、十种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无所望法、常等行，须菩提，是为善法、三十七品、声闻法、辟支佛法、菩萨法、佛法，是为合聚般若波罗蜜中。须菩提，所谓摩訶衍、六波罗蜜

、五阴、十二衰、十八性、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三脱门、善法、漏法、有为法、无为法、苦集尽道法、欲界、形界、无形界、内空、外空、所有空、无所有空、诸三昧门、陀邻尼门、佛十八法，如是如来所说法、教、律，法性及如、真际、不可思议性、泥洹，一切诸法亦不合亦不散，亦无有形亦不可见，亦无有对一相，一相者所谓无有相。以是故，须菩提，汝所说摩诃衍教与般若波罗蜜，其义顺从不相违错。所以者何？摩诃衍与般若波罗蜜无别无异，摩诃衍与三十七品至十八法亦复不别。摩诃衍则佛法，佛法则摩诃衍，是事一，无有二，亦不相违背。须菩提，以是故说摩诃衍教者，则为说般若波罗蜜。”不可得三际品第二十六

于是，须菩提白佛言：“菩萨摩诃萨，无有端绪，无有边际，亦无有底；色、痛、想、行、识，亦无有端绪，亦无有边际。当知菩萨亦复如是。欲言色是菩萨乎？非也。痛、想、行、识是菩萨耶？非也。”

须菩提言：“世尊，我都卢不见有菩萨，当为何谁说般若波罗蜜？当教何谁？”

须菩提言：“所谓菩萨，菩萨但字耳。世尊，譬如自言‘我有无之法不生’，云何色、痛、想、行、识不生？世尊，不生者，为非色亦非痛、想、行、识，尚无所生，当为谁说般若波罗蜜？亦不离于生处。见菩萨行道作是说者，菩萨闻是不恐、不怖、不悔、不怯，是为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

舍利弗问须菩提：“若使菩萨前后边际、中央际不可得，何以故色与菩萨俱无有边？云何色、痛、想、行、识为非菩萨？云何言都卢不见有菩萨？当为谁说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言菩萨但有字耳？何以故言我有无之法不生，五阴何以生？何以故言不生者为非五阴？云何言无生当教谁说般若波罗蜜？云何言不见有离生行菩萨道者？何以故言菩萨闻是不恐不怖为行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语舍利弗言：“用众生始终端绪不可得故，菩萨前后中央际不可得见。舍利弗，以众生空故，菩萨端绪亦不可得见；用众生寂故，菩萨端绪不可得见；用五阴无有边际，用五阴空，用五阴寂，用五阴不真故，是故菩萨端绪不可得见，以六波罗蜜无有底、无有边际故。何以故？舍利弗，空及五阴、菩萨等无异，是三事一无有二。是故，舍利弗，菩萨端绪不可得见。以六波罗蜜空寂不真，是故菩萨端绪不可得见。何以故？舍利弗，空本际亦不可见，末际亦不可得见，中际亦不可得见，空与菩萨俱亦不可得见。舍利弗，空、菩萨、端绪一无有二，是故菩萨端绪不可见；内空、外空及有无空边际不可见，是故菩萨端绪不可得见。

“复次，舍利弗，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皆无有端绪，佛法空，佛法寂，佛法不真，是故菩萨端绪不可得见。从六波罗蜜至佛十八法皆无有端绪，皆空

，皆寂，皆不真，是故菩萨端绪不可得、不可见。

“复次，舍利弗，诸三昧门、陀邻尼门皆无有端绪，皆空，皆寂，皆不真，是故菩萨端绪不可得见。

“复次，舍利弗，法性及如、真际、不可思议性皆无有端绪，空寂不真，是故菩萨端绪不可得见。

“复次，舍利弗，声闻、辟支佛、如来皆无有端绪，皆空，皆寂，皆不真，是故菩萨端绪不可得见。道、萨云若皆无有端绪，皆空，皆寂，皆不真，是故菩萨端绪不可得见。何以故？舍利弗，空始终端绪中边皆不可得见，故菩萨亦不可得见。舍利弗，空、五阴、菩萨是三事皆一，无有二法，是故菩萨端绪不可见。如舍利弗所问，五阴无有底故，当知菩萨亦无有底。”

须菩提言：“五阴如虚空，虚空亦无边、亦无际、亦不可量、亦无有底，但以名字为虚空耳。舍利弗，色空无有边际，痛想行识、识空无有边际亦不可得见。是故，舍利弗，虚空底、五阴底、菩萨底亦不可得见。十二衰、十二因缘、三十七品、佛十八法此诸法端绪、菩萨端绪皆不可得见，皆无有边际故。”

须菩提言：“舍利弗，所问五阴是菩萨耶？不可得见亦无边、亦无际、亦不可量、亦无有底，但以名字为虚空耳。舍利弗，色空无有边际，痛想行识、识空无有边际亦不可得见。是故，舍利弗，虚空底、五阴底、菩萨底亦不可得见。十二衰、十二因缘、三十七品、佛十八法，此诸法端绪、菩萨端绪，皆不可得见，皆无有边际故。”

须菩提言：“舍利弗所问五阴是菩萨耶？不可得见，是故五阴与菩萨皆不可得见。舍利弗，六波罗蜜、六波罗蜜自空，内外空、内外空自空，乃至有无空、有无空自空，三十七品、三十七品自空，乃至佛十八法、十八法自空，如及真际、不思議性、陀邻尼三昧门、萨云若、道事、声闻、缘觉、佛、佛义各各自空。舍利弗，如来五阴空，亦不有亦不可见。以是故，舍利弗，是故菩萨五阴不可得见。舍利弗所问，何以故菩萨不可见、不可得？当为何谁说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语舍利弗：“色不见色，色亦不见痛，痛亦不见色，痛亦不见行，行亦不见痛，痛亦不见想，想亦不见痛，想亦不见识，识亦不见想，色、痛、想、行、识亦如是。眼眼亦不有亦不可见，至意意亦不有亦不可见，眼识、意识亦不有亦不可见，眼触至意意触至因缘故亦不有亦不可见，至六波罗蜜亦不有亦不可见，内空、外空至所有空、无所有空、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亦不有亦不可见，诸三昧门、陀邻尼门亦不有亦不可得见，从须陀洹法至罗汉法亦不有亦不可见，十住亦不有亦不可见，道法、萨云若法亦不有亦不可见，须陀洹

至罗汉、辟支佛及佛亦不有亦不可见，至教法亦不有亦不可见。舍利弗，以诸法无所有不可见，菩萨不可见，以是故无所教。”

须菩提语舍利弗：“如所问，何以故但以字为菩萨者？字法但以名字假号为菩萨耳，以是故但字为菩萨也。色、痛、想、行、识亦复假号有字耳，诸有名者亦无色、痛、想、行、识。何以故？空无有真名故。若使空者非是菩萨，是故言但以字为菩萨耳。

“复次，舍利弗，六波罗蜜者但字耳，六波罗蜜亦非字，字亦非六波罗蜜。何以故？字、菩萨、诸波罗蜜俱等不可见故，是以菩萨但以假号为字耳。舍利弗，内外空、有无空亦但以字著耳，字亦非空，空亦非字。何以故？字空、内外空乃至有无空俱不可见故。舍利弗，是故但以字为菩萨耳。舍利弗，三十七品至十八法亦假名与字耳，诸三昧门、陀邻尼门亦复如是，乃至萨云若普皆如是。

“如是，舍利弗所问，何以故名为吾我至本无所生？从本已来至于吾我，亦不可得见，当那得生？从有生、有命至于知见，常不可见，当那得生？从有名以来五阴不可见知，当那得生？从六情至十二因缘起亦不可见，何况有生？六波罗蜜亦不可见，何况有生？从内外空及有无空常不可见，何况有生？从有名以来三十七品及十八法亦不可见，当从何生？从有名以来诸三昧门、陀邻尼门亦不可见，当从何生？从有名已来声闻、辟支佛及佛亦不可见，当从何生？舍利弗，是故名为吾我，诸法皆不生故。

“复次，舍利弗，如所问诸法有无之事，无有作者。”

舍利弗问须菩提：“何等所有无有作者？”

须菩提言：“五阴所有无有作者，六情内外至于十二缘起所有亦无作者，六波罗蜜所有亦无作者。以是因缘，舍利弗，诸法亦不有亦不无。复次，舍利弗，一切诸法皆悉无常无能坏者。”

舍利弗问须菩提：“何等诸法无有常无能坏者？”

答言：“五阴无有常无能坏者。何以故？无常无所有消尽，是故诸法无常无能坏者。乃至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已记法、未记法无常无能坏者。舍利弗，无常无所有消尽，以是故诸法无常无能坏者。舍利弗，诸法亦不聚亦不散。”

舍利弗言：“何等不聚？何等不散？”

须菩提言：“五阴不聚不散。何以故？性自尔。乃至善法、恶法、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亦不聚亦不散。何以故？性自尔。以是故，诸法亦不有亦不无。舍利弗，所问五阴无所生者，用五阴六衰无有作者，不见有作者故。诸法皆无有作者，以是故无所生。

“舍利弗，所问无所生非五阴者，以五阴性自空故，不生亦不灭亦不住，乃至有为性性空故。性自空者，亦不起亦不灭亦不住，是故无所生非五阴。

“舍利弗，所问无所生为谁说般若波罗蜜者，若无所生为非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亦非无所生，无所生、般若波罗蜜一法无有二，是故言当为谁说般若波罗蜜。

“舍利弗，所问亦不离五阴生行菩萨道者，无所生则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则是无所生，无所生则是五阴，五阴则是无所生，而不别是法亦不二。舍利弗，是故亦不离生行菩萨道也。

“舍利弗，所问云何闻是不恐不怖为行般若波罗蜜者，菩萨摩訶萨见诸法皆空如梦、如幻、如炎、如响、如影、如化，以是故菩萨闻是教不恐不怖。”

须菩提白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作是观，是时亦不见色，亦不入色，亦不生色，亦不住色，亦不言是色；痛、想、行、识亦不见识，亦不入识，亦不生识，亦不住识，亦不言是识；眼、耳、鼻、舌、身、意亦不见，亦不入，亦不生，亦不住，亦不言是我所；六波罗蜜亦不见，亦不入，亦不生，亦不住，亦不言是我所；内外空至有无空亦不见，亦不入，亦不生，亦不住，亦不言是我所。

“世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至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见，亦不入，亦不生，亦不住，亦不言是我所；诸三昧门、陀邻尼门，亦不见，亦不入，亦不生，亦不住，亦不言是我所。何以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色，乃至萨云若亦无所见。

“世尊，不生色者为非色，亦不生痛、想、行、识者为非识，不生六衰者为非六衰，不生六波罗蜜者为非六波罗蜜，六波罗蜜至无所生一法无二。不生内外空为非空，不生有无空为非空，有无空及无所生一法耳无二。

“世尊，三十七品不生为非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不生为非十八法，无所生及佛十八法一法无二。

“世尊，无所生一法耳，亦非二，亦非三，亦非四，亦非五，亦不若干数，是故佛法、无所生法一法无二。

“世尊，如及不思議性不生者，为非如，为非不思議性，不生道者为非道，不生萨云若者为非萨云若，无所生、萨云若一法无二。

“世尊，无所生亦不一有若干数，是故不生。萨云若者为非萨云若，灭色者为非色，灭色者是一法无有二。

“世尊，灭者一无有二，是故灭色者为非色，灭痛、想、行、识者为非识，是故生识者为非识，内空、外空至有无空及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如是。

“世尊，是为灭非若干也，从识至萨云若亦如是，是为行般若波罗蜜。”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八问观品第二十七

舍利弗问须菩提言：“菩萨摩訶萨，云何行般若波罗蜜而观诸法？何为为菩萨？何为为般若波罗蜜？何为为观？”

尊者须菩提语舍利弗言：“如所问何为为菩萨？菩萨者为道士也，故名为菩萨，以道故知诸法事而无所入。”

问曰：“知何等诸法事？”

答曰：“知色事不入色，知痛、想、行、识事不入识，尽知佛十八法事不入十八法。”

舍利弗问：“何为为诸法事？”

须菩提言：“所可名者，诸法之貌——色、声、香、味、细滑、法，内法、外法、有为无为法像貌，所可名者是为诸法事也。舍利弗，所问何为为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者名为远离。”

问曰：“何以故名为远离？”

须菩提言：“远离五阴，远离十八性，远离六衰，远离檀波罗蜜至禅波罗蜜，远离内外空至有无空，远离三十七品至十八法，是名为远离。远离萨云若，远离萨云若事，尊者舍利弗，是故名为远离般若波罗蜜。”

“舍利弗，所问何为为观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亦不观五阴有常无常，亦不观五阴苦乐，亦不观五阴有我非我，亦不空亦非不空，亦不相亦非不相，亦不愿亦非不愿，亦不灭亦非不灭，亦不寂亦非不寂，亦不作是观，至六波罗蜜，从内外空至有无空，及佛十八法亦复如是。诸三昧门、陀邻尼门至萨云若，乃至灭不灭，亦不作有常无常观。舍利弗，行般若波罗蜜菩萨当作是观。”

舍利弗问尊者须菩提：“何以故贤者作是言，五阴无所生为非五阴，乃至萨云若无所生为非萨云若？”

须菩提报言：“五阴空，空非五阴，是故五阴无所生为非五阴；六波罗蜜空，空亦非六波罗蜜亦非生，是故六波罗蜜无所生为非六波罗蜜；从内外空至有无空亦复如是，从三十七品至佛十八法亦复如是，萨云若亦复尔。以是故，五阴无所生为非五阴，五阴亦非生，乃至萨云若亦无所生。”

舍利弗问须菩提：“何以故言五阴不二为非五阴，乃至萨云若不二为非萨云若？”

须菩提报言：“五阴不二亦不合亦不散，亦无有形不可见一相，一相者则无相。萨云若亦如是，以是故五阴无有二不为五阴，萨云若无有二不为萨云若。”

舍利弗问：“何以故五阴无有二为作数，乃至萨云若无有二为作数耶？”

须菩提言：“无所生及五阴无有二，五阴则是无所生，无所生则是五阴

，以是故五阴无有二为作数耳，乃至萨云若亦无有二为作数耳。”

须菩提白佛言：“菩萨学般若波罗蜜观是法时，见五阴无所生常净故，见吾我亦无所生常净故，见檀波罗蜜至般若波罗蜜亦无所生常净故，见内外空至有无空亦无所生常净故，见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无所生常净故，见诸陀邻尼三昧门亦无所生常净故，见萨云若无所从生常净故，见凡人、凡人法亦无所生常净故，见须陀洹、须陀洹法、斯陀含、斯陀含法、阿那含、阿那含法、阿罗汉、阿罗汉法、辟支佛、辟支佛法，见菩萨、菩萨法，见佛、佛法，皆无所生常净故。”

舍利弗问：“如我从须菩提所闻，五阴为无所生，乃至道亦无所生，佛法亦无所生，亦无所逮得；须陀洹至阿罗汉、辟支佛亦复不逮，菩萨亦无所逮得，萨云若亦无所逮得。菩萨摩訶萨无所逮得萨云若者，为坏五趣，是为菩萨不于五趣中得道？”

舍利弗言：“若使诸法无所生，云何须陀洹三应灭而念成道，斯陀含三垢薄而念成道，阿那含五应灭而念成道，阿罗汉灭上五所得，辟支佛以因缘觉故而念成道？何以故菩萨作勤苦行，代众生受勤苦？为何等故如来无所著得等正觉转法轮乎？”

须菩提言：“舍利弗，我亦不使无所生法有所逮得，我亦不使无所生得须陀洹道、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道，我亦不使菩萨有勤苦行，菩萨行亦无有勤苦想。

“舍利弗，菩萨亦不觉苦想。何以故？舍利弗，不可从觉苦想能为不可计阿僧祇众生作本。菩萨于众生如父想、如母想、如子想、如身想无所有，菩萨于内外法当作是想，当作是念所言‘我及一切众生亦不有亦不可见’，于内外法当作是念，作是想念不起勤苦想。何以故？一切无所有故。世尊于无所生、非我所能令得如来，阿惟三佛亦无所生，如来不从无所生逮转法轮。”

舍利弗问尊者须菩提言：“欲使从无所生逮得，欲使从有所生逮得？”

须菩提言：“我亦不使从无所生逮得，亦复不使从有所生逮得。”

舍利弗言：“如所言为无所逮、无所得耶？”

须菩提言：“有所逮，有所得，不以二世俗之事有逮有得，但以世事故有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有佛。欲论最第一者，无有逮，无有得，从须陀洹上至佛，亦无逮，亦无得。”

“云何，须菩提，但以世事故有逮有得，坏五趣者亦复如是耶？”

须菩提言：“以世俗事故有逮有得，以世俗事故有五趣教。何以故？舍利弗，最第一法无有生死，无有善恶之报，亦无断，亦无著。”

舍利弗言：“云何，须菩提，无所生有所生耶？有所生有所生乎？”

须菩提报言：“我亦不使无所生有所生，亦不使有所生有所生也。”

舍利弗言：“为欲使何所无所生法有所生？”

须菩提言：“我不令五阴有无空有所生，乃至道有无空亦不令无所生。”

舍利弗言：“不生为生耶？生为生乎？”

须菩提言：“生亦不生，不生亦不生。何以故？诸可有所生、无所生一耳，亦不别，亦无形，不可见不可得一相，一相者则无所有之貌。是故，舍利弗，有所生亦不生，无所生亦不生。”

舍利弗言：“当说无所生无所生法，说有所生无所生法，我乐欲闻。”

须菩提言：“恣所乐。何以故？舍利弗，所可无所生法、所可有所生法，无所乐。所问无所生，无所生是诸法亦不合、亦不散、亦无形、不可见不可得一相，一相者则无相。”

舍利弗言：“所生亦复无所生，所乐亦复无所生，法亦无所生，所报亦复无所生。”

“如是，如是，舍利弗，诸法皆无所生。何以故？五阴无所生，六情亦无所生，六性——地、水、火、风、空、识——是六性亦无所生，身口意行亦无所生，至萨云若亦无所生。是故，舍利弗，所报亦无所生法，所因缘乐闻皆无所生。”

舍利弗言：“如尊者须菩提，为是法师之上。何以故？随所问能发遣。何以故？于诸法无所依。”

舍利弗问长老须菩提：“诸法云何无所依？”

答言：“舍利弗，色性空，亦不依内，亦不依外，亦不依两中间；痛、想、行、识性空，亦不依内，亦不依外，亦不依两中间；六情、十二衰性空，亦不依内外中间；六波罗蜜性空，亦不依内外中间；从内外空至有无空性，亦不依内外中间；三十七品至佛十八法性空，亦不依内外中间；诸法性皆空者，亦不依内外中间。舍利弗，是故无所依，是故行六波罗蜜菩萨，能净五阴至萨云若。”

舍利弗问须菩提：“云何菩萨行六波罗蜜净菩萨道？”

答言：“舍利弗，亦有道檀波罗蜜，亦有俗檀波罗蜜，至般若波罗蜜亦有道亦有俗。”

复问：“何等为俗檀波罗蜜？何等为道檀波罗蜜？”

答言：“菩萨住于布施，若有沙门、婆罗门，若有贫穷、疾病、形残，随其所索——城、国、珍宝、衣被、饮食、妻子、眷属、头、目、肌肉、髓、脑、骨、血——一切所有皆给与之，所可与者有所依倚，作是念言‘我与，彼受，我不嫉他人受’，言‘我是施主’，言‘我与一切’，言‘我随佛教’，言

‘我行檀波罗蜜’，虽作是施与而有所倚所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与众生共之，以是施与欲令众生于无余泥洹而般泥洹，虽布施有三碍意。何等为三？有我想，有彼想，有施想，是为三碍。是为世俗布施。何以故？名为世俗布施，以不能离世俗亦不出世俗事故，是为世俗布施。

“何等为道施？以三事净。何等为三？菩萨布施亦不自见，亦不见受者，不望其报。是为菩萨于三事净。舍利弗，菩萨布施施与众生，亦不倚众生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见有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之兆，是为道檀波罗蜜。何以故名道檀波罗蜜？道檀波罗蜜者，胜出胜于世间故。从檀波罗蜜至般若波罗蜜，世俗有所依，道无所依。”

须菩提言：“是为菩萨行六波罗蜜净菩萨道。”

舍利弗问须菩提：“何等为菩萨摩訶萨道？”

答言：“三十七品是菩萨摩訶萨道；空、无相、无愿三脱门，内外空乃至有无空，诸三昧门、陀邻尼门，佛十种力、四无所畏，佛十八法、四无碍慧、大慈大悲，是为菩萨摩訶萨道。”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须菩提，是何等波罗蜜功德力？”

须菩提言：“是般若波罗蜜功德力。何以故？般若波罗蜜者，诸善法功德之母；般若波罗蜜者，悉持三乘之法。诸过去佛世尊皆行般若波罗蜜，自致成阿惟三佛；当来诸佛世尊亦行般若波罗蜜，自致成阿惟三佛；现在十方恒边沙国诸佛世尊，亦行般若波罗蜜自致成阿惟三佛。”

须菩提言：“若闻说般若波罗蜜不疑不惧，当知是菩萨能行菩萨道不舍众生，能为一切众生作护，亦无所倚终不离是念——所谓大慈大悲之念。”

舍利弗复问：“欲使菩萨不舍大慈大悲之念，不离是者，以为一切众生皆当为菩萨。何以故一切众生终不离是念？”

须菩提赞言：“善哉！善哉！舍利弗，我已觉知所讯来迹，我当受之。如众生无所有，念亦无所有，有无亦无所有；如众生寂，念亦复寂；如众生空，念亦复空；如众生无所觉，念亦无所觉；如五阴无所有，念亦无所有；如五阴无有实，如五阴空，如五阴寂，如五阴无所觉，当知念亦无所觉，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细滑、法、地、水、火、风、空、识亦尔；六波罗蜜空，内外空至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陀邻尼门、诸三昧门及萨云若、萨云若事乃至道与念等无所有，如道无所觉，念亦无所觉。舍利弗，我欲使菩萨不离是行念。”

于是，世尊赞叹须菩提言：“善哉！善哉！为诸菩萨摩訶萨说般若波罗蜜行，当如是如须菩提所言，如须菩提承佛威神说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亦当如是如须菩提所说。”

须菩提说是般若波罗蜜品时，三千大千刹土六反震动，前没后涌，前涌后没，八方上下皆悉如是。佛因是事便笑。

时，须菩提叉手白佛言：“世尊，何因缘笑？”

佛告须菩提：“今我说般若波罗蜜，东方恒边沙不可计诸佛亦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十方诸如来等正觉无所著者亦复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

须菩提说是般若波罗蜜时，十二那术亿天及人、阿须伦，皆得无所从生法忍。十方诸佛说般若波罗蜜时，不可计阿僧祇众生，皆发无上正真道意。无住品第二十八

尔时，三千大千刹土诸四天王与无央数亿百千诸天子皆来共会，诸释提桓因与诸无数亿百千诸天皆共来会，须炎天子上至首陀会天其中诸天各各与无数若干亿百千天子皆来共会。从四天王至首陀会天，诸天功德光明巍巍，虽尔不如世尊最下光明百千万倍、巨亿万倍，诸天光明及阎浮檀宝之光明悉不现也。诸天在佛边其形体光明如烧炷，是故诸天光明即不复现。

释提桓因白尊者须菩提：“今是三千大千刹土诸四天王、诸首陀会天，欲听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教菩萨云何住般若波罗蜜？何为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当云何行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报释提桓因言：“拘翼，今当承佛威神，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当为菩萨如所应住说。是诸天子未发意者，今当应发菩萨心。已住于道检者，力不堪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何以故？为生死界作障隔故。假令是辈能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我亦代其欢喜从上转尊，我终不中道断其功德。

“拘翼，何为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诃萨当持应萨云若意，当念色无常苦空非身、老病忧患、恼结裁聚、转变坏败、恐惧斗讼、不可恃怙，菩萨当念是亦无所倚；痛、想、行、识、六情、六性，皆当念是苦，净亦无所倚；当念五阴净，当念六情、六性净寂。以萨云若意当知从痴有爱习，十二因缘亦无所倚，当复念灭痴爱十二因缘得灭众苦亦无所倚。

“复次，拘翼，菩萨摩诃萨以萨云若意当念三十七品亦无所倚，亦当念乃至佛十八法亦无所倚。

“复次，拘翼，菩萨摩诃萨以萨云若意，行檀波罗蜜、尸波罗蜜、羸波罗蜜、惟逮波罗蜜、禅波罗蜜亦无所倚。

“如是，拘翼，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作是观，使法法相续、法法相得，皆使具足。菩萨于念亦无吾我，若作异念不应道念。

“拘翼，以不等念意于道亦不可见，亦不可得道，无意、念意亦不可得，亦不可见。

“拘翼，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观，于诸法无所得。”

释提桓因言：“耆年须菩提！云何念意不与道意同？云何道意不与念意同？云何道意、念意俱不可得、不可得见？”

须菩提言：“拘翼，所念意不成意，道意亦非意，亦不成意，不持非意，念非意，意则是非意，非意亦是意，是为菩萨摩訶萨般若波罗蜜。”

于是，佛叹须菩提言：“善哉！善哉！如汝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教劝助之意。”

须菩提白佛言：“唯，世尊，我当报恩，不得不报恩。我当报过去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恩，及弟子劝助安立诸菩萨等。世尊尔时亦学六波罗蜜得阿惟三佛，世尊，我等亦当复劝助安立诸菩萨学六波罗蜜，亦当使成得阿惟三佛。”

须菩提言：“拘翼，听我说菩萨摩訶萨住般若波罗蜜，如住亦不住，五阴、五阴空，菩萨、菩萨空，五阴空、菩萨空一空无有二。拘翼，菩萨当作如是住般若波罗蜜。

“拘翼，六情、六情空，菩萨、菩萨空，六情空、菩萨空等无有异。六性、六性空，菩萨、菩萨空，六性空、菩萨空等无有异。菩萨摩訶萨当作是念，于般若波罗蜜当作是住。

“复次，拘翼，十二因缘、十二因缘空，灭十二因缘、灭十二因缘空，菩萨、菩萨空，十二因缘、十二因缘灭空、菩萨空一空无有二。

“拘翼，菩萨摩訶萨于般若波罗蜜当作是住，六波罗蜜、六波罗蜜空，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诸三昧门、陀邻尼门、声闻乘、辟支佛乘亦尔，菩萨、如来、萨云若亦尔，菩萨空、萨云若空一空无二。菩萨于般若波罗蜜当作是住。”

释提桓因言：“云何，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不于般若波罗蜜中住？”

须菩提言：“拘翼，菩萨不住五阴有所倚，亦不住六情有所倚，不住于六情有所倚，从三十七品至萨云若皆不住有所倚，从须陀洹至阿罗汉、辟支佛上至佛皆不住有所倚。从五阴至萨云若是为不住亦无所倚，从须陀洹至佛亦不住有所倚。五阴无常不当于中住，五阴有常不当于中住，五阴苦乐不当于中住，净不净不当于中住，我非我不当于中住，空不空不当于中住，灭不灭不当于中住，寂不寂不当于中住有所倚。须陀洹不具足故不当于中住，至佛不具足故不当于中住，须陀洹成就德能福一切不当于中住，上至佛成就德能福一切不当于中住。

“复次，拘翼，菩萨初地不当于中住，至第十地不当于中住有所倚也。从初地言‘我当具足檀波罗蜜’不当于中住，于尸波罗蜜、麁波罗蜜、惟逮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不当于中住有所倚，‘我当具足成就三十七品’不

当于中住有所倚，菩萨道不当于中住，‘我从菩萨道至阿惟越致地住’不当于中住，菩萨具足五通不当于中住有所倚，住菩萨神通已言‘我当游无量阿僧祇佛国，见诸佛如来听受法教已，转复教授一切众生’亦不当于中住有所倚，言‘我亦当变化作如诸佛如来世界所有’亦不当于中住有所倚也，般若波罗蜜不当于中住有所倚也，‘我当教授众生至道’亦不当于中住，‘我当供养无央数阿僧祇诸佛，持诸幢幡、香华、缯盖无央数亿百千张叠’不当于中住，‘我当成就无央数阿僧祇众生，令得阿耨多罗三耶三佛’亦不当于中住，‘我当具足五眼——肉眼、天眼、法眼、慧眼、佛眼’亦不当于中住，‘我皆当起诸三昧’亦不当于中住，亦不当愿言‘我得是三昧时当于中游戏’亦不当于中住，具足陀邻尼门不当于中住，‘我当具足四无碍慧、四无所畏、佛十种力、佛十八法’亦不当于中住，‘我当具足四等心、大慈大悲’亦不当于中住，‘我当具足三十二大士之相、八十种好’不当于中住有所倚也，住八辈事成就信要法要不当于中住，须陀洹至第七不当于中住，斯陀含一种不当于中住，道等不当于中住，命终垢尽不当于中住，须陀洹中道般泥洹不当于中住，斯陀含未断诸苦本不当于中住，得阿那含道意不当于中住，于阿那含中中道般泥洹不当于中住，得阿罗汉证成阿罗汉从是间于无余泥洹而般泥洹不当于中住，辟支佛不当于中住，过罗汉、辟支佛至菩萨地不当于中住，道事慧不当于中住有所倚也，以众事成阿惟三佛不当于中住，从次诸垢消尽不当于中住，成如来等正觉无所著当转法轮不当于中住，‘我当为佛事度不可计一切众生’不当于中住，以四神足于三昧住命恒边沙劫不当于中住，‘令我寿命无有数’不当于中住，于三十二大士之相一相成百福功德不当于中住，‘使我一佛国大如十方恒边沙佛国’不当于中住，‘使我三千大千刹土尽作金刚’不当于中住，‘使我佛树中出香，一切众生闻其香者无有三毒，不起声闻、辟支佛意。有闻是香者，身病、意病皆悉除愈。令我佛土不闻五阴色痛想行识、六波罗蜜之声’不当于中住，‘令我佛国不闻三十七品及十八法，不闻须陀洹上至佛之声’不当于中住。何以故？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成阿惟三佛，于诸法亦无所得。如是，拘翼，菩萨于般若波罗蜜无所倚住。”

尔时，尊者舍利弗意念：“菩萨摩訶萨当云何住？”

须菩提知舍利弗意所念，便问舍利弗：“于意云何？诸佛为住何所？”

舍利弗报言：“诸佛无所住，不任意有所止，亦不于五阴住，亦不住于成就，亦不住于不成就，亦不住于有为无为，不于十八法、萨云若有所住。”

须菩提言：“菩萨摩訶萨住般若波罗蜜中，当如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住如不住。菩萨当作是住，住无处所住。”

于是，会中有天子作是念：“诸阅叉所语所说悉皆可知，尊者须菩提所说

般若波罗蜜教了不可知。”

须菩提知诸天子意所念，语诸天子言：“不解不知耶？”

诸天子言：“尔，须菩提，实不解不知也。”

须菩提语诸天子言：“我所说者，常不见一字，教亦无听者。何以故？般若波罗蜜者，非文字，亦无听闻。何以故？诸天子，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道亦无文字。诸天子，譬如如来化作佛作四辈弟子，作是化已，为说诸法。于诸天子意云何？是颇有教有说，宁有受者不？”

诸天子言：“唯，须菩提，是无所有。”

须菩提言：“诸法譬如化，亦无所说者，亦无受者，亦无知者。譬如士夫梦中见佛，佛为说法。于意云何？有说有受者不？”

诸天子言：“无说无受。”

须菩提言：“诸法如幻，无说无受亦无所有。譬如有二人，于彼深涧各住一面，俱发音声赞叹佛法及比丘僧，其声音响宁展转相知不？”

诸天子言：“响无所知。”

“譬如绝工幻师，于四衢道化作如来及四辈众而说于法。诸天子，于意云何？宁有说、有教、有受者不？”

诸天子报言：“实无所有。”

诸天子复念：“今须菩提敷演般若波罗蜜，其事甚深，所教转深，所说转妙。”

须菩提语诸天子言：“色亦不深亦不微妙，不以五阴故微妙也。六情从内外空及有无空，乃至六波罗蜜、佛十八法皆如是。诸三昧门、陀邻尼门至萨云若，亦不深亦不妙，不以萨云若故深妙。”

诸天子意念：“是中所说，亦不说五阴、六情，亦不说六波罗蜜，亦不说内外空及有无空，亦不说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说须陀洹道，亦不说阿罗汉、辟支佛道，亦不说文字，是事云何？”

须菩提报言：“如是，如是，诸天子。诸如来道者，皆无所得，亦无所说，是故诸法亦无说者，亦无闻者，亦无受者，亦无得者。”

须菩提言：“诸天子，欲住须陀洹道者，取须陀洹证者，若住罗汉、辟支佛上至佛欲取证者，作是住者，终不得是忍。菩萨从初发意以来，无所说，无所闻，当作是住。”如幻品第二十九

尔时，诸天子意念：“我等当云何从须菩提听受其教？”

尊者须菩提知诸天子意所念，语诸天子言：“今诸会者观听我所说，当如幻化人所听受，亦无所受，亦无所见，亦不作证。”

诸天子言：“云何，须菩提，众生为如幻化耶？来会者亦如幻化耶？”

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众生如幻，会者亦如幻，吾我亦复如幻如梦，五阴如幻如化，六情识触如幻如化，内外空及有无空如幻如梦，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如幻如化，须陀洹道上至于佛三耶三佛亦复如幻。”

尔时，诸天子问须菩提：“云何乃至佛亦复如幻如梦？”

须菩提言：“我说至佛亦复如幻。若复有法胜于泥洹者，我亦复言如幻。诸天子，梦幻化是一耳无有二。”

是时，舍利弗、大目犍连、摩诃拘絺罗、摩诃迦旃延、邠耨文陀尼子、大迦叶等与无央数菩萨，是诸大众俱问须菩提言：“般若波罗蜜甚深！甚广！难晓！难了！难见！难解！谁能遏截是者？”

是时，阿难语众弟子、诸菩萨言：“般若波罗蜜者是深妙法，甚广！难见！难解！难了！不可思议！唯有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具足见谛阿罗汉，前世于无央数诸佛所而作功德，与善知识相随者，善男子、善女人有大智慧，如是辈人闻深般若波罗蜜乃能信乐终不能遏绝。不以空分别五阴，不以五阴分别空；亦不以五阴分别无相无愿，不以无相无愿分别五阴；亦不以无所生、无所灭分别五阴，不以五阴分别无所生、无所灭；亦不以寂净分别五阴，亦不以五阴分别寂净；乃至六情及诸缘起亦复如是，从檀波罗蜜至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从内外空至有无空亦复如是，从三十七品至佛十八法亦复如是。诸三昧门、陀邻尼门不以分别五阴，不以五阴分别三昧门、陀邻尼门；从须陀洹至罗汉、辟支佛乃至萨云若亦不以分别空，不以空分别萨云若；亦不以无相无愿分别萨云若，亦不以萨云若分别无相无愿；不以具足不具足性分别空，不以空分别具足不具足性；至无相无愿亦复如是，不以无所生、无所灭分别寂净，不以寂净分别五阴。”

须菩提语诸天子言：“是甚深般若波罗蜜，极有智者不能遏绝。何以故？法无有忧者，亦无有戚者，若无忧无戚，众生亦无能遏绝者。”

舍利弗语须菩提言：“般若波罗蜜，为广说三乘之教及菩萨总持之教，从初发意至十住道地教，至六波罗蜜、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菩萨摩诃萨悉总持之教，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化生也，不耗于神通游诸佛国，随其所欲所作善本供养诸佛即得如愿，从诸世尊所听受法，至萨云若初不断绝，未曾离三昧时，当为无所挂碍辩、不可断绝辩、如所应辩、利辩、义辩、一切最辩。”

须菩提言：“如是，如是，如舍利弗言，广说三乘及菩萨乘，大乘菩萨摩诃萨所得最辩亦无所倚，亦不倚吾我，知见、寿命，五阴亦无所倚，从檀波罗蜜至般若波罗蜜亦无所倚，从内外空及有无空亦无所倚，从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至萨云若慧亦无所倚。”

舍利弗言：“何以故于般若波罗蜜说三乘之教而无所倚？何以故说菩萨总

持？何以故得最妙之辩而无所倚？”

须菩提言：“从内空乃至三乘，皆从般若波罗蜜教出亦无所倚；从外空至有无空，广说三乘之教亦无所倚；从内外空所说教及菩萨，总说一切世间最妙之辩亦无所倚；从有无空至菩萨，护一切世间最第一之辩而无所倚也。”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九雨法雨品第三十

于是，释提桓因意念言：“尊者须菩提所说法，为雨法雨三千大千刹土。”

从四天王上至阿迦膩吒天各各念言：“今须菩提所说法雨，我等宁可作华散佛世尊及诸菩萨、大弟子众，及散须菩提上。”

尔时，三千大千刹土诸释提桓因及诸四天王各化作华，散佛菩萨及比丘僧，及散须菩提上，持是供养般若波罗蜜。诸天散华，应时普遍三千大千国土，地无空缺处譬如敷坐也。虚空中华未堕地者，应时化成华交露台殊妙严事。

时，须菩提意念：“我数至天上，初未曾所见如是华比。是诸天子所散华者，不从树生，化华耳。”

释提桓因语须菩提：“是华非生华，亦非意树华。”

须菩提言：“如拘翼所言，是华亦非生华，亦非意树华。拘翼，若不生者，是为非华。”

释提桓因语须菩提：“但是华不生耶？五阴亦不复生耶？”

须菩提言：“是华及五阴俱亦无所生，若使不生为非五阴；六情亦无所生，若使不生为非六情；六波罗蜜亦无所生，若使不生为非六波罗蜜；从内外空至有无空亦不生，若不生者为非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生，若不生者为非十八法；至萨云若亦不生，若不生者为非萨云若。”

释提桓因意念言：“今须菩提辩才深妙乃如是耶，随其所应如为说法而无违背。”

佛告释提桓因：“如是，如是，拘翼，须菩提实为深入辩才第一，随所应而为说法无有违错。”

释提桓因白佛言：“唯，世尊，云何须菩提随其所应而为说法而不违错？”

佛告拘翼：“五阴、六情但有数耳，以五阴、六情但有数故，是故须菩提所说无错。何以故？如法者亦不违错亦不和合，以无和无错，是故须菩提所说无错。至六波罗蜜及内外空至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皆如是，从须陀洹道至辟支佛道至萨云若、萨云若事亦如是，从须陀洹、罗汉、辟支佛上至佛三耶三佛，拘翼，亦复是法数所施耳，须菩提所说亦复如法数所施，是故所说无有违背。何以故？拘翼，如法者亦不和亦不错，以不和以不错故，须菩提作是

说法，随其所应无有违错。”

须菩提言：“如是，如是，拘翼，如佛世尊施诸法教，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当知诸法亦复但是法数所施。拘翼，菩萨作是学者，为不学色、痛、想、行、识，亦不见五阴当所学者，如是学者为不学六波罗蜜。何以故？不见六波罗蜜当所学者。如是学者不学内外空及有无空。何以故？不见空法有所学者。如是学者为不学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不学须陀洹道，不学罗汉、辟支佛道，不学萨云若道。何以故？不见萨云若当所学者。”

释提桓因白须菩提言：“何以故不见五阴？至萨云若亦不见耶？”

须菩提言：“是故，拘翼，五阴、五阴自空，萨云若、萨云若自空。何以故？不可空色而学色空，不可以萨云若空学空萨云若，不作空学为学空，不以二学如是学，不以二事学五阴空，亦不以二事学萨云若空。

“拘翼，不以二事学空五阴者为学六波罗蜜；不以二事学萨云若空者为学六波罗蜜，为学内外空至有无空，为学三十七品，为学佛十八法；不以二事学为学须陀洹至罗汉、辟支佛，不以二事学为学三耶三佛，亦不以二事学为学萨云若。

“学佛、学萨云若者，为学不可计阿僧祇诸佛法；学诸佛法者，不学增五阴不学减五阴，亦不增萨云若学亦不减萨云若学。如是不增不减学者，亦不受五阴，亦不中道灭五阴，学至萨云若亦不受学，亦不中道灭萨云若。”

舍利弗语须菩提：“菩萨作是学，亦不受萨云若学，亦不中道灭萨云若学耶？”

须菩提报言：“如是，如是。”

舍利弗复问：“何以故从五阴至萨云若亦不受学，亦不中道灭萨云若学？”

报言：“色自无受，亦无有受色者；萨云若亦自无受，亦无受萨云若者；从内外空至有无空亦自不受，亦无受空者。如是，舍利弗，菩萨摩訶萨于诸法无所受，是故于萨云若中出生。”

舍利弗言：“菩萨学般若波罗蜜，于诸法无所受，为出生萨云若耶？”

须菩提言：“如是，如是。”

舍利弗复问：“菩萨作如是学，于诸法无所受，亦不学受，亦不学灭，云何出生萨云若？”

须菩提报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色生，亦不见色灭，亦不受亦不受，亦不著亦不断，亦不增亦不减。何以故？舍利弗，不以五阴故有，亦不见生亦不见灭，亦不见受亦不见不受，亦不见著亦不见断，亦不见增亦不见减。何以故？舍利弗，不见五阴有乃至萨云若，亦不见生灭亦不见受，亦不见

著断，亦不见增减。何以故？萨云若空故无所得。是故菩萨于诸法无所生、无所灭、无所受、无著无断、无增无减，学般若波罗蜜出萨云若，当作是念，亦无所学，亦无所出。”

释提桓因问舍利弗：“菩萨当从何所求般若波罗蜜？”

舍利弗报言：“拘翼，菩萨摩訶萨当从须菩提所转品中求。”

释提桓因言：“以须菩提因缘恩力，使舍利弗言：‘菩萨摩訶萨般若波罗蜜，当于须菩提所转品中求。’”

须菩提报言：“拘翼，非我因缘恩力。”

释提桓因言：“是谁之恩力所处？”

须菩提言：“是佛威神恩力所处。”

释提桓因言：“诸法皆无处所，云何言是佛之威神所处乎？如来亦不于异无处所法中见佛，亦不于异如中见。”

须菩提言：“如是，拘翼，如来亦不于余处中见，亦不于异处如中见，亦不以如来为如，亦不以如为如来，亦不以五阴如为如来，亦不以如来为五阴如，亦不以五阴法为如来，亦不以如来为五阴法，亦不以萨云若如为如来，亦不以如来为萨云若如，亦不以萨云若法为如来，亦不以如来为萨云若法。”

“拘翼，若佛与五阴法不合亦非不合者，亦不离五阴法有合不合，亦不离五阴如有合不合，乃至萨云若、萨云若法如亦不合亦不不合，亦不离萨云若、萨云若法如亦不合亦不不合。

“拘翼，以是诸法不合不散神力之所处，是为无处所行。如拘翼向之所问，当于何所求般若波罗蜜，亦不于五阴中求，亦不离五阴中求。何以故？拘翼，般若波罗蜜、五阴是法亦不同亦不异，亦无有形亦不可见，亦无有碍一相，一相者则无相。

“复次，拘翼，菩萨摩訶萨求般若波罗蜜，亦不离萨云若求，亦不于萨云若求。何以故？般若波罗蜜、萨云若及所求者，亦不同亦不异，亦无形亦不见，亦不碍一相，一相所谓无相。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亦非五阴亦不离五阴，般若波罗蜜亦非萨云若亦不离萨云若，五阴如亦非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亦不离五阴如，般若波罗蜜亦非五阴法亦不离五阴法，般若波罗蜜亦非萨云若法亦不离萨云若法。何以故？拘翼，是诸法亦不有亦不可得，以诸法不可得故。五阴非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亦不离五阴，般若波罗蜜亦非五阴法亦不离五阴法，般若波罗蜜亦非五阴如亦不离五阴如，般若波罗蜜亦非萨云若亦不离萨云若，亦非萨云若如亦不离萨云若如，亦非萨云若法亦不离萨云若法。”

释提桓因言：“摩訶波罗蜜是菩萨摩訶萨之大度。波罗蜜者，是诸菩萨无量无限之大度，于是中学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于中

学成菩萨，净佛国土教化众生，成得阿耨多罗三耶三佛。”

须菩提言：“拘翼，如是，如是，如释提桓因所言无异，已得者、甫当得者，皆当从般若波罗蜜中成阿惟三佛。以五阴大故，般若波罗蜜亦广大。拘翼，五阴亦无前亦无后，亦无中亦无边际，至萨云若亦如是。

“拘翼，是为菩萨摩訶萨之大度。以五阴无有量，是故菩萨摩訶萨无量之度。何以故？五阴不可量故。譬如虚空不可度量，五阴亦不可度量；如空不可度量，五阴亦不可度量；以五阴不可度量，般若波罗蜜亦不可量，乃至萨云若不可量故，菩萨之度般若波罗蜜亦不可量。何以故？拘翼，萨云若亦不可量，如虚空不可平量，以萨云若不可平量，虚空不可平量；以虚空不可平量，般若波罗蜜亦不可平量。以是故，拘翼，菩萨摩訶萨般若波罗蜜不可平量，空亦不可平量。

“以五阴无底，菩萨、般若波罗蜜亦无底。何以故？五阴底、边际不可得见故。乃至萨云若亦无有底，菩萨般若波罗蜜亦无有底。何以故？拘翼，萨云若亦不可得底，亦不可得边际故。是故菩萨般若波罗蜜无有底，从五阴无有底，至萨云若亦无有底。

“复次，拘翼，以因缘无有底故，菩萨般若波罗蜜亦无有底。”

释提桓因言：“唯，须菩提，云何因缘无底，菩萨般若波罗蜜无底？”

报言：“以萨云若因缘无底故，菩萨般若波罗蜜无底；法因缘无底，是故菩萨般若波罗蜜无底。”

又问：“云何法因缘无底，菩萨般若波罗蜜无底？”

报言：“拘翼，法性无底故，菩萨般若波罗蜜无底；如因缘无底，菩萨般若波罗蜜无底。”

复问：“云何如因缘无底，菩萨般若波罗蜜无底？”

答言：“如如无底，如因缘无底；以如因缘无底，菩萨般若波罗蜜无底；众生无底，菩萨般若波罗蜜无底。”

复问：“云何众生无底，菩萨般若波罗蜜无底？”

答言：“于拘翼意云何？何所法言有菩萨者，亦不以法言，亦不非法言，但假名举字耳。是名所举亦无有形，所举名字亦无因缘，所举字及众生亦无因缘。于拘翼意云何？般若波罗蜜颇说有作众生者不？”

“唯，须菩提，无有也。”

“拘翼，若无有说作众生者，何所众生有底？拘翼，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住寿如恒边沙劫，言众生有生、众生有灭。于拘翼意云何？颇有众生有生者、有灭者不？”

答言：“不也，须菩提。何以故？众生净故，无所有净故。”

“以是故，拘翼，当知众生无底，般若波罗蜜亦无有底，亦无有边际。

”叹品第三十一

尔时，诸梵王与诸梵天俱在会中，释提桓因与释眷属及婁女众亦在会中，释梵诸天子各各叹言：“须菩提所说法，快哉！快哉！皆是佛之威神因缘能演布是教。若有不远离是般若波罗蜜行者，我等当视是辈菩萨摩訶萨当如如来。亦无有能得见是法者，亦无有能见色、痛、想、行、识者，至萨云若三乘教处——罗汉、辟支佛及佛亦不可得。”

佛告诸天子：“如是，如是，如诸天子所言，法无可得者亦不可见，从色、痛、想、行、识至萨云若皆不可得亦不可见，但有三乘之教耳，三乘之教亦不可得亦不可见。有行是般若波罗蜜无所倚者，当视如如来。何以故？于般若波罗蜜中广说三乘之教故。亦不离六波罗蜜而得佛者，亦不离内外空及有无空，亦不离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离萨云若而得佛者。诸天子，菩萨尽当学知诸法——从檀波罗蜜至萨云若，以是故，当知是菩萨为如如来。”

佛告诸天子：“昔者我于华严国从提和竭佛以来，初不离六波罗蜜，内外空至有无空、三十七品、四禅、四等及四空净、诸三昧门、陀邻尼门、佛十种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大慈大悲、佛十八法，余无央数诸佛上法，初不离此诸法亦无所倚。是时，提和竭佛使我言：‘后阿僧祇劫当来之世，汝当作佛，号释迦文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

于是，诸天子白佛言：“唯，世尊，甚奇！甚特！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于萨云若无取无舍，于五阴法亦无所取亦无所舍。”

时，佛于四辈弟子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菩萨摩訶萨，诸四天王上至阿迦膩吒诸天等见诸众已定，佛告释提桓因：

“拘翼，若有菩萨摩訶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天、天女受持般若波罗蜜者，讽诵读者，复布施与人使讽诵习念不离萨云若意者，魔及魔天子不能得其便。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住五阴空、无相、无愿行故，无有能得空、无相、无愿便者，乃至萨云若空行，亦无能得萨云若空便者，不见是事可得便者。

“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非人不能得其便。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有大慈大悲，以四等心加众生故。

“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随其寿命终不中错。何以故尔？用是善男子、善女人行檀波罗蜜时，等为一一切众生故，以是故寿命不错。

“拘翼，是三千大千国土，诸四天王、忉利天、炎天、兜术天、尼摩罗天、波罗尼蜜天、梵天、阿波会天、首诃既那天、惟于颇罗天，是诸天人发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提者，是诸天子所未闻般若波罗蜜者，未讽诵读持者，是诸天

子皆当习行般若波罗蜜讽诵读持，意常不离于萨云若者。

“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若有受持讽诵读说，习念守行不离萨云若意者，是善男子、善女人若远出空寂处、若露坐、若在家，终不恐，终不怖。何以故尔？用是善男子、善女人明于内外空及有无空故亦无所倚。”

尔时，三千大千国土诸四天王上至首陀会天俱白佛言：“唯，世尊，我等当护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讽诵读说习守持者，我当拥护使不离萨云若。何以故？以菩萨来往因缘断三恶趣，断天人贫，断人中贫，断是辈灾变，断诸饥饿谷贵；以菩萨摩訶萨来往因缘故，以十善之事现于世间，便知有四禅、四等、四空定、六波罗蜜，从内外空至有无空，便知有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至萨云若；以菩萨来往因缘故，世间便知有刹利、长者种，便知有婆罗门大姓种，便知有转轮圣王，便知有四天王上至阿迦膩吒天；菩萨来往因缘故，便知有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道，便知有教授众生，便知有净佛国土；以菩萨来往因缘故，便知有佛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便知有转法轮，便知有三宝。以是故，诸天、阿须伦，诸世间人，皆拥护是菩萨摩訶萨。”

佛告释提桓因：“如是，拘翼，用菩萨来往因缘故，三恶趣断，佛三宝兴，以是故，诸天世人皆当共恭敬承事是菩萨摩訶萨，给其所须常拥护之。拘翼，供养承事是菩萨摩訶萨，当如恭敬承事供养我，当作是知，如供养如来无异。是故，拘翼，诸天世间人当作是恭敬之。”

“拘翼，使三千大千国土满中甘蔗、竹苇、稻麻、丛林，皆为声闻、辟支佛，其数如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悉供养承事给其所须，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供养承事发意行六波罗蜜菩萨者。何以故？拘翼，不以有罗汉、辟支佛故知有菩萨、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以有菩萨因缘故，乃知有罗汉、辟支佛、三耶三佛。是故，拘翼，诸天世人当恭敬承事是菩萨摩訶萨，当拥护之。”降众生品第三十二

尔时，释提桓因白佛言：“唯，世尊，甚奇！甚特！受持般若波罗蜜讽诵读守行念者，为得现世功德，教授众生净诸佛国，从一佛刹至一佛刹，见诸佛已意欲供养，随其所愿辄得供养，具足善本所从诸佛闻经法者，至得三耶三佛初不中忘，便得家成就，得父母成就，得生成就，得眷属成就，得相成就，得光明成就，得眼成就，得耳成就，得三昧成就，得陀罗尼成就，以沤和拘舍罗变身如佛，从一国至一国至无佛处，到已便称叹六波罗蜜之功德，称叹内外空及有无空，四禅、四等及四空净，皆称叹是之功德，又复称叹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之功德，以沤和拘舍罗为众生说法，以三乘降众生。”

释提桓因白佛言：“快哉！世尊，甚奇！甚特！云何持般若波罗蜜总持五波罗蜜，亦复总持三十七品至佛十八法，亦复总持至声闻、辟支佛法，亦复总持萨云若、萨云若事？”

佛告释提桓因：“如是，拘翼，持般若波罗蜜者，为已总持诸波罗蜜已，为已总持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声闻、辟支佛法、萨云若事悉总持已。复次，拘翼，持般若波罗蜜者，执者、读者、念者，诸所可得功德之应，且听！谛听！是善男子、善女人，所得功德今为汝说之。”

释提桓因言：“唯，世尊，愿乐欲闻。”

佛言：“若有异学外道若魔及其部界顽佷之人，念欲破坏者，念欲乖错者，诸持恶意欲来坏者，皆不从愿便中道灭去。何以故？拘翼，是菩萨摩訶萨长夜行六波罗蜜，以众生贪诤于财故，菩萨悉弃舍内外所有法，安立众生故行檀波罗蜜；以诸众生行恶戒者故，菩萨弃舍内外法，安立众生于尸波罗蜜；以众生长夜有斗讼怨恚故，菩萨弃舍内外法，安立众生于麁波罗蜜；以众生懈怠故，菩萨弃舍内外法，安立众生行于惟逮波罗蜜；以众生常乱意故，菩萨弃舍内外法，安立众生使行禅波罗蜜；以众生耽于恶智故，菩萨弃舍内外法，安立众生使行般若波罗蜜；以众生住于生死恩爱故，是故菩萨波罗蜜沕和拘舍罗，于恩爱中拔擢于生死，安立于四禅、四等、四空定、三十七品、空无相无愿，劝助安立劝立众生得须陀洹至阿罗汉，劝立众生得辟支佛，劝立众生使行菩萨得佛。拘翼，行菩萨之行，是为得现世奇特之德；后世便使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便转法轮随众生所应而度脱之，是为菩萨后世奇异之德。

“复次，拘翼，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者，若讽诵读习守行般若波罗蜜者，其地处，魔及魔天、异学外道、顽佷之人若欲坏乱者，若欲中道断者，若有斗讼持恶意向者，终不得发是意。是菩萨其行功德，转更高显殊异无能逮者，以般若波罗蜜音声故，出生三乘而得度脱。譬如，拘翼，有药名摩祇，有蛇虻饥行求索虫欲食之，虫遥见蛇虻走趣药所，蛇欲得往，以药气故不能得前。何以故？以药威德故，使蛇中道还。拘翼，是摩祇药威德乃尔。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若讽诵读习持守者，有欲乱者，若欲断坏斗诤向者，以般若波罗蜜威德之力故，随其所趣处令于彼间便自灭去。何以故尔？般若波罗蜜者，是诸法之定也，非诸法之诤——何等诸法？谓淫怒痴，从无黠十二因缘，意有所著，有我见，有人见，有众生见，有尽见，有常见，无垢见，无有见，众邪见，嫉恶戒见，瞋恚见，懈怠乱意恶智常见，有乐想、净想、我想、恩爱行，受色、痛、想、行、识，受六波罗蜜，受内外空，受有无空，受三十七品，受十八法，受萨云若，受于泥洹增益五根——是为诸法之空。三千大千刹土，诸四天王，诸释提桓因及诸梵天，乃至阿迦膩吒天，是诸天人皆拥护

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者，讽诵读说习持守者，十方诸现在佛皆共拥护是善男子、善女人。

“行般若波罗蜜者，讽诵读说习持守者，诸恶悉消，诸善增益，于六波罗蜜转复增益亦无所倚；于内外空亦复增益而无所倚；于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诸三昧门、陀邻尼门、萨云若慧悉转增益而无所倚；所言说者人皆信用，与诸众生共作朋友所语无失，终无瞋恚，终不自用，亦不嫉妒；自不杀生教人行慈，为众生称叹不杀之德，常复赞叹诸不杀者；常自远离于不与取，教人不盗，常复称叹不盗之德；自行清净教人不淫，亦复称叹不淫之德；身自远离妄语、粗言、恶口、绮语，亦常远离嫉恚邪见，教人正见，亦复赞叹正见之德；自行六波罗蜜，常劝助人行六波罗蜜，常复称说行六波罗蜜之大功德；自行内外空，劝人行空，亦复赞叹行空之德，有无空亦复如是；自行陀邻尼诸三昧门，教人行持学诸三昧，叹说总持三昧之德；自行四禅教人行禅，称说行禅定意之德；自行四等，教人行四等，亦复称说慈悲功德；自行四无形定，教人行之，称誉无形定功德；自行根、力、三十七品，教人使行，亦复称誉道品功德；自行三三昧、八惟无、九次第禅、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大慈大悲、佛十八法、萨云若慧，教人行萨云若，赞叹称誉萨云若之功德；常行六波罗蜜，所可布施皆与众生，共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无所倚；所作布施、持戒、精进、忍辱、一心、智慧，但为一切众生之类，令得度脱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无所倚。

“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行于六波罗蜜，生念言：‘若我不布施者，或生贫贱家，便不能得教授众生，亦不能得净佛国土，亦复不能得萨云若。我若不持戒者，或生三恶趣不得人身，便不得教授众生净佛国土，亦不得萨云若。我若不行忍辱者，便毁坏诸根，亦不能得覆面舌相，形不成就，不得菩萨具足行身教授众生净佛国土，亦不能得成萨云若。我不精进有懈怠者，或生恶处身不明了，亦复不能教授众生净佛国土成萨云若。若我不行禅意不定者，亦不能得诸三昧慧教授众生净佛国土成萨云若。若我行恶智者，便不能得沤和拘舍罗度罗汉、辟支佛地，亦不能教授众生及净佛土成萨云若。’善男子、善女人当作是念：‘我不可随贪嫉之心而不具足行檀波罗蜜，我不可随恶戒故而不具足行尸波罗蜜，我不可瞋恚故不具足行羼波罗蜜，我不可懈怠故不具足行惟逮波罗蜜，我不可乱意故不具足行禅波罗蜜，我不可从恶智故不具足行般若波罗蜜，我不具足行六波罗蜜者终不生萨云若。’是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讽诵守行般若波罗蜜者，当得现世、后世功德，意终不离萨云若意。”

释提桓因白佛言：“唯，世尊，甚奇！甚特！快哉！般若波罗蜜者，是菩萨摩訶萨之所施，为将导乃尔。”

佛言：“拘翼，云何般若波罗蜜为菩萨摩訶萨作施为将导？”

释提桓因白佛言：“诸所世俗布施，不以沕和拘舍罗，若与佛及声闻、辟支佛及与贫穷乞丐者，无沕和拘舍罗者便堕贡高，言‘我具足行檀尸波罗蜜、麁惟逮波罗蜜、禅波罗蜜’，言‘我具足行般若波罗蜜’，于世俗波罗蜜中便堕贡高，言‘我具足三十七品行三三昧’，言‘我具足行陀邻尼诸三昧门’，言‘我具足于十种力、佛十八法，我当教授众生净佛国土’，言‘我当得萨云若慧’，以入吾我贡高者是为世俗般若波罗蜜。菩萨行是世俗法者，便入吾我贡高。

“菩萨摩訶萨行道檀波罗蜜者，亦无吾我想，亦无施想，亦无物想，亦无受施者想，是为行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之施为将导。菩萨行戒不有尸波罗蜜，行于忍辱亦不有麁，行于精进亦不有惟逮，行于定意亦不有禅波罗蜜，行大智者不有般若波罗蜜，行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亦无所有亦无所倚，行大慈大悲行萨云若者亦无所有亦无所倚。世尊，是为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之施为将导。”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守行品第三十三

佛告释提桓因：“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是深般若波罗蜜讽诵读持习行守者，拘翼，是善男子若入斗战中终不中道损其寿命，若刀矛箭终不中其身。所以者何？是善男子长夜行六波罗蜜，已自降伏淫欲之剑、恚痴之刺，复为他人降淫怒痴；已自降伏邪见剑刺，复为他人降邪见剑；又自降伏习绪剑刺及恩爱刺，复能为他人降伏习绪恩爱之剑。拘翼，用是故，善男子、善女人不为矛剑刀箭所中。

“复次，拘翼，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讽诵守行般若波罗蜜不远离萨云若意者，终不中毒，终不中蛊，终不中兵，终不中水，终不中火，众恶之事终不得忤。何以故？拘翼，是般若波罗蜜者无上之术。善男子、善女人学是术者，亦不自念恶，亦不念他人恶，亦不念两恶。何以故？亦不自有，亦不有彼，亦不有知见，亦不有五阴，上至萨云若亦无所有亦无所得。无所有者，亦不自念恶，亦不念他人恶，亦不念两恶，至得阿耨多罗三耶三佛观众生之意。何以故？学是术故。过去、当来、今现在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悉从是术中自致得阿惟三佛。

“复次，拘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学是般若波罗蜜者，已书持者，若人、若非人终不能得其便。所以者何？三千大千国土及十方无央数阿僧祇诸国土中，诸四天王上至阿迦膩吒诸天，皆共拥护是善男子、善女人书持般若波罗蜜者，供养尊敬共礼事之，书持是者其德如是。若有但书持般若波罗蜜，不讽诵读亦不守行者，其处譬如道场坐，四面左右中有畜生、若人其外、若有人非人

欲来害者，终不能得其便。何以故？过去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皆于中得佛故，当来、现在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皆亦当于中得佛故。得佛道已使一切众生无恐无畏，已无恐无畏皆受天上人中之福，安立于三乘而度脱之。何以故？拘翼，是般若波罗蜜，譬如道场之地为一切作护，应当作礼供养名华、捣香、泽香、杂香、繒彩、华盖、幢幡、伎乐。”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已，持经卷供养名华、捣香、泽香、杂香、繒彩、华盖、幢幡、伎乐，作是供养；若世尊般泥洹后取舍利作是供养，名华、捣香、泽香、杂香、繒彩、华盖、幢幡、伎乐如是供养，其福何所多者？”

佛告释提桓因：“拘翼，我今问汝，随所问说之。于意云何？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成萨云若得此相好，从何所学得？”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我闻如来无所著等正觉逮萨云若成相好，从般若波罗蜜中学得。”

佛言：“如是，如是，拘翼，不以是身数故名为如来，逮得萨云若慧故成为如来。是萨云若者，从般若波罗蜜中出生。如是，拘翼，如来所有身者，是萨云若慧之屋室，如来因是室逮得萨云若，是故名为萨云若慧之室，我般泥洹以后舍利供养。如是，若善男子、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讽诵读说习持守行，供养经卷名华、捣香、泽香、杂香、繒彩、华盖、幢幡、伎乐，恭敬作礼作是供养者，为供养萨云若已。如是，拘翼，是故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讽诵读说，当守习行，当供养经卷名华、捣香、泽香、杂香、繒彩、华盖、幢幡、伎乐，当恭敬作礼。

“若般泥洹后供养舍利安处竖立塔，名华、捣香、泽香、杂香、繒彩、华盖、幢幡、伎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书持般若波罗蜜，讽诵念守承事供养，名华、捣香、泽香、杂香、繒彩、华盖、幢幡、伎乐作是供养，其福多于供养舍利。何以故？于是中出生舍利，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皆从是中出生，诸三昧门、陀邻尼门皆从是中出生，教化众生净佛国土亦从其中出生，菩萨摩訶萨居家成就、色像成就、财成就、眷属成就、大慈大悲皆从中出生，刹利种、婆罗门种、大姓长者种、四天王上至阿迦膩吒天皆从其中出生，从须陀洹至罗汉、辟支佛、菩萨、佛三耶三佛及萨云若皆从中出生。”

尔时，释提桓因白佛言：“是阎浮提人不供养承事恭敬般若波罗蜜者，是曹之人为不知其尊当所供养？”

佛告释提桓因言：“拘翼，于意云何？知阎浮提中有几所人信佛、信法、信比丘僧者？有几所人狐疑于三尊者？有几所人恭敬三尊者？”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有信依佛、依法、依比丘僧者少少耳。”

佛言：“于拘翼意云何？阎浮提中有几所众生，应得三十七品、三脱门、八惟无、九次第禅、六通、四等及四空定、四无碍慧？阎浮提中有几所众生灭三疑应须陀洹者？几所众生三垢薄应斯陀含者？几所众生五疑断应阿那含者？几所众生上五处毕为阿罗汉者？有几所众生发生辟支佛道者？几所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少所众生应得三十七品，及三耶三佛者少少耳。”

佛告释提桓因言：“如是，拘翼，众生甚多，有发道意者少少耳。何以故？以前世时不见佛、不闻法、不识比丘僧之所致。不布施，不持戒，不护戒，不忍辱，不精进，不闻有禅，不闻般若波罗蜜，亦不闻内外空及有无空，亦不闻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闻亦不念，亦不闻有三昧，亦不闻有萨云若，亦不念其事，以是故，拘翼，当知少所众生信三尊者耳。于是中少所众生发意至辟支佛道者，于中复少所众生行菩萨道者；虽有少少众生行菩萨道者，欲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复少少耳。

“拘翼，我于是间以佛眼见十方不可计阿僧祇众生行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离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者若一若二住阿惟越致地耳，多堕罗汉、辟支佛道者，用离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故。是故，拘翼，善男子、善女人欲发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当受持般若波罗蜜，当讽诵读，当念习行持。是般若波罗蜜者，书已以香华、幢幡、繒彩、华盖；诸余功德入般若波罗蜜者，当复受持，亦当讽诵学念守行。

“何等功德入般若波罗蜜者？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内外空、所有空、无所有空，诸三昧门、陀邻尼门，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大慈大悲，余无量佛法皆入般若波罗蜜，亦当复学持讽诵守行念其中事。何以故？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当作是知：诸如来本行菩萨道时，亦复学般若波罗蜜，亦行禅波罗蜜、惟逮波罗蜜、羸波罗蜜、尸波罗蜜、檀波罗蜜，从内外空及有无空，诸三昧门、陀邻尼门乃至佛十八法、大慈大悲，余无央数诸佛法——我等皆当受学。我等所尊仰者，其般若波罗蜜及诸佛法，尽是诸佛如来之教。辟支佛、阿罗汉、阿那含、斯陀含、须陀洹至萨云若教，皆于般若波罗蜜中学成度此岸至彼岸。

“拘翼，善男子、善女人，如来在世若般泥洹，皆当恭敬礼事是六波罗蜜，亦当礼事萨云若。何以故？般若波罗蜜者，是诸菩萨声闻、辟支佛之护世人及诸天皆依是般若波罗蜜而得安隐。

“拘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佛般泥洹已后取舍利，起七宝塔高四十里，尽其寿命自归承事，天华、天香及天捣香、天繒、华盖、天衣、天幔作是供

养，其福宁多不？”

释提桓因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受行般若波罗蜜，书持经卷讽诵读持，初不离萨云若意，复加供养名华、捣香、泽香、杂香、幢幡、华盖，其福倍多不可计也。

“复次，拘翼，置是一七宝塔，若善男子、善女人取舍利起七宝塔满一阎浮提，亦高四十里，供养承事天华、天香及天捣香、天缯、华盖、天衣、天幔作是供养，其福宁多不？”

释提桓因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般若波罗蜜，其福转倍多。

“复次，拘翼，置是阎浮提所作塔事，若善男子、善女人取舍利起七宝塔满四天下供养如前，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般若波罗蜜，其福转倍多。

“置是四天下，拘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取舍利起七宝塔满小千国土供养如前，复置是小千国土所作七宝塔，若善男子、善女人取舍利起七宝塔满中千国土供养如前，复置是中千刹土所作七宝塔，若善男子、善女人取舍利起七宝塔满三千大千国土供养如上故，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般若波罗蜜，其福转倍多。

“拘翼，复置是三千大千刹土所作七宝塔，若三千大千国土满其中人，令一人各各起七宝塔供养如上故，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般若波罗蜜，其福转倍多。”

释提桓因白佛言：“如是，如是，世尊，供养般若波罗蜜者，为供养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如来已。”

佛言：“假令如东方恒边沙刹土满其中众生，一一佛泥洹后，取舍利起七宝塔弥满其中供养如上，从劫至劫复过一劫尽其寿命。云何，拘翼，其人植福宁转多不？”

释提桓因言：“甚多！甚多！”

佛言：“故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般若波罗蜜，书持经卷讽诵读习，供以名香、泽香、杂香、缯彩、华盖，得其福多。何以故？拘翼，一切诸善法皆在般若波罗蜜中。何谓善法？五戒、十善、四禅、四等及四空定，三十七品、三脱门、四谛、六通、八惟无、九次第禅、六波罗蜜，从内外空至有无空，诸三昧门、陀邻尼门，佛十种力、佛十八法、四无所畏、四无碍慧、大慈大悲、道事、萨云若事。是为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法教，诸罗汉、辟支佛，过去、当来、今现在诸如来，皆从是般若波罗蜜中学成，度于彼岸。” 供养品第三十四

佛告释提桓因言：“如是，拘翼，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般若波罗蜜，书持经卷、受学讽诵、念习守行者，若复能尽力供养名华、捣香、泽香、杂香、缯彩、华盖、所有幢幡，所得功德不可计量、不可思议、不可称限，是善男子、善女人所得如是。何以故？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生；萨云若、五波罗蜜，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从内外空至有无空，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如来五眼，教授众生净佛国土，道慧、萨云若慧，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声闻、辟支佛、佛乘、无上等正觉道，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

“如是，拘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书写般若波罗蜜，持经卷学受讽诵念守习行，复加供养名华、捣香、缯彩、幡盖，其功德福，过出前所供养舍利七宝塔上百千万倍、巨亿万倍，计空不及不可为譬喻。何以故？般若波罗蜜在于世者，三宝终无断绝时；般若波罗蜜不在世者，三宝便断绝。般若波罗蜜住于世者，便知有十戒功德、四等、四禅及四空定、六波罗蜜、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萨云若慧，便知有刹利种、婆罗门种、大姓长者种，便知有四天王及阿迦腻吒天，便知有须陀洹道至罗汉、辟支佛道，便知有菩萨摩訶萨之径路，便知有无上佛慧，便知有转法轮，便知有教化众生净佛国土。”持品第三十五

尔时，三千大千国土诸四天王及诸阿迦腻吒诸天子，语释提桓因言：“仁者，当受持般若波罗蜜，讽诵习念守行般若波罗蜜。供养讽诵念者，诸余恶法悉当消灭，诸善功德当具足生。受持般若波罗蜜者，增益诸天众，减损阿须伦众，三宝之法终不断绝。以佛法不断绝故，世间便当有六波罗蜜，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皆当现于世间，便有行菩萨道者，便有三乘之教。”

佛告拘翼：“汝当受持般若波罗蜜，讽诵读守念习行。何以故？若阿须伦聚会诸众，欲兴恶意与诸忉利天共战。拘翼，汝当诵念般若波罗蜜者，阿须伦适生是意，便即时灭不得究竟。

“拘翼，忉利天上若诸天子、若诸天女，若福已尽寿欲终时或当堕落，汝当为讽诵说般若波罗蜜者，此诸天人、天女不至余趣即得还生忉利天上。以般若波罗蜜音声之功德故，此诸天人更生本处不复堕落。何以故？般若波罗蜜音声其德大故。

“拘翼，若善男子、善女人，若诸天子，若诸天女，闻是般若波罗蜜音声，径耳一时便过，以一径耳之德故，其人久后会当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复疑。何以故？拘翼，过去十方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及诸弟子众，皆悉从是般若波罗蜜中，于无余泥洹而般泥洹故；当来及今现在十方诸如来皆从般若波罗蜜中，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诸三十七品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生，声闻、辟支佛法，菩萨法及佛法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生。”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为极大术，般若波罗蜜无上之术，般若波罗蜜者无等之术。何以故？世尊，是般若波罗蜜者，已弃诸不善之法，总持诸善之本。”

佛告释提桓因言：“如是，拘翼，是般若波罗蜜者，极大之术，无上无等之术。何以故？过去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皆由是术得阿耨多罗三耶三佛；当来、今现在诸佛，亦当由是术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佛。何以故？由是术故，世间知有十善之德、四禅、四等及四空定、六波罗蜜、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知有法性、法位、真际，知有如，知有五眼，知有须陀洹道，知有罗汉、辟支佛道，知有菩萨、佛道，知有萨云若、萨云若慧。由菩萨故，十善之德显于世间，乃至如来、萨云若亦显现于世间，皆由菩萨来往因缘故而有是现。

“拘翼，譬如月来往因缘，为世除冥照于星宿。如是，拘翼，菩萨从善行、等行生，从十善功德生，从萨云若慧生，从无所从生法生。拘翼，当知诸菩萨摩訶萨从般若波罗蜜出生。诸菩萨所行五波罗蜜、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于声闻、辟支佛地中取证，教授众生净佛国土，欲得成就佛土、成就菩萨、成就逮萨云若，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

“复次，拘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若讽诵读习行其事者，即得现世之德，亦当得度世之德。”

释提桓因白佛言：“善男子、善女人何为得现世之德？”

佛言：“奉行般若波罗蜜者，终不中毒死，终不枉横水火中死，皆当尽其寿命而终。若有县官事往至县官，终无有能得其便者。何以故？皆是讽诵般若波罗蜜威神之力。若是善男子、善女人，若至国王所若太子、群臣，所语可国王、太子意及诸群臣无不喜者。何以故？用是善男子、善女人行大慈大悲，以四等意向众生故。是为现世之德。”

“何为为具足得度世之德？”

佛言：“未曾离是十善功德，亦未曾离四禅、四等及四空定、六波罗蜜、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初不离是法，终不生三恶趣，受身完具诸根具足，终不生贫穷之家，终不于工师家生，亦不生于凡品之家，常当具足三十二大士之相，所生诸佛国常当化生，终不离菩萨神通愿，欲从一佛国至一佛国，恭敬礼事诸佛世尊，常欲听受诸佛上法，欲教化众生净佛国土。是故，拘翼，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讽诵读念当守习行，不离萨云若意，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初不断绝。是为后世度世之德。”遣异道士品第三十六

尔时，有异道士来至佛所欲索佛便。释提桓因意念言：“今日是诸异道士辈来欲谤佛，欲中道断般若波罗蜜。如我从佛所受般若波罗蜜当讽诵念。”释提桓因即讽诵般若波罗蜜，诸异道士欲来坏般若波罗蜜者，遥绕佛一匝复道而

去。

时，舍利弗意作是念：“云何此诸异道人辈遥绕佛一匝复道还去？”

佛知舍利弗意所念，告舍利弗言：“用释提桓因诵念般若波罗蜜故，异道人遥绕佛一匝复道还去。”

佛言：“是异道士无一善意来至佛所，但持勃意索佛长短耳。”

佛告舍利弗：“若讽诵般若波罗蜜时，若天，若世间人、沙门、婆罗门，若异学士，持是勃意来欲求其长短者终不能得其便。何以故？是三千大千国土，诸四天王、诸天子乃至阿迦膩吒诸天子及弟子、诸菩萨，受持般若波罗蜜故。何以故？是亦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生故。

“复次，舍利弗，东方恒边沙国诸如来、弟子众、辟支佛、菩萨、天、龙、鬼、神，是辈皆受持般若波罗蜜。何以故？是皆出生于般若波罗蜜故。”

时，魔波旬意念言：“今佛与诸四辈弟子及诸欲天子、诸色天子共会，其中当有受菩萨记者，必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佛。今我宁可往至佛所中断其道。”于是，波旬化作四种兵来至佛所。

尔时，释提桓因意念言：“今日魔将四种兵欲来至佛所，是魔所化四种兵，严饰泐沙王所无有，舍卫国王亦所无有，诸释种亦所无有，随耶利诸长者亦所无有，如是魔所化四种兵者。是魔波旬，长夜常索佛短而娆众生，我今宁可默诵念般若波罗蜜。”释提桓因便定意稍稍诵念般若波罗蜜。时，魔波旬亦复稍稍却行还去。

尔时，四天王诸天子及阿迦膩吒诸天子，化作天华于虚空中而散佛上。

时，诸天子同时叹言：“令般若波罗蜜久在阎浮提，使阎浮提人常得受持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久在者，佛亦得久住无有灭时，佛久在者法亦当久住，如法久在者比丘僧常现于世间，如是三宝终无断绝时，般若波罗蜜亦当久在三千大千刹土，十方恒边沙刹土亦当如是。般若波罗蜜者，是菩萨摩訶萨众行之上最。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书经卷者，随其方面其处最尊，则为照明，当知是处已离于冥，是诸处中最尊之处。”

佛告释提桓因言：“如是，拘翼，当知是众处之尊。复次，拘翼，是般若波罗蜜，不但于人中其处最尊，亦复在天上其处最尊。”

是时，诸天子化作天华散于佛上，皆同时举声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讽诵读者，魔及魔天终不能得其便，我等世尊亦当拥护是善男子、善女人。何以故？我等视是善男子、善女人如视世尊。”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是善男子、善女人以作无量善本，诵念受持是般若波罗蜜者，从过去佛时作功德所致。是善男子、善女人已见无量诸佛所致，与善知识相随所致。何以故？欲得萨云若者，当从般若波罗蜜索之；欲得般

若波罗蜜者，亦当从萨云若求。以是故，般若波罗蜜则是萨云若，萨云若则是般若波罗蜜，是为一无有二。”

佛告释提桓因言：“如是，拘翼，萨云若、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者，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何以故？拘翼，萨云若、般若波罗蜜者，一法耳无有二故。

”无二品第三十七

尔时，贤者阿难白佛言：“唯，世尊，世尊所说，初不称誉五波罗蜜，亦不称誉佛十八法，但称誉般若波罗蜜，何以故？”

佛告阿难：“般若波罗蜜者，于五波罗蜜佛、十八法中最尊。云何，阿难，不为萨云若布施，宁可称誉檀波罗蜜不？”

报言：“不也，世尊。”

“不为萨云若戒、忍、精进、一心、智慧，宁可称誉般若波罗蜜不？”

“不也，世尊。”

阿难白佛言：“云何布施为萨云若，而为檀波罗蜜至般若波罗蜜耶？”

佛告阿难：“布施无有二于萨云若，是为檀波罗蜜。作无所生、无所倚布施于萨云若，是为檀波罗蜜。无所生，无所倚，念萨云若无有二，是为般若波罗蜜。”

阿难白佛言：“云何念无有二布施应萨云若？”

佛言：“于五阴无有二，至道亦无有二。”

“云何五阴无有二，至道亦无有二？”

“五阴、五阴自空。何以故？五阴与诸波罗蜜一法耳无有二法，于道亦一法无有二。是故，阿难，般若波罗蜜于五波罗蜜中最尊，乃至萨云若亦复于中最尊。譬如大地下五谷种，以散其中随时而生。般若波罗蜜者是地，诸波罗蜜、三十七品至萨云若皆从其中出生；萨云若者，因般若波罗蜜出生；五波罗蜜者，亦复因萨云若出生。是故，阿难，般若波罗蜜者是五波罗蜜之导，至五波罗蜜、佛十八法皆随从。”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所说称叹般若波罗蜜功德未尽。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若讽诵读习念守行尊奉供养者，其功德亦复未尽。以奉持般若波罗蜜故，十善现于世间，四禅、四等及四空定至佛十八法皆现世间；以奉行般若波罗蜜故，便知有刹利、梵志、长者大姓种，便知有四天王上至阿迦膩吒天，便知有须陀洹道上至罗汉、辟支佛道、菩萨至佛道。”

佛告拘翼：“我所说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诵行供养般若波罗蜜者，其功德未竟。受持诵行供养般若波罗蜜者，其功德不可称计、不可限量。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奉行般若波罗蜜者，当得无量戒性，得无量三昧性、智慧性、解脱性、见解脱慧性，意终不离萨云若意。是善男子、善女人皆当得是不可计

诸功德。拘翼，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奉行般若波罗蜜者，为承佛第终不离萨云若。

“拘翼，声闻、辟支佛所有一一戒性、三昧、智慧、解脱、见解脱慧——持是五性，比是善男子、善女人五事性者，其功德百倍、千倍、巨亿万倍，其功德最尊，无有能为作譬喻者。何以故？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意已离罗汉、辟支佛，初不见愿罗汉、辟支佛故。拘翼，般若波罗蜜若有书持受学诵念及华香缯盖供养者，我常叹说是善男子、善女人今世后世至竟之德。”

释提桓因白佛言：“我亦当常拥护是善男子、善女人奉行般若波罗蜜者，令意不离萨云若意。”

佛告释提桓因言：“是善男子、善女人诵说般若波罗蜜时，无央数百千诸天皆往到是善男子、善女人所，悉叉手听受般若波罗蜜。是诸天子复以威神加是善男子、善女人，令疾开解益其识辩，是为善男子、善女人得现世之德。

“复次，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于四辈弟子中说般若波罗蜜时，终无疲倦懈怠之心，终无能形识者，何况欲有轻毁之者？何以故？般若波罗蜜所拥护故，般若波罗蜜者分别诸法故。何谓分别？是道、是俗，是善、是不善，是无漏、是有漏，是具足、是不具足，是声闻法、是辟支佛法、是佛法，是为分别。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已住于内外空及有无空故，用般若波罗蜜无有短故，亦不见能得般若波罗蜜短者。如是奉持般若波罗蜜者，无有能得其便者。

“复次，拘翼，善男子、善女人般若波罗蜜，作如是持，作如是行者，意终不懈怠，终不恐怖。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终不见恐怖懈怠之兆。是为善男子、善女人现世之福德。

“复次，拘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供养香华、幢幡、缯盖，作是供养者，是善男子、善女人为父母所敬爱，兄弟、宗亲、朋友、知识皆恭敬之，十方诸罗汉、辟支佛、诸菩萨、诸佛皆共爱敬，是善男子、善女人世间人及诸天、阿须伦亦所爱敬，行六波罗蜜无有断绝时，终不离内外空及有无空时，终不离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终不离诸三昧门、陀邻尼门，终不离菩萨神通，教授众生净佛国土终无断绝时，其力堪任降伏外谤。拘翼，是为善男子、善女人受行般若波罗蜜今世后世之德。

“拘翼，善男子、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持经卷讽诵者，三千大千刹土中诸四天王皆往到是善男子、善女人所，听受般若波罗蜜，作礼恭敬已去。从忉利天上至阿迦膩吒天，是诸天人行菩萨道者，皆来到是善男子、善女人所，听受般若波罗蜜，承事恭敬作礼已去。十方诸四天王，诸阿迦膩吒天，及诸龙、神、诸闍叉、捷沓和、阿须伦、迦楼罗、真陀罗、摩睺勒，皆来见般若波罗蜜，作礼供养承事恭敬。是善男子、善女人当作是知，是为法施。是三千大千刹

土中及十方诸国土中诸四天王天子，上至阿迦膩吒诸天子行菩萨道者，皆共拥护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者，诸邪恶害不能得其便，除其宿命不偿。如是，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得现世之福。诸天子有欲来至是善男子、善女人所者，为欲成阿耨多罗三耶三佛，欲救护众生、安隐众生、欲乐众生。”

尔时，释提桓因白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当云何知十方诸四天王及诸阿迦膩吒诸天，来至般若波罗蜜所恭敬受持作礼时？是善男子、善女人当何以知之？”

佛告释提桓因言：“是善男子、善女人若见异色净光明者，是为知诸天人来听受般若波罗蜜作礼恭敬时。

“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所未曾闻香，若闻异妙之香者，当知诸大尊天来听受般若波罗蜜恭敬作礼时。

“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常当净洁自喜，用净洁自喜故，诸天皆大欢喜，来到是善男子、善女人所，听受般若波罗蜜承事作礼。是大尊天来时，是间小小少威神诸天鬼神辈皆悉避去，用不堪任是尊天威神故。用是诸尊天神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皆离众难。是善男子、善女人所止处常当净洁住，燃灯烧香，悬缯华盖，无量严饰，常净洁供养。

“是善男子、善女人终无疲厌之心，身识轻便常得安隐卧起亦安，终无恶梦不见余梦，但梦见佛，但梦闻法，但见比丘僧，但见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但见诸弟子眷属围绕而为说法，但见听闻六波罗蜜，但见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但见发遣六波罗蜜其义具足，但见坐佛树下，但见诸菩萨往至佛树成阿耨多罗三耶三佛时，但见已成阿惟三佛而转法轮，但见无央数百千诸菩萨众，但见当作是受萨云若慧，但见教化众生净佛国土，但闻十方无央数诸佛音声，但闻某方某国某佛字某若干百千菩萨弟子眷属围绕而为说法，但见十方若干诸佛般泥洹者，但见已般泥洹取其舍利起七宝塔以名华香供养塔者。

“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所梦如是，但见殊妙之像。是善男子、善女人卧安起安，身体亦安净洁且轻，不贪饮食，不贪衣服，于诸供养无所希望。拘翼，譬如习行比丘，意在禅息不贪于食以禅知足。何以故？诸天鬼神取诸味之精来益其气故。十方诸佛国诸天鬼神，皆以诸饮食之精气亦来益之。”

佛告拘翼：“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是现世之功德者，当受学是般若波罗蜜，书持讽诵，意终不离萨云若。正使是善男子、善女人，不能受持般若波罗蜜，不能讽诵行其中事，但书持作经卷恭敬承事，香华幡盖自归供养，其功德不可计；加复受学讽诵守行般若波罗蜜，意终不离萨云若者，其功德胜于供养十方恒边沙国诸佛功德者上。若有人供养十方现在诸佛，尽其形寿香华、缯盖、幢幡、严饰、衣钵、真越，若佛般泥洹后取舍利起七宝塔供养如前故，不如

是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讽诵学习念其中事，得其功德，过出于彼供养者上百倍、千倍、巨亿万倍。”舍利品第三十八

佛告释提桓因言：“拘翼，如佛全身舍利满一阎浮提持作一分，般若波罗蜜书持经卷复作一分，二分之一中欲取何所？”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我宁取般若波罗蜜。所以者何？我于舍利不敢有慢意，不敢不恭敬，不为不欲供养，用诸佛身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故，诸佛如来舍利皆因般若波罗蜜因缘故而得供养。”

舍利弗语释提桓因言：“拘翼，是般若波罗蜜，最第一无形，不可护持，不可见，无碍一相，一相者则无相，云何而欲受持？持是般若波罗蜜，亦不于所生处住，亦不增减处住，亦不希望处住，亦不无希望处住，亦不转处住，亦不于著断处住，亦不持佛法有所与亦不舍凡人法，亦不持声闻、辟支佛戒法有所与亦不舍凡人法，亦不持无为法有所与亦不舍有为法，亦不持内外空及有无空有所与，亦不持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萨云若法有所与，云何欲受持？”

释提桓因言：“如是，如是，舍利弗，有知是般若波罗蜜，于佛法无所与，于凡夫法而无所舍，有作是知者是为行念般若波罗蜜，是为于六波罗蜜而无二入故。”

于是，世尊叹释提桓因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于六波罗蜜无有二入。所以者何？六波罗蜜无有二事故。拘翼，般若波罗蜜及法性亦无有二，六波罗蜜、真际、不可思议亦无有二。”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诸天及世间人，当为般若波罗蜜作礼。所以者何？菩萨摩訶萨于般若波罗蜜中成阿惟三佛故。世尊，譬如我与诸天子共在快等正殿共会，诸天子来集为我作礼。若我不在坐，诸天子皆为我坐作礼，用受教处故，绕一匝已各各自去。若善男子、善女人有书持是般若波罗蜜，复为他人解说其义，时十方诸天、龙、鬼、神、阿须伦、捷沓和、迦楼罗、甄陀罗、摩睺勒，皆为般若波罗蜜处作礼绕已竟去。所以者何？诸佛如来皆从中生，诸世间人安隐快乐皆从中生。诸佛舍利、诸菩萨行皆来入萨云若中，皆因萨云若，皆悉随从受其教令。用是故，世尊，二分之一中我取般若波罗蜜受持讽诵。

“我受持般若波罗蜜者，若使法欲尽时，我亦不恐惧，初无是相念。何以故？般若波罗蜜无相无形，亦不可得故。六波罗蜜上至萨云若，皆无有相无行，无形亦不可见。是般若波罗蜜无相之法，用是故，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于无行无得无相法中，成得阿耨多罗三耶三佛。世尊用般若波罗蜜无相故，为弟子说法亦无相无得无行，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佛。用是故，世人及诸天鬼神龙，皆当承事恭敬，名华、名香、缯幡、华盖供养般若波罗蜜。

“世尊，若有受持般若波罗蜜讽诵习行者，若复持诸经卷香华供养者，是辈之人终不复堕三恶之趣，亦不堕落罗汉、辟支佛道，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佛亦无是难，所生常见佛不离诸佛国，从一佛国复至一佛国，香华宝饰供养诸佛世尊。正使三千大千国土全身舍利令满其中，二宝之中我故当取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世尊，是舍利于般若波罗蜜中出生得供养故。善男子、善女人因是供养断三恶趣，得生天上人中之福，于三乘法随其所愿各得度脱。

“世尊，书般若波罗蜜已，见其经卷如见佛等无有异。何以故？世尊，如来与般若波罗蜜等耳无有二故。如世尊以三事教及十二部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书般若波罗蜜，持其经卷复以教人，与佛所教正等无异。何以故？世尊，佛三法教及十二部经，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故。

“复次，世尊及十方诸佛以三事教、十二部经，若复有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罗蜜经卷教人，其福亦等无异。何以故？十方诸佛、十二部经及三事教，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生故。

“复次，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十方如恒边沙诸佛，真越衣服所有名华供养严饰，若复有供养般若波罗蜜者，其功德福与彼无异。何以故？十方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故。

“复次，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受学般若波罗蜜，讽诵读持习行中事，是人终不堕三恶趣，亦不堕罗汉、辟支佛道地，正住阿惟越致地。何以故？世尊，般若波罗蜜者，远离众病故。

“复次，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书持般若波罗蜜者，受学讽诵守行中事，加复供养名华、捣香、缯彩、华盖、幢幡，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已离诸恐怖。世尊，譬如负债之人常怀恐怖，与王相知不复恐怖。何以故？用依尊故。如是，世尊，舍利从般若波罗蜜中得成而得供养。世尊，当知是般若波罗蜜如王，如来舍利者如负债人，依般若波罗蜜用得安隐。

“世尊，当知萨云若之慧皆从般若波罗蜜得成，是故我于二宝之中取般若波罗蜜。何以故？如来身者，从般若波罗蜜中出生；大士三十二之相、佛十种力、四无所畏、佛十八法、大慈大悲，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五波罗蜜者，亦从般若波罗蜜出生，各得名字；如来所得萨云若慧，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

“世尊，三千大千刹土，所在有受持是般若波罗蜜讽诵学者，供养香华承事礼拜，人若非人终不能得其便，是众生等后皆当得泥洹之法。

“世尊，是般若波罗蜜大威神也，乃使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皆建佛事。

“世尊，般若波罗蜜所止处，当知是处已为有佛。譬如世间无价摩尼之宝所在著处，人非人不能得其便。若男子、女人为非人所持，持摩尼宝往，非人见摩尼宝者，不堪其威即自然去。若男子、女人有寒热之病，持摩尼宝示之

，其病即除。若持摩尼宝著冥中，即时明。热时，持摩尼宝所著处即时凉。寒时，持摩尼宝所著处即时温。摩尼宝所置处，诸邪之毒皆悉消除。若男子、女人为蛇虻所中，见摩尼宝者毒即除，其处愈。世尊，摩尼宝其德如是。若男子、女人——若目冥、若眼痛、若身肿、若有疮——见摩尼宝者，诸疮诸病皆悉除愈。世尊，此摩尼宝其德如是。若著水中，水即随作摩尼宝色。世尊，若持杂色若干种缯裹著水中，水续作摩尼宝色，水浊即为清。摩尼宝其德如是。”

是时，阿难语释提桓因言：“拘翼所说者为是天上摩尼宝乎？为是世间宝耶？”

释提桓因报阿难言：“我所说者，天上之宝。世间亦有摩尼宝，不及天上之宝，其德不具足不如天上宝，其德不可以譬喻为比。我所说宝者，若著函中，若著篋中，其光明彻出去，正使举珠去，其处续明如故。若有书持受学般若波罗蜜者，其处则无众患之难，其处所尊譬如摩尼珠之处。当知般若波罗蜜如摩尼珠，其德无量五波罗蜜之德及萨云若、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法性、如、真际、不可思议、萨云若慧之德。佛般泥洹后舍利得供养承事，萨云若慧从诸习绪尽常悉守护不忘于法，萨云若者是诸法之器，是故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舍利得尊敬供养。舍利者是般若波罗蜜之宝器，无断无著波罗蜜，无生无灭波罗蜜，亦不著亦非不著波罗蜜，无生无灭波罗蜜亦不应亦非不应波罗蜜，亦不举亦不下波罗蜜，亦不来亦不去亦不住波罗蜜，是故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舍利得供养。舍利者是诸法波罗蜜之器，以诸法波罗蜜合成故舍利得供养。

“世尊，置是三千大千刹土如来舍利，如恒边沙刹土舍利满中，我故取般若波罗蜜。所以者何？如来舍利皆出是中故得供养故。若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舍利恭敬承事者，得天上世间之福，得生刹利、梵志、长者大姓家，得生第一四天王，得第六天上功德之福，植此福已因诸善本必度众苦。若复持是般若波罗蜜供养承事，便具足五波罗蜜、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度罗汉、辟支佛地，住菩萨之德，便得神通从一佛国复至一佛国，随其所应而教化之各令得所，或作遮迦越罗，或作刹利、梵志，或作长者大姓，随其习俗而教授之。是故，世尊，我不为懦弱不恭敬承事，不为不欲受持舍利。

“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恭敬承事般若波罗蜜者，则为供养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舍利已。

“世尊，若欲见十方现在无央数诸佛者，当奉行般若波罗蜜，讽诵受持教人习行供养是已，善男子、善女人便得见十方现在无央数诸佛，以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般若波罗蜜故便得诸佛法。

“世尊，欲得见诸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者，是善男子、善女人当受持般若

波罗蜜。

“世尊，复有二法。何等为二？谓有为法之法、无为法之法。

“何等为有为法之法？谓内外空之智及有无空之智，三十七品、四无碍慧、四无所畏、佛十种力及十八法、恶法善法之智，有漏无漏之智，俗法道法之智，是名曰有为法之法。

“何等为无为法之法？谓不生不灭之法，亦不住住无有异，亦不著、亦不断、亦不增、亦不减诸法之真。何等诸法之真？无所有者是法之真。是名为无为法之法。”

佛告释提桓因言：“如是，如是，过去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皆由般若波罗蜜成阿惟三佛，诸弟子众亦各得其所成须陀洹至罗汉、辟支佛；甫当来、今现在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亦当由般若波罗蜜成阿惟三佛，诸弟子众亦各成其所得须陀洹至罗汉、辟支佛。何以故？此三乘法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故。虽出三乘，亦无所生，亦无相念，亦无著亦无断，亦无所有，亦不应亦不不应，亦不动转亦不不动转，亦不取亦不舍，但以俗数不以最要。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亦不在此亦不在彼，亦不中流亦不近岸，亦不偶亦不只，亦非相亦非无相，亦非道亦非俗，亦不有为亦不无为，亦不善亦不恶，亦不过去、当来、今现在。何以故？拘翼，般若波罗蜜，亦不持佛法，亦不持声闻、辟支佛法，亦不舍凡人法。”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者大度之度。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尽知一切众生之意，亦不有众生及知见处，亦不见五阴，亦不见六情，亦不有六衰，亦不缘起，亦不有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亦不见道亦不有道法，亦不见佛亦不有佛法。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亦不有所倚住。何以故？般若波罗蜜无有形不可见，何况当见有所倚者？”

佛告释提桓因言：“如拘翼所说，菩萨摩訶萨长夜行般若波罗蜜尚不见道，何况及菩萨所行法？”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何以故菩萨摩訶萨但行般若波罗蜜，不行余波罗蜜？”

佛告释提桓因言：“菩萨尽行六波罗蜜亦无所倚，不有所施，不有受者，不有与，不有戒亦不有犯，亦不有忍亦不有患，亦不有精进亦不有懈怠，亦不有禅亦不有乱意，亦不有智亦不有愚。般若波罗蜜者，是菩萨第一之行。于般若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者，欲具足五波罗蜜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欲观诸法无所倚故——从五阴至萨云若，是为诸法无所倚。譬如阎浮提种种好树，若干种色、若干种叶、若干种华、若干种果其色各异，种种茎节、枝叶、华实，其荫无异无有差别。拘翼，般若波罗蜜含五波罗蜜至萨云

若，亦不若干无有差别亦无所倚。”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于诸功德皆具足满。世尊，般若波罗蜜者，是无央数无量功德皆悉具足。世尊，般若波罗蜜者，含受一切诸法功德皆悉具足。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者，书其经卷，供养名华、捣香、缯盖、幢幡奉行中事；若复有人书般若波罗蜜以为经卷，复与他人。如是其福，何所为多者？”

佛告释提桓因言：“我今问汝，随所报我。若善男子、善女人供养全身舍利，若复持如芥子者分与他人令供养者，其福何所为多？”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如我从佛所闻法中事，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舍利，若复分持如芥子者与他人，其福甚多。世尊，如我重察其义，如来住于金刚三昧自坏其身，下末舍利如芥子者而供养之，受无极福断诸苦之际。”

佛告释提桓因言：“如是，拘翼，若有人供养般若波罗蜜，书持经卷复与他人者，其福德甚多！甚多！拘翼，若持般若波罗蜜转复教余人，解其中慧事事分别，是善男子、善女人所得福德，多于前所供养者上所从闻。是般若波罗蜜者，当知其尊在诸贤圣之上，当视是人如世尊无异。所以者何？得见般若波罗蜜者，则为见世尊已。世尊则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则是世尊。何以故？过去、当来、今现在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得成阿惟三佛故。诸贤圣智及诸阿惟越致菩萨，皆从是般若波罗蜜中出得成阿惟佛，诸声闻者亦从其中皆得罗汉，辟支佛各得其所，发菩萨意者亦从是皆得诸菩萨德。是故，拘翼，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见现在诸佛承事供养者，当供养般若波罗蜜。”

佛言：“我奉持供养般若波罗蜜如是上事，自致成阿惟三佛于中最尊，谁复有尊可承供养？从天上至世间过诸三界无复尊者。熟自思念‘我本从般若波罗蜜自致三耶三佛，般若波罗蜜者则是我之所尊，是故我今当供养般若波罗蜜，所应恭敬。’是故，拘翼，我自供养承事是般若波罗蜜初不远离，我所作者皆因般若波罗蜜而行。

“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佛者，当供养般若波罗蜜受持奉行。何以故？诸菩萨摩訶萨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故，诸佛世尊皆从菩萨摩訶萨出生故。是故，拘翼，若善男子、善女人行三乘法者皆当供养般若波罗蜜，书持受学亦当如是。”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一功德品第三十九

佛告释提桓因：“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教一阎浮提其中众生使立十善。于拘翼意云何？其福宁多不？”

释提桓因白佛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拘翼，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经卷授与他人，使书持讽诵解其中事，得其功德甚倍多也。何以故？是般若波罗蜜中，广说无漏之法，使诸善男子、善女人皆得而学，甫当来者亦复得学等至于道；求罗汉、辟支佛道者皆于是得，甫当求者亦于是得；求菩萨道者皆于中得，甫当求者皆悉当于中得；已成阿惟三佛者皆于中得，甫当求阿惟三佛者亦当于是中得。

“拘翼，何等为无漏之法？谓三十七品空及三脱门、四谛、内外空及有无空、佛十种力、无量佛法，使善男子、善女人得成阿惟三佛，甫当求者亦当得成阿惟三佛。

“拘翼，教一阎浮提众生皆立于十善，不如使一人得须陀洹道。何以故？虽教一阎浮提众生使行十善，未脱三恶趣；教一人得须陀洹者，已离三恶趣故。

“拘翼，若教一阎浮提其中众生使行十善尽得须陀洹，不如教一人使得辟支佛得福甚多。

“拘翼，尽教一阎浮提人立于十善，皆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不如教一人使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其德甚多。何以故？使一人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为续佛种，佛种不断故。

“拘翼，须陀洹至辟支佛及佛皆从菩萨生，是故当知，善男子、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经卷，授与他人所得甚多。何以故？诸广大之法，皆来入般若波罗蜜故，因是便知有刹利、梵志、长者、大姓，因知有四天王上至无思想无思想慧天，因知有三十七品至萨云若，知有须陀洹上至三耶三佛。

“拘翼，置是一阎浮提众生，及四天下至小千天下、中千天下三千大千国土，及如恒边沙国土满中众生，悉教立于十善故，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书持般若波罗蜜，教他人使书持经卷讽诵解说，得其功德，甚多！甚多！

“复次，拘翼，善男子、善女人教一阎浮提满中众生，令立四禅、四等及四空定，得五神通，其人得福宁为多不？”

释提桓因白佛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故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书持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使书持经卷讽诵解说，得其福多。何以故？拘翼，般若波罗蜜者，所说极广远故。

“拘翼，置是一阎浮提、四天下、小千国土、中千国土、三千大千国土及如十方恒边沙国土满中众生，悉教令得四禅、四等及四空定，得五神通，其功德宁多不？”

释提桓因白佛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故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书持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使书持讽诵解说中事，得其功德，甚多！甚多！”

“复次，拘翼，受持般若波罗蜜者，不以二事亦非不二受行五波罗蜜，亦不以二道亦非不二，亦不以二事念内外空及有无空，亦不以二事道行三十七品，亦不以二事道行萨云若。

“复次，拘翼，若善男子、善女人以无央数方便，持般若波罗蜜教化众生，使学受持讽诵解说广演其义，不以二事观般若波罗蜜，亦不以相亦不以无相，亦不合亦不散，亦不应非不应，亦不举亦不下，亦不著亦不断，亦不生亦不灭，亦不持非不持，亦不处非不处，亦不实亦不虚，亦不垢亦不净，亦不信非不信，亦不法非不法，亦不如非不如，亦不实际非不实际。如是，拘翼，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使讽诵学，事事分别解说其义章句分明，持是教人所得功德，胜自讽诵守行其事。若善男子、善女人自学般若波罗蜜，讽诵解说身自供养，复教他人令讽诵学为解中义分别其慧明了具足者，是善男子、善女人所得功德最倍益多。”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是善男子、善女人受学般若波罗蜜者，当具足受解其句义。”

佛言：“如是，如是，拘翼，善男子、善女人受学般若波罗蜜者，当具足受解其句义。如是受学者，是善男子、善女人得无央数不可计善本之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尽其形寿供食十方诸佛如来随其所乐，其人植福宁为多不？”

释提桓因言：“甚多！甚多！”

佛言：“故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无央数方便，持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使学守行具足解慧了其句义者，所得功德福最甚多。何以故？过去、当来、现在诸佛本行菩萨道时，皆于般若波罗蜜中学，成得阿惟三佛。其有学者亦当复成阿惟三佛。

“复次，拘翼，善男子、善女人于阿僧祇劫行檀波罗蜜，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广教众生而无所倚。拘翼，菩萨行檀波罗蜜若有所倚，生意念言‘我施与彼’，作如是者为住布施，不成檀波罗蜜；言‘我持戒，是我所戒’，便住于戒不成尸波罗蜜；言‘我忍辱，以是故忍’，便住于忍为不成羸波罗蜜；言‘我精进，有所为进’，便住于精进为不成惟逮波罗蜜；言‘我行禅，有所为禅’，便住于禅为不成禅波罗蜜；言‘我行智’，便念于智以住于智，为不成般若波罗蜜。拘翼，善男子、善女人作是行者，不成六波罗蜜。”

释提桓因白佛言：“菩萨摩訶萨作何等行当成六波罗蜜？”

佛告释提桓因言：“菩萨布施，亦不自有，亦不有所施，亦不有受者，是为行檀波罗蜜。至般若波罗蜜亦不有亦不得，是为菩萨具足行六波罗蜜。拘翼，若善男子、善女人行六波罗蜜及其义解，当作是知。何以故？后当来世当有

善男子、善女人，发意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住于般若波罗蜜，不具足闻般若波罗蜜及其义解，或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故当为是辈人，具足解说般若波罗蜜中慧。”

释提桓因白佛言：“何等为人说般若波罗蜜？”

佛告释提桓因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说般若波罗蜜，说已当复说。”

释提桓因白佛言：“云何善男子、善女人说般若波罗蜜，说已当复说？”

佛语释提桓因言：“若善男子、善女人新入般若波罗蜜者，当为说般若波罗蜜，为说已当复说。为新入者说色无常，当为作如是说，如是行者为行般若波罗蜜，如是说者为念五阴无常。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说五阴无常者，为欲初向行般若波罗蜜，说十二衰无常苦空行六波罗蜜，说十八性无常苦空行六波罗蜜，说五阴苦空行六波罗蜜，说四禅、四等、四空定无常苦空行六波罗蜜，说三十七品、十八法至萨云若，说无常教非常苦空，作如是说，作如是解，是为教新发意者行般若波罗蜜。拘翼，新学初发意者当作是行。

“复次，拘翼，若善男子、善女人深入学者说般若波罗蜜时，当语是新学初发意者言：‘汝当受念六波罗蜜，受已当住第一菩萨地，从第一至第二至十住。’作是想有著想有倚想，作是念般若波罗蜜。拘翼，是为新发意行般若波罗蜜者。

“复次，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复作是教言：‘汝当作是念般若波罗蜜，作是念已出过罗汉、辟支佛上。’是为新发意者行。

“复次，拘翼，有行菩萨道者，当语新学者言：‘当受是般若波罗蜜，当得无所从生法忍，得是忍已便住神通，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礼事恭敬诸佛世尊。’

“复次，拘翼，深入学者当教新学初发意者言：‘善男子、善女人，汝当作是受学般若波罗蜜，作是持念，作是念已，汝便当得不可计无量之功德善福。’是为教新发意者行。

“复次，拘翼，深入学者当教新学者言：‘善男子，汝当学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所行善本所作功德，当一心念至得阿耨多罗三耶三佛。’是为教新学者行。”

释提桓因白佛言：“作是念说已，当复云何教新学者乎？”

佛告释提桓因言：“深入学者当复教新学者言：‘善男子，当受念般若波罗蜜。念般若波罗蜜者，莫观五阴无常。何以故？五阴所有自空，五阴所有者无所有也，无所有者非五阴。般若波罗蜜中五阴无有常与无常，般若波罗蜜中尚不见五阴，何况当有常无常耶？’拘翼，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说，为不教新学著者。

“当复教新学著者：‘汝当受念般若波罗蜜，念般若波罗蜜于诸法莫有所过、莫有所住。何以故？般若波罗蜜者，亦无法可过者、有住者。何以故？法自空，有空者无所有，无所有者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中无法可应不应者，亦无有生与不生法。’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说，是为不教新学著者。”

“拘翼，善男子、善女人说般若波罗蜜中义当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教，所得功德多于前者。”

“复次，拘翼，善男子、善女人教一阎浮提众生令得须陀洹道，其福多不？”

释提桓因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使学书持为解说其义，得其功德，甚多！甚多！教是善男子、善女人般若波罗蜜随其上教习学守行。何以故？诸须陀洹道者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故。”

“复次，拘翼，置是阎浮提诸四天下及三千大千国土，东方如恒边沙国土满中众生尽教令得须陀洹道，其福宁多不？”

释提桓因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使学书持讽诵行习解说其慧，得其功德，甚多！甚多！何以故？须陀洹道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故。”

“复次，拘翼，若阎浮提满中众生尽教令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其福宁多不？”

释提桓因白佛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使学书持讽诵奉行，如其中教解说慧义，得其功德，甚多！甚多！何以故？须陀洹道至阿罗汉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故。”

“复次，拘翼，置是一阎浮提及三千大千国土如恒边沙国土满中众生，尽教令得须陀洹道至阿罗汉，其福多不？”

释提桓因白佛言：“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使学书持讽诵奉行，随其中教解说慧义，得其功德，甚多！甚多！”

“复次，拘翼，一阎浮提满中众生，尽教令得辟支佛道，其福多不？”

释提桓因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使学书持讽诵奉行，随其中教解说慧义，得其功德，甚多！甚多！何以故？诸辟支佛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故。”

“复次，拘翼，置是阎浮提及三千大千国土如恒边沙国土众生，尽教令得辟支佛道，其福多不？”

释提桓因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使学书持讽诵奉行，随其中教为解慧义，得其功德，甚多！甚多！何以故？诸辟支佛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生故。

“复次，拘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教一阎浮提及恒边沙满中众生，劝助令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罗蜜授与他人，教使书持讽诵奉行，为解慧义，其德甚多！语其人言：‘受般若波罗蜜当随中教，随是教已当得萨云若利，得是利已便具足般若波罗蜜，汝便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初发意菩萨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故。

“复次，拘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教一阎浮提及恒边沙满中众生，教令立于阿惟越致，其福宁多不？”

释提桓因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拘翼，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经卷，授与他人解说中事及其义慧使宣行之，语其人言：‘受持是般若波罗蜜经卷，如上所教皆习奉行，汝便当得诸法之利，至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菩萨摩訶萨阿惟越致地皆从般若波罗蜜出故。

“复次，拘翼，尽一阎浮提其中众生，悉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复转还，若善男子、善女人为是辈人，说般若波罗蜜及其义解而为说之，若有一人言‘我欲疾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为是一人说般若波罗蜜，具足其义分别解说，其福最多。”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訶萨务欲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务当教是菩萨令行六波罗蜜，当教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种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佛十八法，当以是法教是辈人，给其所须衣服真越所有供养，以是二事法，供食是辈菩萨摩訶萨。

“世尊，是善男子、善女人所得福最尊，胜前所作者。所以者何？世尊，菩萨摩訶萨教人行六波罗蜜，当如是教人行，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亦当如是。”

须菩提语释提桓因言：“善哉！善哉！拘翼，乃劝助是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萨道者，乃尔如卿为佛作贤弟子之法，当益于菩萨摩訶萨，以持法施及供养施护养菩萨，劝助使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诸佛及弟子众皆从是二事施中出。若菩萨不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是菩萨终不能学六波罗蜜及佛十八法；若菩萨不学六波罗蜜及佛十八法者，终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知

有罗汉、辟支佛。以菩萨学六波罗蜜及佛十八法故，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三恶趣便断，世间乃知有刹利、梵志、长者大姓种，便知有四天王及无思想无思想慧天，便知有六波罗蜜，从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世间便知有声闻、辟支佛乘。”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二劝助品第四十

尔时，弥勒菩萨摩诃萨语须菩提：“菩萨摩诃萨所作劝助福祐之像，与众生共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无所希望，出过众生、诸声闻、辟支佛所作劝助福祐者上。一切众生发声闻、辟支佛乘者，所作布施福祐之像，持戒自守一心福像，不如是菩萨摩诃萨劝助之福与众生俱共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其福最尊，为最第一具足，无有过上者，所作劝助皆为众生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罗汉、辟支佛所作布施之福、持戒自守，但欲自调，但欲自净，但欲自度，念三十七品、念三脱门但以自调而欲自度；菩萨但欲调众生，欲净众生，欲度众生，劝助众生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白弥勒菩萨摩诃萨：“是菩萨摩诃萨于东方无央数诸佛刹土、无央数般泥洹佛，从发意至阿耨多罗三耶三佛至般泥洹乃至法灭尽，从其中间所作善本应六波罗蜜，及诸声闻、缘觉所作布施功德、持戒自守及诸无漏之戒，从行戒至无戒善本，乃至诸佛净戒之福、三昧之福、智慧之福、解脱之福、见解脱慧之福，及大慈大悲无量阿僧祇佛所说法，从其法中所闻受者，有得须陀洹至得阿罗汉、辟支佛，上至菩萨及诸般泥洹佛所作功德，都计之合之，劝助为尊，最为无上，最为具足。我亦复持是功德，如是劝助功德福，是为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中劝助，是便为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善男子、善女人为菩萨道者，或当作是念：‘如过去诸佛世尊所作功德，使我得是意，使我发是意行，使我得是想念。’”

弥勒菩萨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菩萨意者，不以是因缘，不以是像，不作是想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语弥勒菩萨：“若不以是得，若不以是因缘，诸佛世尊何以故想于十方世界，从十方佛从初发意至于法尽诸善本，及发声闻乘我所从戒至无戒功德尽计之合之，而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应无有想，将无作颠倒想！——无常谓有常，用想颠倒、用意颠倒、用见颠倒；不净谓净，苦言有乐，无我谓我，用想颠倒、用意颠倒、用见颠倒。其事虚空亦如，因缘亦如，道意亦尔，六波罗蜜亦尔，乃至十八法亦尔。若如事者亦如，道意、六波罗蜜亦如是，五阴、六情亦如是，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及十种力、佛十八法，何等为事？何等为因缘？何等为道？何等为诸善本？何等为劝助意？何等为劝助对意所可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

弥勒菩萨语须菩提：“若有菩萨行六波罗蜜，见过去佛，供养承事诸佛，与善知识相得，若已自学身空，是辈之人不以事像，不以是因缘，不以是佛善本之相，不以劝助功德，不以是诸福作想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当复更作是意求，令不堕二法亦不不二，亦不以想亦不以无想，亦无所倚亦非不倚，亦不以著亦不以断，亦不以生亦不以灭。若是菩萨不学六波罗蜜，若不供奉诸佛，若无诸善之本，若不与善知识相得，若不自学空，便以是事，以是因缘，以是劝助功德，以是诸事起想，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是故，须菩提，不当为初发意菩萨前说六波罗蜜，及内外空、有无空及诸法空，不当为新学菩萨说之。何以故？若新学者，或亡所信，或亡所乐，所有恭敬皆悉亡失，便坏诸善本。当为阿惟越致菩萨摩訶萨说之，若久与善知识相随者亦可与说，从前过去于诸佛所作功德者，当与是辈人可说空相法，是人闻是不恐不怖亦不畏惧。

“菩萨摩訶萨当作如是劝助，所可劝助意，所可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意已灭尽无所复有，所可作者及诸因缘所作功德亦复灭尽。何等为劝助意？何等为众事？何等因缘？何等为善本功德而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持意有所求耶？意无两对，如意之性而无所求。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至六波罗蜜亦无所有，至于五阴亦无所有，至道亦无所有。若有菩萨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当作是知，当作是求，当作是劝助，当作是善本，如是求为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弥勒菩萨语长老须菩提言：“新学菩萨闻是将无恐怖？——当云何作诸善本功德而有所求？云何劝助及诸功德持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语弥勒菩萨：“新学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受持六波罗蜜无所倚受而无所想，当解内外空及有无空，解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常与善知识相得，得六波罗蜜及其义趣，教授令不离六波罗蜜，至得菩萨道不离佛法，教语魔事，闻魔事已不增不减。何以故？至得菩萨道常念诸法不离诸佛，于中作功德受持诸菩萨宗，至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离是功德。新学菩萨于诸十方无央数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及诸弟子所作功德，及诸刹利、梵志大姓，及四天王、首陀会诸天所作功德，皆劝助之，持是劝助功德，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其功德最上无过者。”

是时，弥勒菩萨语须菩提言：“若有新学菩萨，念诸佛及弟子所有劝助功德，持无上无比劝助、无央数劝助功德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于想念见而不颠倒？”

须菩提言：“虽念诸佛及弟子众，于中无佛想，亦无弟子众想，亦无诸善本想，意有所求亦无意想，菩萨作如是求，于想不倒、于念不倒、于见不倒。

若菩萨念诸佛及众僧功德，念所作善本，持想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为菩萨想倒、念倒、见倒。菩萨虽有是念——念佛及众、念诸善本，虽有是念，当知是念尽灭无所有，所可尽者无所求，意有所求是意之法，所可求法亦是其法，虽作是求，是为正求，不为邪求。

“菩萨摩訶萨当作是求：是为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及诸弟子所作功德，下至凡夫所作功德，所听受法，及诸天、阿须伦、真陀罗、摩睺勒所作功德，及诸刹利、梵志、大姓长者所作功德，及四天王上至首陀会天所作功德，所听受法，所可发意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都卢合之聚之计之称之，是所作功德皆劝助之，持是劝助功德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若当知是法已尽已灭，无所复有，所可求法亦复尽空，若作是求为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当作是知：法不求法。何以故？诸法皆自空故。作是求者为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菩萨如是行六波罗蜜者，于想不倒，于念见亦不倒。何以故？不入所求故，于诸善本及其道意不见当有所入处故。是为菩萨无上之求。菩萨摩訶萨于诸功德寂而无所生，于五阴、十八性及六衰至六波罗蜜亦寂无所生，于内外空及有无空、佛十八法亦寂而无所知。菩萨如是知寂无所得者，是为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若菩萨摩訶萨知劝助功德，劝助功德寂无所生，佛寂及佛事寂，诸善本事、善本事寂，诸道意事、道意事寂，诸所求事、所求事寂，诸菩萨事、菩萨事寂，六波罗蜜事、六波罗蜜事寂，乃至佛十八法、佛十八法寂，如是菩萨当寂净行般若波罗蜜，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诸过去佛所作善本有所求索尽般泥洹，菩萨摩訶萨亦当作是求，所作善本及于所求当如泥洹，意有所索、意与所求适等无异，作如是求，作如是知，是为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作如是求者，想不颠倒，念不颠倒，见不颠倒。

“若复菩萨以想行般若波罗蜜，以想念诸佛功德，是为不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过去诸佛亦不有想亦不无想，若复作念，若复作想，是为不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为想颠倒、念颠倒、见颠倒。

“若复不念诸佛善本，诸所有发意亦不作知亦不作想，是则为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为菩萨想不颠倒、念见不颠倒。”

弥勒菩萨语须菩提：“云何菩萨有所求而无有想？”

须菩提言：“菩萨欲得沤和拘舍罗，当于般若波罗蜜中学；不求般若波罗蜜，终不得诸善本功德。何以故？诸佛世尊亦不于般若波罗蜜中现，及诸善本亦不见众事，亦不见意可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所作已灭，众事亦灭，我但以自起是诸想、诸善功德及诸发意。诸佛世尊亦无想求，亦无有是劝助，亦无是知。何以故？用想求无所得故。若想有可得者，我及诸佛所作分别想当有所得

。是故菩萨功德、菩萨有所求亦不当作想，亦不当有所倚。

“诸佛世尊不称誉倚想求者。何以故？想求者为杂毒。譬如净洁美食与毒相得，色虽香美故为杂毒，若有愚痴之人欲得食之，虽为当时贪其色好香可口，久后不便其身。作如是受，不谛观，不谛知，不知讽诵，倒解中义，自不能解为他人说言：‘善男子，是教是过去、当来、今现在佛，从发意以来至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于有余泥洹至无余泥洹乃至法尽，于其中间行般若波罗蜜所作功德，及六波罗蜜，所可行三十七品、四禅、四等及四空定、十种力、十八法所作善本，及净佛国教授众生诸佛戒品、三昧品、智慧品、解脱品、见解脱慧品、萨云若慧、无所亡法、常等行，于声闻中所作功德，诸佛世尊所记辟支佛，诸天尊神、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睺勒所作功德，都卢合聚此诸功德，持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倚想求三耶三佛，是则譬如杂毒之食。有倚想者终无所成。何以故？有倚有想而有形貌有杂毒。求为谤如来，亦不受如来教，亦不受法。

“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当作是念：‘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世尊，从发意以来至得佛，云何有所作求？及诸弟子至萨云若中事所作上亦如是，当云何有所作而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萨道，不欲高下如来者当作是求：‘如诸佛世尊所知识，以辩才慧诸善本之相与法相应者，我持是劝助。我所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皆是诸佛所知。’诸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萨道者，不倚诸善本功德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如是求者为不高下如来，是为信佛、信法菩萨，如是行者为不杂毒，所求为无有毒。

“若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萨道行般若波罗蜜者，所为功德当作是求，五阴亦不著，欲界、色界、无色界亦不著，过去、当来、今现在六波罗蜜亦不著，三界亦不著，去来今、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种力及十八法亦不著，三界亦不著，去来今如及尔法生法灭、真际、不思议性、戒、忍、智、解脱、解脱见慧、萨云若、无所亡法、常等行亦不著。三界不著，三界者亦无去来今。何以故？以无所入故。有所求者亦无所入，所可求法亦复无所著，是人亦复无所著，诸佛世尊亦复无所著，诸余善本亦无所著，声闻、辟支佛诸善本亦无所著，诸无所著者亦非去来今。

“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知五阴不著，三界亦非去来今，亦不可以倚想有所求。何以故？不见有所生者，诸无所生者亦无所有，无所有者不能有所为。六波罗蜜乃至无所亡法及常等行亦不著，三界亦非去来今，非去来今者亦不可以倚想有所为。何以故？是所生不可得故。诸所生者为无所有，无所有者亦不能有所为，是为菩萨不杂毒求。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萨道有倚想者，则为邪求；所作善本倚想求者

，是为邪求。诸有邪求者，诸佛世尊所不称誉；佛所不称誉者，为不具足六波罗蜜；不具足六波罗蜜者，则不具足三十七品，则不具足内外空及有无空，佛十种力及十八法则不具足；不具足十八法者，则不能净佛国土，则不能教授众生，终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所以者何？有杂毒求。故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者，当作是念：‘如诸佛所知善本功德法求，如所求为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我亦当以是法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是时，佛赞叹须菩提言：“善哉！善哉！须菩提，乃作世尊之行，能为诸菩萨说所求之法——无想，无所倚，无所出，亦不断亦不著，亦不有亦不无，应空相，应法性，应如行。”

佛告须菩提：“假令三千大千刹土中众生，悉得十善之利，悉得四禅、四等、四空定及五通，尽得是利。于须菩提意云何？是众生所得福宁多不？”

须菩提白佛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于诸善本无所生、无所著以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功德最为尊化、无上正真之化、具足之化。

“复次，须菩提，若三千大千刹土中众生尽得须陀洹上至罗汉、辟支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尽其寿命供养是辈罗汉、辟支佛，随其所安饮食、衣被、床卧之具、病瘦医药尽诸所有，敬之养之。于须菩提意云何？其福宁多不？”

须菩提言：“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住无所生、无所著，于善本之德无所求，其福最尊最上。

“复次，须菩提，假令三千大千刹土众生尽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十方恒边沙刹土中众生，一一众生供养是菩萨尽恒边沙劫，随其所安饮食、衣服、床卧、医药、瞻视、恭敬、承事。于须菩提意云何？其福宁多不？”

须菩提言：“甚多！甚多！世尊！其福多不可计、不可数、不可以譬喻比。若使福德当有形者，十方虚空所不能受。”

佛告须菩提：“虽作尔所福德，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所作善本无所生、无所著，于善本之德无所求。是善男子、善女人之功德，最尊、最上、无比、无上之化。是无所生、无所著之功德，与前功德百千亿万倍不相比。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有倚有想于十善事及四禅、四等、四空定、五通尽具足。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以倚想供养诸声闻、辟支佛上至菩萨故。”

尔时，四王天上二万天子，皆叉手礼佛足，白佛言：“世尊，菩萨所施为沕和拘舍罗，甚善快哉！所作已应无倚无著，应空无相，所施善本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所施为不二入。”

是时，释提桓因与无央数忉利诸天及诸天子，持天杂华香、捣香、泽香、缛彩、华盖、天衣、天幔、杂色幢幡，鼓天伎乐，来至佛所供养散佛，皆赞叹言：“菩萨所施为洳和拘舍罗，甚善快哉！所作已应无所倚、无所著，应空无想，所施善本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所施为不二入。”上至梵迦夷天无央数百千亦复叹誉菩萨洳和拘舍罗皆复如是。

阿迦膩吒天与无央数亿百千诸天，来至佛所为佛作礼，俱发大音声言：“世尊，甚奇大哉！于般若波罗蜜行洳和拘舍罗所作善本，其德胜前过去善男子、善女人之所作为。”

于是佛告四天王及阿迦膩吒诸天子言：“假令三千大千刹土所有众生尽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复代过去、当来、今现在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代其欢喜，及弟子众从初发意至般泥洹乃至法尽于其中间所作诸善之本代其欢喜，声闻、辟支佛所作诸善之本代其欢喜，及众生所作诸善之本行檀波罗蜜至般若波罗蜜代其欢喜，诸贤圣所有戒品、三昧品、智慧品、解脱品、解脱见慧品代其欢喜，余无量佛法都卢计校合聚，是上诸功德皆代其欢喜，倚是代欢喜功德，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若复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代过去、当来、今现在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及罗汉、辟支佛，从发意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从其中间行六波罗蜜，及余无央数佛法功德代其欢喜，而无所希望亦不二入，已应无相、应无所著、应空，是为最第一代其欢喜，为无上代欢喜也。

“持是代欢喜功德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而无所倚者，其功德福祐胜于前善男子、善女人所为代欢喜，比其功德百倍、千倍、巨亿万倍，是为菩萨摩訶萨最上代欢喜之所为也。”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如世尊所说合集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于诸功德中无过代欢喜者，代欢喜之德无过是德。”

须菩提言：“世尊，云何为最上？云何为最尊？”

佛告须菩提言：“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当来、过去、今现在法，无所取无所舍，亦不贡高亦不贡高，亦不有所倚亦不无所倚；于是法亦无有生亦无有灭，亦无著亦无断；于是法中亦不见增亦不见减，亦无往亦无反，亦不道亦不俗。如去来今法，如反尔法、所住法、所灭法，我亦复代欢喜，持是代欢喜功德，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施菩萨摩訶萨，作如是施为代其欢喜最为第一，无过是代欢喜者。须菩提，作如是代欢喜，比余代欢喜之德，百倍、千倍、巨亿万倍，不及是代欢喜者。

“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欲代去来今诸佛及诸声闻、辟支佛从初发意至于成佛，于其中间作诸善本，行六波罗蜜及余无数佛法善

本，若欲代欢喜者，复欲代一切众生所作善本，当作是代欢喜，是代欢喜为最等。六波罗蜜与脱等，脱与五阴等，其脱之事与内外空等，解脱之事与有无空等，三十七品与解脱等，十力与解脱等，解脱与解脱见慧等，去来今法与解脱等，解脱则是过去、当来、今现在，解脱如诸佛世尊之所施为，解脱如诸佛弟子，诸佛弟子亦如解脱，解脱者与声闻、辟支佛泥洹等，解脱事与诸佛世尊法等，解脱者亦如罗汉、辟支佛，解脱亦如诸法之法。我于是无缚无脱之法，我于无著如无污染清净之法，不生无所生、不灭无所灭之法，我所施为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亦如是上诸法——无所缚法、无所败法、无所坏法。”

佛告须菩提：“是为菩萨摩訶萨无上代欢喜最为第一。”

佛言：“菩萨摩訶萨具足作代如是欢喜者，疾速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

“复次，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尽其形寿供养十方恒边沙佛及众弟子，随其所安饭食、衣被、床卧、医药尽诸佛形寿，般泥洹已后昼夜奉事舍利，幢幡、华盖、伎乐以为供养，常念行六波罗蜜而有所倚。复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行六波罗蜜沕和拘舍罗而无所倚，持是功德无所希望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比其善本功德，百倍、千倍、巨亿万倍，不及是代欢喜福德最尊最上。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行六波罗蜜，以沕和拘舍罗无所倚功德，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而无所倚。”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三照明品第四十一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耶？”

佛言：“是，舍利弗。”

舍利弗言：“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作照明故。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至竟清净故。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为有名字。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于三界无沾污。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除诸垢冥。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于三十七品之最尊上。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安隐诸灾患恐怖者。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为五荒见蔽者作明故。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无际众生入邪径者而作正导。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萨云若，是能除诸习绪。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菩萨之母，生诸佛法故。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不生不坏，从有名至竟空故。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离于生死亦无所灭，不与作本故。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受诸孤穷者，为作珍宝施故。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具足初无能伏者。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三转十二事而转法轮，亦无能转者，所转终不动还故。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能现种种之本及所有，无所有空故。

“唯，世尊，当云何住般若波罗蜜？”

世尊报言：“当如世尊住。舍利弗，礼般若波罗蜜，当如礼世尊。何以故？般若波罗蜜者则是世尊，世尊与般若波罗蜜无有别，般若波罗蜜则是世尊，世尊则是般若波罗蜜。诸佛世尊因般若波罗蜜而得名，菩萨、辟支佛、阿罗汉至须陀洹皆因般若波罗蜜得其名字，十善、四禅、四等、四空定、五通、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种力及十八法乃至萨云若，皆因般若波罗蜜出生。”

于是，释提桓因意念：“何因尊者舍利弗乃生是问？”

释提桓因便问舍利弗言：“尊者，何缘乃生是问？因何事有是问？”

舍利弗报言：“拘翼，菩萨摩訶萨沤和拘舍罗，为般若波罗蜜所护持，及诸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世尊，从初发意以来至法欲尽，于其中间所作善本，尽持作萨云若。拘翼，是故菩萨摩訶萨持般若波罗蜜过五波罗蜜上。

“拘翼，譬如人生盲，或百人、或千人、或万人欲有所至，若欲入城而无有导，终不能有所至。拘翼，是五波罗蜜为如盲者，离般若波罗蜜如盲者无导，亦不能具足至道，亦不能成萨云若。五波罗蜜为般若波罗蜜所护，如盲者得眼目。般若波罗蜜护五波罗蜜，令五波罗蜜各得名字。”

释提桓因语舍利弗：“如所言五波罗蜜因般若波罗蜜得名字者，五波罗蜜但有名而无度？”

舍利弗言：“如是，拘翼，五波罗蜜因般若波罗蜜而得名，五波罗蜜但有名无有度也。菩萨住于般若波罗蜜者，为已具足五波罗蜜，是故般若波罗蜜于五波罗蜜，为最上化、妙化、无比之化。”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当云何入般若波罗蜜中？”

佛言：“如入五阴当作是入般若波罗蜜，如入五波罗蜜当作是入般若波罗蜜，如入内外空及有无空，如入三十七品、佛十种力及十八法，如入萨云若，如入诸法，当作是入般若波罗蜜中。”

舍利弗言：“世尊，云何入五阴如入般若波罗蜜？云何如入诸法作是入般若波罗蜜？”

佛言：“于五阴无所生、无所得、无取无舍、无所坏，当作是入般若波罗蜜。于诸法无所生、无所得、无取无舍亦无所坏，是为入般若波罗蜜。”

舍利弗言：“作如是入般若波罗蜜，为及何法？”

佛言：“于诸法无所及是乃为般若波罗蜜名号。”

“世尊，不逮何法？”

佛言：“不逮善法，亦不逮恶法，亦不逮道法，亦不逮俗法，亦不逮有漏无漏法，亦不逮有为无为法。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之兴，亦不为希望起，以是故于诸法无所及、无所逮。”

释提桓因白佛言：“云何，世尊，是般若波罗蜜为不逮萨云若？”

佛言：“如是，拘翼，般若波罗蜜不逮萨云若，亦不逮亦不有。”

“世尊，云何亦不逮亦不有？”

佛言：“般若波罗蜜者，亦不以字，亦不以想，亦不以生死。”

释提桓因言：“世尊，亦不以字，亦不以想，亦不以生死，云何为逮？”

佛言：“如不入、亦不受、亦不舍、亦不住，作是及如不及。拘翼，般若波罗蜜，如是逮诸法如无所逮。”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之兴，甚奇甚特！于诸法无所生、无所有、无所倚、无所坏。”

须菩提白佛言：“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为逮诸法不逮诸法，菩萨闻是或恐或怖，便离般若波罗蜜。”

佛言：“如是，菩萨闻是或能恐怖。若有行般若波罗蜜菩萨，或作是念言：‘般若波罗蜜空，般若波罗蜜无有坚固，般若波罗蜜侵欺人。’作是念者便能远离般若波罗蜜，以是因缘菩萨便远离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信般若波罗蜜者，为不信何等法？”

佛言：“信般若波罗蜜，为不信色，为不信痛、想、行、识，为不信六情，不信色、声、香、味、细滑、法，为不信十八性及十二因缘乃至五波罗蜜，亦不信内外空及有无空，亦不信三十七品及十八法、佛十种力，不信须陀洹至罗汉、辟支佛，亦不信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信萨云若。”

佛告须菩提：“若不有五阴及萨云若者，为不信般若波罗蜜。以是故，须菩提，信般若波罗蜜者，为不信五阴诸法及萨云若。若不有五阴及诸法者，为不信般若波罗蜜。信般若波罗蜜者，为不信诸法。”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为大度。”

佛言：“于意云何？何以知般若波罗蜜为大度？”

须菩提言：“般若波罗蜜，亦不使五阴大，亦不令五阴小，亦不使五波罗蜜大，亦不令五波罗蜜小，从内外空至有无空亦不令大亦不使小，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令大亦不令小，至道及佛法亦不令大亦不令小，亦不聚五阴亦不散五阴，乃至佛法亦不聚亦不散亦不平相，五阴亦不不平相，乃至佛法亦不平

相亦不不平相，亦不广五阴亦不狭五阴，乃至佛法亦不广亦不狭，亦不使五阴强亦不使弱，乃至佛法亦不强亦不弱。世尊，以是故，般若波罗蜜为菩萨之大度。

“世尊，若新发意菩萨未习六波罗蜜者，闻是五阴及六波罗蜜无所增减、无有广狭，闻是语者或能不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不以般若波罗蜜故，五阴及佛法有大有小；不以般若波罗蜜故，五阴及佛法有强有弱。

“世尊，行般若波罗蜜，欲求大小五阴，欲强弱佛法，是为大累。何以故？道初无有累想。何以故？众生不生，般若波罗蜜不生，当作是见，当作是知，五阴亦不生，佛法亦不生。当作是观，观般若波罗蜜所有，如观众生所有；观般若波罗蜜所有，当如观五阴所有；观佛所有，当如观般若波罗蜜所有；观般若波罗蜜无所有，亦如观五阴无所有；观般若波罗蜜无所有，如观佛无所有；观般若波罗蜜无所有，如观众生亦无所有；观般若波罗蜜寂，观众生亦寂；观般若波罗蜜寂，观佛法亦寂，观五阴亦寂；观般若波罗蜜亦寂，观般若波罗蜜亦无有绪。当知众生亦无有绪，五阴及佛法亦无有绪，般若波罗蜜亦无有绪。般若波罗蜜不可思议，当知众生亦不可思议，五阴亦不可思议，及佛法亦不可思议。众生不败坏，当知般若波罗蜜亦不败坏。众生不逮阿惟三佛，当知般若波罗蜜亦不逮阿惟三佛，当知五阴亦不逮阿惟三佛，佛亦不逮阿惟三佛。众生力不具足，当知般若波罗蜜力不具足，五阴力不具足，佛力亦不具足。以是世尊大度者，是菩萨摩訶萨般若波罗蜜。”泥犁品第四十二

舍利弗白佛言：“唯，世尊，菩萨摩訶萨解般若波罗蜜者，为从何所来而生是间？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几何间？为更见供养几如来？行六波罗蜜为几时？云何解般若波罗蜜导入深义？”

佛告舍利弗：“是菩萨摩訶萨供养十方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从彼来生是间。是菩萨从发意以来不可计阿僧祇劫，行六波罗蜜亦不可计，来到是间，从是以来不可复计，常供养诸佛而来生是间。是辈菩萨见般若波罗蜜时，如见世尊无有异。若闻般若波罗蜜时，如闻世尊所说亦无有异。是菩萨摩訶萨解般若波罗蜜导入深义，不以想入、不以二入而无所倚。”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可得见闻不？”

佛言：“不可得见闻。何以故？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者亦非见事亦非闻事，般若波罗蜜者亦无所闻亦无所见，以诸法聋故；五波罗蜜者亦不见亦不闻，以诸法聋故；内外空及有无空无所闻无所见，以诸法聋故；三十七品、十种力、十八法无所见无所闻，以诸法聋故。须菩提，道及佛亦无所见无所闻，亦如聋法故。”

须菩提白佛言：“菩萨摩訶萨学般若波罗蜜久如当与般若波罗蜜相应。”

佛语须菩提：“是事应当分别：

“须菩提，有因缘令菩萨适发意便应深般若波罗蜜，以沕和拘舍罗不见诸法荣冀，终不诽谤，终不离六波罗蜜，终不离诸佛世尊。若复欲作诸善之本供养承事诸佛世尊者，即如意愿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终不复受母人胎生，终不离五通，不与诸垢相近，亦不与声闻、辟支佛意相近，教化众生净佛国土。菩萨如是行者为应深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复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见无央数不可计阿僧祇诸佛，行六波罗蜜而有所倚，闻说深般若波罗蜜便弃舍去。如是菩萨更生慢意，便离诸佛世尊，便不得闻深般若波罗蜜。”

佛语须菩提：“不乐闻深般若波罗蜜者，今亦在会中坐。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时，从本闻深般若波罗蜜不乐舍去，用是故今闻深般若波罗蜜，不乐复欲舍去。与身口意不和，积无黠之罪，以是罪重故拒逆深般若波罗蜜。拒逆深般若波罗蜜者，为拒逆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萨云若已，以逆萨云若罪故断萨云若，用断萨云若罪故当入泥犁中见煮，无央数百千岁从一泥犁出复至一泥犁，至劫尽火烧时，当复至他方大泥犁中，他方劫尽当复从他方一泥犁中复至一他方泥犁中，如是遍诸他方泥犁，以用是断法罪故当复更来生是间泥犁中，当受泥犁中剧痛之罪，至劫尽当堕他方畜生中；如是展转遍堕十方诸畜生中，从畜生中出当生炎楼，受薜荔形极剧勤苦；如是久后才得为人，所生之处常当生盲家，或生杀人家，或生鱼猎家、屠杀家，或生下贱乞丐人家，或盲，或聋，或无手足，或喑哑不能言，受是罪已当复生边地无佛、无法、无弟子处。作是断法者皆当具足受是上罪。”

舍利弗白佛言：“是断法者为入五无间罪。”

佛言：“如是断法之罪不可具说。说是般若波罗蜜时，若断他人言：‘是非律，是非尊教，是非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教。’自不修学，复断他人令远离之，自丧其意复丧他人意，自毒其意复毒他人意，为自亡失复亡失他人，自不解深般若波罗蜜而弃舍去，复教他人令远离之。

“舍利弗，是曹之人尚不当闻其音声，何况当与共从事而同处坐起？何以故？当知是辈人法中之大患，当知是人为堕衰冥。若闻是辈人所说有信受者，亦当复受不测之罪。舍利弗，断般若波罗蜜之人，当知是为法中之大病。”

舍利弗言：“世尊，是谤法之人在所生处受其身形，宁可说不？”

佛言：“置是谤法之人所生受形。何以故？是人傥闻其身热血从口中出，其人愁忧或病、或死、或痿黄，熟受是苦痛糜死之罪。若使无是辈罪者，世尊终不使舍利弗发是问也。有如是痛者所受身形，以是故如来不为舍利弗说。

”

舍利弗言：“世尊，当说是断法之人所受身形。世尊，所说者当为后世而作大明。”

佛言：“我属所说诽谤断法所可受罪，所更泥犁展转劫数，受畜生身、受薜荔形所更劫数，以受人身盲、聋、喑哑、下贱、乞丐所更如是，则为后世作大明。已闻是教者，则不敢复断法诽谤。”

舍利弗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各当自念：‘我闻是语其心恐怖，我终不敢有是辈事，尽我形寿终不敢断法诽谤。如彼我若诽谤，或堕恶处勤苦如是。’”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常当摄身口意行，意当念言：‘我等不当受是坏法之罪，不见如来而不见法、不见众僧，或生无佛处，或堕贫家，或生抵突不闻法处。’”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以口行故便受坏法深重之罪耶？”

佛言：“如是，以口过故便受坏法深重之罪。须菩提，当来之世或有愚人，于善法教为我作沙门，反诽谤远离深般若波罗蜜。诽谤远离深般若波罗蜜者，为已诽谤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道；已诽谤如来道者，则为诽谤远离过去、当来、现在诸佛萨云若；已诽谤萨云若者，则为远离法；已远离法者，则为远离僧；已远离僧者，则为远离世间正见；已远离正见者，则为远离三十七品、萨云若已；离萨云若者，则为受不可计阿僧祇劫之罪身；受是罪身者，则为受不可计阿僧祇劫愁悲苦恼。”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愚痴之人远离深般若波罗蜜为有几事？”

佛言：“有四事。何等为四？一者、为魔所使；二者、不信不解，深法不爱乐；三者、与恶知识相得，不应顺行，入于五阴，以是三事远离深法；四者、是愚痴人多行瞋恚，喜自贡高訾蔑他人。以是四事故，愚痴之人远离深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深般若波罗蜜难了。何以故？解不随顺，不应善本，恶友相得。”

佛言：“如是，须菩提，如汝所言。”

须菩提复白佛言：“世尊，云何深般若波罗蜜难了难知？”

佛报言：“须菩提，五阴不缚不解。何以故？色、色自有性，痛、痛自有性，想、想自有性，行、行自有性，识、识自有性。六波罗蜜亦不缚亦不解。何以故？六波罗蜜所有无所有故。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亦不缚亦不解。何以故？内外空亦无所有故。”

“须菩提，三十七品至佛十八法乃至萨云若、萨云若事亦不缚亦不解。何以故？所有者皆无所有故。五阴过去亦不缚亦不解。何以故？诸阴过去空、过

去空故。

“须菩提，乃至萨云若过去亦不缚亦不解。何以故？萨云若过去空故。

“须菩提，当来五阴亦不缚亦不解。何以故？当来五阴空故。乃至萨云若亦复如是。现在五阴亦不缚亦不解。何以故？现在五阴空故。乃至萨云若亦复如是。”

须菩提言：“世尊，解不随顺，无有善本，恶友相得，懈怠之人，无慧进者，喜乱志者，是辈之人不能解深般若波罗蜜。”

佛言：“如汝所言，是辈之人不能解说深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五阴净者则道亦净，以道净故所得果净。

“须菩提，以五阴净则般若波罗蜜净，般若波罗蜜净则五阴净，以五阴净则萨云若净，以萨云若净则五阴净，五阴与萨云若则一无有二，亦不破亦不坏。

“须菩提，五阴无有二净，萨云若亦无二净，一法无二；众生、知见、寿命亦净，众生亦净，萨云若净，一净无有二。

“须菩提，吾我净，萨云若净，知见、寿命净，五阴、萨云若一净无二，亦不断亦不破。

“须菩提，淫怒痴、五阴、萨云若净，一净无二。

“须菩提，痴净，已痴净则行净，已行净则识净，已识净则名色净，已名色净则六入净，已六入净则触净，已触净则觉净，已觉净则爱净，已爱净则受净，已受净则有净，已有净则生净，已生净则死净，已死净则六波罗蜜净，已六波罗蜜净则内外空及有无空净，已有无空净则三十七品净，已三十七品净则萨云若净，萨云若净是为了一净无有二，亦无破亦无断。

“须菩提，般若波罗蜜净，五阴净，萨云若净，一净无二净。五波罗蜜净，萨云若净；内外空及有无空净，萨云若净；三十七品净，萨云若净；十八法净，萨云若净。

“须菩提，萨云若净乃至般若波罗蜜净等无有异。

“须菩提，有为净、无为净，一净无有二。

“须菩提，过去净、当来净、现在净，过去、当来、今现在净，一净无二，亦不坏亦不断，以是故为净。”明净品第四十三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净为甚深。”

佛言：“常净。”

舍利弗言：“世尊，何以故常净？”

佛言：“五阴净故常净。舍利弗，三十七品、十种力及十八法、道净、佛净，萨云若、萨云若事净故净甚深。”

舍利弗言：“明净，世尊。”

佛言：“常净故。”

舍利弗言：“何以故明净？”

佛言：“六波罗蜜净，萨云若净，是故明净。”

舍利弗言：“世尊，泥洹净耶？”

佛言：“常净。”

“世尊，何以故泥洹净？”

佛言：“以五阴无边福，亦无来无去，萨云若无边福，亦无来亦无去故。

”

舍利弗言：“世尊，净无所著。”

佛言：“常净。”

“世尊，何谁无所著净？”

佛言：“以五阴性猛无所著常净故，至萨云若性猛无所著常净故。”

“世尊，无所逮、无所得净耶？”

佛言：“常净。”

“世尊，何以故无所逮、无所得净耶？”

佛言：“五阴无所逮、无所得净，至萨云若无所逮、无所得净。”

“世尊，无所生净。”

佛言：“常净。”

“世尊，何以故无所生，无所生净？”

佛言：“无所生者是无所生净，至萨云若无所生，无所生净。”

舍利弗言：“世尊，不生三界净耶？”

佛言：“常净。”

“世尊，何以故不生三界净耶？”

佛言：“不有三界所有故不生为净。”

“世尊，无所知净。”

佛言：“常净。”

“世尊，何以故无所知净？”

佛言：“诸法聋故无所知净。”

“世尊，知净。”

佛言：“常净。”

“世尊，云何五阴无所知净？”

佛言：“五阴相空故无所知净。”

“世尊，诸法皆净耶？”

佛言：“常净。”

“世尊，云何诸法净故净？”

佛言：“诸法无所得故诸法净。”

舍利弗言：“世尊，般若波罗蜜于萨云若，亦不作增事，亦不作损事净。

”

佛言：“常净。”

“世尊，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于萨云若不作增损事净？”

佛言：“法常住故。”

“世尊，般若波罗蜜净诸法无所取？”

佛言：“常净。”

“世尊，云何般若波罗蜜净诸法无所取耶？”

佛言：“法性不动转故。”

须菩提白佛言：“吾我、五阴净耶？”

佛言：“常净。”

须菩提言：“世尊，何以故吾我净、五阴净？何以故常净？”

佛言：“吾我无所有、五阴无所有故常净。”

须菩提言：“世尊，吾我净，六波罗蜜净，三十七品净；吾我净，十力净，十八法净。”

佛言：“常净。”

须菩提言：“何以故吾我净乃至十八法净？”

佛言：“吾我无所有乃至佛十八法亦无所有故净。”

“世尊，吾我净，须陀洹净乃至罗汉、辟支佛净；吾我净，道亦净。”

佛言：“常净。”

“世尊，何以故吾我净，声闻、辟支佛净乃至道佛道亦净耶？”

佛言：“诸法相空净。”

“世尊，吾我净，萨云若净。”

佛言：“常净。”

“世尊，云何吾我净、萨云若净常净耶？”

佛言：“无有相不变故。”

须菩提言：“世尊，二净无所得、无所逮。”

佛言：“常净。”

“世尊，云何二净无所逮、无所得常净？”

佛言：“不著不断故。”

“世尊，吾我净，无所陷溺。”

佛言：“无所生净。”

须菩提言：“世尊，云何吾我五阴净、无所生常净耶？”

佛言：“空无际故。”

须菩提白佛言：“若菩萨摩訶萨作是知者，是为行般若波罗蜜。”

佛言：“常净。”

“世尊，云何作是知为行般若波罗蜜？”

佛言：“常净。”

“世尊，云何作是知为行般若波罗蜜？”

佛言：“知道事故。”

须菩提白佛言：“假令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沕和拘舍罗者，作是念：‘色亦不知色，痛、想、行、识亦不知识，过去法亦不知过去法，未来法亦不知未来法，现在法亦不知现在法。’”

佛语须菩提：“得般若波罗蜜行沕和拘舍罗菩萨，不作是念，行六波罗蜜言‘我布施，持是施，为是施’，至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亦不言‘我作功德，我有功德’，亦不言‘我当得菩萨道’，亦不言‘我教化众生净佛国土’，亦不言‘我逮萨云若’。诸行般若波罗蜜沕和拘舍罗者，亦不有是念‘内空、外空至有无空’，无是念故，须菩提，是为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沕和拘舍罗为无所著。”

释提桓因问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何等为著？”

报言：“拘翼，行菩萨道者，有意想，有施想，有六波罗蜜想，有内空、外空及有无空想，有三十七品想，有十八法想，有十力想，有诸佛如来想，有供养诸佛功德想，都卢计之合之，持是想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拘翼，善男子行菩萨道者是为著，不能得无碍慧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五阴性不可旨有所造设，乃至萨云若性亦不可旨有所造设。”

“拘翼，菩萨摩訶萨所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诸众生劝助众生，为众生行檀波罗蜜，念众生故亦复劝助他人，使为众生行檀波罗蜜，不当作想行六波罗蜜，亦不当想行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亦不当想行三十七品，亦不当想行道。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行，复劝助他人令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作是劝助者为不自堕落，亦不令他人离诸佛之劝助。如是善男子、善女人离诸际著。”

佛告须菩提：“善哉！善哉！令诸菩萨解诸际著。须菩提，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更为汝说微妙著。”

须菩提叉手言：“唯，世尊，愿乐欲闻。”

佛言：“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想念如来。须菩提，适有想念便著于诸如来，从发意至于法尽于其中间所作功德皆作想念，作是想念求阿

耨多罗三耶三菩，随其想念则为著诸佛、弟子众及诸众生所作功德，持是想念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如所想如所著。何以故？不当以想念诸佛之功德。”

须菩提白佛言：“般若波罗蜜甚深！”

佛言：“诸法性寂故。”

须菩提言：“世尊，般若波罗蜜者大有名字。”

佛言：“般若波罗蜜，无有作者，无能成者，无能得者，亦无能逮者，亦无能觉者。”

须菩提言：“世尊，一切诸法无能逮得者。”

佛言：“法性无二也。须菩提，诸法性无有若干一性，一性者则非性，非性者则非作，非作者亦不造。须菩提，法性一非造作。”

佛言：“菩萨摩訶萨知一切法非作非造，则弃一切著际。”

须菩提白佛言：“般若波罗蜜难晓难知！”

佛言：“亦无知者，亦无见者，亦无得者，无有识者，亦无逮觉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不可思议。”

佛告须菩提言：“亦非意所生，亦非五阴所生，亦非三十七品所生，亦非十力、十八法所生。”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四无作品第四十四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为无所作。”

佛报言：“无有作者故。须菩提，乃至诸法亦无所有。”

“世尊，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云何行？”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行色为行般若波罗蜜，不行痛、想、行、识为行般若波罗蜜，乃至萨云若无所行为行般若波罗蜜；于五阴不念有常无常为行般若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亦不念有常无常为行般若波罗蜜；于五阴无苦无乐为行般若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亦无苦无乐为行般若波罗蜜；于五阴不有我无我为行般若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亦不有我无我为行般若波罗蜜；于五阴无净无净为行般若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亦无净无净为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五阴者，亦不见有常无常，亦不见有苦有乐、有我无我、好不好，乃至萨云若亦复如是。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具足行五阴为行般若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不具足行为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五阴不具足为非五阴，不作是行为行般若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不具足为非萨云若，不作是行为行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甚可奇特！行菩萨道者善说菩萨著。”

佛言：“如是，如是，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善说菩萨著不著事。

“复次，须菩提，菩萨于五阴无所著，为行般若波罗蜜；眼、耳、鼻、舌、身、意，于六情无所著，为行般若波罗蜜；于六波罗蜜无所著，为行般若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不著，为行般若波罗蜜。须菩提，菩萨作如是行者，便知五阴著不著，亦复知萨云若著不著，知须陀洹道著不著，知声闻、辟支佛道著不著，知三耶三佛道著不著。”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甚奇甚特！法甚深乃尔，说亦不增亦不减，不说亦不增亦不减。”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须菩提，譬如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尽寿称誉虚空亦不增，若谤毁虚空亦不减。譬如称誉幻人亦不增，若毁訾幻人亦不减，闻善亦不喜，闻恶亦不怒。须菩提，诸法之法亦复如是，若说若不说亦不增亦不减。”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念般若波罗蜜甚难甚难！”

“世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恐不怯，应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复动转。何以故？世尊，念般若波罗蜜者为欲念虚空，虚空亦无有六波罗蜜，虚空亦无有五阴，亦无内外空及有无空，亦无三十七品，亦无十力，亦无四无所畏，亦无十八法，亦无须陀洹道，亦无斯陀含道，亦无阿那含道，亦无阿罗汉道，亦无辟支佛道，虚空亦无三耶三佛道。

“世尊，菩萨摩訶萨作是僧那僧涅者，当应为作礼。

“世尊，为众生精进、为众生展力、为众生斗、为众生作要誓者，为欲为空作精进，为欲为空作要誓。

“世尊，为众生作要誓者为欲度空，是菩萨为大要誓。为虚空等众生作要誓者，为欲举空著虚空中。诸菩萨摩訶萨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为建大精进力。

“世尊，菩萨为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为建大誓已。

“世尊，是菩萨摩訶萨为大勇猛为虚空等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世尊，假令三千大千刹土，其中所有尽为如来，譬如丛林、甘蔗、竹苇、稻麻、草木、药果、诸树尽为如来，一一诸佛各说经法或至一劫复过一劫，一一如来各度众生无央数众不可复计，不觉众生之性有增有减。何以故？众生无所有寂故。

“世尊，置是三千大千国土，十方恒边沙一沙为一佛国，尔所佛国其中所有皆为如来，教化众生不可计量、不可称度，众生之性无增无减。所以者何？一切众生皆空寂故。是故众生无始无终与空等故。

“世尊，以是故我作是说，欲度众生者为欲度空耳。”

有异比丘意念言：“当为般若波罗蜜作礼！于般若波罗蜜中，亦无法可生

者，亦无法可灭者，而于中有戒性、三昧性、智慧性、解脱性、见解脱慧性，而于其中现有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三耶三佛，而有三宝有转法轮。”

于是，释提桓因语须菩提：“菩萨习般若波罗蜜，为习何等？”

耆年须菩提报释提桓因言：“学般若波罗蜜者为习空。”

释提桓因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讽诵读念习行中事者。世尊，我当为作何等护？”

须菩提语释提桓因言：“拘翼，汝颇见法有可护者不？”

“唯，尊者，实不见法有可护者。”

须菩提言：“拘翼，善男子、善女人如般若波罗蜜教住者，则为已得护，不离般若波罗蜜教，若人、若非人终不得其便。如般若波罗蜜教住者，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终不离般若波罗蜜。若有人言‘我欲护菩萨摩訶萨’者，当知是人为欲护空。

“拘翼，宁能护梦及热时炎、幻、化、影、响，宁能护是辈事不？”

释提桓因言：“不能护。”

“拘翼，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如是。拘翼，宁能护佛及佛所化不？”

释提桓因言：“不能。”

“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无能与作护也。拘翼，能护法性、真际、不可思议，能与作护不？”

“唯，须菩提，不能。”

“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无能与作护者。”

释提桓因问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云何觉知梦法、幻法、热时之炎法、响法、化法，而不贡高？”

须菩提言：“拘翼，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念五阴，于五阴不贡高，至萨云若亦不念亦不贡高，于梦法乃至化亦不念亦不贡高。”

佛之威神，令三千大千国土诸四天王乃至首陀会天，各持天上碎末栴檀遥散佛上，散已来诣佛所，头面著地为佛作礼，却住一面。

尔时，诸四天王，诸释提桓因，诸梵天王及诸首陀会天，承佛威神各各意念：“今我曹等当请十方面各千佛使转般若波罗蜜品。”

诸四天王、释、梵、诸尊天适作是念已，应时十方面各千佛应时悉现，皆说般若波罗蜜品，其弟子者亦如须菩提，其难问者皆如释提桓因亦如是问，与释迦牟尼佛说般若波罗蜜等无差特。

佛言：“弥勒菩萨摩訶萨，亦当于是处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成阿惟三佛，亦当于是处说般若波罗蜜。是贤劫中当来诸佛，亦当于是处成阿耨多罗三耶

三佛，亦当于是处说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以何事、以何象、以何意，弥勒菩萨摩訶萨成阿耨多罗三耶三佛说般若波罗蜜？”

佛告须菩提言：“弥勒菩萨摩訶萨成作佛时，亦不说五阴有常无常，亦不说五阴有苦有乐、有净不净、有我无我、好不好，亦不说五阴有缚有解，亦不说五阴有过去、当来、今现在，五阴常净当说五阴常净，乃至萨云若常净当说萨云若常净。”

须菩提白佛言：“般若波罗蜜清净，世尊。”

佛言：“以五阴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

“世尊，云何以五阴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

佛言：“五阴亦不生亦不灭，亦不著亦不断，以是故五阴清净。须菩提，虚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

“世尊，云何虚空清净，般若波罗蜜清净？”

佛言：“虚空不生不灭无所有，是故虚空清净。”

“世尊，云何虚空无所有，般若波罗蜜清净？”

佛言：“虚空不可护持故，般若波罗蜜清净。如虚空事故，般若波罗蜜清净。”

“世尊，云何如虚空事故，般若波罗蜜清净？”

佛言：“如虚空无二寂，以是事般若波罗蜜清净。”

佛言：“如虚空无行，般若波罗蜜清净。”

“世尊，云何虚空无行，般若波罗蜜清净？”

佛言：“以虚空无所行故，般若波罗蜜清净。”

佛言：“以虚空无所倚，般若波罗蜜清净。”

“世尊，云何虚空无所倚，般若波罗蜜清净？”

佛言：“如虚空无所累故，般若波罗蜜清净。须菩提，以诸法不生不灭、不著不断故，般若波罗蜜清净。”

“世尊，云何诸法不生不灭、不著不断故，般若波罗蜜清净？”

佛言：“以诸法常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讽诵读习行中事者，是善男子、善女人终不病，目耳鼻无病，虽身有老终不久衰，随其寿终，终时不乱身意安隐，终不毒病误妄恶死，常有诸天随侍拥护。诸四天王至首陀会天常皆随护善男子、善女人为法师者。若月十四日、十五日说般若波罗蜜时，尔时诸天皆悉来会。善男子、善女人作是说般若波罗蜜时，所得功德不可复计、不可复称量、不可思议。”

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若六斋以说般若波罗蜜时诸天来会，所得功德不可计量。所以者何？般若波罗蜜者，极大珍宝。

“须菩提，于般若波罗蜜珍宝中，断三恶趣，断人中贫，施人天道、人道，使一切人得生大姓、梵志、长者家，得生四王天上至三十三天，施人须陀洹道、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道，施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道。何以故？于般若波罗蜜中广说十善事，于中学已，便知有刹利、梵志、大姓、长者，知有四天王上至三十三天，便知有须陀洹道、声闻、辟支佛道，便知有三耶三佛道，便知有四禅、四等及四空定、三十七品、佛十种力及十八法、四无所畏，便知有六波罗蜜，知有内外空及有无空，便知有萨云若，以是故名为珍宝度，名为般若波罗蜜。于珍宝度中，亦无生者亦无灭者，亦无著者亦无断者，亦无取者亦无弃者。所以者何？亦无有法有生灭者、有著断者、有取放者。

“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无有善法亦无恶法，亦无道法亦无俗法，亦无漏不漏、亦无有为法亦无无为法。以是故，须菩提，珍宝波罗蜜无所倚。是珍宝波罗蜜，无有法能染者，无有法能逮者。所以者何？不可得法与相近者，是故无能染者。”

佛告须菩提：“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若不作是知、不作是念、不作是倚、不作是戏，为行般若波罗蜜，为念般若波罗蜜，为礼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从佛国至佛国供养承事礼敬诸佛，教化众生净佛国土。

“须菩提，是般若波罗蜜无有法可见者，无有不可见者，亦不取亦不放，亦不生亦不灭，亦不著亦不断，亦不增亦不减，亦不过去、当来、今现在，亦不使欲界过亦不使住，亦不使形界过亦不使住，亦不使无形界过亦不使住，亦不与人六波罗蜜亦不教人弃，亦不与人内外空及有无空亦不弃，亦不与人三十七品亦不弃，亦不与人十力及十八法亦无所弃，亦不持声闻、辟支佛上至萨云若有所与亦不使弃。

“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者，亦不持罗汉法有所与亦不弃凡人法，亦不持辟支佛法有所与亦不弃罗汉法，亦不持佛法有所与亦不弃辟支佛法，亦不持佛法有所与、有所弃。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亦不持无为法有所与亦不弃有为法。何以故？有佛无佛，法性住如故。法性者则是法身，亦不以妄住，亦不以损住。”

是时，诸天众于虚空欢喜踊跃大笑，持天忧钵罗华、拘勿投华、分陀利华而散佛上，俱发声言：“我等今于阎浮提再见法轮转。”所以者何？无央数天子于空中得无所从生法忍故。

佛告须菩提：“转法轮亦不二亦不一。般若波罗蜜者，亦不为法故转，亦不有所为故不转，以有无空故。”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有无空故，般若波罗蜜有所转、有所逮？”

佛言：“六波罗蜜空以六波罗蜜空空，内外空以内外空空，及有无空以有无空空，三十七品空以三十七品空空，十力空以十力空空，佛十八法空以十八法空空，声闻、辟支佛空以声闻、辟支佛空空，萨云若空以萨云若空空。”

须菩提白佛言：“般若波罗蜜所谓空者，是菩萨之大度。菩萨有般若波罗蜜一切空故，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亦无所逮觉而转法轮，亦无法可为转者，亦不复转还，亦不见法。何以故？索法可为转者亦不可得，以诸法常无所有故。何以故？空、无相、无愿，亦无所转亦无所还者。般若波罗蜜有是教说，有是施設，有是分别分部，有是宣示分流。般若波罗蜜有是教者，如是为大清净教。般若波罗蜜教，亦无说者，亦无受者，亦无取证者；若无说无受无证，如是为无般泥洹者；若无般泥洹者，于是教法中，亦为无有尊祐福田。”等品第四十五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无有底。”

答言：“虚空无有际故。”

“世尊，波罗蜜等。”

答言：“诸法等故。”

“世尊，波罗蜜寂静。”

佛言：“常空故。”

“世尊，波罗蜜无能伏者。”

佛言：“诸法无所有故。”

“世尊，种种波罗蜜空。”

答言：“亦无字亦无身故。”

“世尊，波罗蜜空。”

答言：“呼吸出入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无有事行。”

答言：“无所觉、无所行故。”

“世尊，波罗蜜无有字。”

答言：“痛想念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无有去。”

答言：“诸法无有来故。”

“世尊，波罗蜜无有等。”

佛言：“诸法无所取故。”

“世尊，波罗蜜消。”

答言：“以诸法常尽故。”

“世尊，波罗蜜不生。”
答言：“诸法无所生故。”
“世尊，波罗蜜无所为。”
答言：“无有作者故。”
“世尊，波罗蜜无有智。”
佛言：“智者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无所越。”
答言：“索生死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无所败。”
答言：“诸法无有坏故。”
“世尊，波罗蜜如梦。”
答言：“梦中所有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如响。”
答言：“无有闻声故。”
“世尊，波罗蜜如光影。”
答言：“面像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如炎。”
答言：“水流不可得故。”
“世尊，波罗蜜如幻。”
答言：“术事不可得故。”
“世尊，波罗蜜无著。”
佛言：“绪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不断。”
答言：“无有绪故。”
“世尊，波罗蜜不出。”
答言：“无有窟故。”
“世尊，波罗蜜不戏。”
答言：“诸戏已灭故。”
“世尊，波罗蜜无贡高。”
答言：“诸贡高已灭故。”
“世尊，波罗蜜不动转。”
答言：“法性住故。”
“世尊，波罗蜜无住。”
答言：“诸法审尔等故。”

“世尊，波罗蜜无所住立。”

答言：“诸法无念故。”

“世尊，波罗蜜寂。”

答言：“诸法想行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无淫。”

答言：“淫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无恚。”

答言：“无有恚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不痴。”

答言：“灭诸冥故。”

“世尊，波罗蜜无有垢。”

答言：“无有狐疑故。”

“世尊，波罗蜜非众生。”

答言：“无有众生故。”

“世尊，波罗蜜无所除。”

答言：“诸法无处故。”

“世尊，波罗蜜两际不灭。”

答言：“离于际故。”

“世尊，波罗蜜不破。”

答言：“诸法不受故。”

“世尊，波罗蜜无所[打-丁+此]。”

答言：“度诸声闻、辟支佛地故。”

“世尊，波罗蜜无所分别。”

答言：“诸法无有择故。”

“世尊，波罗蜜无有限。”

答言：“诸法不可平相故。”

“世尊，波罗蜜虚空。”

答言：“诸法不可计故。”

“世尊，波罗蜜无常。”

佛言：“诸法坏败故。”

“世尊，波罗蜜苦。”

答言：“诸法无有党与师子战故。”

“世尊，波罗蜜无有我。”

答言：“诸法无所入故。”

“世尊，波罗蜜空。”
答言：“诸法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无有想。”
答言：“诸法无所出生故。”
“世尊，波罗蜜内空。”
答言：“内空不可得故。”
“世尊，波罗蜜外空。”
答言：“外空法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内外空。”
答言：“内外空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空空。”
答言：“空空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大空。”
答言：“诸法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至竟空。”
答言：“无为法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有为空。”
答言：“有为法空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常空。”
答言：“常空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无有际空。”
答言：“无有际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所作事空。”
答言：“所作事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性空。”
答言：“有为性法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诸法空。”
答言：“内外空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自相空。”
答言：“自相寂故。”
“世尊，波罗蜜有无空空。”
答言：“有无空不可得故。”
“世尊，四意止波罗蜜。”
答言：“身痛意法不可见故。”

“世尊，四意断波罗蜜。”
答言：“善恶法不可见故。”
“世尊，神通波罗蜜。”
答言：“四神足不可见故。”
“世尊，五根波罗蜜。”
答言：“五根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力。”
答言：“五力不可得见故。”
“世尊，波罗蜜觉。”
答言：“七觉意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道。”
答言：“八字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无愿。”
答言：“愿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空。”
答言：“空事寂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无相。”
答言：“静事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脱。”
答言：“八惟无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定。”
答言：“九次第禅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檀。”
答言：“妒嫉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戒。”
答言：“恶戒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羸。”
答言：“忍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惟逮。”
答言：“精进、懈怠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禅。”
答言：“定以乱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慧。”
答言：“恶智与慧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十力。”

答言：“诸法无有可伏故。”

“世尊，波罗蜜勇悍。”

答言：“通事慧不可见故。”

“世尊，波罗蜜分别智。”

答言：“一切慧无碍故。”

“世尊，佛法波罗蜜。”

答言：“过诸法故。”

“世尊，如来波罗蜜。”

答言：“所说无有异故。”

“世尊，波罗蜜自然。”

答言：“般若波罗蜜自然诸法中得自在故。”

“世尊，佛法波罗蜜。”

答言：“诸法事阿惟三佛故。”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五真知识品第四十六

尔时，释提桓因意念：“善男子、善女人闻般若波罗蜜过耳者，皆是过去佛时作功德人，为已与真知识相得，何况受持讽诵读说行中事者！是人已更供养若干诸佛，能为人问，能为人解，今复受持般若波罗蜜如其中教。善男子、善女人闻般若波罗蜜不恐不怖者，其人已于若干百千劫中行六波罗蜜中事所致。”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深般若波罗蜜不恐不怖、不怯不惧，闻已便能受持讽诵行其中事，当视是辈菩萨当如阿惟越致。何以故？般若波罗蜜甚深故，未能行六波罗蜜者终不能解。如是，世尊，若复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訾毁般若波罗蜜者，其人本以轻易般若波罗蜜已。所以者何？闻说深般若波罗蜜不信乐故。未曾从佛及弟子众闻行六波罗蜜所致，不闻内外空及有无空所致，不闻三十七品、佛十种力及十八法所致。”

释提桓因问舍利弗：“般若波罗蜜有何等奇特？新学菩萨闻深般若波罗蜜，云何解六波罗蜜？云何解内外空及有无空？云何解三十七品、十种力、十八法？”

释提桓因语舍利弗言：“般若波罗蜜者有大名称，诸不恭敬般若波罗蜜者，为不恭敬萨云若慧。”

佛告释提桓因言：“如是，拘翼，不恭敬般若波罗蜜者，为不恭敬萨云若慧。何以故？诸佛如来萨云若慧皆于中生。拘翼，善男子、善女人欲住萨云若者，当住般若波罗蜜；欲发道慧者，当习行般若波罗蜜。善男子、善女人欲离

诸习绪，当习行般若波罗蜜；欲转诸佛法轮者，当习行般若波罗蜜。善男子、善女人欲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罗汉、辟支佛道、三耶三菩佛道者，当习行般若波罗蜜；欲总持比丘僧者，当习行般若波罗蜜。”

释提桓因白佛言：“菩萨云何住六波罗蜜？云何习六波罗蜜？云何行般若波罗蜜，习内外空及有无空？云何行三十七品、四无所畏、十八法？”

佛告释提桓因言：“善哉！善哉！拘翼，承佛威神乃能作是问如来无所著等正觉。”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不住于五阴，如五阴不住者为习五阴；不住于眼、耳、鼻、舌、身、意，不住于色、声、香、味、细滑、法，不住十二衰者为习十二衰；不住六波罗蜜者为习六波罗蜜；不住内外空及有无空者为习内外有无空；不住三十七品、四无所畏、十力至十八法者为习十八法。何以故？不见五阴有可住可习者，乃至十八法亦不见可住可习者。

“复次，拘翼，菩萨于五阴不合者为习五阴，乃至佛十八法不合者为习佛十八法。何以故？菩萨索过去五阴不可得见，当来五阴不可得见，现在五阴亦不可得见，乃至佛十八法亦如是。”

舍利弗白佛言：“般若波罗蜜甚深。”

佛言：“五阴如亦甚深。舍利弗，乃至十八法如亦甚深。”

“世尊，般若波罗蜜甚深，难持难受！”

佛言：“五阴难持难受故，般若波罗蜜难持难受，乃至十八法难持难受故，般若波罗蜜难持难受。”

“世尊，般若波罗蜜不可平相。”

佛言：“五阴不可平相故，般若波罗蜜不可平相，乃至十八法不可平相故，般若波罗蜜不可平相。”

佛告舍利弗：“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行深五阴，为行般若波罗蜜，乃至十八法深不行，为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以五阴深为非五阴，乃至十八法甚深为非十八法。”

佛言：“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行五阴难持难受，为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若五阴难持难受者为非五阴，若十八法难持难受者为非十八法。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行不可平相五阴，为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若五阴不可平相者为非五阴，乃至佛十八法不可平相者为非十八法。”

舍利弗白佛言：“般若波罗蜜甚深难解不可平相，不当于新学菩萨前说是深般若波罗蜜，闻者或恐或怖，狐疑作碍，不信不乐；当为阿惟越致菩萨摩訶萨说是深般若波罗蜜，闻是终不恐怖，终不疑碍，闻则信解碍。”

释提桓因问舍利弗：“正使于新学菩萨前说深般若波罗蜜，有何等过？”

舍利弗语释提桓因言：“若于新学菩萨前说者，便能恐怖，便能诽谤，便不得度脱，便受剧恶之罪，更倍久难乃能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释提桓因问舍利弗：“颇有未受记莚菩萨闻是深般若波罗蜜不恐不怖者不？”

舍利弗言：“有闻是深般若波罗蜜不恐不怖者，今受记莚不久，不过更见一佛、两佛便受记莚。”

尔时，世尊告舍利弗：“如是，如是，若有闻深般若波罗蜜不恐不怖者，当知是辈菩萨摩訶萨人发意，已久行六波罗蜜，已久供养诸佛，所行转转出于本所闻所行者上。”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所说者，我已解所言。”

“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发菩萨意者，若于梦中行六波罗蜜，若坐于佛座，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不久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悉于梦中所作如是，当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久，何况行六波罗蜜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而不疾成三耶三佛！善男子、善女人闻是深般若波罗蜜能奉行，于善本功德为已成就，已曾供养过去无央数诸佛，为与真知识相得，受持讽诵般若波罗蜜，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记莚不久。当知是菩萨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复动转，今现在信者亦当如是，甫当来信者亦复如是。”

“世尊，譬如有人，若行百俞旬、若二百俞旬至四百俞旬，所经过处饥馑、贼寇、梗涩、剧难，遥见树木若放牧之地，当知居家去是不远，便自欢喜‘今我为得脱此诸难’，不复恐畏，不复饥饿。受持深般若波罗蜜者，当知是菩萨为已受记，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复久，是菩萨不畏当堕罗汉、辟支佛地，是者则菩萨摩訶萨应成之兆。”

佛语舍利弗：“汝所说辩才者皆是佛事。”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譬如有人欲见大海，便发往趣大海不懈止，亦不见树，亦不见山，便作念言：‘今近大海不久。’虽不见大海于中生想言：‘如我所见相，知我今至海不久。’世尊，菩萨摩訶萨当作是知，闻受持般若波罗蜜讽诵读者，虽不面于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前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劫数之记，然自知成三耶三佛不久。何以故？已得见般若波罗蜜受持讽诵故。”

“世尊，譬如人见春天诸树瘕痛含气，当知是树枝叶华实将生不久。何以故？是树先有瑞应故，阎浮提人见瑞应莫不欢喜者。世尊，菩萨得见闻般若波罗蜜，闻已受持讽诵念习行中事，当知是菩萨功德已成满，已供养若干百千诸佛，逮前功德之所扶接，便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天上诸天曾见诸佛皆欢喜言：‘前过去诸菩萨皆受记莚瑞应亦如是。’”

“世尊，譬如母人怀妊稍稍长大，坐起不安行步无便，气力转微食饮损少

，卧起不宁稍稍觉痛，厌本所习皆受诸恼，异母人观见瑞应，知是妇人今产不久。菩萨摩訶萨已作善本，供养若干百千诸佛从久远作行，常与真知识相得功德成就，菩萨摩訶萨行诸功德故，便得般若波罗蜜已，便受持讽诵习行中事如法住者。世尊，当知是菩萨摩訶萨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记荊终不复久。”

佛言：“善哉！善哉！舍利弗，汝乃作是问者，皆是佛事。”

须菩提白佛言：“甚奇！甚特！世尊悉豫知菩萨所应。”

佛语须菩提：“菩萨摩訶萨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欲益众生安隐一切及天与人，欲以四事受行菩萨道者。何等为四？一者、施与，二者、仁爱，三者、利人，四者、同义。劝彼令行十善，自行四禅及四空定劝彼使行四禅及四空定，自行六波罗蜜劝彼令行六波罗蜜，以般若波罗蜜劝令人得须陀洹道，自于内不为劝人行罗汉、辟支佛道，自于内不为不受罗汉、辟支佛证，劝助无央数亿百千菩萨令行六波罗蜜，自过于阿惟越致地劝彼住阿惟越致地，自净佛国土劝彼净佛国土，自具神通劝彼修神通，自净陀邻尼门劝彼令净陀邻尼门，自行具足辩才劝彼令行辩才，自成就身相劝彼令成身相，自成童真地劝彼令修净洁行地，自得佛十力劝彼使行十力，自建萨云若劝彼令建萨云若，自离诸习绪劝彼令离习绪，自转法轮劝彼令转法轮。”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甚奇！甚特！菩萨摩訶萨为众生普具足作功德行般若波罗蜜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世尊，菩萨摩訶萨念般若波罗蜜，云何当得具足？”

佛言：“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见五阴有增有减，是故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得具足念，乃至萨云若亦不见有增有减，是为菩萨得具足念。

“复次，须菩提，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亦不见是法亦不见非法，亦不见过去、当来、今现在恶法、善法，亦不见受记荊亦不见不受，亦不见有为法亦不见无为法，亦不见三界，亦不见六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亦无所见，是故菩萨般若波罗蜜得具足念。何以故？诸法法之相法不坏空，无坚固侵诳之貌，法亦无生无寿无命故。”

须菩提言：“世尊所说不可思议。”

佛语须菩提：“以五阴不可思议故，所说不可思议；六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不可思议故，所说不可思议。

“须菩提，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知五阴不可思议，则知具足般若波罗蜜，乃至萨云若知不可思议，则具足知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深般若波罗蜜，谁当信解者？”

佛言：“菩萨久行六波罗蜜，多作诸善本，已供养过去无央数诸佛，已与真知识相随者，是辈菩萨乃信解深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是菩萨行六波罗蜜作诸善本以来，几时供养若干佛与真知识相得？”

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不有名五阴，不分别五阴，亦不以想有名分别五阴，亦不有名分别五阴有实及诸六情三界，六波罗蜜、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道慧及萨云若亦不有名分别，亦不以想有名分别有虚有实。何以故？须菩提，以五阴不可思议，乃至萨云若亦不可思议，以是故，菩萨摩訶萨久行六波罗蜜多作诸善本与真知识相得。”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者甚深。以五阴甚深故，般若波罗蜜甚深；以萨云若甚深故，般若波罗蜜甚深。”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珍宝之积聚，是须陀洹及罗汉、辟支佛宝之积聚，亦是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宝之积聚，亦是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四等、四空定、五神通、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及萨云若乃至诸法宝之积聚。”

“世尊，般若波罗蜜者是清净之积聚，以五阴清净乃至萨云若清净故。”

“世尊，深般若波罗蜜甚可奇怪，于是中云何而有留难？”

佛言：“有是有留难。善男子、善女人欲书是般若波罗蜜者当疾疾书之，若欲受持若欲讽诵、若欲守行者亦当疾疾为之。所以者何？或未受书行之顷能有留难。善男子、善女人若能一月书成者，若二、若三、若四、若五、若一岁成者，要当书持受之讽诵学习，若一月书成持学受者亦当竟之，若至一岁亦当竟之。所以者何？多于珍宝中起诸因缘有留难故。”

须菩提言：“世尊，是深般若波罗蜜，有书持学讽诵守行念中事者，诸魔波旬常念欲断绝之。”

佛语须菩提：“正使波旬欲断绝者，会不能断绝令不守行书持学者。”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何谁恩，令魔波旬不能断绝学深般若波罗蜜者？”

佛告舍利弗：“是佛之事，令魔波旬不能断绝；亦复是十方诸佛之恩拥护是菩萨受持般若波罗蜜者，令魔波旬不能断绝。所以者何？舍利弗，菩萨受持般若波罗蜜为佛所护持者，天魔波旬终不能断绝为作留难。何以故？舍利弗，诸有菩萨书持受学般若波罗蜜念讽诵者，诸佛之法当应拥护，令魔波旬不能中道令有留难者。舍利弗，是善男子、善女人当作是念：‘我今书持受学般若波罗蜜者，皆是诸佛事。’”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书持受学般若波罗蜜者，皆为佛恩之所护持。”

佛言：“如是，如是。”

舍利弗言：“世尊，十方现在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颇知是善男子、善女

人书持受学般若波罗蜜念讽诵者不？颇持佛眼颇知颇见不？”

佛告舍利弗：“诸有书持受学般若波罗蜜讽诵行者，十方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已见已知。诸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书持受学般若波罗蜜讽诵行者，当知是人今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久。

“舍利弗，若复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书持受学般若波罗蜜，讽诵守习行如中事，爱乐供养般若波罗蜜，名华、捣香、泽香、杂香、缯彩、华盖、幡幢所有作是供养者，诸佛以天眼悉见是善男子、善女人已。是善男子、善女人有书持般若波罗蜜奉行学者，得最大福，得大功德，为得最行。善男子、善女人持善本功德，终不堕恶趣，至阿惟越致终无有离诸佛、六波罗蜜时，终不离内外空及有无空时，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离三十七品、佛十八法时。

“舍利弗，如来去之后，是般若波罗蜜当在南方。南方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亦当受学书持是深般若波罗蜜，持是功德终不至恶趣，受天上人中之福，以奉行六波罗蜜、明六波罗蜜已，当复供养承事诸佛，承事之后当以三乘而得度脱。

“舍利弗，般若波罗蜜所在方面、所至到处，四辈学士亦当受持是深般若波罗蜜书持讽诵，持是功德不至恶趣，受天上人中之福，亦当复奉行六波罗蜜、明六波罗蜜已，当复供养承事诸佛，承事之后以三乘法而得度脱。

“舍利弗，是般若波罗蜜当转北去。北方四辈亦当复受书持讽诵行深般若波罗蜜，持是功德不生三恶趣，受二道之福，亦当奉行六波罗蜜，亦当承事诸佛世尊，复以三乘而得度脱。

“舍利弗，深般若波罗蜜是时当行佛事。所以者何？舍利弗，我泥曰后法欲尽时，我已豫知是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深般若波罗蜜者，我复知是善男子、善女人尽意供养般若波罗蜜所有名香、缯彩、华盖，持是功德不堕三恶趣，受二地之善福，行六波罗蜜供养诸佛，以三乘法而得度脱。何以故？舍利弗，如来已见是辈人，已称誉是人，我已署是人所在；十方现在诸佛亦复称誉，亦见是人，亦署是人已。”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后当普在北方耶？”

佛言：“如汝所说，乃后世时善男子、善女人受学书持行般若波罗蜜者，当知是人久发大乘意已，更供养若干诸佛作诸善本。”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后北方面当有几所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受持般若波罗蜜讽诵解者？”

佛告舍利弗：“后北方世虽多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者，少有成大乘者耳。

“舍利弗，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闻说深般若波罗蜜，不难不厌

而不恐怖。所以者何？善男子、善女人已为见佛，已从诸佛闻深法已。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已为具足六波罗蜜，为已具足内空、外空及有无空，已为具足佛十八法、三十七品，是善男子、善女人多作诸功德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一切众生故。

“舍利弗，我为是善男子、善女人说萨云若慧，过去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亦复说应萨云若慧。诸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皆为生老病死故亦复为彼说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诸慧之事。是善男子、善女人从小至竟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魔及魔天终不能坏，何况其余有恶行者而欲诽谤深般若波罗蜜？”

“舍利弗，是善男子、善女人闻深般若波罗蜜者，便得最妙欢喜，立多所人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言：“我为菩萨时亦复作是誓：‘我等亦当立无央数众生劝令行菩萨道，我等亦当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动转记。若有菩萨发意者我代欢喜，诸有劝人使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我亦代欢喜。’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者，为已于过去诸佛前作是誓已，今复于我前誓愿众生：‘我当饶益安隐众生，我当劝助一切众生立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使不动转。所以者何？过去诸佛亦复代诸发意菩萨作是誓者代其欢喜。’

“舍利弗，我代欢喜者，善男子、善女人亦为复欲安隐一切，劝助众生使立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离于六衰得净妙行，已自清净复以净施，净妙施已便受净妙功德之福，受净妙福已复为众生故分别内外所有，令众生得净妙福，持是功德遍至十方诸佛国土说般若波罗蜜处而得听受，闻受已亦复于彼劝发众生令立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

舍利弗白佛言：“甚奇，世尊！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说，过去、当来、今现在之法无所不知，众生之行无事不知，乃复知诸当来、过去、现在佛事、众僧之事。或有善男子、善女人得六波罗蜜欲讽诵受，或意进退，便不能得学六波罗蜜。若善男子、善女人求六波罗蜜，意不进退，精进不懈，便能一时具足六波罗蜜。”

舍利弗白佛言：“善男子、善女人如是行者便得深经，为应般若波罗蜜耶？”

佛言：“如是深经者为应般若波罗蜜。何以故？用能劝助安立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故。”

“舍利弗，是善男子、善女人于六波罗蜜不舍生老病死，精进不怠如般若波罗蜜教，净佛国土教化众生，令立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志终不懈怠。”觉魔品第四十七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叹说是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行六

波罗蜜者，摄取佛国教化众生，其德乃尔。是善男子、善女人云何而趣断绝留难？”

佛告须菩提言：“辩不即生者当知魔事。”

须菩提言：“世尊，云何菩萨辩不即发知是魔事？”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具足六波罗蜜久久乃成，以是故菩萨辩不即生当知魔事也。

“须菩提，菩萨辩才卒起亦是魔事。”

“世尊，何以故？辩才卒起复是魔事？”

佛言：“是菩萨行六波罗蜜卒起辩事。所以者何？学无本末，辩起太卒不能究竟，是故当知魔事。

“菩萨书是经时转相形笑，志乱不定众意不和，如是菩萨则为魔事。书是经时意自念言‘我不得是经中滋味’便舍而去，当复知是魔事。

“须菩提，说是经时若受持之，贡高绮语隐置他人者，复是魔事。受持讽诵学是经时，各自贡高转相形笑，菩萨当觉是为魔事。

“须菩提，受是经时各各志乱意不和同者，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须菩提言：“世尊，云何不得经中滋味便舍弃去当觉魔事？”

佛言：“是辈菩萨未曾习行六波罗蜜，不闻般若波罗蜜自生意念言‘我无有记莛于六波罗蜜’，以是故闻般若波罗蜜，不喜乐悦便舍弃去，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世尊，云何菩萨言我无记莛不乐便去？”

佛言：“未得菩萨道者，终不记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莛，是故言‘我无有莛于六波罗蜜’便舍弃去，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若有菩萨意念言：‘我乡里不闻般若波罗蜜，及所生处亦不闻是。’复舍弃去，不复欲学般若波罗蜜，意转一念辄却一劫，随其转意多少之数，当更乃尔所劫，甫当复更学余经，不住萨云若亦不至萨云若。是辈菩萨为弃其根而攀枝条，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须菩提言：“世尊，何等经不从萨云若中出，而欲学诵余经？”

佛告须菩提：“声闻所应三十七品法及三脱门，善男子、善女人住是中，求取须陀洹道、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道，不取萨云若然自作碍。

“须菩提，是为舍本攀枝者。所以者何？是菩萨亦复出生于般若波罗蜜中，般若波罗蜜者亦出道法、俗法。菩萨学般若波罗蜜者，亦当学道法，亦当学俗法。譬若有狗得大家所食不肯食之，得使人之食而更食之。须菩提，当来有学菩萨道者，得深般若波罗蜜更舍弃去反攀枝条。须菩提，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须菩提，譬如有人欲得见象，得象舍去反求象迹。于意云何？是人为黠不？”

须菩提言：“为不黠。

“当来之世有行菩萨道者，得深般若波罗蜜反弃舍去，更学声闻、辟支佛经法。于意云何？是菩萨为黠不？”

须菩提言：“为不黠。”

佛言：“是菩萨当觉魔事。

“须菩提，譬如有人欲见大海已见舍去，反观牛迹之水，便言：‘海之大小孰愈于此。’于意云何？是人为黠不？”

须菩提言：“世尊，为不黠。”

佛言：“当来有学菩萨道者，得深般若波罗蜜亦弃舍去，反学声闻、辟支佛经法，于中受学讽诵。

“须菩提，是辈菩萨当觉魔事。

“须菩提，譬如工匠，欲以揆则日月殿舍之模，竖立安造作释之殿。于意云何？彼匠虽巧，宁能作不？”

须菩提言：“世尊，此事甚难，非是凡夫世愚之士所能作者。”

佛言：“当来之世有行菩萨道者，得学深般若波罗蜜中道而弃舍去，更于声闻、辟支佛经法中，欲以具足萨云若、萨云若事。于意云何？是人宁能成萨云若不？”

须菩提言：“所不能成。”

佛言：“是菩萨当觉魔事。

“须菩提，譬如有人欲见转轮圣王，见已反观小王谛熟视之，便言：‘圣王之体与此何异。’是人为黠不？”

须菩提言：“世尊，为不黠。”

佛言：“当来有少德之人学菩萨道者，得闻深般若波罗蜜学持守行中道舍弃，更受罗汉、辟支佛经法，复言：‘我当于中具萨云若。’于意云何？是菩萨为黠不？”

须菩提言：“世尊，为不黠。”

佛言：“是为菩萨魔事。

“譬如饥人得百味食，更念欲得六十味食，舍百味去食六十味。于意云何？是为黠不？”

须菩提言：“世尊，为不黠。”

佛言：“当来有学菩萨道者，得深般若波罗蜜弃舍去已，更于声闻、辟支佛经法中求萨云若。是菩萨为黠不？”

须菩提言：“为不黠。”

佛言：“是为菩萨魔事。

“譬如士夫得无价摩尼宝已反比水精。于意云何？是为黠不？”

须菩提言：“世尊，为不黠。”

佛言：“当来有学菩萨道者，得深般若波罗蜜已更弃舍去，反持比声闻、辟支佛经法，于声闻、辟支佛经法中欲得萨云若，宁为黠不？”

须菩提言：“为不黠。”

佛言：“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书般若波罗蜜已，于中他因缘起便不得书，或复有色、声、香、味、细滑、法之留难，或复有檀波罗蜜留难、尸波罗蜜留难、麁波罗蜜留难、惟逮波罗蜜留难、禅波罗蜜留难乃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皆为作留难。何以故？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者非是留难，不可思议亦非选择，不生不灭，不著不断，无碍非见非行非倚。所以者何？须菩提，般若波罗蜜无是像法。若有菩萨书是经时，若有是辈留难事者，当知是为魔事。”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可得书耶？”

佛言：“不也。何以故？般若波罗蜜者其实不可见，至檀波罗蜜实不可见，乃至萨云若亦不可见，诸所有者皆不可见。何以故？无所有故。无所有者不可书也。

“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作是念言‘是深般若波罗蜜无所有者’，是为菩萨魔事。”

须菩提言：“世尊，诸行菩萨道者，书是深般若波罗蜜经字已，入是字中便言：‘我书般若波罗蜜。’

“世尊，是六波罗蜜无有字法。所以者何？六波罗蜜无有文字，五阴亦无有文字，乃至萨云若亦无文字。

“世尊，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从六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作无文字入般若波罗蜜者，亦是菩萨魔事。

“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书般若波罗蜜时，若起想念郡国、县邑、丘聚、村落，若闻父母所尊之声意念父母，若念兄弟姊妹，若念兵贼淫欲之事，作是念已复生余念，魔波旬复益其念作是留难，欲令中断使不书持。须菩提，是为菩萨魔事。若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书持般若波罗蜜时，若供养事起——衣被、财利、饮食、床卧、病瘦医药，言‘我书般若波罗蜜故得是供养’，于是乐者当觉魔事。

“须菩提，书是经时魔波旬于菩萨前，说种种异深经之事，菩萨有洩和拘舍罗者不受魔所说。何以故？是经不能令人至萨云若故。

“须菩提，若是菩萨无沕和拘舍罗意者，闻深般若波罗蜜便欲舍去。”佛言，“我广为诸菩萨说沕和拘舍罗事，欲得沕和拘舍罗事者，当从深般若波罗蜜中索之。”

“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萨乘者，舍深般若波罗蜜，欲从声闻、辟支佛经法中求沕和拘舍罗。须菩提，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六不和合品第四十八

佛告须菩提：“有人乐听乐受般若波罗蜜，为法师者身体疲极不能所说，当觉魔事。”

佛言：“若法师者身体安隐欲有所说，而受法者著余因缘各自罢散，当觉魔事。”

“须菩提，受经之人欲书般若波罗蜜，为法师者欲有所至，是为魔事。”

“为法师者欲得供养床卧、饮食、病瘦、医药、所有衣被，受经之人少欲知足寂无与心，便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法师之人少欲知足守戒不贪，志常精进乐在禅定，受经之人不知厌足，贪求供养，两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法师之人阿练晏寂行十二法，受经之人不能宴坐，又不奉行十二法事；须菩提，受经之人持十二法能独宴寂，为法师者永无此志，两不和合不得书学，是为魔事。”

“须菩提，受经之人精进有信，奉戒如法，乐般若波罗蜜，为法师者多欲犯律不能守戒；须菩提，为法师者精进信乐，奉律禁戒，行般若波罗蜜，受经之人多有所毁犯戒违律，两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为法师者无所贪求，好喜施与志愿广普，受经之人多求有欲贪吝爱惜，志碍意狭，两不和合；须菩提，若受经之人更无所欲，好施不贪志愿无碍，为法师者反更贪求无有止足，志意狭小，两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受经之人欲供养，与为法师者所有之具，为法师者不肯受之，不得学持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为法师者希望供养衣服所有，受经之人更廉洁守节不慕利养，复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为法师者明于经道勇辩智猛，然受经者闇塞迟钝志不时寤；须菩提，受经之人志明意达智辩纤寤，为法师者贪闇不达，而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为法师者明十二部经，次第解说无所乏短，受经之人不知次第未了逆顺；须菩提，若受经者明解次第，解十二部经知逆顺事，为法师者更不能了，志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为法师者具足六波罗蜜，受经之人不能具足；或受法者具足六

波罗蜜，为法师者更不具足，两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为法师者具足六度，兼有沕和拘舍罗，受经之人既无六事，复无沕和拘舍罗，两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为法师者得陀邻尼，受经法者无；若受法者得陀邻尼，为法师者无，两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受经之人欲书般若波罗蜜以为经卷，为法师者而不肯与；为法师者适欲与经，受法之人不欲书写，亦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为法师者五阴盖所见缠裹，受经之人无有覆盖志不和合；若受经者迷于五蔽，为法师者阴盖已尽，两不和合，是为魔事。

“须菩提，书是般若波罗蜜时，或有人来说三恶趣苦难之剧，语其人言：‘我能使卿离勤苦事，用是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学为。’是为魔事。

“须菩提，书般若波罗蜜，若欲说时，反有人来称誉天上：‘欲天快乐，五欲自恣，饮食、服御、伎乐自然；色天所有以禅为乐为食；无色天以寂为食为乐。从四王天至无有思想无有思想慧天，三界虽乐是亦无常、苦、空、无我，皆当灭尽不得久立，不如更受罗汉、辟支佛法，莫乐三界受是生死。’是为菩萨魔事。

“为法师者欲得寂志独处，其受经法者多将人众乐在喧闹；若法师者意乐人众，而受经者更乐寂独，亦不和同，当觉魔事。

“若法师者意乐人众多畜弟子，受经之人不同比辈欲得独尔；若受法者欲乐多辈，法师欲寂，亦不和合，是为魔事。

“为法师者而自尊重欲得恭敬，受经者慢意无恭敬；若法师者无欲于时不喜顺敬，然受法者好行恭敬，亦不和合，是为魔事。

“若法师者书般若波罗蜜时意欲受取，受经之人永无与心，意不和合，是为魔事。

“若受经者书般若波罗蜜时，念欲转从般若波罗蜜，于中起意欲得财利，是为魔事。

“若法师者欲至危命谷贵之处，受经者不乐不能随从，亦不和同，是为魔事。

“法师之人欲至丰乐谷贱之处，其受经者皆悉乐从，法师中道更作留难：‘汝辈但欲贪于供养欲随我取，不知前至当得与不？’其受经者见发遣相稍稍还去，是为魔事。

“若法师者语受经法者言：‘我欲所至道过空泽，彼有盗贼、野人、猎师，又多虎狼蛇虺毒虫，汝能随我忍此苦不？’受法者闻意不喜乐不能随去，作是挂碍不得书成学受是经，是为魔事。

“法师之人曾所教授数往之处，其受法者欲随诣彼中道，法师语受经者言：‘今我暂当有所经过，卿且还去。’受经者愁忧不得随从，不闻不得受持般若波罗蜜，是为魔事。

“复次，须菩提，彼魔波旬意常计念，欲作沙门被服，常欲坏乱，不欲令有书持讽诵学般若波罗蜜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波旬何以故常作沙门被服，坏败不欲令人有受学般若波罗蜜者？”

佛语须菩提：“波旬作沙门被服，欲败坏别离学般若波罗蜜者，复语人言：‘按我经中教法，观卿经中事非般若波罗蜜。’须菩提，未受记蒞闻是说者便有狐疑，适有疑意，便不复书持受学般若波罗蜜，是为菩萨魔事。

“须菩提，波旬复作比丘形像，语学般若波罗蜜者言：‘善男子、善女人，有学讽诵受持般若波罗蜜者，得真际之证，得须陀洹、罗汉、辟支佛道。’作是留难事，便不复学受书持般若波罗蜜，是为魔事。

“须菩提，说是深般若波罗蜜时，多有魔事起欲令断绝。是故，须菩提，当觉魔事。”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云何当觉魔事，远离魔事？”

佛语须菩提：“其事但像类六波罗蜜，有觉是者是则为护，远离魔事。菩萨常当远离罗汉、辟支佛，所应行经法当远离之。

“复次，须菩提，波旬于菩萨前说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至三脱门，是为罗汉所得道事，是为魔事。

“波旬复化作如来身金色光相，来至菩萨所，令诸菩萨起想，起想者于萨云若则为耗减，当知是为魔事。

“须菩提，波旬复作佛形像，诸比丘众相随，到是善男子、善女人所，是善男子、善女人便起想言：‘当来之世令我得身，诸弟子众于中说法亦如今日。’作是想者于萨云若则为耗减；波旬复化作无央数百千菩萨行六波罗蜜者于是善男子、善女人前，见已复于中起想，起想者则为耗减萨云若，是为魔事。

“何以故？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者无有五阴，乃至道亦无所有，无有五阴，无有道者，亦无佛法及弟子众。所以者何？诸法尽空无所有故。

“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书是般若波罗蜜时，若讽诵读，多有起因缘。譬如阎浮提大长者家，多有金银、真珠、琉璃、上妙珍宝，多有憎嫉者；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讽诵般若波罗蜜者，多有憎嫉而欲坏者。”

须菩提言：“如是，世尊，多有魔事，多憎嫉者。何以故？愚痴少智之士为魔所使，专行断坏受学般若波罗蜜者。是辈坏法之人，意终不复在是妙法之中。”

佛言：“如须菩提所言，是愚痴之士为魔所使，专行败坏。是辈愚痴坏法之人，新学适闻法所致，不作功德、善本不多所致，未与真知识相得所致，不供养过去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致。

“须菩提，若书持般若波罗蜜讽诵读说受行守时，无有留难魔事不起，无此难者便能具足六波罗蜜，至萨云若亦无有难。若有是善男子、善女人书持讽诵般若波罗蜜者，便具足五波罗蜜及萨云若已，当知是为佛事；若复具足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及十种力，具足萨云若者，当知是亦为佛事；十方现在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亦以佛事。如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者，十方现在诸阿惟越致菩萨摩訶萨，亦复拥护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者，亦复劝助之。”大明品第四十九

佛告须菩提：“譬如母人一一生子，从一数至于千人，母中得病，彼诸子等各各求救疗治，所进寒温燥湿将育所宜令母安隐。所以者何？长我曹等得见日月，我不孝养永不报恩。如是，须菩提，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常以佛眼视行般若波罗蜜者。何以故？深般若波罗蜜者，为世间之大明也。十方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亦以佛眼常视行般若波罗蜜者。何以故？深般若波罗蜜者，生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使得见萨云若慧。以是故，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常等视行般若波罗蜜者，诸如来五波罗蜜者亦生是中，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皆于中生，十力、十八法、萨云若亦皆于中生，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道、三耶三佛道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生，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皆从深般若波罗蜜中出生，自致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书持受学般若波罗蜜者，诸佛常以佛眼视是辈行般若波罗蜜者，诸佛常拥护之使不动转，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令不耗减。”

须菩提白佛言：“如世尊所说般若波罗蜜者，是菩萨之母，为世间之大明。世尊，般若波罗蜜，云何是菩萨之母？云何是世间之大明？云何出生诸佛？云何为示现世间明？”

佛告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者，生佛十力及十八法，生萨云若。如来示现是诸法已具，是故诸如来从般若波罗蜜生世间者，谓如来说五阴。”

“世尊，云何深般若波罗蜜示现五阴？”

佛言：“般若波罗蜜亦不生，五阴示现亦不灭，五阴示现亦不著亦不断，亦不增亦不减，亦不持亦不舍，亦不过去、当来、今现在。何以故？空、无相、无愿亦不成败示现，亦不现有为，亦不现无为，亦不示现无所生，亦不示现无所有，亦不示现实诸法，如是不示现成败。须菩提，是为般若波罗蜜示现世间。

“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亦知一切众生意行，般若波罗蜜不知众生之处，亦不知诸阴六情之处，乃至萨云若亦不知处。须菩提，是为深般若波罗蜜示现世间。深般若波罗蜜者，亦不示现五阴，乃至萨云若亦不示现。何以故？深般若波罗蜜亦不见深般若波罗蜜，何况当见五阴，乃至萨云若当有所见？”

“须菩提，所谓名众生——欲界、形界、无形界是。普世及十方众生乱意、定意如来悉知，复知一切无央数事。须菩提，云何如来悉知众生余无数事？以法故有乱意、无乱意如来悉知。以何等法知众生乱意、定意？”

佛告须菩提：“法尚不可得见，何况欲得众生有乱有定？以是故知。须菩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知众生意有乱有定。云何而知？以无常故知，以脱故知，以寂故知，以尽故知，是故知有乱有定。”

“复次，须菩提，如来知众生有淫怒痴者尽知。”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悉知？”

佛言：“知淫怒痴所有意为非淫怒痴意。何以故？所有及念不可见故，何况当有淫怒痴而可得者？以是故如来悉知。”

“须菩提，如来复知众生无淫怒痴意者悉知。何以故？知所可知无淫怒痴意，意亦非有意。何以故？两意不合故，是故如来悉知。”

“须菩提，如来因般若波罗蜜，悉知众生意，有广大者悉知。云何悉知？须菩提，如来亦不广大众生意，亦不狭众生意，亦不增众生意，亦不减众生意，亦不来众生意，亦不遣众生意。何以故？意不可得进退故，以是故悉知。”

“复次，须菩提，如来因般若波罗蜜悉知众生有大意者。何以故？知以众生意，无来无往，无生无灭，无住无变，以是故知。”

“复次，须菩提，如来以般若波罗蜜，悉知众生意无有限。云何悉知？须菩提，亦不见众生意有增有减、有所住止。何以故？以众生意无有窟不可见故，以是故知。”

“复次，须菩提，如来因般若波罗蜜，悉知众生意不可见。云何悉知？以众生意，意无有形无所有故悉知。”

“复次，须菩提，如来因般若波罗蜜悉知众生意不可观。云何而知？须菩提，如来以五眼悉见众生意之对故，以是故知。”

“复次，须菩提，如来因般若波罗蜜悉知众生屈申卷舒。云何而知？须菩提，众生意之屈申卷舒者，皆出五阴窟之所生生，不知五阴，但知出息入息有我及世，但知是事其余不识不知，五阴亦复不知出息入息，但知有我及世其余不识，身则是命，命则是身，是身非命，是命非身。是故，须菩提，如来因般若波罗蜜悉知众生屈申卷舒。”

“须菩提，佛知五阴。云何知？知五阴如，知如如，知无作如，知无相如

，知无进如，知无戏如，知无我如，知无倚如。是故，须菩提，如来以众生之如，屈申出入五阴之如——如五阴如者，是诸法之如；诸法之如者，则六波罗蜜如；六波罗蜜如者，则三十七品如；三十七品如者，则十八空如；十八空如者，则八惟无禅、九次第禅如；八惟无、九次第禅如者，则佛十力如；十力如者，则四无碍慧、四等心、四无所畏、大慈大悲、佛十八法如；十八法如者，则萨云若慧如；萨云若慧如者，则一切诸善法恶法、道法俗法、有漏无漏之法如；此诸法如者，则过去、当来、今现在之如；去来今如者，则有为无为法如；有为无为法如者，则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之如；罗汉如者，则辟支佛如；辟支佛如者，则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之如；三菩如者，则是道如；道如者，则如来之如；如来如者，则是一如，亦不可坏，亦不可别，亦无有尽，亦无有二不可令异。须菩提，是则诸法之如，如来因般若波罗蜜，悉皆逮觉诸法之如。

“须菩提，是般若波罗蜜者，则诸如来之母，则是世间之大明。是故，须菩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悉知诸法之如，尔非不尔，无能令不尔，悉知诸如诸尔。以是故，诸佛世尊名曰如来。”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诸法之如及尔非不尔，甚深！甚深！世尊，因如分流道化，如佛所说甚深之法谁当解者？唯有阿惟越致菩萨摩訶萨、漏尽罗汉乃能解之耳！”

佛语须菩提：“无尽之如者是谁？无尽之如，则是诸法无尽之如。须菩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时，说是诸法之如。”问相品第五十

尔时，三千大千刹土诸欲天子、诸色天子，持诸名华、名香而散佛上，作礼却住，各白佛言：“世尊，所说般若波罗蜜者，甚深！甚深！何等是般若波罗蜜相？”

佛告诸天子言：“深般若波罗蜜者，空则是相，无相，无愿相，无行之相，无生灭相，无著无断相，无所有之空相，无所依相，虚空之相。

“诸天子，般若波罗蜜甚深如是。如来者，为世俗故，亦不为道，不为灭尽。

“诸天子，是相者，诸天、龙、鬼、神、世间人民所不能作无能长养者。所以者何？诸天、龙、鬼、神及世间人民亦是相也。是故相相不相长养，相相不相识，相亦不识无相，无相亦不识相，相以无相是二皆空，无能成者，无能答者，无能识者。

“诸天子，是相者，非五阴所作，非六波罗蜜所成，亦非内外空及有无空所作，亦非萨云若所成。

“诸天子，是相者，亦非人亦非非人，亦非漏亦非不漏，亦非道亦非俗，亦非有为亦非无为。”

尔时，佛告诸天子：“若有人问：‘是虚空是何等相？’云何，诸天子，是人所问为等问不？”

诸天子言：“世尊，为不等问。所以者何？虚空无有相，无有作者。”

佛告诸天子、诸色天子言：“有佛无佛相体性常住，以如来如实逮觉相性故名为如来。”

诸天子白佛言：“如来所逮觉相甚深！如来从是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无碍之慧住于相聚，于般若波罗蜜甚奇！世尊，深般若波罗蜜者，是诸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藏，于是藏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于是藏中作行，逮诸法相，逮五阴相，逮萨云若相。”

佛告诸天子：“色者形之相，所更者觉之相，所受者想之相，善恶者行之相，所知者识之相。如来以无所受相故，逮得正觉。

“无所爱惜者为檀波罗蜜相，无所腐败者尸波罗蜜相，不起恚意者羸波罗蜜相，无能伏者惟逮波罗蜜相，合聚众事者禅波罗蜜相，所闻即觉即知者般若波罗蜜相。如是，诸天子，无所受相，是故如来得逮正觉。

“四禅、四等、四空定者则无恚之相，如来不以是相得逮正觉；得出三界者是三十七品之相，如来不以是相逮得正觉；苦相者无愿脱门是，寂相者则空是，净相者则无相是，如来不以是相逮得正觉；寂相者无所起是，无所共相则十八法是，如来不以是相逮得正觉；露现相者则萨云若是，如来不以是相逮得正觉。如是，诸天子，如来不以诸法相逮得正觉法，是故如来名为无碍慧。”

于是，佛告须菩提言：“般若波罗蜜者，是诸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母；般若波罗蜜者，是诸佛如来世间之大明，如来依是法而得有所作。以是故，诸如来尊敬礼事是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诸佛如来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是故如来之所报恩。须菩提，其报恩者无过如来。

“复次，须菩提，云何如来为知恩？云何为报恩？如来所可乘来法，所可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法，逮守持是所乘来法，恭敬承事作礼。须菩提，是为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所知恩之所报恩。

“复次，须菩提，如来之所逮法者，亦无作者，作者不可见故；如来尽逮是法，得无作法者，是为无净法。须菩提，如来知恩报恩，因般若波罗蜜于无作之法得逮觉法。

“复次，须菩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行般若波罗蜜故，逮诸善法而无所逮，是故般若波罗蜜者，是诸佛之母，为世间之大明导。”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诸法无所知、无所见、无所出生，云何般若波罗

蜜是佛之母？云何生如来？云何为世间之大明导？”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一切诸法无知不见，云何无知不见？以一切诸法空故。无所有，不坚固，无所生，以是故一切诸法无所出生。

“复次，须菩提，诸法无知不见。云何无知不见？以诸法无所入、无所著故。以是故般若波罗蜜是如来母世间之导，不见五阴是故为导，乃至萨云若亦无所见是故为导，以是故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世间之导。”

须菩提问佛言：“世尊，云何不见五阴为世间导？”

“须菩提，不以五阴因缘起识者，是为不见五阴；不以萨云若起想者，是为不见萨云若，以是故般若波罗蜜，诸如来母，为世间导。

“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云何是如来之母、为世间导？须菩提，般若波罗蜜示现世间空。云何示世间空，示五阴空？十二衰、十八性现世间十恶之法，从痴有爱十二因缘示吾我根本，六十二见示世间空，四禅、四等及四空定示世间空，三十七品、六波罗蜜、内空、外空及有无空示世间空，有为无为之性、十种力、佛十八法示世间空，至萨云若示世间空。是故，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者是诸佛之母、世间明导。

“复次，须菩提，如来以空示于世间，以空念世间，知世间空，以是故般若波罗蜜，诸佛之母，为世间导。

“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者，示现如来，示世间空。示何等空？现五阴空、十二衰空、十八性空，现萨云若空，是故般若波罗蜜，诸佛之母，为世间导。是故，须菩提，示现如来、示现世间不可思议，示现五阴不可思议，乃至萨云若示世间不可思议。

“复次，须菩提，深般若波罗蜜示现如来世间之寂。示现何等寂？示现五阴寂及萨云若寂，以是故般若波罗蜜示现如来世间之寂。须菩提，般若波罗蜜示现如来世间常空。示何等空？从五阴至萨云若示现世间常空。

“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示现如来世间所有空。示何等空？从五阴乃至萨云若示世间所有空。

“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示现如来所有无所有空，从五阴乃至萨云若所有无所有空。

“复次，须菩提，般若波罗蜜示现如来世间之灭。示何等灭？从五阴至萨云若，是为世间灭，以是故般若波罗蜜为如来母、世间之导。般若波罗蜜示现世间，无有今世后世之相。何以故？是法无有今世后世之相。”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为大事兴，为不可思议事兴，为不可称量事兴，为不可限事兴，为无有与等事兴。”

佛言：“如是，须菩提，是为大事不可思议事兴。”

“云何为大事兴？”

答言：“须菩提，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救护一切众生故不舍众生。”

“云何为不可思议事兴？”

“诸佛事、自然、萨云若不可思议，是故般若波罗蜜为不可思议事兴。”

“云何为不可称量事兴？”

佛告须菩提：“一切众生受身有识，无有能知称量佛事及自然、萨云若者。”

“云何为不可限事兴？”

“须菩提，佛事不可限，如来事亦无有限。一切无有与如来等者，况欲出其上？是故般若波罗蜜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为无有限事兴。”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事、如来事、自然事、萨云若不可思议、不可称量，为不可限耶？”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是佛事、自然事、如来事、萨云若事不可思议、不可称限。”

佛语须菩提：“五阴乃至萨云若不可思议、不可称限。须菩提，诸法之法，索意以想亦不可得。”

佛言：“五阴不可思议、不可称限，乃至萨云若不可思议。”

须菩提言：“何以故世尊言‘五阴不可思议无有与等者，乃至萨云若亦不可思议无有与等者’？”

佛言，“五阴不可为作限，乃至萨云若亦不可为作限。”

须菩提言：“世尊，何以故五阴、萨云若不可为作限？”

佛言：“五阴乃至萨云若不可思议故，不可与作限。于须菩提意云何？不可思议、不可限中，宁可得五阴及与道不？”

须菩提言：“世尊，不可得。”

“以是故，须菩提，诸法不可思议、不可得限，如来之法不可思议无有与等、不可得限，亦不可量，是为不可思议，所说亦不可思议，虚空不可思议，亦无有与等者。须菩提，是如来之法，非世间人及诸天、阿须伦所能思议。”

说如来不可思议、不可称量、不可得限，说无有与等品时，五百比丘、二千比丘尼漏尽意解，六万优婆塞、二万优婆夷远尘离垢法眼生，二千菩萨得无所从生法忍，皆当于是贤劫中作佛。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七大事兴品第五十一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甚深！甚深！为大事兴，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有与等，不可得限。”

佛言：“如是，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为大事兴，为无有与等事兴。何以故？须菩提，五波罗蜜者，等从中得成，与般若波罗蜜相应；内空、外空及有无空，等从般若波罗蜜中出；三十七品、十力、十八法，等从中出，与般若波罗蜜相应；佛地、萨云若慧，等从中出，与般若波罗蜜相应。”

佛告须菩提：“譬如转轮圣王，诸小国有事各自成办，转轮圣王亦无所忧。所以者何？诸小国王素已受圣王教令故，是故不复忧。诸弟子法、辟支佛法、诸菩萨法及诸佛法，等从般若波罗蜜出，般若波罗蜜者为办其事。是故，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为大事兴，为无有与等事兴，不受五阴、不入五阴为应，不受不入，乃至萨云若亦尔。须陀洹道至罗汉道、辟支佛道亦不受不入，乃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受不入。”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五阴不受不入？乃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受不入？”

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颇见五阴有所入、有所受不？”

须菩提言：“不见，世尊，乃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受不入。”

须菩提言：“世尊，亦不见五阴有受有入，亦不见三耶三佛有受有入。”

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我亦不见五阴，我亦不受持五阴，乃至三耶三菩，我亦不见，亦不受持，不见所入。须菩提，我于佛地亦不见，萨云若亦不见，如来事亦不受亦不持。是故，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亦不当受五阴，亦不当入五阴，于佛事、萨云若事、如来事亦不持亦不入。”

诸欲天子、诸色天子俱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甚深难了！不可思议甚深微妙！是智者所知解。深般若波罗蜜者，世尊，皆是过去佛时，所作功德善本所致，与真知识相得所致。

“世尊，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皆信三尊，尽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是诸圣贤所可有慧、所有道德；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于是深般若波罗蜜中，可念观称乐一日之中，其德出彼上。何以故？从须陀洹上至辟支佛智，及信至无所从生法忍诸天子，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于深般若波罗蜜中，书持讽诵守行一日，疾得泥洹，胜罗汉、辟支佛道所作功德，或过一劫奉行余经，离般若波罗蜜不住萨云若也。何以故？于是深般若波罗蜜中广说三乘，令诸罗汉、辟支佛各得其信不失所应，诸菩萨摩訶萨亦于中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于是，诸色天子、诸欲天子同时叹言：“世尊，是不可思议！于是中出信乐，使诸声闻各得所应成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道，又使诸菩萨摩訶萨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是深般若波罗蜜亦不增亦不减。”

诸色天子、诸欲天子各以头面著地，为佛作礼绕佛三匝已去，去是不远忽然不现，各还天上。

须菩提白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深般若波罗蜜即解者，于何所来而生是间？”

佛告须菩提：“若菩萨摩訶萨闻是深般若波罗蜜即解，不厌亦不狐疑又亦不碍，意常思念欲乐得闻终不远离，若行、若起、若坐、若卧，常随法师意不远离。须菩提，譬如新生犊子，意终不欲远离其母。是善男子、善女人闻是深般若波罗蜜，讽诵上口，乐喜守行，解其中义，意亦不欲远离法师须臾之间。是善男子、善女人本从人道中来，今生是间复得为人。所以者何？以是善男子、善女人前世时闻是深般若波罗蜜，书持讽诵守行中事，供养华香、缯盖、幢幡，以是功德从人道中来，今得深般若波罗蜜闻便即解。”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菩萨摩訶萨如佛所说所作功德，善本具足供养诸佛，复有从彼来生是间，复得深般若波罗蜜，书持讽诵信乐守行，有是者无？”

佛告须菩提：“有从他方供养诸佛，从闻深般若波罗蜜，以是故来生是间，复得深般若波罗蜜，闻便即解信乐守行。

“复次，须菩提，当知是菩萨摩訶萨从兜术天上，亦复具足功德善本。何以故？是菩萨从弥勒菩萨所闻是深经，以是故今来生是间，得深般若波罗蜜闻便即解信乐守行。

“须菩提，若有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有狐疑厌意者，是人前世时，闻深般若波罗蜜不问中慧，是故今来虽生是间闻六波罗蜜，意续狐疑不信不受亦不喜乐。

“复次，须菩提，是人本闻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亦不问中事，是故今续不信不乐。是人前世闻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不信不乐不问中事，是故今来闻般若波罗蜜，惊怪狐疑不信不乐。

“复次，须菩提，若有菩萨闻般若波罗蜜，从一日至五日常问中事，用是故所生处，常得闻深般若波罗蜜，终不离所问。何以故？须菩提，是菩萨但能得闻问其中事，于行未备。

“须菩提，若有人或时欲闻般若波罗蜜，若不欲闻，志不坚固，或能于中起余因缘，譬如轻衣随风东西，当知是菩萨适学未久，不得真知识，未供养过去诸佛，不作功德善本所致，不勤学讽诵所致，未得六波罗蜜所致，未得内外空及有无空所致，不学六通、三十七品、萨云若所致。当知是新学少乐于法，不能书持般若波罗蜜受学讽诵，亦未能习行其事。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得深般若波罗蜜，不念书持

讽诵守行，乃至萨云若亦复不念学受亲近故，当知是辈或堕二地。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见深般若波罗蜜，不念书持受学亲近故也，是故其人便入二地，当堕罗汉、辟支佛道地。”譬喻品第五十二

佛告须菩提：“譬如大海中船卒破坏，其船中人不取板木及取死人而抱持者，知彼人终不能得渡皆当俱没。所以者何？用各不取所依持故。其人若取板木橦者，径便得渡身得安稳，用取所依而以自济。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于信乐少虽得深般若波罗蜜，不讽诵受，不依亲近，不习行六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亦不亲近，当知是人中道有碍，不能逮得至萨云若，当取罗汉、辟支佛证。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有信乐、有能、有念、有解、有施、有行，得深般若波罗蜜，书持受学亲近讽诵，当知其人能受持深般若波罗蜜，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至萨云若终不中碍堕罗汉、辟支佛道，能教化众生净佛国土。

“须菩提，譬如有人持坏瓶行取水，当知不久如是烂坏。所以者何？用未成熟故。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者，虽有信乐、有念、有施、有解、有亲近、有行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受持六波罗蜜，无沕和拘舍罗，又不受持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不受五通、三十七品，至萨云若亦不亲近，当知是人中道妨碍。须菩提，何等为中道妨碍？堕于罗汉、辟支佛道。

“譬如有人持成熟瓶，若诣河井、若诣陂池而行取水，当知是人得水来归安稳不失。所以者何？用瓶成故。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有至信乐、有施念解、有行、有慧，受六波罗蜜沕和拘舍罗亲近萨云若，当知是人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无挂碍。

“须菩提，譬如大海有始成船，未牢撑治亦未庄办，便持财货著于船中乘有所诣，当知是船不久中道而坏，亡散财物各在一处，用是贾客无有方便，失所持物亡其大宝。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行菩萨事，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虽有信乐信施念解，于功德少得深般若波罗蜜，亦不书持讽诵受学，于六波罗蜜亦不受学，亦不亲近萨云若事，无沕和拘舍罗。须菩提，当知是人中道妨碍离失大宝。大宝者萨云若，是中道堕罗汉、辟支佛道。

“譬如有智之人先治其船，办庄牢固，持物著中，乘有所至，当知是人必到所至，得其珍宝安稳无失。所以者何？用其船具牢强所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有大信乐、有施、有念、有解、有行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得深般若波罗蜜，便受学书持讽诵守行，于六波罗蜜皆有功德，于萨云若意常亲近，乃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挂碍，不堕罗汉、辟支佛道。

“须菩提，譬如有人年百二十，其人有病若风、若寒热。于意云何？其人

宁能自起止行步不？”

须菩提言：“世尊，不能。所以者何？是人已老，正使无病，犹尚不能起止行步，况复有病，筋力消尽，岂复能行有所至到？”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虽有信乐、有施、有念、有能、有行，于六波罗蜜功德中少，亦不亲近萨云若事，无沕和拘舍罗，当知是人中道妨碍，堕罗汉、辟支佛道。何以故？不得深般若波罗蜜沕和拘舍罗故。

“须菩提，向者老公所病已愈，取两健人各扶一腋各持一臂，语老人言：‘安意莫惧，我当将公在所至处，终不相弃。’是人宁能有所至不？”

须菩提言：“世尊，能至所处。”

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有至信乐、有能、有施、有行、有慧，于六波罗蜜皆有功德，于萨云若意常亲近，有沕和拘舍罗，知是菩萨终不挂碍，堪任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而不动转堕声闻、辟支佛道也。”

是时，世尊叹须菩提言：“善哉！善哉！为诸菩萨摩訶萨今问如来是事。若有菩萨以吾我意想奉行六波罗蜜，言‘我所为行六波罗蜜’已，便贡高菩萨，作是行者终不得度六波罗蜜。是善男子、善女人亦不知彼岸，亦不知此岸，不为六波罗蜜所持，不为萨云若所持，中道堕罗汉、辟支佛地，亦不出生于萨云若。

“须菩提，云若菩萨无沕和拘舍罗？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不以沕和拘舍罗行六波罗蜜，于六波罗蜜皆有吾我想、我有所为，行六波罗蜜而自贡高。何以故？六波罗蜜中初无有是念有所分别，有是念者常住此岸，但知此岸不知彼者，不为六波罗蜜所持，亦不为萨云若所持，中道堕罗汉、辟支佛道，亦不出生萨云若中。须菩提，如是菩萨不为沕和拘舍罗所持，便堕罗汉、辟支佛中。

“须菩提，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为沕和拘舍罗所持，不堕罗汉、辟支佛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无吾我念，于六波罗蜜而不贡高。何以故？六波罗蜜中亦无有念，亦不贡高。菩萨知此岸、知彼岸者，为六波罗蜜所持，为沕和拘舍罗所持，出生萨云若，不堕罗汉、辟支佛道。须菩提，菩萨作如是行者，为不堕罗汉、辟支佛道，为六波罗蜜所持，为沕和拘舍罗所持，为萨云若之所护。”随真知识品第五十三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新学菩萨云何学六波罗蜜？”

佛告须菩提：“新学菩萨欲学六波罗蜜者，当与真知识相随，常当承事，又复当与能解说般若波罗蜜者相随亦亲近。有能解说是般若波罗蜜者，常当

呼人劝助，令学六波罗蜜，当守奉行，当持是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莫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中[打-丁+此]于五阴，亦莫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中[打-丁+此]六波罗蜜，莫[打-丁+此]于内外空及有无空，莫[打-丁+此]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莫[打-丁+此]萨云若。所以者何？不[打-丁+此]五阴者便速得萨云若，不[打-丁+此]六波罗蜜者便速得萨云若，不[打-丁+此]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者便速得萨云若。当言：‘善男子，行般若波罗蜜，于五阴中莫起想著之意。所以者何？善男子，是五阴非可著者，亦莫于六波罗蜜有所著。善男子，六波罗蜜亦非可著者，亦莫著于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乃至萨云若亦莫有著。所以者何？萨云若者亦非有著。亦莫起著于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亦莫起著于菩萨乘，亦莫起著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所以者何？善男子，是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非可著者。何以故？诸法之相皆悉空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訶萨，甚谦苦于空无相之法，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欲得阿惟三佛。”

佛言：“如是，须菩提，菩萨甚谦苦于空无相之法，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得阿惟三佛。

“须菩提，为世间故，愍念世间，安隐世间，欲救世间一切众生，以众生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世间归，为世间作护，为世间作灯明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世间作将，为世间导，为世间舍，为世间趣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云何菩萨为诸众生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度脱五道安隐众生，著无畏岸坦然泥洹，以是故为世间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云何菩萨欲安隐世间？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诸有众生有苦恼忧悲者，皆悉度著无忧之岸坦然泥洹，是故菩萨为世间安乐。

“须菩提，云何菩萨为世间作救？是菩萨摩訶萨，世间诸有生死勤苦救世众生，令脱众苦以法救化，次以三乘而度脱之，是故菩萨为世间救。

“须菩提，云何菩萨为世间护？世间众生有生死之法护令不生，众生皆有老病死法护使不老不病不死，有忧悲者护令得至无余泥洹，是故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世间护。

“须菩提，云何菩萨为世间舍？是菩萨摩訶萨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时，为世间说诸法无碍，是故菩萨为世间舍。

“云何菩萨为世间灯明？菩萨摩訶萨于三界冥中，拔诸众生令立泥洹，是故菩萨为世间灯明。

“云何菩萨为世间将？是菩萨得阿惟三佛时，为世间说色非我所是为非色

，痛、想、行、识亦非我所是为非识，乃至萨云若为非我所是为非萨云若。

“须菩提，如色非我是为非色，如色非我诸法亦尔。”

须菩提白佛言：“如世尊所说，五阴非我所诸法亦尔，如是菩萨为不逮觉诸法。何以故？色者无所分别，乃至萨云若亦无所分别，亦不言是五阴，亦不言是萨云若。”

佛告须菩提：“如汝所言，五阴无所分别，至萨云若亦无所分别，亦不言是五阴，亦不言是萨云若。”

“须菩提，是亦为大谦苦，常行是法而不厌倦亦不懈怠，菩萨言：‘我亦当逮觉，亦当持是清净之法宣示未学者。’须菩提，是故菩萨为世说非我所。”

“须菩提，云何菩萨为世间渚？譬如江河洄海断流绝域可止顿处，是谓为渚，于人有益。当来、过去五阴两断，当来、过去萨云若亦两断，如是断者诸法亦断，诸法断者当来、过去亦断。如是断者，是则为净，是则为快，是则为真实，是则为空，爱尽无倚无余无尘，是则为泥洹。须菩提，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时，便分流是清净法化、真谛法化以济众生，是故菩萨为世间渚。”

“须菩提，云何菩萨为世间将导？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时，为世间众生说五阴法不生不灭、不著不断，作是说法从须陀洹至阿罗汉、辟支佛法，为是辈说五阴不生、五阴不灭，持是法教流布世间。须菩提，是菩萨得阿惟三佛时作是说法，是为世间将导。”

“须菩提，云何菩萨为世间趣？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时，说五阴如趣空，说萨云若如趣空，五阴空者则无所趣，亦不趣亦不不趣。何以故？五阴与空亦不来亦不去。作是说法者，为众生说萨云若空亦不来亦不去，所趣而无所趣。须菩提，是故菩萨为世间趣。”

“须菩提，何以故？诸法过者，如空，一趣不复还。何以故？空亦无来亦无去，诸法所至亦无有相亦无有愿。何以故？相愿一过不复还故。相愿亦不来亦不去，诸法所至亦无所至亦无有行，亦无有生亦无有灭，亦无有著亦无有断，如梦、如幻、如响、如影、如化、如炎，诸法亦如是一去亦不复还。何以故？化者亦无去亦无有来。”

“须菩提，诸法所至无有边际亦不复还，诸法亦不动亦不不动，诸法亦不来亦不去，诸法亦不合亦不散，诸法无我、无命、无寿。须菩提，众生尚无所有，况当有往还？须菩提，诸法所住有常，诸法所住有乐，诸法所住有净，诸法所住有我，诸法无常、苦、无净、非我，诸法所住者有淫怒痴见、有身见，是诸法住亦如如住、如法性住、如真际住、如普住、如不思議性住、如不动移住，是所住处亦不来亦不去。何以故？诸法亦不来亦不去，诸法住如五阴。”

何以故？五阴尚不可见，何况当有去来？诸法住如六波罗蜜，是住亦无有还。何以故？六波罗蜜尚不可见，何况当有往还？诸法住如内外空及有无空、如三十七品住、如十八法住、如十八法亦无去亦无来，诸法住如声闻、辟支佛道住，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住亦无往还。何以故？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无往还无所有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是深般若波罗蜜谁能解者？”

佛言：“菩萨摩訶萨从过去佛所作功德，供养无央数百千诸佛，久与真知识相得者，是辈人能解是深般若波罗蜜耳。”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訶萨有何等相，能解是深般若波罗蜜？”

佛告须菩提：“若有菩萨于淫怒痴断者，则是其相。须菩提，能解深般若波罗蜜者，淫怒痴像则为已断也。”解深品第五十四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訶萨解深般若波罗蜜者，为至何趣？”

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能解深般若波罗蜜者，当趣萨云若。”

须菩提白佛言：“如萨云若所趣者，是为菩萨摩訶萨解深般若波罗蜜。趣萨云若者，则为一切众生作导。”

须菩提言：“世尊，念般若波罗蜜者为不念诸法，念般若波罗蜜者为无所念，念般若波罗蜜者为无端绪。”

佛问须菩提：“念般若波罗蜜者，何为为无所念？”

须菩提言：“世尊，念般若波罗蜜者，五阴无所念；念般若波罗蜜者，吾我众生为无所念；念般若波罗蜜者，六波罗蜜为无所念；念般若波罗蜜者，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为无所念；念般若波罗蜜者，须陀洹至萨云若为无所念。”

佛言：“善哉！善哉！如须菩提所言，念般若波罗蜜者为不念五阴，乃至萨云若为无所念。”

“须菩提，六波罗蜜者，是阿惟越致菩萨摩訶萨之所应护。有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不入六波罗蜜，亦不入萨云若。行般若波罗蜜者，不随他人语，不信余道，亦不持作要。阿惟越致菩萨摩訶萨行深般若波罗蜜，不杂淫怒痴行深般若波罗蜜。阿惟越致菩萨摩訶萨初不离六波罗蜜，闻说深般若波罗蜜时，亦不恐惧，亦不厌倦，终不转还常思念闻，闻已受持讽诵守行，应般若波罗蜜教。须菩提，当知是阿惟越致菩萨，前世已曾闻般若波罗蜜中事，亦讽诵受持已行中事。何以故？不恐不惧，从久远以来，常行是深般若波罗蜜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訶萨闻说深般若波罗蜜，不恐不怖亦不动还者，云何于行倍复增益？”

佛言：“行般若波罗蜜者如应萨云若。”

“云何行般若波罗蜜应萨云若？”

佛言：“如依应空、无相、无愿，为应依深般若波罗蜜。依深般若波罗蜜者，如依虚空，如依无所生，如依无所灭不依于著而依于断，如依于如、依于法性、依于不思議、依等无作，如依梦。”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依般若波罗蜜者，如依虚空、如依梦者，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者，不依五阴，不依萨云若作行。”

佛语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依五阴，亦不依萨云若。五阴及萨云若，亦无有作者，亦非不作，亦无来亦无去，亦无所止亦无所依，亦无所出亦无所入，亦无有数亦无有限。无数无限者，亦无有能逮觉者，从色至识无能逮觉者，亦不从六波罗蜜能逮觉者，亦非萨云若慧能逮觉者。何以故？五阴如、萨云若如，五阴与萨云若如俱等无异，十八法如、萨云若如亦等无有异，一等无有二。”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八叹深品第五十五

尔时，诸欲天子、诸色天子以天名华而散佛上，来诣佛所头面作礼，叉手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罗蜜甚深！难晓难了！不可思议！是智者之所知，是一切世间所可信者，是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道径。从是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者，皆是般若波罗蜜之恩，是为一教。一教者，五阴则萨云然，萨云然则五阴，萨云然如五阴如，萨云然、五阴一如无二，佛如及萨云然如亦无有二。”

佛告诸欲色天子：“如是，如是，如诸天子所言，五阴则萨云然，萨云然则五阴，佛则萨云然，萨云然则佛，一如无有二。以是故，诸天子，如来坦然无为而不说法。何以故？是法甚深清淨，难晓难了，特可信故。诸如来之道于过去、当来、今现在无有逮觉者，于法无有二者，是乃为法。

“诸天子，如虚空之甚深微妙，是法亦如是；以如法之深妙故，是法深妙；法性、不可思议性、真际、无涯底、无来无往、无著无断、不生不灭甚深微妙无有逮觉者，以无有逮觉者甚深微妙故，般若波罗蜜甚深微妙。诸天子，以诸法甚深微妙故，众生、我、人、寿命亦复甚深微妙，五阴深妙，六波罗蜜深妙，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至萨云若甚深微妙。以是甚深微妙故，诸天子，般若波罗蜜法甚深微妙。”

诸欲色天子俱白佛言：“世尊，是法于世间特可信者。如是说者，亦不受五阴亦不不受，乃至十八法亦无所受亦不不受；如是说者，从须陀洹乃至萨云然，亦不受持亦不不受，持诸世间者皆是受持。云何受持？五阴是我所，我是五阴所，十八法是我所，我是十八法所，从须陀洹至萨云然皆是我所，我是萨云若所，是为世间受持。”

佛告诸天子：“如诸天子所言，是法亦不受持五阴，亦不受持萨云然。诸天子，诸有受持行五阴者，受持萨云然行者，则不堪任行六波罗蜜，亦不堪任行萨云然。”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是法不逆于诸法而有顺。何等法顺？是法顺六波罗蜜，是法顺内外空及有无空，顺三十七品至萨云然，是为顺法。是法于诸法无所碍。云何无碍？不碍于五阴，至萨云然亦无所碍，是法无碍之相譬如虚空。何以故？其住如法性，如真际，如不思议性，如空、无相、无愿。是般若波罗蜜法亦不生亦不灭，以五阴不生不有故，乃至萨云若亦不生亦不有。是法无有迹，以五阴迹不可见故，至萨云若迹亦不可见。”

尔时，诸欲天子、诸色天子俱白佛言：“世尊，尊者须菩提诸弟子中佛之真子，何以故所说但说空无缚之法？”

时，须菩提语诸欲色天子言：“如卿所说，诸弟子中我为真弟子，云何为真子？”

诸天子报须菩提言：“佛从如生无去无来，须菩提如亦不来亦不去，以是故，须菩提从佛生。

“佛之如者则为一切诸法之如，如诸法如则佛之如，如者亦复非如，是故须菩提为从佛生。

“如佛如住，须菩提如亦如是住；如佛之如无作无为亦无所有，须菩提如亦复如是。如佛之如无所挂碍，诸法之如亦无所碍，如佛之如、诸法之如一如无二亦无作者，无作之如常尔无不尔，从有如尔无不尔时常一无二，是故知尊者须菩提从如来生。

“如佛之如亦无所坏，须菩提之如亦无所坏亦不坏；如佛之如亦不可见不可破坏，须菩提如亦复如是；如佛之如，亦是诸法之如亦无他如，尊者须菩提亦复如是。以是故知，须菩提真从佛生如佛之如。

“不过去、当来、今现在，诸法之如亦无去来今，是故知须菩提为从佛生。

“过去、当来、今现在如亦是佛如，佛如者亦是过去、当来、今现在如，等一无二；五阴之如、如来之如亦一无二；吾我寿命众生之如，如佛之如亦一无二；六波罗蜜如、内外空如及有无空如、三十七品如，乃至萨云然如，如佛之如一如无二。

“何等为如？须菩提，如者，菩萨所可逮觉，得如来名号者是。”

说是如品时，三千大千刹土地为六反震动——东踊西没，西踊东没，南踊北没，北踊南没，四面都踊则中央没，适中央踊四面都没——是为六反震动。

是时，三千大千刹土诸欲天子、诸色天子，以天华、名香、栴檀用散佛上

，及散须菩提上，同时叹言：“世尊，甚奇！甚特！尊者须菩提，乃从如来如生真佛之子。”

是时，须菩提更为诸天子说言：“诸天子，须菩提者，亦不从五阴生，亦不从五阴如生，亦不离五阴如生；亦不从萨云然如生，亦不离萨云然如生；亦不从有为无为如生，亦不离有为无为如生。何以故？是诸法皆无所有故，亦无法可著乐者。”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者及尔法住道法，甚深！甚深！五阴尚不可见，况五阴如？乃至萨云然尚不可见，况萨云然如？”

佛言：“如是，如是，舍利弗，如者甚深，五阴及萨云然尚不可见，况萨云然如？舍利弗，如者甚深，说如及尔。”

尔时，二百比丘僧漏尽意解，五百比丘尼远尘离垢法眼生，五千菩萨天及人得无所从生法忍，六十菩萨漏尽意解。

佛告舍利弗：“是六十菩萨已便供养五百佛，已尽行六波罗蜜，不持洹和拘舍罗，种种学五波罗蜜离般若波罗蜜，不以洹和拘舍罗行施、行戒、行忍、行精进、行禅，种种相行不得一定菩萨之道，便得须陀洹及罗汉、辟支佛道。舍利弗，菩萨虽得空、无相、无愿之道，离般若波罗蜜，不持洹和拘舍罗，便证真际得弟子乘。”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云何得空、无相、无愿之法，离洹和拘舍罗，真际作证便得弟子乘？云何俱得空、无相、无愿之法，得洹和拘舍罗，便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告舍利弗言：“诸有离萨云然意，念空、无相、无愿之法，不与洹和拘舍罗俱者，便为弟子乘。

“舍利弗，菩萨得空、无相、无愿之法，应萨云然不离洹和拘舍罗者，便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舍利弗，譬如大鸟，身长一百俞旬、二百俞旬、三百俞旬，无有两翅，欲从忉利天上来下至阎浮提，已下中道，复欲还去至忉利天上。舍利弗，是鸟宁得如意周旋往反不？”

舍利弗言：“世尊，不得。”

“假令是鸟来下至地，欲使身不痛，宁得不痛耶？”

舍利弗言：“世尊，不得不痛或闷或死。所以者何？其身长大无有翅故。”

“舍利弗，正使是菩萨如恒边沙劫，相行五波罗蜜，虽得大道欲发大意，欲逮无量觉慧，离般若波罗蜜无洹和拘舍罗者，便堕罗汉、辟支佛道。何以故？离洹和拘舍罗，离萨云若，离般若波罗蜜，行五波罗蜜，便堕罗汉、辟支

佛道。

“舍利弗，菩萨虽于过去、当来、今现在佛所作功德——戒性、忍辱、精进、一心、智慧——皆作相著，是为不晓如来戒性、三昧、智慧、解脱、见解脱慧，亦不知亦不见但遥闻空、无相、无愿之法，但相闻声，以相欲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作相念言：‘是为菩萨所住处也，是为佛所住处，是为声闻、辟支佛所住处。’舍利弗，菩萨离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者，持是功德欲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为相。

“舍利弗，菩萨发意念萨云然，不离六波罗蜜，不离沤和拘舍罗，不离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戒性、三昧、智慧、见解脱慧性，不以相著，于空、无相、无愿亦不以相。舍利弗，当知是菩萨不堕罗汉、辟支佛道。何以故？是菩萨摩訶萨从发意以来，不以相行六波罗蜜，不以相于过去来今佛戒性、三昧、智慧、见解脱慧性，皆无相著。舍利弗，不以相行六波罗蜜，不以相行萨云然，是则为菩萨沤和拘舍罗。”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我今从如来所闻，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者，以为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以是菩萨从发意以来，初不见法有逮觉者，亦不见甫当逮觉者，亦不见已逮觉者，五阴至萨云然亦复如是。”

舍利弗言：“世尊，若有行菩萨道者，离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当知是辈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便有狐疑。何以故？用离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故，行六波罗蜜皆于中有相，以是相故当知有狐疑。是故，世尊，菩萨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不当离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住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亦无相无倚，行五波罗蜜者乃至萨云然亦无相倚。”

尔时，诸欲天子、诸色天子俱白佛言：“世尊，欲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难得！所以者何？为菩萨者尽当逮觉诸法而无所成。”

佛言：“如是，如是，诸天子，甚难！我亦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无所成，亦无所成，亦不见法有所成得。所以者何？诸天子，诸法常净故。”

须菩提白佛言：“如我今从佛所闻，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甚难得！如我意者，快哉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诸法空无所逮觉故。于空法中诸法不可得，亦无有法逮觉不逮觉者。所以者何？随如法不增不减，学五波罗蜜至萨云然，是法皆空，亦不可见，亦不可得。以是故，世尊，快哉菩萨逮觉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所以者何？五阴、五阴自空，萨云然慧事自空。”

舍利弗语须菩提言：“以是故，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难解！难得！虚空亦不有念言‘我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菩萨亦不念‘我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诸法如虚空故。菩萨解诸法如虚空，乃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若菩萨知诸法如虚空，快哉难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恒边沙等诸菩萨求阿耨

多罗三耶三菩终不动还。以是故，须菩提，甚快难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语舍利弗言：“于意云何？五阴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动还耶？”

舍利弗言：“不。”

“乃至如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动还耶？”

舍利弗言：“不。”

“于意云何？颇有离五阴为还者无？颇有离萨云然还者不？”

舍利弗言：“无。”

须菩提言：“舍利弗于意云何？五阴如为还不？萨云然如为还不？”

舍利弗言：“无。”

“颇有离五阴如、离萨云然如还者无？”

舍利弗言：“无。”

“于舍利弗意云何？如法、法性、法住、道法、真际、不可思议性，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有还者无？”

舍利弗言：“无。”

“颇有离如乃至不可思议性有还者无？”

舍利弗言：“无是义，是法亦不可得。”

“何所法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有还者？”

舍利弗语须菩提言：“如尊者须菩提所说法忍，无有菩萨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有动还者。如来所记菩萨三乘之行皆无有处，如须菩提所说为一乘耳。”

分耨曼陀尼子语舍利弗：“须菩提为欲说一菩萨乘耶？当问须菩提。”

舍利弗问须菩提：“云何为欲说菩萨一乘行耶？”

须菩提报言：“卿欲于如中说三乘耶——罗汉乘、辟支佛乘、菩萨佛乘？”

舍利弗言：“不也。”

须菩提言：“于舍利弗意云何？于如中颇有三乘不？”

答言：“无有。”

须菩提言：“颇于如中有一事、二事、三事不？”

舍利弗言：“无。”

“颇于如中见一菩萨不？”

答言：“无也。”

“是法名无为无所有法，云何欲于中求索三乘——罗汉、辟支佛、三耶三佛？舍利弗，菩萨摩訶萨于如出生诸法，闻是不恐不厌不还，出生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尔时，佛叹须菩提：“善哉！善哉！汝之所说皆是佛事，菩萨闻是诸法皆

出于如，不恐不惧不厌不还，当知是菩萨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訶萨当出何道？”

佛言：“是菩萨当出生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道。”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欲出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当云何住？”

佛言：“常当等意于众生，大慈普念无有偏党；当为众生执劳护念安隐，与语和顺无得中伤，视众生等如父、如母、如身、如子，以慈劝人令不害生，常劝众生令行十善，见人行正离于邪见代其欢喜。

“菩萨摩訶萨欲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当作是住：自行四谛、四禅、四等行、四空定，劝人令行，见人行者代其欢喜；自行六波罗蜜，常劝教人行六波罗蜜，见有行者代其欢喜；自行内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自行八惟无、佛十种力、大慈大悲，自行逆顺十二因缘，劝人行逆顺，见有行者代其欢喜；自行声闻、辟支佛慧，劝人令行不证真际，见有行者代其欢喜；自上菩萨位教人令进，自行神通净佛国土，教化众生劝彼令学，见有学者代其欢喜；自灭习绪劝彼令灭，自寿命成就自受法住，劝彼住法，见彼为者皆代欢喜。

“须菩提，菩萨摩訶萨欲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当作是学，当作是住。菩萨摩訶萨当作是学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作如是学，如是住者，于五阴无有挂碍，乃至法住亦无挂碍。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訶萨，真际学不受五阴，乃至萨云若亦无所受。所以者何？不受五阴则非五阴，不受萨云然则非萨云然。”

说是菩萨住品时，二千菩萨得无所从生法忍。阿惟越致品第五十六

于是，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我等当以何貌相像，知是阿惟越致？”

佛告须菩提言：“解知凡人地及弟子地、辟支佛地乃至如来地，尽是一如而不分别，一无有二，入自身如等一入不分别。闻是如已直过无狐疑，于如无所失，所说无增减，亦不视他人长短，以是貌像当知是为阿惟越致菩萨。”

“世尊，当复以何相像之貌，知是阿惟越致菩萨？”

佛言：“诸法亦无形，亦无貌像，亦无有相。”

须菩提言：“世尊，若诸法无形无像亦无相，为从何法转还而为阿惟越致菩萨？”

佛言：“于五阴转还，知是阿惟越致菩萨。须菩提，菩萨于六波罗蜜转还，于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转还，于声闻、辟支佛地及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地转还。须菩提，当知是为阿惟越致菩萨。何以故？须菩提，五阴无有形，道亦无有形，是故菩萨于五阴转还及于道。何以故？五阴及道无有处故。

“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亦不观视外道及沙门、婆罗门所为所知所见

，亦不观视诸外道家邪见直见，亦不狐疑，亦不[打-丁+此]外道沙门、婆罗门戒，亦不狡戏堕诸邪见，不持香华、缯盖、幢幡奉诸天神，亦不教他人令奉邪见，以是像貌观其相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不生下贱之家，不生八剧之处，不受女人身，以是像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常行十善而不毁犯，常于梦中守行十善，教人令行，见人行者代其欢喜，以是像貌具足知是为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为众生故，行六波罗蜜，自学十二部经，常作愿言：‘持是十二部经，劝勉众生，满众生愿。持是功德皆施众生，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以是像貌具足知是为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于深经中亦不狐疑平相。”

须菩提白言：“云何阿惟越致于深经法中无有狐疑？”

佛言：“是菩萨亦不见有法，亦不见五阴，亦不见道有平相狐疑者，以是像貌具足知是为阿惟越致。

“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身口意行常慈柔软，身口意业常施众生，以是像貌具足知是为阿惟越知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不与五盖事俱，初无恋慕于恩爱意，以是相故知是为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坐起行步卧觉安详而不卒暴，以是相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净洁自喜无有尘垢，衣服床卧亦复净洁，少于疾病。凡人身中有八万种虫常侵食人，阿惟越致无复是虫。何以故？是菩萨功德过出世间、诸天鬼神、阿须伦上，为诸善本于功德中稍渐增益，身口意净，以是相行像貌具足，是为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白佛言：“云何菩萨受身口意净？”

佛言：“随诸善本，身口意净瑕秽即除，功德稍增瑕秽转灭，是为身口意净。以是三事净，过于声闻、辟支佛上，以是相行像貌具足，是为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不贪利养，不贪衣服，具足十二沙门法，行无嫉妒意，亦无愚痴贪利之意，无不等意，无懈怠意，无恶戒意，以是相行像貌具足，是为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志常安隐，意常深入一意，听受所闻法教与般若波罗蜜俱等意奉行，所有俗事皆与般若波罗蜜俱，有不入法性者皆见与般若波罗蜜合，以是相行像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若魔波旬化作大小泥犁，一一泥犁中有无数亿千菩萨，皆在其中受诸苦痛，波旬指示语菩萨言：‘是诸苦人皆过去佛所授记，皆是阿惟越致菩萨，今皆堕是中受诸苦痛。今卿若是阿惟越致受记者，佛为授卿泥犁记，不为授卿菩萨记。卿不如舍菩萨道可得生天，不复受是泥犁勤苦。’须菩提，若是菩萨意不乱者终不堕泥犁中，当知是为阿惟越致菩萨。”

“时，魔波旬复作沙门被服，至菩萨所言：‘卿前可所受六波罗蜜，欲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提者，诸可行法，今疾悔之。疾悔过者可得解脱。汝前所可供养诸佛及弟子众，从初发意至于法尽，中间所作善本及劝助代欢喜之福，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提，汝疾舍是意早悔过。若舍若悔者，我便当语汝佛所说深经要法如来所教。汝所闻者皆非佛经，非如来教，是异道人所撰集耳。’若菩萨得是意乱狐疑者，当知是菩萨非如来所授记，是菩萨未正定住阿惟越致地。若菩萨不疑不乱不转意无所受，不信他事，不用他教，行六波罗蜜便自具足，疾速萨云然慧道，自归之不受他教，譬如漏尽罗汉面自见法不信余教，魔终不能耶！”

“阿罗汉、辟支佛终不能转阿惟越致菩萨！”

佛告须菩提：“如汝所言，罗汉、辟支佛不能动转阿惟越致菩萨。不能转者为不转还。是菩萨必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提，正住阿惟越致地，尚不信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何况当信罗汉、辟支佛及魔波旬诸异学语？所以者何？初不见有法当可信者，亦不见五阴如有可信者，亦不见道如可信者。须菩提，当以是像貌观其相行知是为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魔复化作比丘被服形像，来至菩萨前语菩萨言：‘善男子，如卿所行，皆世俗事，非萨云然行。’魔复语言：‘我当断卿勤苦之本。’便为菩萨说像道法教，则是世事像道教者，或示尸解，或说四禅及四空定言：‘善男子，是还正道，从是可得须陀洹道，可至罗汉、辟支佛道。从我教者可断生死勤苦根本，用是勤苦为学之乎？随我教者，可生欲天，得生色天。’须菩提，菩萨闻是便大欢喜，不乱不转亦不狐疑，意复念言：‘今是比丘持是像法来为我说，益我不少。所以者何？像法所说不于须陀洹取证，至于罗汉、辟支佛道亦不取证，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提亦不取证。今受是比丘恩，我所应觉知之事今为我说，觉知是已当遍知三乘之事。’

“时，魔波旬知菩萨喜，语菩萨言：‘善男子，欲得知供养如恒边沙佛，衣被、饮食、床卧、医药菩萨者，不复从是过去恒边沙佛受行五波罗蜜，从彼诸佛所闻所问：菩萨摩訶萨当云何住？当云何行五波罗蜜、三十七品、大悲大慈？如诸佛所教：当作是行，当作是住，如菩萨所应从是成阿耨多罗三耶三

善，如其教住，如诸行者逮萨云然。诸过去菩萨作是辈行，乃作尔所功德，尚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卿学以来甫尔，便当那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若菩萨闻是意无有异不恐不惧，倍复欢喜言：‘是辈比丘重复益我，令我得须陀洹至萨云然。’

“时，魔波旬知是菩萨意不动转，更便化作大比丘众示菩萨言：‘是辈比丘，诸漏已尽发意求佛，不能得佛今皆取罗汉。如是辈人不能得成，况卿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菩萨？’觉知是魔事者，不堕罗汉、辟支佛道，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若有菩萨行檀波罗蜜至萨云然不动还者，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复次，须菩提，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作是念言：‘如佛所说菩萨尽奉持，不离诸佛教，至萨云然终不耗减。’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作念言：‘觉知魔事者，终不耗减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须菩提，以是相行相貌具足，当知是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于何所转而言不转还？”

佛言：“于五阴相还，于十二衰相还，于十八性相还，于淫怒痴相还，于见相还，于三十七品相还，于声闻、辟支佛相还，于佛相还。何以故？阿惟越致菩萨，空像色貌法相上菩萨位，于不生法亦无所有，既无所有亦无所作，亦不作亦不生，是故名为无所从生法忍。菩萨得是忍者，则是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须菩提，以是相行相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萨摩诃萨。”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十九坚固品第五十七

佛告须菩提：“彼魔波旬至菩萨所言：‘萨云若者与虚空等，有无之事皆空，是法及形亦复空。于空无之法初无能得，已过去者亦不能得空无之法，甫当来者亦不能得，有无之相皆空如空。汝唐勤苦！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是皆魔事，非三耶三佛所说。诸贤者当觉魔事。卿作是意者，卿将无长夜堕恶趣中。’”

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若闻是所言，便当觉知是为魔事。‘魔欲坏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一切诸法有无之事虽与空等，一切众生无能见者、无能知者，我当以有无之空为僧那僧涅，逮萨云若为众生说法使得度脱，当令众生得须陀洹道、得阿罗汉、辟支佛道，令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菩萨摩诃萨从发意以来，当坚其意不动不转，不信余事意已坚固，便行六波罗蜜便上菩萨之位。”

须菩提言：“云何，世尊，菩萨不动还者为阿惟越致耶？动还者为阿惟越致耶？”

佛报言：“不动转者是阿惟越致，动转者亦是阿惟越致。”

须菩提言：“是事云何，世尊？”

佛言：“从阿罗汉、辟支佛地动转者，是则阿惟越致；从阿罗汉、辟支佛地虽不动转者，是菩萨则为动转者。须菩提，以是相行像貌具足是为阿惟越致。有如是相者，彼魔波旬不能坏菩萨令不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欲得四禅则便能得，欲得灭脱禅亦复能得，欲得三十七品禅、空无相无愿禅皆悉能得，欲得五神通者悉能得之，虽受诸禅不取禅证，不取声闻、辟支佛证，自取所应以济众生。须菩提，以是相行像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萨。

“复次，须菩提，阿惟越致，常念于道不离于道，不贪形色，不贪身相，不贪巢窟，不贪六波罗蜜，不贪四等，亦不贪四空定，不贪神通，不贪十力及十八法，不贪佛国亦不贪教授众生，不贪见佛，不贪善本。所以者何？于空无法，不见空无无相之法有可贪者。何以故？一切诸法有无之事相皆空故。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已具足菩萨念，具足四事，行步、坐起、卧觉、出处安谛详审，终不卒暴用意不忘。须菩提，以是相行像貌具足，是为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为众生故，以沤和拘舍罗，现在居家五欲之中，施诸穷厄衣被饮食，随人所欲皆供给之，自行六波罗蜜劝彼使行六度，常称叹六度功德，见有行者代其欢喜。阿惟越致处于居家，满阎浮提珍宝施于众生，及三千大千国土珍宝布施众生初不贪惜，无有淫欲之意，常等法行语言谦下，不陵易于人，不使众生起于恚意。须菩提，以是相行像貌具足，是为阿惟越致。

“复次，须菩提，和夷罗洹闍叉常随后护彼，闍叉等言：‘我常当护是菩萨，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使意不乱终不远离。’复有五性和夷闍叉，亦复侍护阿惟越致菩萨摩訶萨，令余小神及非人神无能得其便者。

“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信根、志根、精进根、三昧根、智慧根——诸根具足，人中勇猛不为怯弱。”

须菩提白佛言：“云何为勇猛？云何不为怯弱？”

佛语须菩提：“于道意坚固不动还者，是则勇猛不为怯弱，当知是为阿惟越致相。

“复次，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道念常具足，不学咒术符书，不作蛊道，不作医师合和诸药，不学神仙外道卜相知他男子及女人意。所以者何？菩萨于空无法相不见是事，无有是相，常愿清静，以是相行像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

佛告须菩提：“我今当说阿惟越致菩萨像貌相行，谛听！谛受！”

须菩提言：“唯，世尊，受教！”

佛告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不离于道行，顺应五阴，顺应诸性，顺应诸衰。所以者何？五阴空故性衰亦空。所行不逆国事。何以故？住于空法亦不见法有增有减者。不逆盗事。何以故？以住于空于空法中，亦不见法有持来者、亦不持去者。不逆兵事。何以故？住于空性于空法中，亦不见法有多有少者。不逆斗事。何以故？住于空法亦不见法有憎有爱者。所语常顺。何以故？住于诸法空如亦不见有常无常故。

“须菩提，阿惟越致不说城郭事。何以故？住于虚空之空，亦不见聚，亦不见散，亦不见聚落之事。何以故？住于本际不见有得，不见有失。亦不说吾我之事，亦不说种种俗事，但说般若波罗蜜不离萨云然事。行檀波罗蜜不为贪嫉，行尸波罗蜜不为恶戒，行羸波罗蜜不为瞋恚，行惟逮波罗蜜不为懈怠，行禅波罗蜜不为乱意，行般若波罗蜜不为愚痴，行诸法空为诸法主非为非法之主，行于法性赞叹不坏法者，与诸如来缘觉弟子及诸菩萨及诸新发大道意者族姓男女共为亲友，常愿欲得见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常愿欲见十方诸佛，随所见佛愿往生彼便得往生，昼夜意常不离诸佛之念。何以故？诸阿惟越致菩萨，随顺入欲界，奉行十善得生十方佛前，起第一禅至四禅，从四禅至无形禅，便得生十方佛前。须菩提，以是像貌相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住内空者，住三十七品者，住三脱门者，终不言‘我是阿惟越致’，亦不言‘我非阿惟越致’，自住其地终无有疑。何以故？初不见法有动转不动转者。譬如须陀洹自住其道亦不疑怪，阿惟越致亦譬如，自住其地教化众生净佛国土，魔事适起即时觉知，不随魔教破坏魔事。譬如下愚之人，意欲怀逆恶至死不移，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自住其地亦譬如，诸天及人、诸鬼神龙、诸阿须伦、诸魔波旬所不能移转。所以者何？出诸世间诸天、龙、鬼、神一切之上，自于其地具足五通，教化众生净佛国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于诸佛所植诸善本，问诸佛受诸教，所住处有魔事即觉知，以洹和拘舍罗处魔事著本际，自于其地亦不疑厌。所以者何？于真际无狐疑，知真际亦不一亦不二，以过罗汉、辟支佛地。

“须菩提，菩萨于是空无法相，亦不见生亦不见灭，亦不见断亦不见著，亦不作念言‘我当得阿惟三佛’，亦不言‘我不得阿惟三佛’。何以故？以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相自空故。是菩萨自住无所乏短之地，不复希望余事，无能坏是地者。何以故？须菩提，阿惟越致菩萨，所有慧不与他人共。彼魔波旬化作佛像，来至菩萨所言：‘来取罗汉！亦无有授卿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记者，卿亦未得无所从生法忍，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不受卿记莛。卿亦未有是事，亦无是行，亦无是相，亦无是像貌任受记莛者。’须菩提，菩萨闻是不恐不怖、不疑不厌，意无有二者，是菩萨当自知‘我已从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受记莛已

’。所以者何？菩萨自知‘我有是事，堪任受蒞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彼魔波旬复作佛形像来至菩萨所，便以魔事授与菩萨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记蒞，是菩萨即觉知，或能是魔、或能为魔所使作是像来，非是佛，但欲使我堕于罗汉、辟支佛耳。须菩提，若魔波旬复作佛像来至菩萨所，语菩萨言：‘汝所行者非佛所说，亦非弟子所说，但魔事耳。’须菩提，菩萨即知复是魔耳，或为魔所使是非佛也，‘欲坏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我意终不可转’。是菩萨意不可转者，以从过去诸佛受记蒞已，以为住阿惟越致地。何以故？以是像貌相行具足堪任阿惟越致，以是当知阿惟越致相。

“复次，须菩提，行般若波罗蜜菩萨者，欲护持诸法故不惜身命。若菩萨摩訶萨以洳和拘舍罗，乃能作是护法不惜身命者，则为护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法已。”

须菩提白佛言：“菩萨不惜身命欲护法者，为欲护持何等法耶？”

佛言：“我说空法，愚痴之人骂詈诽谤言：‘是非法，亦非律行，又非尊教。’须菩提，为是法故，菩萨摩訶萨护持正法，菩萨当作是念：‘诸当来佛所可说法，我亦在是数中受记。是法亦复是我法，以是法故不惜身命。’须菩提，菩萨为是法故不惜身命，以是像貌相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

“复次，须菩提，阿惟越致闻说深法，亦不狐疑，亦不惊怪，诸佛所说皆能受持终不遗忘。所以者何？用得陀邻尼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得何等陀邻尼，能受持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法而不遗忘？”

佛言：“菩萨以得闻持等陀邻尼，便能受持诸佛经法而不遗忘。”

“世尊，如来所言非声闻所说，亦非天、龙、鬼、神所说，亦非阿须伦、真陀罗、摩休勒所说。”

佛告须菩提：“诸所有音声之名，是菩萨闻是初不惊怪意无狐疑，用得陀邻尼故。以是像貌相行具足，是为阿惟越致菩萨摩訶萨。”甚深品第五十八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阿惟越致菩萨大功德具足，不可称量功德具足。”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阿惟越致有大功德、不可得称量功德具足。所以者何？以得无碍无限之慧，非诸罗汉、辟支佛所能及故。阿惟越致住是慧中便受神通，亦非诸天世间人民所能及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能以恒边沙劫之寿，叹说阿惟越致菩萨摩訶萨功德像貌相行具足，所入所住深奥之慧，行六波罗蜜，具足三十七品及萨云然，可令人得知是阿惟越致菩萨摩訶萨功德者不？”

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汝乃能问阿惟越致深奥之处，说甚深空、

无相、无愿，说无所有，说无所生灭，诸淫垢，说泥洹净，说如，说寂真实际法性，是诸深法皆是泥洹之像。”

须菩提言：“世尊，如是说者，但是甚深泥洹，非诸法之教耶？”

佛言：“须菩提，甚深亦是诸法之教也。须菩提，五阴甚深，六衰甚深，乃至道亦复甚深。须菩提，五阴云何甚深？五阴如，如以是甚深，亦如道如，是故五阴甚深，道亦甚深。云何如如？夫如者，亦非五阴亦不离五阴，如亦非道亦不离道。”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阿惟越致菩萨摩訶萨，甚奇甚特甚深微妙乃尔，除五阴，处泥洹；若道若俗之所有法，所作无作，有漏无漏，皆悉已除，处于泥洹。”

佛告须菩提：“若菩萨摩訶萨应般若波罗蜜深妙之法，若念若持自念所住，当如般若波罗蜜教住，所学亦当如般若波罗蜜教。是菩萨尽具足如般若波罗蜜教，持是具足之念受无央数善本功德，舍无量劫生死之难，何况至意守行与般若波罗蜜、与道相应者！”

“譬如士夫情多放逸，与彼端正女人克期，其女人有事不得时往。未到之间于意云何？彼人为有几意起想？”

须菩提言：“世尊，是想甚多！甚多！”

佛告须菩提：“菩萨奉行般若波罗蜜如其中教，至念一日意不转者，却若干劫生死之垢。是菩萨应般若波罗蜜行，一日所受善本功德，胜于菩萨但行布施如恒边沙劫。

“复次，须菩提，菩萨布施三尊如恒边沙劫。于意云何？其人植福宁为多不？”

须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不可称计。”

佛言：“不如是菩萨摩訶萨念般若波罗蜜，应行一日如般若波罗蜜中教，其功德不可计。何以故？菩萨因是乘疾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故。

“须菩提，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恒边沙劫之寿，为须陀洹作功德，及罗汉、辟支佛作功德，至三耶三佛作善本。于意云何？其人功德宁为多不？”

须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如中教，其功德不可计。何以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已过罗汉、辟支佛地故，从菩萨位成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故。

“须菩提，若有菩萨寿如恒边沙劫，行六波罗蜜。其人功德宁多不？”

须菩提言：“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菩萨随般若波罗蜜教，一日如中行六波罗蜜，其功德不可

计。何以故？般若波罗蜜者，是菩萨摩訶萨之母，住是般若波罗蜜中，具足诸佛法故。

“须菩提，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如恒边沙劫之寿行法之施。于意云何？其人功德宁多不？”

须菩提言：“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如中教一日法施，其功德不可计。何以故？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者，则为不离萨云然。菩萨欲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当离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若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如恒边沙劫，行三十七品及空、无相、无愿，其人功德宁为多不？”

须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如其中教，一日如般若波罗蜜中教，行三十七品及十八法，其功德不可计。何以故？初不见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从萨云然有还者，离般若波罗蜜者便有动还故。须菩提，是故菩萨不当离般若波罗蜜。”

佛告须菩提：“若有菩萨以恒边沙劫之寿，行六波罗蜜，所有财物饮食布施，以法布施及诸三昧事，欲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其人功德宁为多不？”

须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如中教，所可布施及法施与诸三昧事，欲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其功德不可计。所以者何？如般若波罗蜜教者，于诸功德中为最第一。离般若波罗蜜念者，是为非念，亦为非求。

“复次，须菩提，菩萨欲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当善于智求。须菩提，若有菩萨习行六波罗蜜者，寿如恒边沙劫，劝助过去、当求、现在诸佛及僧所作功德代其欢喜，持是欢喜持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其功德宁多不？”

须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菩萨一日与般若波罗蜜教相应，持是功德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须菩提，菩萨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当善于智求。”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菩萨从无所作为为最第一。若无所作、无所为者，云何而得正见、须陀洹及罗汉、辟支佛至萨云然，成阿惟三佛？”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不可从有所作得须陀洹至萨云然，成阿惟三佛。行般若波罗蜜布施，亦不求有所作，亦不有是布施意，常念言‘是布施空亦无所有’。何以故？是菩萨学善于内外空及有无空故。须菩提，菩萨住是空已，观诸所作作是空观，则已不离般若波罗蜜；不离般若波罗蜜，则受无有

数、无有限、无有量诸福功德。”

须菩提白佛言：“无有数、无有限、无有量，有何等异？”

佛言：“阿僧祇者为无有数，有数身亦不可得，无有数身亦不可得。无有量者，当来、过去、今现在不可限、不可量，亦不可思议。”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可使五阴不可量、不可数、不可限不？”

佛言：“有是。”

须菩提言：“世尊，何因五阴不可量、不可数、不可限？”

佛言：“五阴空，不可数，不可量。”

“云何，世尊，但五阴空，诸法为不空耶？”

佛言：“我初不说诸法空耶？”

“世尊，亦说诸法空耳。世尊，空者，为是不可尽，为是不可数，为是不可量。空者，不可数，不可量，亦不可平相。世尊，是法义解亦不可得若干。”

佛言：“如须菩提所说无异，以诸法不可得故。佛说若干不可得，是法空、无相、无愿、无所有、无所生，是为灭，是为泥洹，是为如来无尽至于泥洹。”

须菩提白佛言：“未曾有，世尊，甚奇！甚特！如世尊所说无所得法，我听世尊所说诸法亦不可得，以诸法不可得，空亦不可得。不可得义为有增减不？”

佛言：“无有增减。”

须菩提言：“六波罗蜜亦无增减，三十七品亦不增减，八惟无禅、四无碍慧、四等、佛十八法及十种力、四无所畏亦无增亦无减。”

须菩提言：“世尊，若是法从六波罗蜜至四无所畏若有增有减者，便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如是，如是，不可得之法亦无增亦无减。若行般若波罗蜜，若念般若波罗蜜，若习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亦不念言‘我增六波罗蜜’，亦不念‘我减六波罗蜜’，当作是念‘但有名故有六波罗蜜’，持是所念，持是发意，持是善本，施作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如诸法如。”

须菩提白佛言：“云何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如诸法如？世尊，何等为诸法之如，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言：“五阴之如，泥洹之如，是故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亦不增亦不减。是故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倍复精进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诸法有增有减者，是故不可得法亦无增减。须菩提，是故六波罗蜜亦不增减，至四无碍亦不增减。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不增不减之意。”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訶萨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用初时意得成？为用后头意得成？前意后意各各不俱，云何善本得聚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世尊，是不俱不同之意，云何有所成功德，不成不聚不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告须菩提：“我当为汝说譬喻，诸有智之士以譬喻得解。于意云何？譬如灯炷，始燃之时，为用初明得燃？为用后明得燃？炷燋之时为用初时明燋？为用后时明燋？”

须菩提言：“世尊，亦不用初头焰得燃，亦不离初焰因缘得燃；亦不用后焰得燃，亦不离后焰因缘。”

“须菩提，菩萨亦不用初意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离初意因缘；亦不用后意得，亦不离后意因缘得。”

“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从初发意至十住地，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世尊，云何从十住地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言：“先从智地观地，具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从八辈观地、薄地、离淫地、已办地、辟支佛地、菩萨地、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地、佛地，具足佛地已，便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菩萨于是十地学，亦不从初发意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离初发意得，亦不以后意得，亦不离后意得。”

须菩提言：“世尊，十二因缘起甚深！不以初发意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离初发意因缘；亦不用后意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离后意而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于意云何？意已灭可复使更生不？”

“世尊，已灭不复生。”

“须菩提，意已生为是灭法不？”

“世尊，是实灭法。”

佛言：“已灭法者是为灭不？”

“世尊，不也。”

“须菩提，于意云何？为正尔住不？”

“世尊，住如住。”

佛告须菩提：“若如住者，真际住当住如如耶？”

“不也，世尊。”

佛言：“于须菩提意云何？如者为甚深不？”

“世尊，甚深！甚深！”

“须菩提，如者为是意耶？”

“不也，世尊，如非意。”

“须菩提，意为离如耶？”

“不也，世尊。”

“须菩提，如以如为相见不？”

“不也，世尊，如如不相见。”

“须菩提，如是行者，为行深般若波罗蜜不？”

须菩提言：“世尊，如是行者为行深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言：“作如是行，为行何法，世尊？”

佛言：“作是行者为无所行。何以故？行般若波罗蜜者无若干行。”

“世尊，夫如者，亦无若干，亦无作若干行。”

佛告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为行何等？”

对曰：“为行毕竟无有二处。”

佛言：“行毕竟者，为有若干行，为有相行耶？”

“无有，世尊。”

佛言：“无相为有相念耶？”

“无有，世尊。”

佛言：“云何有相念？”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作是念有相无相。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具佛十种力及十八法，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菩萨沤和拘舍罗于诸法无所念亦不念。何以故？菩萨知一切诸法相皆空故。住空法为众生故行三三昧，持是三昧教化众生。世尊，菩萨摩訶萨何等三三昧？”

佛言：“住是三昧者，与空、无相、无愿相应。一切众生皆著于空，著于相、愿，菩萨摩訶萨安处众生以空、无相、无愿之法，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以是三事教化众生。”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梦中行品第五十九

尔时，舍利弗语须菩提：“菩萨于梦中行三事三昧——空、无相、无愿，于梦中行是，宁有益于般若波罗蜜不？”

须菩提报舍利弗言：“若于昼日有益于般若波罗蜜者，夜梦中亦当复有益。所以者何？昼夜梦中等无异。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若有般若波罗蜜者，于梦中便当念般若波罗蜜。”

舍利弗语须菩提：“若菩萨于梦中有所作，宁有所成受不？如佛所言诸法如梦，是故无所成、无所受。何以故？梦中初不见有法有所成者，有所受者亦无所得。若梦觉已，宁有所得不？”

须菩提言：“若于梦中有所害杀，言‘我杀是快耶！’，觉已念梦中所作

，是云何？”

舍利弗言：“皆有因缘，无因缘终不起。”

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事有因缘，有缘有念，有念有事，事从闻见，便有觉意，便有著断，不从不闻不见而有缘起。是故，舍利弗，以因缘故，有事起，有念生。”

舍利弗言：“云何须菩提所念所作，佛言皆寂？云何所作有缘、有起、有所成受？”

须菩提言：“起想便有因缘，有缘便有事，有事便有念。”

舍利弗言：“若菩萨于梦中行六波罗蜜，持是功德念欲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为有所施作不？”

须菩提言：“今弥勒菩萨摩訶萨，为世尊所记，在是可问。弥勒能解，当从其问。”

舍利弗白弥勒言：“我所问者，须菩提言弥勒能解，今仁者当为我等解。”

是时，弥勒语舍利弗言：“卿等欲使我当以名、以色、以痛想行识而发遣耶？当以何事而解说乎？当以色空而发遣耶？当以痛、想、行、识空而发遣乎？色空亦无能发遣，痛、想、行、识空亦无所发遣。我初不见法有能发遣法者，亦无有受记蒞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亦无受蒞处者，是法都无有二。”

舍利弗言：“如仁者所说为得证也。”

弥勒答言：“虽作是说，我亦不得证。”

舍利弗意念：“弥勒菩萨辩才深入于六波罗蜜中，种种发遣而无所倚。”

佛告舍利弗：“汝颇见是法得罗汉证者不？”

舍利弗言：“世尊，不见是法有得证者。”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念言：是法已受蒞，是法当受蒞，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菩萨作是行，为行般若波罗蜜，亦不有疑‘我当得阿惟三佛’，亦不疑不得。”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檀波罗蜜时，若见众生，有饥渴者，衣不盖形、孤贫穷厄、不能自存者，当起大哀愿：‘我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时，使我境界无有是辈困苦之类，使我佛土所有衣服饮食之具，如四天上，如忉利天第六天王，所有饮食衣服自然。’须菩提，菩萨作是行者，便为具足檀波罗蜜。”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尸波罗蜜，若见众生有不慈意残杀众命、邪见疑网、犯十恶者，见有短命、多病、少威、丑无颜色、形残羸劣、极下贱者，起大悲意：‘使我奉行尸波罗蜜。我得佛时，使我境内无有是辈。’菩萨如是为

具足戒，疾得阿惟三佛不久。

“须菩提，菩萨行麤波罗蜜时，若见众生有瞋恚意，捶杖、刀矛、瓦石相加相伤杀者，起大愿言：‘我当行忍至得佛时，令我境内无有是辈诸恶事者。我作佛时，令我国土中一切众生，皆同慈意，和志相视，如父如母、若兄若弟相向无害。’菩萨作是行者，为具足忍疾得阿惟三佛不久。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惟逮波罗蜜时，若见众生于三乘法起相懈怠无精进者，复起大愿：‘我当自勉精进不懈。我得佛时，令我国中众生精进于三乘法各得度脱。’菩萨如是为具足精进，疾得阿惟三佛不久。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禅波罗蜜时，若见众生行五盖事——一者、淫劬、二者、瞋恚、三者、睡卧、四者、调戏、五者、疑网——离于四禅、离四空定者，起大意愿：‘令我常当行禅波罗蜜，教化众生净佛国土。我得佛时，令我国土一切众生无乱志者。’菩萨如是为具足禅，疾得阿惟三佛不久。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若见众生有犯恶者，若俗若道离正见者，行无道之事者，言无报者，言便断者，言有众生者，作是见已起大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净佛国土教化众生。我作佛时，令我国中无有是辈邪见之事。’菩萨如是为具足般若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众生在于三际——一者、直见际，二者、邪见际，三者、亦不在邪亦不在正见际——是以‘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教化众生净佛国土。我作佛时，令我国人不见邪见，不闻邪见之声。’菩萨如是，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泥犁、薜荔、畜生、蠕动之类，当发大慈：‘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我作佛时，令我国中不闻有三恶道之名。’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大地山陵沟坑、荆棘草木、不净秽恶，发普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我得佛时，令我国土皆平如掌，令我国人不见诸秽。’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大地无有金宝但淳以土，发意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我得佛时，令我土地从下际以上淳以黄金为地。’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众生有所恋著者，发是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我作佛时，令我国人莫有所恋著。’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四姓——刹利、梵志、田家工师、长吏将师，发意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教化众生净佛国土。我作

佛时，令我国中无有四姓，淳以一姓。’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众生有上中下家者，复发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教化众生净佛国土。我作佛时，令我国中一切众生，无是优劣有上中下。’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众生有种种色，发意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教化众生净佛国土。我作佛时，令我国人无若干色，皆悉端正得第一色。’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国主，发意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教化众生净佛国土。我作佛时，令我国土无有王者之号，但以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以为法王。’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五趣之行，发意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教化众生净佛国土。我作佛时，使我国人皆令无有五趣之行，等以三十七品为行。’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见四种生——卵生、湿生、胎生、化生，发意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教化众生净佛国土。我作佛时，令我国中无有三生，等一化生。’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见诸众生无有五通，无有光明，复发愿言：‘我作佛时，令我国中尽得五通，皆有光明远有所照。’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众生有大小便利，发意愿言：‘我作佛时，令我国人等如天身无复便利之患。’菩萨行六波罗蜜时，发大愿言：‘我作佛时，令我国土无有一日一月一岁十岁，都无此数。’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众生短命，发大愿言：‘我作佛时，令我国中人寿命极长无有限数。’菩萨如是便具足六波罗蜜，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

“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众生无有相者，发大愿言：‘我当勤力行六波罗蜜。我作佛时，令我国人普得具足三十二大人之相。’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若见众生无有善本，‘我成阿惟三佛时，令我国人具足善本，等如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作是念者具足六度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言：‘我当勤力疾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令我国中无有三垢四病。’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时，言：‘我当勤力疾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我作佛时，使我国中无有二道之名，普等至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成阿惟三佛，‘使我国土中不闻顽佷之

名’。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当作是念：‘我未便成阿惟三佛，先当知我寿命、光明、比丘僧数，然后乃成阿惟三佛。一切无有能知我年寿、劫数、比丘数者！’菩萨如是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作如是念言：‘我作佛时，令我一国大如恒边沙佛国。’菩萨如是为具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疾近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当作是愿：‘生死道长众生甚多，虚空无边，众生之性亦无有边，于中亦无生者，亦无泥洹者。’如是念者，为具足六波罗蜜疾近萨云然。”恒加调品第六十

尔时，坐中有一女人名恒加调，从坐起整衣服，为佛作礼长跪叉手，白佛言：“我亦当奉行六波罗蜜摄取佛国，如世尊说般若波罗蜜事。”

是女人叹佛已，以金银华及水陆华、著身璎珞金色之鬘而以散佛，当头上化成四柱宝交露台，严事净如是未曾有。

是女人言：“持是功德施与众生，皆共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尔时，世尊知女人意便笑，如诸佛法，若干色光从口中出，遍照诸十方无央数佛刹，绕身三匝还从顶入。

时，阿难从坐起，整衣服长跪叉手，白佛：“佛何因笑？愿闻笑意。”

佛告阿难：“是恒加调弟，当来之世当作佛，号名金华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毕女人身受男子形，后当生于妙乐佛国，于彼国修梵行。是菩萨摩訶萨在所生国，常有金华名号，于彼刹尽其寿普游诸国，从一佛至一佛不离诸佛。阿难，譬如转轮圣王，从一观至一观，从生至竟足不蹈地；是金华菩萨亦复如是，至成阿惟三佛未曾不见佛。”

时，阿难意念：“是金华菩萨后作佛时，诸会菩萨为是佛会？”

佛知阿难意之所念，告阿难言：“如是，如是，当知彼时菩萨会者是为佛会。彼比丘僧甚多不可计，不可以千数、万数、亿数，无有限量。阿难，是金华菩萨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时，其国土所有一切众恶诸不善事悉皆无有，如向所说般若波罗蜜净妙国土，等无有异。”

阿难白佛言：“世尊，是弟从何佛以来植功德本？”

佛告阿难：“是弟乃从提和竭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始发尊意，亦复以金华散提和竭佛，散彼佛时意亦愿言：‘持是功德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如我以五华散提和竭罗佛上，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于时彼佛知我功德具足，便记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蒞，是金华菩萨尔时见我受记便发愿言：‘我亦当受蒞，如是菩萨受蒞。’阿难，是金华菩萨乃从提和竭罗初始发意。”

阿难白佛言：“世尊，是女人以办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告阿难：“如是，如是，是弟以为成办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

”问相行愿品第六十一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云何行空三昧、无相三昧、无愿三昧？当云何入？当云何行？当云何行三十七品？当云何念？”

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观五阴空，乃至欲界、色无色界观空，当作是观，意而不乱于诸法无所见，适无所见于诸法不作证。何以故？善学于空法故。至于得证亦不断诸法，不决定于诸法所可得证，亦不见证，亦不见是法。”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佛所说，菩萨不于空法取证？云何住空而复取证？”

佛告须菩提：“观空具足，无所乏短，亦不念言‘我当受证’，是亦非证。菩萨之法所应所行，不以证为期，但以行为期。菩萨亦不定意，亦不有所而系意，于三十七品而不耗减，亦不受漏尽之证。何以故？菩萨摩訶萨以具足于深妙之法故。何以故？菩萨已住于三十七品，作是知言：‘是为行时，非为证时’。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观，言：‘今正是行五波罗蜜时，非是证时；今正是行三十七品时，非是证时；今正是行三三昧时，行十种力、四等、大慈大悲，是行萨云若时，非是须陀洹、罗汉、辟支佛道证时。’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因三三昧行空、无相、无愿三昧，因三十七品行根、力、觉意法，亦不取证，因三十七品而行，作行不受声闻证。

“须菩提，譬如士夫端正勇健，猛于兵法，坚持铠杖，具足悉晓六十四能，皆明诸术，众人无不敬者，所作事物无不成办，见众敬侍倍复欢喜。若以他事当有所至，道过厄难危险之处多有怨憎，彼怨家者亦复勇猛，所将群从父母大小莫不惊怖。时勇猛者，安隐父母，慰诸群从，言：‘莫有恐惧，我有术能无所乏短，自当得脱此诸厄难。’既得脱难降伏怨敌，而无所害以至所在，安隐父母群从莫不欢喜。所以者何？用是男子勇健雄猛、具足诸术无乏短故。”

佛告须菩提：“菩萨以四等意——慈悲喜护，为众生故具足六度未得漏尽，开萨云若之大径路以住于空、无相、无愿，亦不以空、无相、无愿随至为证，具足不堕罗汉、辟支佛地。譬如众鸟，飞行空中而不堕地，亦不住空。菩萨如是行空、无相、无愿三昧而不取证，度于罗汉、辟支佛地，悉当具足佛十种力、四无所畏及十八法、萨云然慧，终不取证。

“须菩提，譬如士夫，壮勇多力善于射术，仰射虚空，寻以后箭射于前箭，箭箭相柱不得令箭有堕地者，意欲令堕便止，后箭不复射者尔乃堕耳。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为沤和拘舍罗所持，植诸功德具足一切众善之本，一事不具终不中道取证；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功德具足尔乃

于实际作证。是故，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具足是上诸法。”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学是谦苦甚难！作是学者，为学实际，是为学如，为学法性，为学本空，为学自空，为学三脱。如是所学而不中道有厌，世尊，大哉！甚奇！甚特！”

佛告须菩提：“所以者何？菩萨有愿志不舍一切众生故。须菩提，菩萨若有意不舍众生，尽当度脱一切众生于无端绪之法，出生三脱门，当知是为沕和拘舍罗。菩萨要当成萨云若慧，终不中道实际取证。

“复次，须菩提，菩萨欲得观知诸深法处者——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及三脱门，当作是念：‘一切众生长夜常有我想、人想，有寿命想，有见知想，所念所作皆依是想。’是故菩萨摩訶萨普见众生有是辈想，欲为众生除是念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而为说法，行空三昧无相无愿，虽作是行终不中道取罗汉、辟支佛证。须菩提，用是菩萨有是愿故，功德具足故，亦不中道取证，不失四禅，不失四等及四空定，不失三十七品法及三脱门、四无所畏、四无碍慧，不失十力及十八法，便得具足诸所有之法，终不失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诸有菩萨为沕和拘舍罗所护持者，具足功德善法转增，诸根通利过于罗汉、辟支佛根。

“复次，须菩提，菩萨常念众生行四颠倒——有常想、有净想、有乐想、有我想，‘当为是辈我当行道，成阿惟三佛时当为说法，为说无常，为说不净、无乐、无我’。菩萨如是意行具足者，是为沕和拘舍罗行般若波罗蜜，悉当具足十力、四无所畏、大悲四等、三十七品、无愿三昧，然后乃当坐佛三昧实际取证。菩萨作是念言：‘一切众生常有倚著，常著吾我，著于寿命，著于五阴，著于六衰，著于十八法，著于四禅，著于四空定，著于四等。我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时，当使众生皆无有是倚著之病。’持是意行以沕和拘舍罗行般若波罗蜜，未具足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无愿三昧终不中道取证，具足诸愿尔乃取证。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意复念言：‘众生长夜常著想行，或想念男女，有色、无色想。我当勤行，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时，令我众生无想著病。’以具足是念，以沕和拘舍罗行般若波罗蜜，十力不具足及四无所畏、佛十八法未具足者终不取证，成诸功德具足无相三昧尔乃取证。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具足是行，不与三界共同行也。须菩提，菩萨行是三十七品，行三十七品已当问言：‘菩萨云何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以空为证以觉实际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道，亦不证无相无愿，亦不证灭，亦不证所作，亦不证所生，亦不证无所有而念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若有菩萨问诸菩萨，若闻说空，则当念空；若闻无相无愿，当念无相无愿；若闻无所作，当念无所作；闻无所生、无所有，当念无所生、无所有；但当行空三十七品，不行无相，不行无愿，不行无所作，亦不行无所生。须菩提，当知是菩萨未受记莳，未从诸佛受记莳。何以故？阿惟越致菩萨亦不作是念，亦不作是行，亦不作是说，亦不作是想——但行阿惟越致菩萨事，但念是事，但行、但说、但想是事。须菩提，当知是菩萨已过诸地，如阿惟越致地，以过阿惟越致地。”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是菩萨为得阿惟越致不？”

佛言：“若有菩萨闻六波罗蜜，若不闻所作行事，如阿惟越致菩萨。”

须菩提白佛言：“多有人行佛道者，少有如阿惟越致菩萨所行者。何以故？少有菩萨受阿惟越致慧地记莳。受阿惟越致菩萨莳者，为已远离上诸想著不具足事。是菩萨摩訶萨，诸天、世间人无能及者。”阿惟越致相品第六十二

佛告须菩提：“菩萨梦中不近罗汉、辟支佛地，亦不近三界，亦不坏三界，亦不起意，视诸法如梦、如响、如幻、如热时炎，视诸法如化而不作证。须菩提，是菩萨摩訶萨是为阿惟越致相。

“复次，须菩提，菩萨梦中见佛，与若干百千不可计数四辈之众围绕说法，从佛闻法即解中义，所作常不离法，所说不失法则。须菩提，当知是为阿惟越致相。

“复次，须菩提，菩萨梦中见佛，如来踊在虚空，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变化神通为比丘僧说法，变化使人诣他佛土施作佛事。须菩提，是为阿惟越致相。

“复次，须菩提，菩萨梦中，若见郡县兵起相杀，若有火灾，若见虎狼、狮子、毒虫诸恐惧之事忧悲苦恼，若见饥饿，若见丧失父母、兄弟、亲友、知识，梦见是已不恐不怖，于梦觉已便作念言：‘三界所有皆如梦耳。我当精进成阿惟三佛已，当为三界众生说法。’须菩提，是为阿惟越致相。”

佛告须菩提：“一切人尽当云何知是菩萨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菩萨若见泥犁、薜荔、禽兽三恶趣中诸勤苦者，当发愿言：‘我当成阿惟三佛时，使我国中无有三恶趣。’何以故？梦中所有及一切诸法，一法无有二。当知是为阿惟越致相。

“复次，须菩提，菩萨梦中见泥犁中火烧汤煮，觉已念言：‘我于梦中所见形像及其灾变。’若于梦中自见阿惟越致相，便作誓言：‘如我所见，泥犁中火即当灭去。’若火灭汤冷，当知是菩萨以受记莳，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为阿惟越致相。若是火焰烧一家至一家，烧一里至一里，或烧一家不烧一家，或烧一里不烧一里，中有为火所烧者，当知被烧家人断法所致，皆是断法

余殃。从是以来断法余殃悉毕，是为罪灭福生。是为阿惟越致相。”

佛告须菩提：“今我当说阿惟越致像貌相行：

“若有男子、女人为鬼神所持，是菩萨便作是念：‘过去诸佛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审授我蒞者，所作愿行清净无秽，不应堕罗汉、辟支佛地，亦无罗汉、辟支佛念，当成阿惟三佛者，亦不成亦不不成。假令诸十方现在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无所不觉，诸佛知我必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是鬼神当去。’若是鬼神不去者，当知是菩萨不从过去诸佛受其记蒞。须菩提，若是菩萨为说经已，鬼神即为去，当知是菩萨以从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受记蒞已。须菩提，以是像貌相行具足，是为阿惟越致相。”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离沤和拘舍罗，未行三十七品及三脱门，未逮菩萨位，未得菩萨三昧处，亦不从过去诸佛受蒞。是菩萨往至是男子女人所复言：‘我审受蒞当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是鬼神当去。’鬼神不为去，是菩萨故为说经法不止者，时魔波旬往至彼所，波旬念言：‘我当令鬼神去。’所以者何？波旬有威神胜是鬼神。时，彼波旬便敕鬼神令去。是菩萨不知波旬令鬼神去，喜言：‘鬼神用我故去。’便自贡高轻蔑余人，语他人言：‘我已从过去诸佛受蒞已，其余人皆未受蒞。’用是贡高轻易人故离萨云然，不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智慧；用是贡高失沤和拘舍罗，便堕二地罗汉、辟支佛地；用至诚誓故便起魔事，远离真知识堕魔罗网。何以故？不行六波罗蜜，不持沤和拘舍罗故。须菩提，当知是菩萨为自作魔事。”

佛告须菩提：“菩萨未行六波罗蜜，未得沤和拘舍罗，未逮菩萨位，以魔事故波旬复来至菩萨所，作异被服，语菩萨言：‘善男子，如来已授卿蒞，当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卿父母字某，卿兄弟姊妹字某，卿朋友、知识、亲族字某，卿七世父母字某，卿从某国某县某村落生。’若见菩萨体行和顺：‘卿前世时亦复柔软。’若见才朗，若见行沙门十二法，若见节言，波旬随形语菩萨言：‘卿前世时皆有是行，卿前世时亦行此十二法。’彼菩萨闻魔语说先世事，复自观所作行倍复贡高轻于同学，魔重语言：‘过去如来已授卿蒞，如卿所作功德不复转还。’波旬或作比丘形像，或作父母，或作迦罗越形像而来言：‘卿必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所以者何？卿尽有阿惟越致相行具足故。’”

佛告须菩提：“我所说阿惟越致像貌相行，彼菩萨获无是相。当知是菩萨为魔所使，以闻是名誉贡高自可，轻易同学，形笑他人，无所复录，用贡高故，是为魔事。”

“复次，须菩提，菩萨于魔因缘当学魔事。何以故？是菩萨不行六波罗蜜故，不知魔事如，不知五阴如。彼菩萨用不觉魔事，闻前比丘说其记蒞，今复

闻是记蒯名字，意中欢喜便自念言：‘以是证像，我今定当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益复贡高轻易他人呼无所知。是菩萨无有阿惟越致相，便远离般若波罗蜜沕和拘舍罗，失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智，远离真知识，更得恶知识。当知是菩萨终不成就堕二道地，若后久远更诸勤苦生死极远，乃当复得真知识得闻般若波罗蜜，尔乃悔本所著受字，用是悔故乃得罗汉、辟支佛。譬如比丘犯四事禁，现世不能得成四道。须菩提，是彼菩萨其罪重于四事之禁，用受名字著贡高故。置是罪事，其有犯是贡高受字、受伪号者，其罪过于五逆。须菩提，若有名字受想著者，急当护魔觉微因缘。

“复次，须菩提，波旬复往至菩萨所，赞叹远离说其功德：‘如卿所行，佛所称誉，正当如是。’须菩提，如我所说，菩萨远离之法不尔。若在山间树下、独处寂无人中，未必是为远离之法。”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菩萨异远离？”

佛告须菩提：“菩萨远离，寂于声闻、辟支佛念，寂于山间树下独处念。须菩提，菩萨如是，是为大远离之法。菩萨如是当昼夜行，是为菩萨寂然远离。若在人间随我寂教者，虽在城傍为与山泽等无有异。

“若受魔教便止远离，堕于罗汉、辟支佛地，不应般若波罗蜜，不具足萨云然事。作是行念者，非是清净之法，杂糅罗汉、辟支佛意，更反形笑轻易人间清净行者，人间行者亦不杂糅罗汉、辟支佛意反更轻易之，亦复轻易得禅、惟无三昧者，轻易得神通者。菩萨无沕和拘舍罗者，虽在绝旷百俞旬外，亿千万岁禽兽飞鸟所不至处，鬼神盗贼所不至处，虽久在中，不知菩萨远离之法，会无所益。

“受波旬教行远离者，不乐我所教远离也，亦复不能具足远离之法，亦复不在远离法中。何以故？以去是远离法远故。适去是远离法远已，时魔波旬在虚空中叹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是为佛之所说，是真远离法。汝行是远离法，可疾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彼妄远离菩萨得是赞叹已，便欢喜贡高，轻易是真远离者，反诽谤言：‘是为慢乎！’谓为不净慢闹志乱，有不净者反呼为净，不应敬者更敬之，应所敬者更轻慢之，‘何以故？我为诸天及人非人所见劝助恭敬，我所行者真为是行。汝在城傍，谁当来恭敬赞叹汝者？’是人于城傍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萨道者，于前贡高言：‘诸天来语，我当得道时日数。’

“须菩提，当知是贡高菩萨辈如旃陀罗（此云主杀人、狱卒，又云屠者，正言旃荼罗，此云严怙也），是辈之人在诸菩萨中为大瑕病，是为倚法像如菩萨，是为天上人中之大贼，亦复是沙门像法之中为大贼，复是善男子、善女人之中大贼。如是辈人不当与共从事，亦不当与相见、坐起、语言、饮食。何以故

？是辈之人贡高顽佷故。

“若有菩萨不欲舍萨云然，不欲舍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庄事欲得求阿惟三佛者，欲救一切众生者，当远离是辈之人，不当与共从事，自修其行莫与往来，常当有厌意，于世间不当受三界之乐，常当慈哀加于众生，当为是辈倒见之人起大悲意，当自念言：‘令我世世莫有是曹非法之事，若有是意疾令灭之。’须菩提，当知是辈菩萨自起神通。

“复次，须菩提，若有菩萨至诚庄事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当与真知识从事。”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菩萨真知识？”

佛告须菩提：“诸佛世尊是菩萨真知识，诸菩萨摩訶萨亦是菩萨真知识，诸弟子众亦是真知识，当知是为菩萨真知识。真知识者，常为菩萨解说般若波罗蜜分别其事——六波罗蜜、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如、真际、法性，是为菩萨真知识也。六波罗蜜者是世多罗，六波罗蜜者是道，六波罗蜜者是大明，六波罗蜜者是为大炬，六波罗蜜者是大智光明，六波罗蜜者是护，六波罗蜜者是归，六波罗蜜者是父是母，六波罗蜜者是三十七品，六波罗蜜者是萨云然，六波罗蜜者除人诸习绪。何以故？须菩提，三十七品者是过去、当来、今现在十方诸佛之母。何以故？去来今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皆从三十七品中出生故。是故，须菩提，菩萨欲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净佛国土教化众生者，当以四事饶益摄众生：一者、施，二者、爱，三者、利，四者、同义，以是四恩事益于众生。须菩提，我观是义故说是事，三十七品者则是菩萨摩訶萨父母，则为是舍，是则为护，是则为灯明。须菩提，菩萨不欲随他人教住者，欲断一切众生狐疑者，欲净佛国教化众生者，当学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般若波罗蜜者，广说菩萨之行，是诸菩萨所应当学者。”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般若波罗蜜相？”

佛言：“般若波罗蜜如虚空相，亦非相，亦不作相。”

须菩提言：“世尊，颇有因缘可知般若波罗蜜相不？以相知诸法不？”

佛言：“如是，须菩提，欲知般若波罗蜜相，如诸法相。何以故？诸法寂故，诸法常净故。以是故，须菩提，般若波罗蜜相，则诸法之相，以空寂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诸法寂，若诸法空，云何知诸法有著有断？空之寂亦不断亦不著，亦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于空寂中亦不有法，于空寂中亦不见得阿惟三佛者。世尊，我等云何当知是义？”

佛告须菩提：“众生长夜著吾我行。”

须菩提言：“尔，世尊，众生长夜著吾我行。”

佛言：“云何为知吾我空寂不？”

须菩提言：“尔，世尊。”

“须菩提，知众生以吾我故久在生死不？”

须菩提言：“尔，世尊，以众生著吾我故，久在世间更受勤苦便知有著。”

“须菩提，无吾、无我、无有受者，亦不久在世间，亦不久受勤苦，亦不著便不断。”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作如是行者，不于五阴行，亦不于三十七品作行，亦不行四无碍慧。何以故？不见有法有可行者，亦不见法当可行者。菩萨如是行者，诸天世人无能动者，无能伏者，罗汉、辟支佛无能及者。何以故？所住处无有能逮故。世尊，行萨云然菩萨所住无有能及者，菩萨如是疾近萨云然。”

佛言：“于须菩提意云何？阎浮提众生尽得人道已，皆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承事尽其寿命，持是供养之福施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善男子、善女人其福宁多不？”

须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教人具足为说解其中慧，意不远离应萨云然念。乃至三千大千国土众生皆得为人，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皆教使行十善地，立于四禅、四等及四空定，又立于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持是功德施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宁多不？”

须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持般若波罗蜜宣示他人，具足为说解其中慧，意不远离萨云然念者，出于贤圣之表。何以故？除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唯当有是菩萨摩訶萨。何以故？以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有大慈行故，行般若波罗蜜见诸众生趣死地故便起大悲，以是行故便得大护不与想俱，便得大喜具足四等。

“须菩提，为菩萨大智之明，大智明者则六波罗蜜明是。是善男子、善女人虽未得道，为一切众生作救，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动还，所受供养衣服、饮食、床卧、医药、一切珍宝，以行般若波罗蜜故，必报众生信施之福，疾近萨云然。

“须菩提，若不欲痴妄受人施者，若欲示众生之道径者，若欲解无所有者，若欲度脱牢狱中人者，若欲与一切众生眼者，身所行当应般若波罗蜜，有所语言亦当应般若波罗蜜意。应般若波罗蜜者，他余之意亦不得其便，当作方便

昼夜念般若波罗蜜莫有断绝。

“须菩提，譬如士夫曾得摩尼宝，后复得之大欢喜踊跃，后复失之，失是宝已甚大愁忧，忆想是摩尼宝，坐起无忘不离须臾，自念：‘我云何欵亡此大宝？’”

佛告须菩提：“菩萨离于萨云然念，亦如彼人失大珍宝，坐起不忘须臾之间。”

须菩提白佛言：“云何，世尊，一切诸念无有止处，皆空皆寂？云何菩萨不离萨云然念，亦不从离中，亦不从念中可得菩萨，亦不从萨云然中可得菩萨？”

佛告须菩提：“若有菩萨知诸法自远离，法性常住，道法及如真际常住，非佛所作，亦非罗汉、辟支佛所可作，菩萨知是已终不复离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般若波罗蜜空寂故，亦不增亦不减。”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般若波罗蜜自空寂者，云何菩萨与般若波罗蜜等成阿惟三佛？”

佛言：“菩萨亦不与般若波罗蜜等，亦不增亦不减，真际亦不增亦不减，法性亦不增不减。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亦非一，亦非二。若菩萨闻是不怖不难亦不恐惧，当知是菩萨已住于阿惟越致地行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云何，世尊，念般若波罗蜜空，念般若波罗蜜无所有，为行般若波罗蜜耶？”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颇有离般若波罗蜜行般若波罗蜜者不？”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般若波罗蜜行般若波罗蜜不？”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空可行空不？”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五阴行般若波罗蜜不？”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六波罗蜜行般若波罗蜜不？”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乃至四无碍慧行般若波罗蜜不？”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五阴之空如及尔法、法性、四无碍慧空，行般若波罗蜜不？”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是诸法不行般若波罗蜜耶？若不行是法，菩萨云何行般若波罗蜜？”

佛言：“于须菩提意云何？颇见有法行般若波罗蜜者不？”

须菩提言：“不见也，世尊。”

“颇见般若波罗蜜菩萨有可行者不？”

须菩提言：“不见也，世尊。”

“于须菩提意云何？汝所不见法为可得不？”

“不也，世尊。”

佛言：“不可得法为有生灭不？”

“不也，世尊。”

佛告须菩提：“如菩萨无所从生法忍，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复如是。若菩萨学承用如来四无所畏、四无碍慧，习行是法，终不离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萨云然慧、摩诃衍慧。何以故？菩萨摩訶萨得无所从生法忍，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耗减。”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从诸法无所生中，授诸菩萨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记耶？”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从所生法中授诸菩萨记耶？”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亦不从无所从生法授菩萨记，亦不从有所生中授菩萨记，如是云何授诸菩萨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记耶？”

佛告须菩提：“颇见法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记者不？”

须菩提言：“世尊，我亦不见法有授记者，我亦不见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见当得者，亦不见已得者。”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于诸法无所得，菩萨亦不念言‘有阿惟三佛’，亦不念言‘我当得阿惟三佛’。何以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于诸法无所分别，般若波罗蜜亦无所分别故。”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一释提桓因品第六十三

尔时，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者，甚深微妙！难晓难了！难解难知！不可思议！以本净故。闻是深般若波罗蜜书持学者，为已具足从大功德来，想著之意为不复生，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无想著。”

佛告释提桓因言：“如是，如是，拘翼，有行般若波罗蜜者，不从小功德来。拘翼，阎浮提满中众生，皆行十善、四等、四禅及四空定，不如是善男子

、善女人书持般若波罗蜜，讽诵受学如其教住，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听余念。其福百倍、千倍、巨亿万倍，不可以譬喻为比。”

尔时，有异比丘语释提桓因言：“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守行奉持般若波罗蜜转复教人者，其功德出彼阎浮提众生所作者上。”

释提桓因语是比丘言：“善男子、善女人，于般若波罗蜜中一发意，胜阎浮提所作十善、四禅、四等、五通者上，何况奉行书持讽诵如中教者！皆过诸天、阿须伦、世间人上。是菩萨不独过诸天世间人，乃过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上；不但过是上，乃至菩萨行五波罗蜜无般若波罗蜜沍和拘舍罗者上。菩萨如般若波罗蜜教住者，出诸天世人上，诸天世人皆不能及。如般若波罗蜜教住者，为不断萨云然种地住，终不离如来名号。菩萨行如是终不失道场。菩萨摩訶萨所行如是，为欲拔出众生沉没长流者。如是学者，为学菩萨所学，不学声闻、辟支佛学。

“菩萨如是学者，诸四天王当来至是菩萨所言：‘善男子、善女人，勤学疾学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坐于道场时，过去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持四钵，今在是间当奉不久。’如是行般若波罗蜜者，诸释提桓因亦当复来劝助是善男子、善女人，须焰天子将诸焰天子来下，兜率天子将诸兜率天子来下，诸尼摩罗天皆悉来下，诸波罗尼蜜天亦悉来下，乃至首陀会诸天皆悉来下，至是行深般若波罗蜜菩萨所。十方现在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皆常念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者。行是深般若波罗蜜者，诸可世间所有厄难勤苦之事了无复有。须菩提，是为行般若波罗蜜者现世功德之报。一切世间皆有四病——一事动者身中诸根无不受痛，以受痛故意便受恼——是诸病恼不复著是菩萨身，用行深般若波罗蜜故，是为现世功德之报。”

尔时，阿难意念：“释提桓因自持辩才说？以佛事说？”

释提桓因知阿难意之所念，语阿难言：“我之所说皆是佛事。”

佛告阿难：“释提桓因所可说者，皆是佛事因缘。若菩萨学习念般若波罗蜜时，三千大千国土中魔皆生狐疑：‘今是菩萨当为真实际作证，取声闻、辟支佛道耶？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乎？’阿难，若有菩萨不离般若波罗蜜时，魔复大愁毒。尔时，魔复起大风，欲使是菩萨恐怖有难起懈怠之意，欲使菩萨于萨云然念中起一乱意。”

阿难白佛言：“世尊，魔为都卢烧乱诸菩萨耶？有不烧者？”

佛告阿难：“有行乱者，有不乱者。”

阿难白佛言：“有烧者谁？不烧者谁？”

佛言：“菩萨从本闻般若波罗蜜时，意中不乐不解者，波旬便往烧乱。若闻说深般若波罗蜜时，意中狐疑言：‘为审有是耶？为无有耶？’用是故波旬

往烧。

“复次，阿难，若有菩萨远离真知识，便不闻不知般若波罗蜜，不解其事，意便不乐，是故波旬复往烧乱。

“复次，阿难，若有菩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反持非法，用是故魔得其便。

“复次，阿难，菩萨失般若波罗蜜更叹非法，魔即欢喜念言：‘彼说非法之事，当有若干伴辈，当满我愿，复并使余人堕于二地罗汉、辟支佛是也。’

“复次，阿难，若有菩萨闻说深般若波罗蜜时，便意念言：‘是深不能，大深耶！’作是念者，魔便念言：‘我今已得子便。’

“复次，阿难，若有菩萨向余人贡高言：‘我能行六波罗蜜，汝不能行。’是菩萨为魔所得便。阿难，时魔波旬大欢喜踊跃。

“复次，阿难，若有菩萨自怙智慧，自怙种姓，自怙其善，自怙知识，便起贡高下于他人，亦无阿惟越致相行像貌，专自贡高轻贱他人，便语人言：‘汝亦不在菩萨种姓之中现，汝亦不在摩诃衍中。’尔时，波旬欢喜念言：‘今我境界宫殿不空，增益三恶趣我种姓不损。’魔常伺是菩萨欲使说非法之事，欲使众人皆闻非法，亦当邪见增益劳垢，造颠倒行颠倒于法，身口意错贪著邪福，从是因缘增益三恶趣，魔之眷属宫殿益多。尔时，波旬倍欢喜踊跃而自娱乐。

“复次，阿难，若行菩萨道者，与声闻道家共争，魔时念言：‘是善男子离萨云然远，不近大智。’所以者何？斗争怨恚非萨云然道，是三恶之业。

“复次，阿难，菩萨菩萨自还共争，波旬念言：‘两离佛远，失萨云然，是二菩萨俱不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所以者何？是善男子所造是三恶业，非萨云然。

“复次，阿难，未受菟者，与得记菟菩萨共争，兴起恶意，随其意起多少之数却若干劫。虽起争意如故不舍萨云然者，当却劫数若干径路，然后乃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阿难白佛言：“世尊，乃当更尔所劫数，于其中间宁有除不？”

佛告阿难：“我为三乘说法，随其意起多少之数，各尽其事无有中间减少之除。”

佛告阿难：“若菩萨菩萨共争，若恚、若骂、怀恨不悔者，我不说有除，当更劫数勤行僧那，然后乃成。若有菩萨斗争恚已便自悔言：‘是利难得。我今当为一切下屈，今世后世当使众生皆共和解，我今云何恶声加人而念人恶？我终不敢复作是事，当如聋羊，当自除过。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度脱众生，云何起恚而自陷溺？不当起恨，不当陷溺。’尔时，菩萨适起是意已，魔波旬不能得其便。

“复次，阿难，行菩萨者不当与声闻家共止，若共止者不当与争。所以者何？当自念言：‘我不应得与是辈人起诤共争，我当成就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度诸苦厄。’”

阿难白佛言：“世尊，菩萨菩萨自共住止，其法云何？”

佛告阿难：“菩萨菩萨共止之法，相视当如世尊共止。所以者何？当作念言：‘是我真伴共乘一船，彼学我学是为同学，共行檀波罗蜜至萨云然。若彼意愤不顺萨云然者，我所不应。若彼意定不离萨云然者，我亦应尔。’菩萨摩诃萨作是学者，为共等学。”问等学品第六十四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何等为菩萨摩诃萨之等所应学者？”

佛告须菩提：“内空、外空是菩萨摩诃萨之等，五阴自空乃至于道道亦自空。须菩提，是空为是菩萨摩诃萨之等，于是等空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学消五阴为学萨云然，五阴不染为学萨云然，学灭五阴为学萨云然，不生五阴为学萨云然，乃至四无碍学为学萨云然。”

佛告须菩提：“如所言，学消五阴为学萨云然，乃至学无所生为学萨云然。”

佛言：“于须菩提意云何？五阴所有如乃至道如及世尊如，是诸如颇有减尽灭时不？”

须菩提言：“不也，世尊。”

佛言：“菩萨如是学，为学如，为学萨云然；如亦不尽、亦不减、亦不灭，如是学，为学如，为学萨云然。菩萨如是学，为学六波罗蜜，为学三十七品，为学佛十八法，为学萨云然。”

佛告须菩提：“菩萨作如是学，为度诸学表，为第一学；如是学者，诸天及魔不能坏败；作如是学，疾近阿惟越致；如是学者，为习尊业，为习如来；如是学者，为导御众生；如是学者，为净佛土，为学大慈大悲，为学教化众生。

“须菩提，菩萨如是学者，为学三合十二法轮转度脱众生；如是学者，为学不断佛种；如是学者，为学开甘露法门；作如是学，为学示无为法。

“须菩提，下劣之人不能学是。作是学者，为欲拔一切众生生死之根；如是学者，为不入三恶趣，不生边地，不生旃陀罗家；如是学者，不复聋盲喑哑跛蹇；如是学者，诸根具足终不缺减，无恶音声，不犯十恶，终不学邪以自生活，不为无反复不与恶者俱。

“须菩提，如是学者，不生长寿天，用沕和拘舍罗故。何等为沕和拘舍罗？般若波罗蜜所说沕和拘舍罗，四禅、四等及四空定不随禅计。如是学者，为净一切诸法之力，净罗汉、辟支佛力。”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诸法之性皆自清净，云何菩萨欲净诸法？”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菩萨已净性之本，学般若波罗蜜不厌不懈，是为学般若波罗蜜。是法非是凡夫愚人之所能学，所能知见。菩萨为众生故行檀波罗蜜至萨云然。菩萨学如是学十力，为学无所畏力，如是学者出过众生所为之表。

“须菩提，譬如地之所出，出金银异宝少少处出耳。如是，须菩提，少少人学般若波罗蜜，多有发声闻、辟支佛意；少少人能行遮迦越罗福者，作粟散小王行者多；少少众生能入萨云然者，多有人入罗汉、辟支佛道。须菩提，多所人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得成就者少少耳，多住罗汉、辟支佛地。须菩提，多有人行菩萨道，学般若波罗蜜者，至阿惟越致地者亦少少耳。用是故，须菩提，若欲坚住在阿惟越致地者，当学深般若波罗蜜。

“复次，须菩提，菩萨学般若波罗蜜时，嫉意不生，犯戒意不生，恚意不生，乱意不生，懈怠意不生，愚痴意不生，三毒意不生，疑意不生，五阴意不生乃至道意不生。何以故？须菩提，是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不见法有所生者，于无生法亦无所得，亦无所起。是故菩萨学持深般若波罗蜜，为悉总持诸波罗蜜。何以故？菩萨学深般若波罗蜜时，诸波罗蜜皆悉随从。譬如著吾我之人悉总持六十二见，是故菩萨学般若波罗蜜，诸波罗蜜皆悉随从。譬如人欲死时，风先命去诸根悉灭。须菩提，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诸波罗蜜皆悉入中。菩萨欲出过诸波罗蜜表者，当学深般若波罗蜜，学深般若波罗蜜者为学人中最尊上。

“须菩提，三千大千刹土其中众生宁为多不？”

须菩提言：“世尊，一阎浮提众生尚多，况乃三千大千刹土所有众生！”

佛言：“令此众生尽得入道，悉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若有菩萨一一供养衣被、饮食、众所当得尽其寿命，其福宁多不？”

须菩提言：“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至意念般若波罗蜜也。何以故？是深般若波罗蜜者，是诸菩萨摩訶萨之大益，能使菩萨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须菩提，菩萨欲在众生之上——一切众生为无所归、无所依怙——欲受其归、欲为作依怙者，欲为盲人作明导者，欲求作佛者，欲得佛境界者，欲作佛游步者，欲为佛师子音响者，欲撞击佛钟鼓者，欲吹大螺音者，欲为佛会讲说佛法义决断众人诸狐疑者，悉欲得是者，当学深般若波罗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所有三界诸善之福德无事不得。”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宁复得罗汉、辟支佛之福德耶？”

佛言：“亦得罗汉、辟支佛之福德，但不于中作证耳。以智慧观察罗汉、

辟支佛慧即得过，不于中住自上菩萨位。菩萨作如是学者，去萨云然不远，疾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须菩提，菩萨如是学者，为诸天阿须伦之福祐；如是行者，过诸罗汉、辟支佛上，疾近萨云然。须菩提，如是学者不久行般若波罗蜜不离般若波罗蜜。菩萨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当知是为不耗减法，不远萨云然，疾近三乘慧。

“菩萨若复反作念言，彼此般若波罗蜜，便不逮萨云然，作是念者为不行般若波罗蜜。

“若复此彼深般若波罗蜜，不知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般若波罗蜜，亦不知般若波罗蜜为谁，亦不知谁当于般若波罗蜜中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若复作是念，般若波罗蜜亦非彼，亦非此，亦无从中出者，法性常住如真际，有佛无佛法性常住。菩萨摩訶萨作是学者，为学般若波罗蜜。”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二亲近品第六十五

尔时，释提桓因意念言：“菩萨行六波罗蜜乃至佛十八法，尚出众生之上，何况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若有发意念萨云然者，为得寿命中之最、人中之善利，何况发意欲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未发者当亲近之。”

释提桓因以天曼陀罗华而散佛上，散已发愿言：“若有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令具足法愿，具足萨云然愿，具足自然法愿，具足无漏法愿。”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如我意愿，其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不复欲令动还堕罗汉、辟支佛地，为下大乘终不堕于罗汉、辟支佛乘，倍复发愿精进，愿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见三界中所有诸勤苦者悉为作护，如是具足菩萨意念：我等已度当复度不度者，我已安隐当复安余，我已泥洹当复度余令得泥洹。”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代初发意菩萨欢喜者，为得几所福？久发意菩萨复代欢喜，得何等福？阿惟越致菩萨代其欢喜，复得几福？至一生补处菩萨代其欢喜，复得几福？”

佛告释提桓因言：“拘翼，是四天下尚可称知斤两，代其欢喜者，其福不可称！三千大千刹土亦可称知，代其欢喜者，福不可称计！拘翼，三千大千刹土其中海水，取一发破为百分，以一分发尽滂，海水尚可数知几滂，从代欢喜功德福不可计量！拘翼，阿僧祇佛刹所有境界虚空，持斛斗升合量空，尚可知几所，从代欢喜功德福不可计量！”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诸不代初发意菩萨欢喜者，是为魔之所使；不代欢喜者，是魔官属人，从魔中来。何以故？有代发意欢喜者是为坏魔故。诸欲不舍敬三尊，亦不一相亦不二者，当持是代欢喜意，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

佛言：“如是，拘翼，发是代欢喜意者，得至佛国供养诸佛。所以者何？阿僧祇人初发意作功德代欢喜故，从初发意菩萨至于十住阿惟颜，菩萨所作功德皆代其欢喜，持是功德疾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成阿惟三佛已，无央数不可说阿僧祇众生皆当得度。以是故，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有初发意者，当持代欢喜之功德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以意求亦不离意；代阿惟越致及一生补处欢喜，以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以意求而不离意。”

须菩提言：“是意如幻，云何能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言：“于汝意云何？汝见是意如幻不？”

须菩提言：“不见也。世尊，我不见如幻，亦不见意非幻。”

佛言：“亦非法颇见是意不？颇非见幻不离意，见是法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

须菩提言：“不见也，世尊，我不见法，当持何等起为有为无？法常自寂，不可以有得，亦不可以无得。若法常寂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无所有者亦复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世尊，一切诸法，亦不可得，亦无有故。世尊，六波罗蜜常寂乃至道亦复常寂，法亦不应当念，亦无有法而将来有。般若波罗蜜常寂，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常寂。”

须菩提言：“世尊，般若波罗蜜、三耶三菩亦寂之中，云何逮觉？”

佛言：“善哉！善哉！萨云然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寂。须菩提，般若波罗蜜及萨云然不寂者，亦非般若，亦非萨云然。是故，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萨云然寂，亦不因般若波罗蜜成阿惟三佛，不离般若波罗蜜得阿惟三佛。不得般若波罗蜜者，终不得阿惟三佛。”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所行甚深。”

佛言：“如汝所说，菩萨所行入甚深苦行，虽谦苦行不于法中中道取证，堕于罗汉、辟支佛地。”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从佛所闻，菩萨不为谦苦。何以故？亦不见是可得证者，亦不见般若波罗蜜可取证者，亦不见法当取证者。诸法皆不可得者，有何等义，有何等法，有何等般若波罗蜜，当可取证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

须菩提言：“菩萨行者，为无所得行。菩萨于无所得法中，还诸法无限之限事。世尊，若有菩萨闻说是事，不却不难亦不懈怠，是为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行般若波罗蜜者，亦不见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作是念：‘罗汉、辟支佛地离我远，萨云然离我近。’

“世尊，譬如虚空亦无近远之念。何以故？虚空无分别故。行般若波罗蜜

菩萨亦无是念：‘二道离我远，萨云然离我近。’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亦无所分别故。譬如幻人亦不自念：‘师离我近，观人离我远。’何以故？幻人无念故。譬如光影无有念：‘我所因者离我近，余离我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亦无所爱。

“世尊，般若波罗蜜亦如是。譬如如来无有念故，譬如如来所化亦不念：‘二道离我远，佛离我近。’何以故？化以如来无念故，般若波罗蜜无有念故。譬如有所兴为而作化事，化亦无念，所可说般若波罗蜜、作般若波罗蜜事，亦如化亦无所有。譬如绝工之匠若匠弟子，刻作木人若马若象动作，所作彼人象马亦无有念，般若波罗蜜所作所说亦复如是。譬如所为作事亦无念可说，般若波罗蜜事亦如作亦无念故。”

尊者舍利弗语耆年须菩提：“但般若波罗蜜无有念耶？”

须菩提言：“六波罗蜜亦无有念，五阴五情亦复无念，眼色六入亦复无念，四禅、四等及四空定、三十七品至三脱门、佛十种力、十八法、四无所畏、四无碍慧、萨云然事亦无有念，乃至道亦复无念，有为性亦无念。”

舍利弗言：“若诸法无念，何从有五趣？云何复有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及佛世尊？”

须菩提言：“诸众生因四颠倒而起四颠倒而造作事，身口意行随受其像，便有疑虑故有泥犁、薜荔、兽、人中、天上。”

舍利弗言：“云何有须陀洹乃至三耶三佛？”

“须陀洹道亦无念，乃至三耶三佛道亦无念，诸过去、当来无所著等正觉及现在十方诸佛无念已尽灭。以是故，舍利弗，当作是知：一切诸法皆无念。信如是法性、真际故，舍利弗，菩萨当以无念行般若波罗蜜；以无念行般若波罗蜜故，便得逮觉无念之法。”牢固品第六十六

于是，舍利弗语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为行不牢固耶？”

须菩提报言：“如是，如是，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者，为行不牢固。何以故？般若波罗蜜无有牢固，乃至萨云然亦无有牢固，亦无不牢固。何以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牢固尚不可得，乃至萨云然亦不可得见，何况有牢固？”

若干百千色欲天子意念言：“诸有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行般若波罗蜜者，当为作礼！既行般若波罗蜜而不中道取证堕罗汉、辟支佛地，以是故当为作礼，于等法不取证故。”

须菩提语诸天子言：“菩萨于等法不取罗汉、辟支佛证，不足为奇；为阿僧祇人盟誓，亦不见有人而欲度脱众生，是乃为奇。以是故，菩萨发意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为欲降伏众生，欲降伏众生者则为欲降伏虚空。何以故？当知

虚空、众生皆悉寂故。众生亦空，虚空亦空。如虚空之无牢固，众生亦无牢固。诸天子，以众生无有牢固故而结盟誓，是故菩萨摩訶萨为甚奇特。为众生结盟誓者，则为与虚空共斗所；为众生结盟誓者，亦不见众生，亦寂，结盟誓亦寂故。

“菩萨闻是不恐不懈、不难不怯，为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五阴寂故，众生亦寂。云何五阴寂故，众生亦寂？以五阴寂故，六波罗蜜寂；以五阴六衰寂故，内外空寂及有无空亦寂；以五阴六衰寂故，十八性亦寂；五阴寂故，三十七品、四禅、四等及四空定、四无碍慧亦寂；以五阴寂故，佛十种力、四无所畏、大慈大悲及十八法、萨云然亦寂。菩萨闻是诸法皆寂，意不恐怖、不难不怯，是为行般若波罗蜜。”

佛告须菩提：“何以故菩萨不恐不懈为行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言：“世尊，以无所有故不恐，以寂静故不懈。”

“菩萨以是无所有寂静故，不恐不懈为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恐畏懈怠亦不可得见故。菩萨闻是恐畏亦不可得复不恐怖，是为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恐畏皆不可得见故。菩萨摩訶萨如是行者，诸天梵释皆为作礼；不但诸天释梵为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作礼，乃至首陀会诸天皆为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作礼。须菩提，十方现在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皆念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为具足五波罗蜜，为具足萨云若。须菩提，若十方诸佛念是行般若波罗蜜菩萨者，当知是菩萨成就佛不久。

“须菩提，一恒边沙人悉使为魔，一一魔者所将官属如一恒边沙，假令尔所魔及将尔所官属，欲共坏乱行般若波罗蜜菩萨者，终不能坏。有二事魔不能中道坏菩萨。何等为二？一者、观诸法皆空，二者、不舍众生。复有二事魔不能坏。何等为二？一者、所作如所言，二者、常念诸佛菩萨。如是行般若波罗蜜，诸天皆来劝助慰劳言：‘善男子，今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久，是故莫得舍空、无相、无愿之行。’如是行者，无所归仰者而受其归仰，无有依护者则为作依护，无有覆盖者而为作舍，为冥者作大明，为盲者作眼目。何以故？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十方诸佛及众菩萨比丘僧众，皆共称扬说其名故。

“须菩提，譬如我说法时，称扬赞叹宝造菩萨及识挽菩萨，我说法时称誉妙乐佛国中诸菩萨修梵行者，我亦常称誉彼诸正士，亦如十方诸佛欢喜颜色，叹说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从初发意菩萨欲具足行佛道，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成萨云然，十方诸佛亦复欢喜颜色称誉说之。所以者何？少有菩萨有能顺行应佛业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诸佛以欢喜颜色称誉诸菩萨，为赞叹动还者、不动还者？”

佛告须菩提：“有行阿惟越致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亦有未受记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佛为是辈说法，佛亦复赞叹说之。若有菩萨在妙乐佛国所学者，佛亦赞叹说之，诸佛所可欢喜颜色赞叹说者。

“复次，须菩提，诸可行般若波罗蜜菩萨，知诸法无所生未得无所从生，知诸法空亦未得无所从生，知诸法净亦未得无所从生，知诸法无所有、无有坚固亦复未得无所从生，诸佛欢喜颜色赞叹是辈菩萨，称誉说其名字。是辈菩萨摩訶萨以为灭罗汉、辟支佛地，当受记荊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地。有行般若波罗蜜菩萨者，诸佛皆欢喜称誉赞叹之，亦当住于阿惟越致地逮萨云然。

“复次，须菩提，闻说般若波罗蜜时，亦不狐疑、不却不懈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说教，是菩萨当复至妙乐佛所闻是般若波罗蜜，妙乐佛土彼诸正士见是间善男子、善女人亦复欢喜。是人曾行般若波罗蜜故来生是间，亦当复得深般若波罗蜜，如诸佛教住于阿惟越致地。须菩提，是故当知，般若波罗蜜音声多有所饶益，般若波罗蜜音声尚有所饶益乃尔，何况有行般若波罗蜜，所行如教住于萨云然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不离如教住，不离如者，则为无所有，云何住萨云然？世尊，解脱如者无所得法，谁住如者？谁住如中？谁逮觉者？谁住于如？谁说法者？如尚不可得见，谁有住如者？谁逮觉者？是处不然。”

佛告须菩提：“如汝所言，如者无生亦无有灭。如住无异不生灭者，谁当住是中成阿惟三佛者？谁说法者？是皆无所有。”

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者甚深！菩萨欲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甚难得！何以故？亦无住如者，亦无成阿惟三佛者，亦无说法者。虽无所见，无所有，闻是不恐不怖。”

须菩提语释提桓因言：“拘翼，如拘翼所言，菩萨甚奇甚特！于深法中亦无狐疑，亦无追喜。诸法皆空，谁狐疑有进退意者？”

释提桓因语须菩提：“如尊者所言，但说空事无所挂碍。譬如仰射空中箭去无碍，尊者须菩提所说亦无所著。”嘱累品第六十七

于是，释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我所说者颇为随顺为应法不？”

佛言：“如是，如是，拘翼，汝所说问者为顺事形无有谬误。”

释提桓因言：“世尊，尊者须菩提所说甚可奇异，所说不离空、无相、无愿，不离三十七品，亦不离于道。”

佛告释提桓因言：“拘翼，长老须菩提常行空、行六波罗蜜亦不有，何况有行者？三十七品亦不有，何况有行者？禅、惟无、三昧、三昧越亦不有，四无所畏、四无碍慧、四等、大慈大悲、十力、佛十八法亦不有，何况有行者？道亦不有，何况欲得者？萨云然亦然亦不有，何况有行者？如来尚不有，谁

当为如来者？无所从生亦不有，何况有证欲得之者？相亦不有，何况有身有受三十二相者？诸好亦不有，何况有欲得八十种好者？所以者何？拘翼，须菩提者，一切诸法以寂行故；须菩提者，无所有行，为以空行，为无相行，为无愿行。

“拘翼，是则为须菩提行。如须菩提所行，比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行，百倍、千倍、巨亿万倍不得为比。何以故？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者，比罗汉、辟支佛，菩萨摩訶萨为最上尊，除诸如来无有过者。是故菩萨摩訶萨，欲出诸天世间人民上者，当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出声闻、辟支佛上，住于菩萨地具足佛法，逮萨云然便得如来，除诸习绪。”

尔时，坐中诸忉利天以文陀罗华而散佛上。

尔时，六千比丘整顿衣服已从坐起，为佛作礼长跪佛前，以佛威神诸文陀罗华各各满掬持散佛上，散华已讫，皆同时白言：“我等，世尊，当奉妙行如诸佛所行，诸罗汉、辟支佛所不能及处。”

尔时，世尊知诸比丘意便笑，如诸佛常法五色光从口出，遍照十方还绕身三匝从顶而入。

阿难从坐起整衣服，先下右膝长跪白佛言：“佛不妄笑，愿闻其意。”

佛告阿难：“是六千比丘后当来世，劫名多楼波尼，于彼劫中皆当成佛，号散华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是诸如来国土皆等，比丘僧数亦各各等，其佛寿命亦等其寿各千岁，作佛时各各尽世雨五色华。”

佛告阿难：“是诸比丘于是寿命终，在所生处常当出家，为道久久共俱，然后乃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复次，阿难，菩萨摩訶萨欲得最妙之行者，当行般若波罗蜜。菩萨欲为如来者，当行般若波罗蜜。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者，当知是人从人道中来，或从兜术天上来。当知是人，从人道中广闻般若波罗蜜，亦从兜术天上广闻般若波罗蜜，从本闻其中慧所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深般若波罗蜜，书持受学讽诵行者，转复教人行菩萨道者说其中事，是善男子、善女人当作是知：如从佛闻亦无有异。当知是人从过去诸佛作善本功德以来，是善男子、善女人不于声闻、辟支佛法中作功德，亦不从声闻所闻是般若波罗蜜。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深般若波罗蜜，读诵持受能解中义广宣教人，当知是人如面见佛无异。”

“复次，阿难，若善男子、善女人闻说是深般若波罗蜜时，不惊不怖倍复喜者，当知是人以从过去佛所作行所致，久与善知识相得所致。是善男子、善女人从过去佛作善本以来，终不失三乘之事，以精进意行六波罗蜜乃至萨云然

，亦当庄事精勤久当坚固行六波罗蜜至萨云然，不住罗汉、辟支佛地。是故阿难，以般若波罗蜜嘱累汝：阿难，我所说诸法，除般若波罗蜜，悉亡悉失其过可可耳。汝持是深般若波罗蜜，若忘失一句、舍一句、亡一句，汝过甚多！是故，阿难，以是深般若波罗蜜嘱累汝，当善持、善受、善讽诵念。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讽诵守行者，则为受持过去、当来、现在诸佛之道。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名华、名香、缯盖、幢幡用供养我者，当供养般若波罗蜜。其有供养般若波罗蜜者，以为供养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深般若波罗蜜，于中起恭敬意者，则为供养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已。阿难，汝若恭敬慈于我者，当恭敬慈于般若波罗蜜。若书是般若波罗蜜时，亦当恭敬慎莫失一句。是故，阿难，持般若波罗蜜嘱累于汝：如我今于三界中尊，般若波罗蜜亦复是尊。我所嘱累大有余事耳，我今持以般若波罗蜜嘱累汝。是故，阿难，当宣语诸天龙神、诸世间人，普令闻知：‘诸不欲舍如来三宝者，不欲弃去来今佛道者，慎莫弃舍般若波罗蜜。’是者则我道之法御。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讽诵读习念守行者，转复教人演其中义分别解说者，是人疾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得萨云然不久。何以故？阿难，诸佛如来道者，皆出般若波罗蜜中，诸去来今佛皆从般若波罗蜜中出。是故，阿难，菩萨欲得般若波罗蜜者，当学六波罗蜜。何以故？阿难，六波罗蜜者，菩萨之母生诸菩萨故；诸学六波罗蜜者，皆当于中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故，阿难，持六波罗蜜倍嘱累汝：六波罗蜜者，是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之法藏；六波罗蜜者，无尽之藏；诸去来今佛转法轮教化众生者，皆以六波罗蜜为藏；诸去来今佛皆于六波罗蜜中，学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诸去来今佛诸弟子，皆学六波罗蜜而般泥洹；甫当般泥洹者，亦当学是六波罗蜜。

“阿难，汝若教三千大千刹土中为弟子者说法，皆令成就得阿罗汉，虽有是教未为我弟子之教，不如以般若波罗蜜一句如法教菩萨令学，是则为我弟子之教。阿难，我属所说三千大千国土，教满中人皆令得罗汉行，行六波罗蜜所作功德宁为多不？”

阿难言：“甚多，世尊！”

佛言：“阿难，不如我弟子说般若波罗蜜一日教诸菩萨，若不能一日日中可，不能至日中食时可，不能至食时弹指顷，其福胜度尔所罗汉。所以者何？一菩萨之德，出过一切诸罗汉、辟支佛上。何以故？是菩萨自欲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复劝助安慰一切众生，复欲令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难，行六波罗蜜、三十七品至萨云然增益功德，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中还。”

说是般若波罗蜜时，四辈弟子及诸天、龙、阿须伦、捷沓和、甄陀罗、摩

睽勒，尔时佛于是大众之中而现神足变化，令是会者大众皆见阿閼如来，彼大众围绕而为说法。众大会譬如大海，皆是罗汉诸漏已尽，无复尘垢皆得自在，意已得脱已出解慧，悉舍重担众事已办，譬如大龙，所应已逮习绪已讫，得等解脱已度诸愿——彼会罗汉德皆如是。及诸菩萨摩訶萨数不可计，其德巍巍不可称量。佛摄神足已忽然不现。

佛告阿难：“诸法如是不可眼见，诸法无对，法法无等，法法不相见，法法不相知。如今诸众不见阿閼如来，彼佛国土亦不与眼作对故，诸法亦如是亦无对，法法不相知、不相见故。阿难，法亦不知亦不见，诸法无所作。何以故？诸法空不可捉，诸法不可思议，诸法无有念。譬如幻士亦无所觉，用不要无坚固。菩萨摩訶萨如是行者，为行般若波罗蜜，于诸法无所入。

“阿难，菩萨如是学者，为学般若波罗蜜。欲逮诸波罗蜜者，当学般若波罗蜜。如是学者，最尊最上，出诸辩之上，无盖之盖为世覆盖，无所归者能为作归。佛以是学，能以右手举此三千大千刹土复还故处，一切众生无觉知想。所以者何？是般若波罗蜜，诸去来今佛皆于中学成去来今佛无碍诸慧。阿难，是般若波罗蜜学，于诸学中最尊最上过诸辩上；欲平相般若波罗蜜者，欲得虚空边际。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不可平相。

“阿难，我初不说般若波罗蜜限，身体有数，句体为有数，义解为有数，般若波罗蜜者无有限数。”

阿难白佛言：“世尊，何以故，般若波罗蜜无有限数？”

佛告阿难：“般若波罗蜜不可尽故无有限，般若波罗蜜寂故无有限。过去、当来、今现在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皆从是般若波罗蜜中学成，亦不能尽般若波罗蜜。是故，阿难，般若波罗蜜不可尽，亦无能尽者，亦非尽者。若有人言‘我能尽般若波罗蜜者’，为欲尽虚空。阿难，当知六波罗蜜不可尽亦不尽亦无能尽者，乃至萨云然亦不可尽无能尽者亦无有尽。是法亦无有生，尚无有生，云何有尽？”

于是，世尊以广长舌相障面，告阿难言：“持是般若波罗蜜，于四辈中广宣、广说、广分别解说、广演其事令分明。所以者何？是般若波罗蜜中广出诸法故，三乘学者皆当于中随其所应而得学成。

“阿难，是深般若波罗蜜者，是诸法之藏，一切诸字皆来入中；是般若波罗蜜者，皆是诸陀罗尼之门，诸菩萨欲学陀罗尼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诸有菩萨得陀罗尼者，悉为总持诸法之辩才；般若波罗蜜者，是去来今佛法之所。是故我告语一切，其有受持般若波罗蜜讽诵学者，则为总持去来今佛之道。

“阿难，我今为汝说般若波罗蜜行。汝持般若波罗蜜者，则为总持一切诸法。”无尽品第六十八

是时，须菩提意念言：“诸佛之道大为甚深，我宁可问世尊。”

于是，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云何不可尽？”

世尊报言：“如虚空不可尽，是故般若波罗蜜不可尽。”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当云何入般若波罗蜜中？”

佛言：“如五阴不可尽，菩萨当作是入；如六波罗蜜不可尽，菩萨当作是入；乃至萨云然不可尽，菩萨当作是入般若波罗蜜。”

“复次，须菩提，痴如虚空不可尽，菩萨当作是入；所作行如虚空不可尽，当作是入；识如虚空不可尽，当作是入；名色如虚空不可尽，当作是入；六衰如虚空不可尽，当作是入；觉如虚空不可尽，当作是入；爱如虚空不可尽，当作是入；有如虚空不可尽，当作是入；生如虚空不可尽，当作是入；老病死、忧悲勤苦如虚空不可尽，当作是入。须菩提，菩萨摩訶萨当作是入般若波罗蜜中。菩萨摩訶萨于十二缘起作是观者，为舍痴际，为应无所入；菩萨作是观十二缘起法者，则为得坐道场；作是观者，便得萨云然。须菩提，若有菩萨知虚空不可尽事，为行般若波罗蜜观十二缘起者，终不堕罗汉、辟支佛地，便得三耶三佛地。须菩提，诸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萨道而转还者，皆以无有般若波罗蜜念故，不知行般若波罗蜜故，不知十二缘起如虚空故，不知沤和拘舍罗故，以是故于阿耨多罗三耶三佛而转还。

“复次，须菩提，诸有菩萨不转还者，皆以沤和拘舍罗入般若波罗蜜中，知虚空不可尽，作是入般若波罗蜜故。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作如是观十二缘起，不见有法无因缘而生者，不见有法有常、常生而不灭者，不见有法无不偶者，亦不见众生，亦不见有我、人、寿命，亦不见有知见者，亦不见无常，亦不见吾我，亦不见净，亦不见不净。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观十二缘起。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尔时不见五阴有常有无常、有苦有乐、有我无我、有净无净，乃至萨云然亦不见法有常无常、有苦有乐、有我无我、有净无净。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亦不见有法可持见般若波罗蜜者，乃至道亦不见有法可持见道者。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作是行般若波罗蜜者，于诸法无所倚。

“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无所倚持，时魔波旬愁忧不乐，譬如士夫新丧父母。”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独是间魔愁忧耶？三千大千刹土中魔复愁忧乎？”

佛言：“三千大千刹土中魔皆大愁毒，各在其处不能自安。菩萨摩訶萨作是行时，诸天及魔不能得其便。须菩提，菩萨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佛者，当行般若波罗蜜。菩萨学般若波罗蜜者，则为具足诸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云何具足六波罗蜜念？”

佛告须菩提言：“菩萨行六波罗蜜所可作为萨云然念行，是为菩萨摩诃萨行六波罗蜜。”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三十六度相摄品第六十九

于是，须菩提白佛言：“菩萨云何行檀波罗蜜而摄尸波罗蜜？”

佛言：“菩萨布施求萨云然者，身口意常以三事净施众生，是为菩萨布施摄取尸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菩萨云何布施摄麁波罗蜜？”

佛言：“菩萨布施时，受者逆骂詈、轻易粗言加之，亦无恚恨之意向也，是为菩萨布施摄麁波罗蜜。”

“云何菩萨布施摄惟逮波罗蜜？”

佛言：“菩萨布施时，受者骂之亦复轻易，菩萨持意倍欲布施无所爱惜，常自念言：‘我常当布施，不可废忘须臾之间！常开意施与，不须人来有所索者尔乃与之，常索受者不问远近，是为菩萨布施摄惟逮波罗蜜。’”

“云何菩萨布施摄禅波罗蜜？”

佛言：“菩萨布施时求萨云然，其意不乱，不求罗汉、辟支佛道，是为菩萨布施摄禅波罗蜜。”

“云何菩萨布施摄般若波罗蜜？”

佛言：“菩萨布施时意常念言：‘我所布施如幻如梦，虽有布施，不见众生有增有减，亦不见有得我物者，亦不见不得者。’是为菩萨行檀波罗蜜摄取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住尸波罗蜜摄取五波罗蜜？”

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诃萨戒身口意，以戒不[打-丁+此]罗汉、辟支佛地，自住于戒不害众生命，不犯不与取，不犯梵行，不犯十戒。住戒布施，随人所持戒布施，皆与众生共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求罗汉、辟支佛。须菩提，是为菩萨持戒摄取檀波罗蜜。”

“云何菩萨摄取麁提波罗蜜？”

佛言：“菩萨行戒，若有人来节节解剥，其意亦无起恨，不瞋不恚倍欢喜言：‘我为得大利，人来节节解我。’是为菩萨住戒摄取麁提波罗蜜。”

“云何菩萨行戒摄取惟逮波罗蜜？”

佛言：“菩萨行戒时身口意不懈怠，常作念言：‘从生死中拔诸众生立甘露地。’是为菩萨住戒摄取惟逮波罗蜜。”

“云何菩萨行戒摄取禅波罗蜜？”

佛言：“菩萨行戒，从第一禅至第四禅不倚二地，意常念言：‘我住于禅

，当度众生。’是为菩萨住戒摄取禅波罗蜜。”

“云何菩萨行戒摄取般若波罗蜜？”

佛言：“菩萨行戒，亦不见法有所住止，不见法有以无，不见法过于如者，以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不堕二地。须菩提，是为菩萨住尸波罗蜜摄取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行麤波罗蜜摄取檀波罗蜜？”

佛言：“菩萨行忍从初发意至于道场，一切众生骂詈轻易、节节支解，菩萨以住于忍地者，意常念言：‘虽人不取我，当布施不废须臾！持是功德与众生共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虽作是愿不住二处。何等二处？无有愿相、无有作相。是为菩萨住忍摄取檀波罗蜜。”

“云何菩萨住忍摄取尸波罗蜜？”

佛言：“菩萨行忍从初发意坐于道场，初不犯十恶从杀生至邪见，不犯十事奉行十善，意不想念二地，持是功德愿与众生共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于三乘意适无所著，是为菩萨住忍摄取尸波罗蜜。”

“云何菩萨行忍摄取惟逮波罗蜜？”

佛言：“菩萨行忍起精进意言：‘我当去是百千俞旬或百千刹土或无数刹，若有一人不持戒者我当教令持，随其所应以三乘法而度脱之，持是功德与众生共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为菩萨住忍摄取惟逮波罗蜜。”

“云何菩萨行忍摄取禅波罗蜜。佛言：“菩萨行忍从第一禅至于四禅所起善意，持是善意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所念意如无禅亦无禅者，是为菩萨住忍摄取禅波罗蜜。”

“云何菩萨行忍摄取般若波罗蜜？”

佛言：“菩萨行忍从初发意至于道场，观诸法寂，观诸法净，观诸法尽，以净法为证。坐道场已逮萨云然起便转法轮，是为菩萨住忍摄取般若波罗蜜。须菩提，菩萨所摄取，如不取，如不舍。”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行惟逮波罗蜜摄取檀波罗蜜？”

佛言：“菩萨精进从初发意至于道场，于其中间身口意行，无有须臾食息懈怠，持是不懈之意‘我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得不成’住于精进。为众生故，过百千俞旬，从一佛土至一佛国，过百千刹。为一切人故，假令一人未得度者，欲安此人以三乘法而度脱之，亦不见人有得度者。若无一人能行佛菩萨道者，当以辟支佛事教之。若无有行辟支佛事者，当以十善事教之，趣得一人使入道。检持是法施众生已，复以具足所有布施，持是功德与众生共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为二地。是为菩萨住于精进摄取檀波罗蜜。”

“云何菩萨精进摄取尸波罗蜜？”

佛言：“菩萨精进从初发意至坐道场，自奉十善劝人令行，见行十善者代其欢喜，住于戒中不愿三界之乐，亦不愿二地。持是功德与众生，共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所为无有三念，于去来今不见有作者，是为菩萨住于精进摄取尸波罗蜜。”

“云何菩萨精进摄取麁波罗蜜？”

佛言：“菩萨精进从初发意至于道场，若人非人来取菩萨节节支解，作意念言：‘谁割我者？去者是谁？’但念言：‘我得大利，我为众生故受是身，今此众生自来取去。’夫为法御之者，倍当欢喜不当有起，持是功德共与众生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为二地，是为菩萨住于精进摄取麁波罗蜜。”

“云何菩萨精进摄取禅波罗蜜？”

佛言：“菩萨精进从第一禅至于四禅、四等、四无形禅亦不断亦不著，所生之处但欲救济众生，以六度之法度脱众生，往见诸佛从一佛刹至一佛刹礼敬供养植诸善本，是为菩萨住于精进摄取禅波罗蜜。”

“云何菩萨精进摄取般若波罗蜜？”

佛言：“菩萨精进不见五波罗蜜，亦不以相见，亦不以事见，亦不见三十七品，乃至萨云然亦无所见，亦不见诸法，亦不以事见，亦不以相见，亦不为法作巢窟，所语如所作亦无有二，是为菩萨住于精进摄取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行禅波罗蜜摄取檀波罗蜜？”

佛言：“菩萨行四禅、四等、四无形禅不以乱意，住于诸禅常行二施——法施、财施，自行二施，复劝助人令行二施，常赞叹二施之德，见人二施常赞叹之代其欢喜，持是功德共与众生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为二地，是为菩萨住禅摄取檀波罗蜜。”

“云何菩萨行禅摄取尸波罗蜜？”

佛言：“菩萨行禅不生淫怒痴意，亦不生有所害意，但生萨云然行意，持是功德共与众生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为二地，是为菩萨住禅波罗蜜摄取尸波罗蜜。”

“云何菩萨行禅摄取麁波罗蜜？”

佛言：“菩萨行禅观色如聚沫，观痛如泡，观想如野马，观所作行如芭蕉，观识如幻，作是观已于五阴作无坚固不要想，作是观已念言：‘是中谁有？割剥我者为谁？色谁？痛谁？想谁？行谁？识谁？’作是观已复自念言：‘既骂詈粗言轻易之，意亦不起恚。尚无起者，谁有骂者？’是为菩萨住禅摄取麁波罗蜜。”

“云何菩萨行禅摄取惟逮波罗蜜？”

佛言：“菩萨以四禅趣禅，趣禅之德便得无量之变化，以天耳彻闻二声

，意如众生念，自识无数生死之事，以天眼见众生所得报应随行善恶，住五神通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礼敬供养植诸善本，净佛国土教化众生，持是功德共与众生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为二地，是为菩萨住禅摄取惟逮波罗蜜。”

“云何菩萨住禅波罗蜜摄取般若波罗蜜？”

佛言：“菩萨行禅不有五阴、六波罗蜜，亦不有三十七品，至萨云然及有有为无为性无所有亦无所作，虽无所作亦不生灭。所以者何？有佛无佛，法性常如故，亦不生亦不灭，但有萨云然念、应萨云然行。须菩提，是为菩萨行禅波罗蜜摄取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摄取檀波罗蜜？”

佛告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自于内空不有内空，于外空亦不有外空，自于内外空亦不有内外空，空空、大空、第一最空、有为空、无为空亦不有空，亦不见至竟无底空、行性空，一切诸法自空。菩萨摩訶萨住此十四空已，亦不见五阴空，以不空亦不知亦不有；亦不见三十七品空，以不空亦不知亦不有；乃至道亦不见空，以不空亦不见；有为无为之性空，以不空亦不知亦不见。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所作布施，人中天上所有所可布施皆悉见空，受者、与者皆亦空，观贪嫉之意初不能得其便。所以者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无有分别若干念故。从初发意至坐道场，贪嫉之意不生，亦如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无贪嫉意也，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无贪嫉之意。菩萨摩訶萨所可尊者则般若波罗蜜是，是为菩萨住于般若波罗蜜摄取檀波罗蜜。”

“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摄取尸波罗蜜？”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二地之意不能得其便。所以者何？无罗汉、辟支佛意故，索作二地意亦不可得。从初发意至坐道场常住十善，复劝进人使行十善。见人行者亦赞叹之代其欢喜，持是戒意不[打-丁+此]诸法亦不[打-丁+此]二地，何况其余？是为菩萨住般若波罗蜜摄取尸波罗蜜。”

“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摄取麁波罗蜜。”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便生顺忍念言：‘诸法亦无生者，亦无灭者，亦无生死，亦无骂者，亦无割者，亦无剥者，亦无挝捶亦无缚者。’从初发意至坐道场，一切众生若挝若割、刀仗支解，意生念言：‘哀哉！诸法之法，何所骂者？何所挝者？何所剥者？’是为菩萨住般若波罗蜜摄取麁波罗蜜。”

“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摄取惟逮波罗蜜？”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为众生说法，安立众生于六波罗蜜，立于三十七品，立于三乘之法，立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安立众生如，不立于有为无为之法，是为菩萨住般若波罗蜜摄取惟逮波罗蜜。”

“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摄取禅波罗蜜？”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除如来三昧，余二地三昧、菩萨三昧皆悉能行，于八惟无禅、九次第禅能逆顺行三昧已竟，于是三昧起便入师子奋迅三昧。何等为师子奋迅三昧？”

佛言：“悉总持四禅、无形禅、解脱禅、九次第禅，悉能逆顺入诸三昧。于师子奋迅三昧起便入蒲佉阁三昧逮诸法等。须菩提，是为菩萨摩訶萨住于般若波罗蜜摄取禅波罗蜜。” 沤和品第七十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唯，世尊，菩萨摩訶萨发意以来，为几时能具足，行沤和拘舍罗乃如是？”

佛告须菩提：“是菩萨摩訶萨发意以来，不可计阿僧祇劫。”

须菩提言：“世尊，能行沤和拘舍罗菩萨摩訶萨者，为供事几佛？”

佛告须菩提：“是菩萨已供事如恒边沙佛以来，乃能逮得是沤和拘舍罗。”

须菩提言：“世尊，是菩萨作何等功德，乃能具足沤和拘舍罗？”

佛言：“菩萨所作功德，常具足六波罗蜜，于施、于戒、于忍、于进、于禅、于智——于六德中无有不具足者，以是故能行沤和拘舍罗。”

须菩提言：“世尊，甚奇！甚特！是菩萨所作功德不可计量，乃能逮是沤和拘舍罗。”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甚可奇特，乃能具足沤和拘舍罗！”

“譬如日月宫殿，周流四域能有所益；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遍入五波罗蜜中多所饶益，五波罗蜜因般若波罗蜜而得名，离般若波罗蜜者亦不得五波罗蜜之名字。

“譬如转轮圣王，无七宝者亦不得为转轮圣王之名；五波罗蜜离般若波罗蜜者，亦无有名字。

“譬如无夫之妇无不陵易者；五波罗蜜离般若波罗蜜，魔及魔天无不欲娆者，五波罗蜜不离般若波罗蜜者，魔及魔天无能得其便者。

“譬如郡国有勇健之士，参知五兵器仗具足常在其处者，邻国怨敌不敢侵近；五波罗蜜不离般若波罗蜜者，诸魔魔天、若旃陀罗人、若顽佞之人、抵突之人、诈称菩萨人，是辈之人无能得其便者。

“譬如转轮圣王治于世间，诸粟散小王随其教令无敢违者，皆悉随；从五波罗蜜得般若波罗蜜者，便至萨云若。

“譬如百川千流皆入于恒河已，俱入大海；般若波罗蜜者摄取五波罗蜜，亦复如是。

“般若波罗蜜者，譬如人之右手无事不为；五波罗蜜者，如人左手佐助右

手。

“譬如众流恒水江河，悉入大海合为一味；五波罗蜜与般若波罗蜜俱入萨云若合为一法，亦复如是。

“譬如转轮圣王将四种兵，圣王出时紫金轮转常在前导，若圣王意欲得宝时轮则为住，圣王取宝毕竟有所施与，其事讫竟轮尔乃去，若众人未遍不足轮不为转；般若波罗蜜导五波罗蜜至萨云若终不动转。

“譬如转轮圣王所有七宝，三宝常导在前——一者金轮、二者主兵臣、三者主藏臣；般若波罗蜜常导五波罗蜜至萨云若，住般若波罗蜜亦不念言‘五波罗蜜常随从我’，檀波罗蜜、尸波罗蜜、麁波罗蜜、惟逮波罗蜜、禅波罗蜜亦不作念‘我当随从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自空，无所能作，无所能为，如热时之焰。”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诸法空？云何菩萨行六波罗蜜逮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报言：“菩萨行六波罗蜜意念言：‘以三界众生皆著四颠倒，当以沤和拘舍罗而度脱之。我为众生故行六波罗蜜，为众生故舍意所作内外所有布施，布施时念言：我无所一施。何以故？所有财物及身会当坏故。’菩萨作是观者便具足檀波罗蜜。

“为众生故不听恶戒，‘我亦不应犯十恶事，我亦不应堕于二地。’菩萨作是观便具足尸波罗蜜。

“为众生故意常不恚乱，是为菩萨具足麁波罗蜜。

“为众生故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懈怠，是为菩萨具足惟逮波罗蜜。

“为众生故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乱意，是为菩萨具足禅波罗蜜。

“为众生故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初不离于智慧，是为菩萨具足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不可以异法度脱众生，唯当以智慧之事度脱众生耳。以是故，菩萨当习行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诸波罗蜜无有差特者，云何般若波罗蜜于五波罗蜜中最尊最胜？”

佛言：“如是，如是，诸波罗蜜无有差别。虽无差别者，要五波罗蜜从般若波罗蜜而得名字，因般若波罗蜜故五波罗蜜各得名字。须菩提，譬如须弥山若干种杂色，至须弥山者皆与须弥山同色无复别异；五波罗蜜因般若波罗蜜而得名字入萨云然，与般若波罗蜜合亦无差特，以入般若波罗蜜亦无若干字，亦无檀之名字，亦无尸、麁、惟逮、禅，亦无是名。何以故？诸波罗蜜亦无有形故，以是无有差别。”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所逮至处无有差特，云何般若波罗蜜于五波罗蜜

中最尊最上？”

佛言：“如是所逮至处无有差别——以世俗生死故知有六波罗蜜，为世俗施耳，而众生不知——亦不起灭，亦不生死，众生及诸法无有边际亦无底。是故，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于五波罗蜜而最上尊。譬如阎浮提众母人中玉女宝最第一，般若波罗蜜于诸波罗蜜中最上。”

须菩提言：“世尊，是谁之威神，令般若波罗蜜于五波罗蜜中为最尊上？”

佛告须菩提：“以般若波罗蜜总持诸善功德之法，以无处所住于萨云若。”

须菩提言：“世尊，般若波罗蜜，颇有所取、有所舍耶？”

佛言：“般若波罗蜜于诸法无所取亦无所放。何以故？诸法亦无所持亦无所放。”

“世尊，般若波罗蜜，不持何法？不舍何法？”

佛言：“般若波罗蜜，亦不取五阴亦不舍五阴，及三十七品乃至道亦不取亦不舍。”

“世尊，云何不取五阴亦不取道？”

佛言：“不念五阴亦不念道，是故无所取。”

须菩提言：“世尊，是事云何，不念五阴，乃至道亦复不念？云何当得增益功德？若不增益功德，云何得具足诸波罗蜜？若不具足诸波罗蜜，云何逮萨云若？”

佛告须菩提：“以不念五阴，以不念萨云若故，便得增益功德逮得萨云然。何以故？以不念五阴，以不念道，以是故便逮得道。”

“世尊，何以故不念五阴，不念道？”

佛言：“以念故便著欲界、形界、无形界，以无所念故便得无所著，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无所近，亦无所著。”

“世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如是为无所住？”

佛言：“如是，菩萨作如是行般若波罗蜜者，亦不住于五阴，亦不住萨云若。”

“世尊，何以故不住？”

佛言：“以无所入故不住。何以故？亦不见法有所住、有所入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无所入便应无所住。菩萨作是住，作是行，则为行般若波罗蜜，则为住般若波罗蜜。”

“若有言‘我行般若波罗蜜，我念般若波罗蜜’者，则为远离般若波罗蜜已；以远离般若波罗蜜者，则为远离五波罗蜜，则为远离萨云若已。何以故

？般若波罗蜜无所入，亦无有能入般若波罗蜜者。何以故？无有形可入处故。

“若菩萨于般若波罗蜜有知者则为已堕；于般若波罗蜜堕者，则为于诸法已堕；若复作念般若波罗蜜、受持五波罗蜜并使持萨云若者，则复为已堕，为不行般若波罗蜜，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若复生念言‘于是般若波罗蜜中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记莳’者则复已堕，于般若波罗蜜堕者，不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若复作念‘我当因般若波罗蜜，行五波罗蜜，行于大慈’则复为堕，堕者亦不能成五波罗蜜，亦不能成大慈。

“若复作念‘如诸如来于诸法无受无所行，自然得逮觉’，持是教授众生则复为堕。所以者何？如来者于诸法无所逮觉，是故不处法，何况有法可逮觉者？是者不然。”

须菩提白佛言：“菩萨当云何行般若波罗蜜而无是瑕隙？”

佛告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当念言：‘是诸法无所有，无所有法中，法无所取，亦无所逮觉。’如是行者为行般若波罗蜜。若欲入无所有法者则离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般若波罗蜜无所入亦无有入者。”

须菩提言：“世尊，若般若波罗蜜不离般若波罗蜜，檀波罗蜜不离檀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不离萨云若，若不离云何入般若波罗蜜？乃至萨云若云何有入？”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入五阴，亦不[打-丁+此]五阴，亦不非五阴，乃至萨云若亦复如是；亦不言五阴有常无常、有苦有乐、有我无我、有空有寂，乃至萨云若亦复如是。有常无常、苦乐、吾我、空寂，是法亦不入有形，亦不入无形。

“须菩提，菩萨行六波罗蜜，行萨云若，譬如转轮圣王出时四种兵皆随从，五波罗蜜皆随从般若波罗蜜，至萨云若住。譬如善御驾驷初不失辙，般若波罗蜜御五波罗蜜，顺至萨云若。”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是菩萨道？何等是非道？”

佛报言：“声闻、辟支佛道非菩萨道，萨云若者是菩萨道。”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者，为诸菩萨兴大事也，乃能分别是道非道。”

佛言：“如须菩提所说，般若波罗蜜者为不可计阿僧祇众生兴。虽赞叹行事，不受五阴亦不受二地。般若波罗蜜者众生之御，御众生令至萨云若，不与二地作御。是故般若波罗蜜，于诸法无所生、无所灭，以法性等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般若波罗蜜不生诸法，亦不灭诸法，菩萨云何行六波罗蜜？”

佛言：“因萨云若故，念六波罗蜜，持是功德与众生共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菩萨持是功德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便具足六波罗蜜念。菩萨所行慈，则为萨云然。菩萨有离六波罗蜜者，则为离萨云然。以是故，菩萨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当学六波罗蜜具足诸善功德，乃逮萨云若，是故菩萨当行六波罗蜜。”

“世尊，菩萨云何习六波罗蜜？”

佛言：“菩萨当作是观，五阴不习亦不不习，乃至萨云若亦复如是。菩萨当作是习六波罗蜜。”

“复次，须菩提，菩萨不习住于五阴，乃至萨云若亦不习住。何以故？五阴及萨云若无所住故。菩萨欲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当习无所住。须菩提，譬如士夫欲得甘果，便种果树，深埋栽根，随时溉灌，令得润泽萌芽得生，便有枝叶华实而得食之；菩萨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当学六波罗蜜，以六波罗蜜摄取众生，度脱众生。是故，须菩提，菩萨欲独步于三界，欲净佛土，欲坐道场者，欲转法轮者，当学六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学般若波罗蜜耶？”

佛言：“如是，当学。”

佛言：“欲于诸法中自在，当学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于诸法中独步故。般若波罗蜜者诸法之面，譬如大海为万川四流作面。诸欲学萨云若，当学般若波罗蜜。是故菩萨当学六波罗蜜，当学萨云若。譬如善射之人，执持弓箭不畏怨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畏魔及魔天。是故菩萨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当学般若波罗蜜。有行般若波罗蜜者，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皆悉念之。”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行六波罗蜜为诸佛所念？”

佛言：“所念不有六波罗蜜故念，不有萨云若故念，作是住者为诸佛所念。

“复次，须菩提，亦不以五阴故念，不以乃至萨云若故念。”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所学甚多，如无所学。”

佛言：“如是，多有所学亦无所学。何以故？不见有法菩萨当可学者。”

须菩提言：“世尊，所说法多少菩萨皆当受行。菩萨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六波罗蜜事若多若少皆当受行，当坚持，常当观念令意不转。菩萨于六波罗蜜皆当尽学，于诸法多者少者亦当尽学知。”

须菩提言：“世尊，云何诸法多少尽当知诸法？”

佛言：“五阴如、萨云若如，以知五阴及萨云然如者，便知得诸法多少。

”

“世尊，云何得知五阴如、萨云若如——亦不知生，亦不知灭，亦不知耗，常住不变？”

佛言：“观真际故，便知诸法多少。”

“世尊，云何为观真际？”

佛言：“真际者非际，菩萨于非际学，便知诸法多少；以知法性，便知诸法多少；知色性法性无有断绝，便知诸法多少。”

须菩提言：“世尊，云何知诸法多少？”

佛言：“诸法不偶非不偶。”

“世尊，何等法不偶非不偶？”

佛言：“五阴不合亦不不合，乃至有为性、无为性亦不合亦不不合。所以者何？是法亦无形可得合者非不合者。何以故？所有者皆无所有，亦不合亦不散，当作是知诸法。”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从初发意至于十住，皆当作是学计校，然后皆知诸法多少。菩萨利根者所入，非钝根者所入，非中间者所入，非多少者所入。欲学入是法者，非懈怠者所入，非希望者所入，是精进者所入，强识者所入，是阿惟越致逮萨云若者所入，受六波罗蜜所教便入萨云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若魔事起能觉能灭，欲得沕和拘舍罗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若念若入时，十方现在诸佛皆念是菩萨。去来今诸佛皆于般若波罗蜜中出生，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念：‘去来今诸佛所逮法，我亦当逮。’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当作是习，如是习者疾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故菩萨不当离萨云若念。”

“大千刹土其中众生，皆教令行六波罗蜜，尽令得须陀洹及罗汉至辟支佛，不如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如弹指顷。何以故？五波罗蜜、须陀洹及罗汉、辟支佛道皆于中出生故，诸去来今诸佛皆亦于中出生。一恒边沙其中众生悉教令布施至声闻、辟支佛，不如菩萨念般若波罗蜜应萨云若，念般若波罗蜜应萨云若，念一日至百日、若至百劫。何以故？用诸如来皆于中出，立于檀教及罗汉、辟支佛教故。”

“若有菩萨如般若波罗蜜教住，当知是如来所念阿惟越致菩萨，当知是菩萨已行六波罗蜜，已逮沕和拘舍罗，已供事若干佛，已得真知识，已得具足十八空，已成四无碍慧，已得六通，已住童男清静之行满足诸愿；当知是菩萨不离诸佛，不离诸善功德，不离诸佛之刹，不失辩才已得总持，诸根具足记莳成就；当知是菩萨三界八难诸处永绝；知是菩萨善入众事，善入无字义，亦善于言亦善于默，亦善多言亦善一言，善诲于男，善诲于女，善于五阴，善于泥洹，善于法相，善于有为无为之性，善于有无，善于此彼，善于合散，善于不合

不散，亦善于如，亦善于净法，亦善于有缘无缘，善于五阴，善于六衰，善于十八性，善于四谛，善于十二缘起，亦善于禅，亦善于四禅，亦善于四无形禅，亦善于六波罗蜜，善于三十七品，善于萨云若，善于有为无为性，亦善于身，亦善无身，亦善于五阴念乃至萨云若，亦善于念，善于五阴自空乃至于道，善于道空，善于信道空，善于不信道空，善于起灭，善于一定住无复有变，亦善于淫怒痴，亦善无淫怒痴，善于正见，善于不正见，亦善于邪见，亦善于不邪见，亦善于诸见，善于名色，善于所作，善于尊事，亦善于相，亦善于苦，亦善于习，亦善于尽，亦善于道，善于泥犁，善于薜荔，善于畜生，亦善于三恶趣，亦善于人，亦善于人趣，亦善于天趣，亦善于声闻、辟支佛，亦善于声闻、辟支佛道，亦善于萨云然，亦善于萨云若道，亦善于力，亦善于具足力，善于卒知，善于微知，善于厌知，善于大智，善于无涯底智，善于去来今三世之慧，亦善于权，善察众生，亦善于义，亦善于解，善断于三恶处。”

佛告须菩提：“是为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念般若波罗蜜、入般若波罗蜜之德。”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四沕和品第七十之余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为行般若波罗蜜？云何念？云何入？”

佛言：“当知五阴有常无常、有坚固无坚固、有真无真，当作是知，是为行般若波罗蜜。入般若波罗蜜，当如入空观，诸所有皆无所有，当作是念。”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学般若波罗蜜当至久如。”

佛言：“菩萨从初发意行般若波罗蜜至坐道场，当作是行，当作是念，当作是入。”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念般若波罗蜜当以一意念耶？”

佛言：“菩萨常以一意至念般若波罗蜜，不得令他余之意中得其便。行般若波罗蜜，作是入，作是念，不离萨云然念。念般若波罗蜜，当如意法随意不离。”

须菩提言：“世尊，般若波罗蜜，持行，持念，持入，逮萨云然？”

佛言：“不也。”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持是不念，得萨云然？”

佛言：“不也。”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持念已不念，得萨云然？”

佛言：“不也。”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亦不念，亦不不念，得萨云然耶？”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当以云何得萨云然？”

佛言：“如如。”

“云何如如？”

佛言：“如真际。”

“云何如真际？”

佛言：“如法性，如众生性，如寿性，如命性。”

“世尊，云何如法性、如众生性、如寿命性？”

佛言：“于须菩提意云何？吾我、寿命、众生为可得不？”

须菩提言：“世尊，不可得。”

佛言：“吾我、寿命、众生不可得，云何有众生名众生？菩萨当作是知，不以有名入般若波罗蜜，不以有名入诸法得逮萨云然。”

须菩提言：“世尊，是六波罗蜜不当以名耶？”

佛言：“六波罗蜜及诸法，皆不以有为无为之法及三乘之法。”

须菩提言：“世尊，若诸法不可名，不可有名，云何有名？云何有五趣生死及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三耶三佛？”

佛言：“于须菩提意云何？众生名处为可得见不？”

“世尊，不可得见。”

佛言：“众生处尚不可得，何况有五趣三乘之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当学无处所名，诸法无处所。”

须菩提言：“世尊，如世尊所说，为不当学五阴耶？乃至萨云若不当学耶？”

佛言：“当学五阴，亦当学萨云然，虽学亦无所处。”

“云何所学而无所处？”

佛言：“学五阴、萨云然亦无所生、无所灭。”

复问：“云何学无所生、无所灭？”

佛言：“当学所作无所有。”

“云何当学所作无所有？”

佛言：“观法如自观无所有相，是为学所作无所有。”

“云何自观无所有相？”

佛言：“如观五阴空，如观六情空，如观内外空，如观有无空，如观禅空，如观灭脱禅空，如观三十七品空，如观道空。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观，当自观相法空。”

须菩提言：“世尊，若五阴空乃至道亦空，菩萨当云何行般若波罗蜜？”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为不成之行。”

“云何不成之行？”

佛言：“般若波罗蜜不可得见故，菩萨亦不可得，行亦不可得，亦无有行者，亦无有当行者，亦无有已行者，是皆不可得，是菩萨般若波罗蜜无成之行。何以故？诸戏不可得见故。”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如是为不成行，新发意者当云何行般若波罗蜜？”

佛言：“菩萨从发意当无所倚法，学行六波罗蜜皆当无所倚，乃至萨云然当念无所倚。”

“云何为倚？云何为不倚？”

佛言：“二者为倚，一者为不倚。”

“云何为二？云何为一？”

佛言：“眼色为二，六入念法为二，道与佛为二，是为二。”

“云何，世尊，从有倚中无倚？从无倚中有倚？”

佛言：“亦不从有倚中有倚，亦不从无倚中有倚，倚与无倚而一等入者，是谓无倚。须菩提，菩萨于倚无倚等者是为无倚，当作是学。菩萨如是学般若波罗蜜者，是为无有倚。”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行倚，亦不行不倚，云何行般若波罗蜜具足诸地而逮萨云然？”

佛言：“菩萨不住于倚具足诸地。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亦不倚，道亦无所倚，行般若波罗蜜者亦不可得见，菩萨当作是行。”

“世尊，般若波罗蜜不可得见，道亦不可得，行道者亦不可得，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分别诸法为五阴、是为道耶？”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倚五阴，亦不倚道。”

复问：“若菩萨不倚五阴，亦不倚道，云何具足六波罗蜜过菩萨位？云何净佛土化众生？云何逮萨云然？云何转法轮？云何当作佛事？云何脱众生生死？”

佛言：“菩萨亦不为五阴故行般若波罗蜜，亦不为道故行般若波罗蜜。”

复问：“为何谁故行般若波罗蜜？”

佛言：“适无所为故行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诸法无有作者；般若波罗蜜亦无有作者，亦无成者；道亦无作者，亦无成者；菩萨亦无有作者，亦无有成者。菩萨当作是行般若波罗蜜，应无所作、应无所成者。”

须菩提言：“世尊，若诸法无作无成者，亦无有三乘之处。”

佛言：“无作无成之法处不可得。何以故？以凡愚痴之士入五阴，倚五阴自贡高，倚道贡高，便念言：‘我当得道度脱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佛以

五眼尚不能得五阴及道，况于凡夫愚痴无目而入五阴欲度众生？”

须菩提言：“世尊以五眼不得众生、不见可度者，云何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而云何处众生于三际？”

佛言：“我亦不见得阿惟三佛，我亦不得众生我亦不见，三际亦不得亦不见。以众生无身及有身想，但以是戒之耳所说教，但以世俗故有是言教，非是最第一义无言之教。”

须菩提言：“世尊，不住最第一要义，成阿惟三佛耶？”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从四颠倒成阿惟三佛耶？”

佛言：“不也。”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不从第一要义得，亦不从四颠倒得，将无世尊不逮正觉？”

佛言：“不也。”

佛言：“如来逮正觉耳，亦不住有为性，亦不住无为性。譬如如来化作如来，亦无所住，亦来亦去，亦住亦坐，亦复行六波罗蜜，亦能行禅，亦行四等、四无形禅，能行五通、三十七品，能行三脱门，行内外空及有无空，亦行八解脱、九次第禅、十力、四无所畏、佛十八法，亦能转法轮。此化佛复化作无央数人，化佛语人言：有度，有众生，有三际。”

佛问须菩提：“是化佛所化颇有三际众生不？”

须菩提言：“不也，世尊。”

佛告须菩提：“是故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知诸法如化无所度脱。菩萨于般若波罗蜜当作是行，当作是知。”

须菩提言：“如世尊言，诸法如化。如来所化身与如来身，有何等异？有何等差别？”

佛言：“亦无有异，亦无有差别。何以故？如来亦有所作，化亦有所作。”

复问：“无有如来，化独能有所作耶？”

佛言：“能有所作。”

“云何世尊？”

佛告须菩提：“过去有佛名须扇头(须扇头者，此云极净)如来，彼佛世时，人无有行菩萨道者，则佛现般泥洹作化佛留住一劫，行佛事一劫已，后彼化佛授应菩萨行者蒞，复般泥洹，人皆呼般泥洹不知是化。”

佛言：“化亦无生亦无泥洹。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当解诸法如化。”

须菩提言：“世尊，若化所作、如来所作无有差别者，所作功德云何毕施之恩？若供养化佛、供养如来，彼供养者至般泥洹，其福尽灭不？”

佛言：“如来为一切天及人作福田，化如来亦复是一切之福田等无有异。”

佛言：“置是供养如来、化如来所作功德，若有人慈意常念佛，其福至毕苦乃尽。”

佛言：“置是慈意之福，若人但以一把之华散虚空中，须臾念佛，其福亦复至于毕苦。”

佛言：“置是散华之福，但有人能称南无佛者，其功德福亦至于毕苦。须菩提，施如来之福甚大弘普！须菩提当作是知，诸法皆等，化佛及佛无有差别。菩萨当作是行般若波罗蜜，当解诸法之法亦不当灭，亦不当舍。是般若波罗蜜法亦不当别，乃至诸法亦当如是。”

须菩提言：“世尊，若诸法不当别，如来云何言是色、是痛、是想、是行、是识？云何说是内法、是外法、是善、是恶、是漏、是非漏、是道、是俗、是生、是死、是有为法、是无为法？世尊，如是诸法将无分别？”

佛言：“不也。但以名字数示众生，欲使解耳，亦无所分别。”

“世尊，是无名号之法，云何以名相教授众生欲令得解？”

佛言：“行亦无名、亦无相、亦无入，行亦无苦、亦无相、亦无入。诸佛及弟子亦不入相。若名有入名，相亦当入相，空亦当入空，无相亦当入无相，无愿亦当入无愿，真际亦当入真际，法性亦当入法性，无为法者亦当入无为法。是诸法但以字耳，字亦不入字。菩萨住于以名相行般若波罗蜜，亦不当入名相中。”

须菩提言：“世尊，若诸有为法但以名相住者，菩萨为谁而发道意？为谁受若干勤苦行六波罗蜜？为谁行禅及无形禅？及行四等、三十七品、总三脱门，具足大慈，皆为谁行？”

佛言：“以名相数相，诸有为亦不以名相空，是故菩萨行菩萨道逮萨云若，及转法轮，以三乘法度脱众生，是名字及相亦不生灭，如所住无有异。”

须菩提言：“世尊，说萨云然耶？”

佛言：“尔我所说萨云然、萨云然事，说道慧事。”

“世尊，是者有何差别？”

佛言：“萨云若者是诸声闻、辟支佛事，道慧事是诸菩萨摩訶萨事，萨云若事者是诸佛如来事。”

复问：“云何萨云若是声闻、辟支佛事？”

佛言：“诸内外法罗汉、辟支佛悉知，虽知不住众道事。”

“何等为菩萨道慧事？”

佛言：“菩萨者，一切诸道皆当说，皆当知，及三乘道亦当具足知，亦当作三道之事，亦不受真实际。”

复问：“菩萨云何具足佛事不觉真际？”

佛言：“未具足佛土，未化众生，不当受真实际。”

复问：“菩萨当住于道中受真实际证耶？”

佛言：“不也。”

“云何，可从无道耶？”

佛言：“不也。”

“世尊，可从道非道耶？”

佛言：“不也。”

“亦不道亦非非道耶？”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当云何？”

佛言：“于须菩提意云何？汝本住于道灭尽诸漏耶？”

须菩提言：“不也。”

佛言：“汝从非道灭诸漏耶？”

“世尊，不也。”

佛言：“汝以道非道灭诸漏耶？”

“世尊，不也。”

佛言：“汝以道亦非道亦非非道灭诸漏耶？”

“世尊，不也。我无所住而灭诸漏，虽灭诸漏而无所住。”

佛告须菩提：“菩萨亦复如是，虽为真实际作证亦无所住，虽言萨云若、萨云若事者，亦一事耳。”

“世尊，何等为一事？”

佛言：“寂静者是也。”

佛告须菩提：“诸所言所有形貌之像、起灭之事，佛悉觉之，是故名萨云若。”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萨云若、萨云若事、道慧事，是三句绪际，宁有差别不？绪有尽有余者不？”

佛言：“绪尽无有差别也，但为佛诸习绪尽耳，声闻习绪不悉尽。”

“世尊，尔为绪不尽得泥洹耶？”

佛言：“不也。”

“世尊，泥洹者为有差别耶？”

佛言：“不也。”

“若无差别，世尊，云何说诸习绪不尽？”

佛言：“诸习者非习绪也，虽有淫怒痴为凡夫身作耗非为是绪，如来者无绪。”

须菩提言：“世尊，道亦无所有，泥洹亦无所有，云何说言是须陀洹、是阿罗汉、是辟支佛、是三耶三佛乎？”

佛言：“是皆因无为而有名，是须陀洹、是阿罗汉、是辟支佛、是三耶三佛耳。”

“世尊，从无为而有名耶？”

佛言：“不也，但以言说，有是言耳，不从最要第一之义也。所以者何？第一要中无若干行也，亦不施若干，为爱断者故施后际。”

“世尊，诸法相各自空，真际不可知，云何知有后际？”

佛言：“如是诸法相空，真际不可知，何况有后际？不知诸法相空者，我为是辈说前后际耳，诸法相者亦无前后。”

“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当知诸法相空，如是诸法行空于诸法无所入，亦不入内法，亦不入外法，亦不入有为无为法，亦不入三乘法。”

复问：“世尊，所言般若波罗蜜者，何以故言般若波罗蜜？”

佛言：“得度第一诸法之度，最第一度，三乘之道、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乘，皆乘般若波罗蜜得到彼岸，是故言般若波罗蜜；又复超越诸法之尘不得坚要，是故复言般若波罗蜜；真际、法性及如皆入般若波罗蜜中，是故言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般若波罗蜜，于是诸法亦不合亦不散，有见未见、有碍无碍于是诸法亦不合散，以般若波罗蜜无形不可见，亦无有对，一相则无相。所以者何？生诸法诸辩故。诸天及世间、魔怨、异学及声闻、辟支佛家，一切无能断截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者。所以者何？一切魔怨及诸二地皆不可得故。须菩提，菩萨于般若波罗蜜义中，当作是知，当作是行。”

“复次，须菩提，菩萨于般若波罗蜜义中，行无常义、苦非我义，知苦集义，知尽道义，知消灭义，知不起义，知法义，见一遍知义，自知义，知他人意义，行如所言。须菩提，菩萨于般若波罗蜜，当知是义，当作是行。”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是深般若波罗蜜中，义以非义皆不可得，云何菩萨于般若波罗蜜当习诸义？”

佛言：“菩萨深义者，般若波罗蜜是，当作是行。菩萨于淫怒痴有耗故，不当行邪见之义，亦不当行于六十二见，知其无义亦不当行。所以者何？淫怒痴如于法亦无所益亦无所耗，诸见之义如亦无所益亦无所耗，言五阴有所益

无所益亦不当行，乃至道言有所益无所益亦不当行。何以故？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时，亦不见有所益无所益、有佛无佛，诸法湛然亦无所益亦无所耗。须菩提，菩萨当除有益无益，当作是行般若波罗蜜。”

“世尊，云何般若波罗蜜亦无所益亦无所损？”

佛言：“诸有为法常闲亦无所作，是故般若波罗蜜亦无所益亦无所损。”

“世尊，诸有为义，非是诸佛及佛弟子耶？”

佛言：“诸有为法皆是诸佛及佛弟子也，亦不以益，亦不以耗。譬如虚空如不为所作兴，亦不为无所作兴；般若波罗蜜亦如是，亦不为有所益兴，亦不为有所耗兴。”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从不有有为般若波罗蜜学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耶？”

佛言：“如是，菩萨从不有有为深般若波罗蜜学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以二应。”

“世尊，云何一法，为逮一法耶？”

佛言：“不也。”

“世尊，不一者，为从二法耶？”

佛言：“不也。”

“世尊，云何亦不从一，亦不从二，云何有逮？”

佛言：“逮无所得，亦不以得故逮、故得。”种树品第七十一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为甚深！无众生而菩萨摩訶萨为众生谦苦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譬如士夫欲于空中种树，菩萨为众生故欲逮萨云若。”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欲为众生逮萨云若，以想为众生而度脱之。

“须菩提，譬如有人欲种树者，而不知树根，亦不知茎节、枝叶、华实，取其栽而种之，随时溉灌而长养之，稍稍茎节、枝叶、华实各各具足，便取枝叶茎节，其中用者各取用之，又取其果而食之。须菩提，菩萨用一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次行六波罗蜜逮萨云若，枝节、茎叶、华实益于众生——以叶度三恶趣；以有华故便有四性尊者及诸四天乃至无思想无思想慧天；实者如菩萨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逮萨云然，便有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有菩萨便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益众生果，以是果处众生于三乘，虽成阿惟三佛亦不见众生处，从想度众生亦不见得众生，亦无有处可为成阿惟三佛者。须菩提，菩萨当作是学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念。”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知是菩萨亦如如来。所以者何？有菩萨来往故

，便断于三恶趣，八难处皆断，诸贫穷下贱处皆断，三界处皆断。”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当知是菩萨如如来无有异。菩萨若厌懈怠者，终不逮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之道，世间亦无有声闻、辟支佛也，三恶之趣、三界无有断时。”

佛言：“当知是菩萨如如来，如汝所言。何以故？以如知有如来，知有辟支佛，知有众贤圣；以如知有五阴，知有有为无为性。是诸如亦是如，是故名曰如。菩萨学是如逮萨云若，从是中来，是故名曰如来。以如等故，当知是菩萨便为是佛。

“须菩提，菩萨当学般若波罗蜜如；学般若波罗蜜如已，当学一切诸法如；学诸法如已，当学具足一切法如；具足如已，逮于诸如得自在；逮如自在已，善于诸法根；善诸根已，便见众生随行之趣；知诸趣已，便具足慧愿；具足慧愿已，便净三世慧；净三世慧已，便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已，便饶益众生；饶益众生已，便净佛土；净佛土已，便逮萨云若；逮萨云若已，便转法轮；转法轮已，安立众生于三乘法；立众生已，于无余泥洹而般泥洹。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自观诸善之德及他人德，当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白佛言：“唯，世尊，诸天、阿须伦及世间人民，皆当为应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作礼。”

佛言：“如是，如是，诸天世人皆当为之作礼。”

“世尊，初发意菩萨，为众生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得几所福？”

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教三千大千刹土中众生，皆立于罗汉、辟支佛道。于意云何？得福宁多不？”

须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菩萨为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其福倍多百倍、千倍、巨亿万倍。”

佛言：“复置是三千大千刹土，若复有人教三千大千刹土中众生，令立黠地、信地、八地、见地、薄地、净地、已办地、辟支佛地，其福不如发意菩萨为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其福甚多百倍、千倍、巨亿万倍。

“须菩提，三千大千刹土中众生皆初发意，其福不如以正定菩萨功德，出彼上百千亿万倍。复令三千大千刹土满中成就菩萨，其福不如如来百千巨亿万倍。”

须菩提白佛言：“新发意菩萨当念何等？”

佛言：“当念萨云若。”

“世尊，萨云若者，为何等务？为何等尊相像？”

佛言：“萨云若者，无所有，亦无有想，亦无无想，亦不生，亦不现。”

须菩提言：“世尊，但萨云若无所有，五阴、内外空及有无空、四禅、四等、四无形禅、三十七品及三三昧、八惟无、九次第、十种力、四无所畏、大慈大悲、四无碍慧、佛十八法及六神通，诸有为无为性，复无所有耶？”

佛告须菩提：“萨云若者自无所有，自无所有者空。”

“世尊，何以故无所有？”

佛言：“无所作者为无所有，以是故诸法所有、无所有皆空。又，须菩提，诸法空、无相、无愿，诸法如如，诸法如真际，诸法如法性，是故诸法所有皆无所有，皆空。”

“世尊，若诸法所有皆无所有者，何等是初发意菩萨沤和拘舍罗，行六波罗蜜，行四禅、四等、四无形禅，行三十七品，行内外空及有无空，行十八法，行萨云若，净佛国土教化众生？”

佛言：“于诸空法有所作者，则是其沤和拘舍罗，能净佛土教化众生；知佛国土及众生所有皆无所有，菩萨行六波罗蜜为佛道作因缘，乃至萨云若亦为佛道作因缘；知道事所有皆无所有，菩萨行六波罗蜜与道场作因缘，至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四等、佛十八法，为萨云若慧具足道事，一时一意以智慧一时合应便逮萨云若。尔时，所作诸习之绪悉灭已，无所从生故，持佛眼观三千大千刹土，尚不见无所有，何况所有？”

“须菩提，如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于诸法不见所有，亦不见无所有，是为菩萨摩訶萨沤和拘舍罗，尚不见无所有，何况所有？又复菩萨行檀波罗蜜，布施无所有亦不知，受者无所有亦不知，道意无所有亦不知，乃至萨云若无所有亦不知，逮觉者、当逮觉者、已逮觉者无所有亦不知。何以故？一切诸法无所有，非佛所作，非弟子、辟支佛所作，诸法无所作离诸所作故。”

须菩提言：“世尊，将无法离法？”

佛言：“虽言法为离法。”

须菩提言：“世尊，若法法相离，云何知法离法？诸法所有无所有，无所有法不知无所有，有法亦不知有法，有法不知无所有法，无所有法不知有法，菩萨于无所知法，云何当知所有、无所有法？”

佛言：“菩萨以世事习故，现有所有，现无所有，非第一最要义。”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世事及最要义，为有异耶？”

佛言：“无有异。世事如最要义如，众生不知是如，以是故现世事有所有、无所有。又，须菩提，众生于五阴有相不知无所有，以是故作是分别说法，欲使众生知无所有。菩萨欲行般若波罗蜜者当作是学。”菩萨行品第七十二

于是，须菩提白佛言：“唯，世尊，菩萨行菩萨行者为何事？”

佛告须菩提：“菩萨行者，道行也，是故名为菩萨行。”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行者，为在何处行？”

佛言：“于五阴行空，于内外法、于六波罗蜜行，于内外空及有无空、作四禅行，于四无形禅行，于四等行，于三十七品行，于三三昧行，于佛十力行，于四无所畏行，于四无碍行，于十八法行，净佛国土行、教化众生行，入于文字行、不入文字行，于陀邻尼行，于有为无为性行，作行不令道有二，是则为道行，是则为菩萨摩訶萨空行。”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为佛？”

佛言：“以道觉故言佛。

“又，须菩提，逮审谛法，法觉故言佛；超越审谛法故，故名为佛。

“又，须菩提，真觉诸法，故名为佛。”

须菩提言：“世尊，觉者为何谓？”

佛言：“以空法觉，以如觉，以法觉，但以字为名。

“须菩提，觉之义是不可断义，如及尔一住无有变易，是故名为觉。

“又，须菩提，但以名相，故名为佛；诸佛如来之道故，是故名觉；诸佛世尊皆共觉故，故名为觉。”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行道为行六波罗蜜不？为行萨云若不？为成何等善？增益何功德？有生有灭、有著有断耶？”

佛言：“菩萨行道行六波罗蜜至萨云若者，于诸法亦无所成亦无所败，亦无所增亦无所减，亦无所著亦无所断。”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道者，不于诸法有所堕，于诸法亦不有所成败、有增有减，亦不生亦不灭，亦不著亦不断。”

须菩提言：“世尊，若菩萨于诸法无所堕、无所观，云何受持六波罗蜜而自于相行空？云何行四禅？云何行四等、四空定？云何行三十七品及三脱门？云何行十种力、佛十八法？云何行大慈大悲？云何行菩萨十住？云何过二地？云何过于菩萨位？”

佛告须菩提：“菩萨不以二事行六波罗蜜，亦不以二事行萨云若。”

须菩提言：“世尊，若菩萨不以二事行六波罗蜜、行萨云若者，云何从初发意至后发意？云何得增益功德？”

佛言：“诸有以二行者，是辈无所增益。何以故？二事行者，于凡愚人有所增益。菩萨从初发意至后发意，不以二事增益功德，以是故，诸天及人不能坏菩萨令堕二地，其余众恶不能制菩萨令不行六波罗蜜及萨云若。”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为功德故行般若波罗蜜耶？”

佛言：“亦不以功德故行，亦不以无功德故行般若波罗蜜。菩萨要当供养诸佛，要当具足诸善功德，要当与真知识相得，尔乃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

“世尊，云何菩萨供养诸佛、具足功德、得真知识乃逮萨云若？”

佛言：“菩萨从初发菩萨意常供养诸佛，诸佛所说十二部经常当受持，坚持守念便得陀邻尼起诸无碍，起无碍已在所生处至萨云若，终不忘失所知、所持、所可供养诸佛功德，终不生恶趣、八不闲之处便受净意，已得净意已净佛土教化众生，以是功德终不离真知识，终不离诸佛、诸菩萨、诸真人及赞叹佛者。如是，须菩提，菩萨摩訶萨欲行般若波罗蜜，当供养诸佛，当具足诸法受诸功德，当与真知识相随。”当得真知识品第七十三

于是，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萨摩訶萨，不供养诸佛，不具足诸功德，不遇真知识，将无不能逮萨云若？”

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訶萨无不供养诸如来者，无不具足诸功德者，无不得真知识者。何以故？虽供养诸佛，虽作功德，虽得真知识，尚未逮萨云若，何况不供养佛，不作功德，不得真知识，而欲逮得萨云若？是事不然。是故，须菩提，菩萨摩訶萨欲学般若波罗蜜者，当供养佛，当作功德，当得真知识。”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何以故当供养佛、作诸功德、得真知识乃逮萨云若？”

佛言：“以无有沤和拘舍罗故，不从诸佛闻沤和拘舍罗事，功德未具足，未逮真知识故。”

“世尊，菩萨当具足何等沤和拘舍罗乃当逮得萨云若？”

佛言：“菩萨从初发意已来，持萨云若意行檀波罗蜜，施于三乘，亦施人及非人，皆具足萨云若念，亦无施想，亦无受者想，亦无行檀波罗蜜想。何以故？诸想法者，亦无所有，亦无所生，亦无所灭。观见诸法亦无转还者，皆度诸法之相，不见诸法有所作以具足沤和拘舍罗者，便增益诸功德，已增益功德者便行檀波罗蜜，教化众生净佛国土，亦不自受其报但欲益于众生，所作不受其报行檀波罗蜜，但欲度脱一切众生。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五教化众生品第七十四

“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以萨云然念，从初发意不离萨云若念，行尸波罗蜜意初不堕淫怒痴，亦不念淫怒痴，亦不为所缠裹，诸不入道检事——嫉妒、恶戒、恚意、懈怠、乱意、愚痴、顽佷自用、著于吾我及二地意——悉无。何以故？皆知诸法相空，皆知诸法无所有、无所成，观见诸法皆无转还，皆解诸法相，度诸世事处于无为，具足沤和拘舍罗增益功德，为行尸波罗蜜教化众生净佛国土，亦不于世受尸波罗蜜之报，至般若波罗蜜，但欲益于一切教化众生。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四禅、四等、四无形禅，虽行诸禅不受禅福。何以故？以洳和拘舍罗，知诸禅相皆空，亦知动还者。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从初发意行洳和拘舍罗，行观行净亦不趣须陀洹，不取须陀洹果，至阿罗汉亦不取其果。何以故？知诸法相空及知不转还法，亦行三十七品过于二地。须菩提，是为菩萨摩訶萨无所从生法忍。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行八惟无禅及九次第，亦不取须陀洹道。何以故？悉知诸法相空，知不动还。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佛十力业及四无所畏、四无碍慧、佛十八法、大慈大悲，净佛国土教化众生，然后乃逮萨云若。菩萨当作是行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訶萨其智甚广大乃行是深法，然不受其报。”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所以者何？菩萨于所有处不动不转。”

“世尊，何等为于所有处不动不转？”

佛言：“于无所有而不动转，于五阴所有不转，于六波罗蜜所有不动，于诸禅、四等所有不转，于三十七品所有不转，于三脱门所有不转，于大慈大悲所有不转，于十力、十八法所有不转。所以者何？是诸法所有皆无所有故。

“须菩提，不可以无所有逮觉所有。”

须菩提言：“世尊，宁可持所有逮觉所有不？”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宁可持无所有逮觉无所有不？”

佛言：“不也。”

“如是，世尊，将无所逮无所觉耶？”

佛言：“有逮觉不以是四句。”

“世尊，是逮觉当云何？”

佛言：“诸逮觉者，亦非所有，亦非无所有；逮觉者，亦非戏言，亦非不戏言。”

须菩提言：“世尊，何等是菩萨戏言？”

佛言：“言五阴有常无常是菩萨戏言，五阴苦乐者是菩萨戏言，五阴是我所、非我所是菩萨戏言，五阴净不净者是菩萨戏言，分别知五阴者是菩萨戏言，知四谛者是菩萨戏言，念四禅、四等及四无形禅、三十七品、总三脱门、八惟无、九次第禅是菩萨戏言，‘我得须陀洹道’至阿罗汉、辟支佛道是菩萨戏言，‘我具足菩萨十住’是菩萨戏言，‘我净佛国土教化众生’是菩萨戏言，‘我具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佛十八法’是菩萨戏言，‘我逮萨云若’是菩萨戏言，‘我尽诸习绪’是菩萨戏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五阴有常无

常，亦不戏亦不不戏，乃至萨云若有常无常，亦不戏亦不不戏。所以者何？于所有亦不戏所有，于无所有亦不戏无所有，于所有无所有中亦不戏无不戏。是故，须菩提，五阴及萨云若为非戏也，菩萨于般若波罗蜜行亦不以戏。”

须菩提言：“云何五阴不戏，乃至萨云若不戏？”

佛告须菩提：“五阴无所有，乃至萨云若亦无所有，诸可无所有者皆非戏，以是故，五阴及萨云若皆无有戏。须菩提，菩萨作是学般若波罗蜜者，得上菩萨位。”

须菩提言：“世尊，诸法所有尚不可得，云何得菩萨位？为用二地，为用佛道乎？持何等得位？”

佛言：“菩萨亦不以二道，亦不以佛道也，遍学诸道乃上菩萨位。如第八贤圣遍学诸道，虽在平等地未受果证。菩萨亦如是，皆行诸道得菩萨位，未及萨云若，未得金刚三昧，得功德时乃具足逮萨云若。”

须菩提言：“世尊，若菩萨遍学诸道尔乃上位者，菩萨为复在第八地取须陀洹道耶？在斯陀含地得斯陀含道，在阿那含地得阿那含道，在阿罗汉地得阿罗汉道，在辟支佛地得辟支佛道，在佛地得佛道耶？此诸道各自异。

“世尊，云何菩萨皆当遍学诸道上菩萨位耶？若菩萨于是八地受八道者，是终不然；在菩萨位便逮萨云然者，亦复不然；若菩萨得声闻、辟支佛道至萨云然者，亦复不然。

“世尊，我当云何知菩萨遍入诸道上菩萨位？”

佛告须菩提：“如汝所言，菩萨终不于八地得须陀洹及罗汉、辟支佛道以逮萨云若。

“须菩提，菩萨从初发意常行六波罗蜜，以慧见八地。何等八？净地、性地、四贤圣八地、观地、薄地、无垢地、已办地、辟支佛地。以慧观过于八地，以道慧过菩萨位，过位已以萨云若慧舍诸习绪。

“须菩提，第八地者是菩萨之忍，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慧及习绪除，亦是罗汉慧观，亦是菩萨、辟支佛慧，亦是菩萨忍，具足声闻、辟支佛道以道慧上菩萨位，以萨云若慧除诸习绪。以是故，须菩提，菩萨当遍具足诸道，尔乃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成阿惟三佛已为众生作道地。”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所说三乘——声闻、辟支佛、佛道，何等为道慧之道？”

佛言：“当起诸道净于诸道，遍观众生及相貌像尽觉尽知，皆遍知己当教一切分流广化，遍采音声令得大声，遍三千大千刹土当如响相。以是故，菩萨当遍具足诸道，当知道慧悉知众生之意；亦当知泥犁复知泥犁之趣，亦当知众生罪报，当断泥犁缘作罪之报；薜荔、畜生亦当知之，薜荔、畜生缘作报应悉

当断之；当知真陀罗、摩睺勒、诸龙闍叉，当知人之因缘、人道果报，亦当知天从四天王上至三十三天，亦当知天人因缘、天人果报，当知三十七品法、三脱门法，亦当知十力，亦当知四禅、四等及四空定、大慈大悲、佛十八法，尽知是已，立诸众生于三乘之道。

“须菩提，是为菩萨具足道慧，菩萨学是已皆知众生意之所愿，已知所愿如应说法初不断绝。所以者何？普知众生根生死之趣，菩萨当作是行般若波罗蜜，菩萨所可应行法——三十七品所行、二地所行，尽入般若波罗蜜中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诸法及三十七品及道法，是诸法亦不合亦不散，亦无有形亦不见一相，一相者则无相，云何能致道？是法亦不见亦无有形一相，一相者则无相，云何能致道？世尊，譬如虚空，亦无所没，亦无所致。”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是空法，亦无所致，亦无所趣。以众生不知法相无所有故，佛为说三十七品及诸法，有所致，有所办。虽尔，须菩提，所有五阴、六波罗蜜、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三十七品、四禅、四等及四空定、四无碍慧、四无所畏、佛十力、十八不共、大慈大悲至萨云若，于贤圣法律亦不合亦不散，亦无有形，亦不可见，亦无有对，一相无相。如来以是故欲度脱众生，以世俗因缘而说是教，非第一最义。是故菩萨当遍学诸道，以慧观随习俗于法中有应用者、不应用者——何等是菩萨应用，何等是菩萨所不应用。罗汉、辟支佛道以慧观学而所不用；以萨云若慧当用诸法，菩萨如是于贤圣法律，当学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所说贤圣律，贤圣律者为何谓？”

佛告须菩提：“声闻、辟支佛、菩萨摩訶萨、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亦不与淫怒痴合亦不合，是我所、非我所亦不合亦不散，亦不狐疑亦不狐疑，于戒行亦不合亦不散，于欲、于色、于无色界亦不合亦不散，于不黠及顽慢亦不合非不合，凶暴亦不合非不合，于四禅、四等及四空定、三十七品、大慈大悲及有为无为性亦不合亦不散。何以故？以诸法无有形不可见，无有对一相无相。无色不与无色合亦不散，不可见不与不可见合亦不散，无有对不与无对合亦不散，一相不与一相合亦不散，无相不与无相合亦不散。须菩提，是名为贤圣律，亦无形不可得见，亦无对一相无相。是菩萨无相度，菩萨当作是学，作是学已当得诸法无相。”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为不学色、声、香、味、细滑、识法相耶？不学地、水、火、风、空、识相耶？不学六波罗蜜相耶？不学有无空相耶？不学四禅、四等及四空定、三十七品、三脱门相、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佛十八法、大慈大悲、四谛相、贤圣相？不学逆顺十二因缘相耶？不学有为无为性相耶？于是诸法无相亦不学，所作相亦不学，菩萨当云何过于二地上菩萨位

？上菩萨位已云何逮萨云若？逮萨云若已云何转法轮？转法轮已云何以三乘法度脱众生？”

佛告须菩提：“若诸法有相者，菩萨当学诸法相。诸法无形亦不可见，亦无有对一相，一相者则无相，是故菩萨亦不学相，亦不学无相，云何作是问？”

佛言：“若前有相，后便有相；以前法无相故，后亦无相。是故菩萨亦不学相，亦不学无相。所以者何？有佛无佛，一相性常住如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诸法非相、非无相，云何为念般若波罗蜜？菩萨若不念般若波罗蜜者，不能过于二地；不过二地者，不能过菩萨位；不能过菩萨位者，不得无所从生；不得无所从生者，不得菩萨神通；不得神通者，不能净佛土教化众生；不净佛土教化众生者，不能逮萨云若；未逮萨云若者，不能转法轮；不能转法轮者，不能安立众生于三乘法，亦不能安立众生于三福地：一者、施，二者、戒，三者、念诸善法。”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诸法亦非无相亦非一相，无相之法当云何念般若波罗蜜？须菩提，般若波罗蜜者非菩萨之念，菩萨以无念是为般若波罗蜜相。”

须菩提言：“世尊，云何无念是般若波罗蜜相？”

佛言：“于诸法无所念，是为般若波罗蜜相。”

“云何于诸法无所念？”

佛言：“不念五阴、六情，是为般若波罗蜜念；不念色、声、香、味、细滑、识法，是般若波罗蜜念；不念不净，是般若波罗蜜念；不念四禅、四等及四空定，是般若波罗蜜念；不念三尊，不念三福，是般若波罗蜜念；不念灭尽，不念安般守意，是般若波罗蜜念；不念无常相、苦相、非我相，不念四颠倒、十二因缘，不念吾我、寿命及知见相，是般若波罗蜜念；不念三脱门，不念三十七品法，是般若波罗蜜念；不念八惟无、九次第禅，不念四禅，是般若波罗蜜念；不念十慧，不念六波罗蜜，不念内外空及有无空，是般若波罗蜜念；不念十力，不念四无所畏、四无碍慧、佛十八法，不念大慈大悲，是般若波罗蜜念；不念须陀洹及罗汉、辟支佛，是般若波罗蜜念；不念萨云若，是般若波罗蜜念；不念断诸习绪，是般若波罗蜜念。”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不念五阴，乃至断诸习绪复不念，是般若波罗蜜念？”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念五阴无所有。何以故？须菩提，诸有相者无有般若波罗蜜念——不念淫怒痴所有，不念无道之处所有。何以故？诸有想者为无般若波罗蜜念，诸有相者为无六波罗蜜。何以故？诸有贪者亦无有六

波罗蜜，是名为著诸有。缚著者无有度脱。须菩提，著有者，无有三十七道品念，亦无三脱门念，乃至萨云若亦无念。何以故？缚著于有故。”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有？何为为无有？”

佛言：“有二者为有。”

“世尊，何为为二？”

佛言：“五阴相者为二，十二衰相者为二，有佛相者为二，有道相、有为无为相者是则为二。须菩提，一切相乃至无有相是皆为二，道有二便有，已有便有世间众生，不得离生老病死、忧悲勤苦。以是故，须菩提，当知有二者无有六波罗蜜，亦无有道，亦无所逮，亦无所觉，何况能舍五阴及萨云若者？”

佛告须菩提：“尚无一一道念耶！得须陀洹至罗汉、辟支佛道耶！得离诸习绪！”无坚要品第七十五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假令有相者，不得顺忍，不得逮觉。若无相者，当得顺忍不？当及声闻八地不？当及辟支佛地不？当及菩萨地不？可得度脱不？能得道念不？能令罗汉、辟支佛习绪除不？能使菩萨得上菩萨位不？上菩萨位已能得萨云若不？得萨云若已能灭诸习绪不？世尊，若无意，若不生意，不起是法相，可逮萨云若不？”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无有相者亦无有顺忍，亦不能除诸习绪。”

复问：“世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有相意耶？于五阴有相耶？乃至萨云若有相耶？有淫怒痴相，无有淫怒痴相耶？有六衰，有六衰尽相耶？有近，有近尽相耶？有觉，有觉尽相耶？有爱，有爱尽相耶？有受，有受尽相耶？有有，有有尽相耶？有生，有生尽相耶？有死，有死尽相耶？有忧悲勤苦，有忧悲勤苦尽相耶？有苦，有苦尽相耶？有四谛，有四谛尽相耶？有萨云若，有萨云若尽相耶？有习绪，有习绪尽相耶？”

佛言：“不也，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无有相，亦无无相。须菩提，菩萨顺忍者则无相，是菩萨无有相则为念道，无有有相，无有无相，则是菩萨之果报。”

佛言：“有相则是菩萨道，无相则逮觉。是故，须菩提，当知诸法所有皆无所有。”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若无所有，云何于无所有中得逮觉，而于诸法得自在？”

佛告须菩提：“我本为菩萨行六波罗蜜，从第一禅至第四禅，观禅性不念贡高，亦不倚禅，亦不味禅，于四禅事寂净无所希望，已安足于禅便处于神通——天眼彻视、天耳彻听、意知他人宿命所从来、自识宿命便飞行，虽尔不以为是神通贡高，不味不倚于六通无所分别。须菩提，我以应一合相智，成阿耨多

罗三耶三菩，便觉四谛，具足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佛十八法，处众生于三乘。”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云何于无所有中起四禅六通？无所有众生为无所有，如来云何安立众生于三乘？”

佛告须菩提：“若淫怒痴及余诸非法之事，若有所有、无所有者，我为菩萨时不于有无中起四禅。是故，须菩提，亦不有所有，亦不无所有，是故我初发意行菩萨道时行四禅。”

佛告须菩提：“若神通中当有所有、无所有者，我终不于神通中觉所有、无所有而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以于神通知所有无所有故，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白佛言：“若菩萨于诸法所有无所有，于禅五通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云何菩萨于无所有法中，未曾所知能知，未曾所学得学，从是中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告须菩提：“菩萨已从过去诸佛所，供养若干佛菩萨，所从诸佛闻：无所有中无有佛、无有辟支佛，无所有中无有罗汉，无所有中无有众贤圣，从无所有中无有毛发许所有。菩萨作是念言：‘无所有中亦无有须陀洹，乃至佛皆无所有。以诸法无所有故，我或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我或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假令我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诸可有行相众生我当立著无相地。’

“须菩提，诸有菩萨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欲度脱众生故，便习未曾习者，未曾学者、未曾受者便学便受。于诸过去诸佛所学，先学六波罗蜜，劝人令行六波罗蜜，见人行者代其欢喜，以布施无贪垢故便得大富，以布施故便守戒便得天上人中尊，以布施故便得三昧，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故便得智慧品、解脱品、见解脱慧品，持是诸品及六波罗蜜得过二地上菩萨位，已上位已便净佛土化众生，便逮萨云若转法轮，以三乘度众生。须菩提，菩萨以是先当从檀波罗蜜起，次得诸慧是亦不可得。何以故？无有实故。

“复次，须菩提，菩萨从初发意以来，自持戒劝人持戒，见人持戒代其欢喜，以持戒得天上人中之豪，贫者以财施之，复以戒、三昧、智慧、解脱、见解脱慧而立之，以五品之德过出二地上菩萨位，度脱众生，便逮未曾所知、所学、所习，皆学知习之。何以故？欲习无所有故。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忍劝人使行，见人行忍代其欢喜，饱足众生以财安立，或以五品之德过于二地上菩萨位。何以故？所施与亦无有要故。

“复次，须菩提，菩萨自行精进于善，劝人精进，见人精进代其欢喜，复以财物给足众生，以戒忍辱五品之德，过出二地上菩萨位。何以故？所施亦无有要故。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四禅、四等、四无形定劝人令行，见人行者代其欢喜，以住于禅布施穷乏，教令智慧、解脱、见慧过出二地上菩萨位。何以故？所有者无有要故。

“复次，须菩提，菩萨从发意以来，行般若波罗蜜以财给足众生，立以于戒、三昧、智慧、解脱、见慧，自行六度劝人令行，见人行者代其欢喜，以洳和拘舍罗过于二地上菩萨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无有形故。须菩提，菩萨从是便得本所不学、本所不知、本所不应，皆学，皆知，皆得所应。

“复次，须菩提，菩萨学诸未曾学者，从初发意以来常有萨云若念，解诸有无之事便念三尊行——常念天，行戒念、施念。”

佛问须菩提：“云何为念佛？念佛者不以色、痛、想、行、识念。何以故？五阴无有坚要故。无坚要者为无所有，佛念者为无念。

“复次，须菩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不当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念，不当以金色光明念。何以故？佛形无有坚要故。无坚要者为无所有，念佛者为无念。

“复次，须菩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不当戒性、智慧品、三昧品、解脱品、见解脱品，不当以是五品念如来。何以故？以是无有坚实故。无有坚者为无所有，念佛者为无念。

“复次，须菩提，念如来不以十力念，不以四无所畏念，四等、大慈大悲、佛十八法、四无碍慧——不以是念如来。何以故？无有坚实故。不坚实者无所有，念佛者为无念。

“复次，须菩提，念如来者不以十二因缘念。何以故？无有坚要。无坚要者为无所有，念佛者为无念。

“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当作佛念，以是故知次第学未曾学者、习未曾应者，具足悉应顺至。诸道应作是学，具足三十七品及三三昧，便具足萨云若慧，便应所有无所有，觉不坚固要，便得所有无所有处。

“须菩提，云何为法念？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当念善恶法，亦不念当受劫不受劫，亦不当念俗法道法，亦不念有漏无漏法，亦不念贤法愚法，亦不念三界法，亦不念有为无为性法。何以故？诸法无有坚要，无有坚要者为无所有，念法为无所念，学法念以应所有无所有，便逮萨云若，便逮所有无所有处。须菩提，菩萨当念法念。

“须菩提，菩萨当云何念僧？菩萨从初发意至萨云若，常念僧为无念。如是，须菩提，菩萨当作僧念。

“须菩提，菩萨云何念戒？行般若波罗蜜，从初发意以来不缺于戒，不差于戒，善摄于戒当念有无。如是念者为顺所应，便逮萨云若无有有无之处。

“须菩提，云何菩萨念施？所有无所有应施，所可物施及以法施于中不起乱意，亦不念有所施、无所施，虽持身命肢节布施，于中亦不起乱意。何以故？无有坚要故。无坚要者则无所有，常念于施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菩萨云何当作天念？诸须陀洹生四天上者至于六天，诸生天者无有坚要，无坚要者为无所有。须菩提，当顺是念至成萨云若。须菩提，诸阿那含生于色天及无色天亦无坚要，无坚要者为无所有，菩萨当顺是念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菩萨常念六念顺其所应。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欲学所顺所习，欲成诸功德，当学内外空及有无空，当学三十七品、大慈大悲，当学菩萨道行，皆逮有无之要尚无毛发之相，何况有萨云若相？须菩提，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得随次第应。”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诸法所有皆无所有，乃至五阴、六衰无所有，诸性无所有，三十七品无所有，萨云若慧亦当无所有，亦无佛、无法、无比丘僧，亦无有道，亦无果报，亦无著断，亦无逮觉，诸法亦皆无所有。”

佛告须菩提：“诸法有所有、无所有，可得见不？”

须菩提言：“不可得，世尊。”

“须菩提，云何言诸法所有皆无所有，五阴及逮觉耶？”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于是法无有狐疑，但为当来之世三乘道家，恐或言：‘若诸法所有无所有，何谁著者？何谁断者？’不知著断之事，便能败戒、毁戒不知所趣，如是败戒行者，各各趣三恶处。世尊，我不敢有狐疑，我畏当来之世，是故问如来耳。”无倚相品第七十六

于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訶萨若诸所有者皆无所有，菩萨为见何等为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告须菩提：“菩萨以所有皆无所有故，能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诸有倚著者难得解脱，有倚相者不得逮觉，亦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无倚相者为有逮觉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耶？”

佛言：“逮觉已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则是无所倚，以不别法性故。欲得无所倚逮觉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则为欲示一切法性。”

“世尊，若无所倚者无有逮觉，则无有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缘菩萨从第一住至十住耶？何因缘得无所从生法忍？何因有五通及六波罗蜜之德，而受诸法之德，摄取佛国教化众生供养诸佛，一切有至般泥洹？”

佛言：“无所倚者与五通之报等，与十住等，与六波罗蜜等，及供养诸佛功德等，以是故至般泥洹供养不断。”

须菩提言：“世尊，无所倚及五通、六波罗蜜有何差别？”

佛言：“无有差别说有差别。”

“世尊，云何三事有差别？”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倚所施，亦不自倚，亦不倚受者，至般若波罗蜜亦无所倚，行神通亦无所倚，行三十七品亦无所倚，行三三昧亦无所倚，教化众生净佛国土亦无所倚，逮觉诸佛法亦无所倚。须菩提，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为无所倚。菩萨摩訶萨如是行者，诸魔魔天无能坏者。”

须菩提言：“世尊，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一意受持六波罗蜜，受四禅、四等、大慈大悲及四空定、四无碍慧、四无所畏、三十七品、总三脱门、佛十种力、佛十八法？云何受持八十种好？”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所作施、戒、忍辱、精进及诸禅事，皆以般若波罗蜜行；及三脱门、四等、大慈及三十七品，所作所念皆不离般若波罗蜜；及三三昧、佛十种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佛十八法、八十种好，皆不离般若波罗蜜。”

须菩提言：“世尊，云何菩萨一意行般若波罗蜜，受持六波罗蜜乃至八十种好？”

“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行六波罗蜜初无二相，乃至八十种好亦无二相。”

“世尊，云何行六波罗蜜至八十种好，不以二相？”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皆悉具足总持诸波罗蜜及三十七品而行布施。”

须菩提言：“世尊，是事云何？”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以漏意行檀波罗蜜——于无漏作念言：‘我为是谁所施？何物、受者为谁？’——于是三事无相受念，尔时亦不见意及所施受者，至十八法亦复如是。”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亦无有相，亦不见六波罗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乃至八十种好亦无有相，亦无所见。”

须菩提言：“世尊，以无相无所作法，云何得具足六波罗蜜？云何具足三十七品？云何具足三空及十种力？云何具足四无所畏、佛十八法？”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无相施随众生所欲，或索肌肉、妻子、国城、珍宝，所有财谷皆不逆人。作是施时，或有人来问菩萨言‘用是无相布施作为？’，虽有是言‘我续布施不可断绝，持是布施与众生共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无相念，亦无施意，亦无物意，亦无受者意，亦不见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何以故？所见一切皆悉空故，如是谁为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如是作

为则是真作，则能净佛国土教化众生，则为行六波罗蜜，则为具足三十七品及三脱门，则为具足佛十八法，如是行者则为不受布施之报。譬如第六天王有所欲者但念即至，菩萨如是但意念诸法皆具足至，以布施之德能供养诸佛，悉能饱满诸天及人，以沕和拘舍罗行檀波罗蜜，安立众生于三乘法，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具足檀波罗蜜。”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六无倚相品第七十六之余

须菩提言：“世尊，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具足尸波罗蜜？”

佛言：“菩萨悉知贤圣无漏道法之戒，不毁不乱奉贤圣戒，于诸法无所[打-丁+此]亦不[打-丁+此]五阴，亦不[打-丁+此]三十二相，亦不[打-丁+此]四性，亦不[打-丁+此]四天王至三十三天，不[打-丁+此]须陀洹至罗汉、辟支佛，亦不[打-丁+此]转轮圣王，所作功德但欲与众生共为萨云若，不相不倚亦不以二，但为世事非最要义，具足戒已以沕和拘舍罗起四禅，不以贪受天眼，以天眼观十方诸佛，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初不离天眼，以天耳净尽闻诸佛所说经法不失所闻，至得自辩悉知诸佛之意，知诸佛意已便能饶益一切众生，持识宿命之慧觉诸所作不失本行，以无漏之法立众生于三乘，随众生所欲而悉授之。须菩提，是为无相具足尸波罗蜜。”

佛言：“菩萨云何具足于忍？从发意至坐道场，若众生来以刀杖捶加于菩萨，菩萨终不起意，当起二忍——一者、忍辱，二者、无所从生法忍，起意念言：‘以刀捶杖加我者为谁？受者为谁？’当观法相，观法相者亦无所有亦无所观，无所观者便得无所从生法忍，住二忍已便具足四禅、四等及四空定，便具足三十七品及三脱门，便具足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菩萨已住是法便得神通，非是二地所能及者；具足神通已便具足六波罗蜜；以天眼慧见十方佛，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忘佛念；复以天耳慧闻十方佛所说教法，悉知诸佛，诸佛所念悉复逮；知众生之意如应说法；自知宿命以慧皆识众生功德；持诸善本功德劝勉众生，以漏尽之慧立众生于三乘。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沕和拘舍罗行，教化众生净佛国土，具足萨云若慧逮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转于法轮，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具足羸波罗蜜。”

佛言：“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具足惟逮波罗蜜？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身意精进具足四禅，于四禅起便得无数神通，变化来往手扞摸日月，持是精进遍至十方无数刹土，供养诸佛一切所有供养之具，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诸天世人皆当恭敬。是菩萨至般泥洹，以神足到十方听受诸佛法言，所闻法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忘，净佛国土教化众生，具足萨云若，是为行般若波罗蜜具足惟逮波罗蜜。”

“复次，须菩提，以无漏道法，具足意精进，口不言恶，身不行恶，意不

念恶，亦不[打-丁+此]苦乐有常无常，不[打-丁+此]有我无我，不[打-丁+此]有为无为，不[打-丁+此]三界，不[打-丁+此]四禅及四空定、四等、三脱门、三十七品，至十八法亦无所[打-丁+此]，亦不[打-丁+此]声闻、辟支佛，不[打-丁+此]声闻、辟支佛道，亦不[打-丁+此]菩萨，亦不[打-丁+此]菩萨地，亦不[打-丁+此]五趣，亦不分别是天、是人、是畜生、是泥犁、是薜荔，亦不分别是须陀洹道、是罗汉道、是辟支佛道，亦不分别是菩萨道，亦不分别是萨云若，亦不[打-丁+此]诸法，诸道亦不分别。所以者何？是诸法者，皆无有要，无可[打-丁+此]者，亦无可分别者。以具足意精进，便救一切魔怨众生，救众生已亦不见众生，具足精进已亦不见精进，具足佛法已亦不见佛法，净佛国土亦不见不得，具足精进便受诸善法，亦不于是善法中生念，遍游诸国救益众生，所作变化自恣无碍，或雨诸华，或散诸香，或以伎乐、鼓乐、弦歌事，或震动事，或以光明，或以国土七宝示现，或以搏弈，或现水火隧道而入与为因缘使行十善，或以施戒而摄取之，或以支解身体、妻子、国土，或以自身随众生意而摄取之。须菩提，菩萨以沕和拘舍罗无相行惟逮波罗蜜。”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住于无相之法行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除如来三昧，一切余三昧皆当具足，具足四禅，具足四等及四空定，皆当逆顺行八惟无及九次第禅，行空无相无愿三昧、电光三昧、金刚三昧、直治三昧，住是禅波罗蜜便得三十七品，住于三昧具足道慧，诸三昧门皆来入是，具足道慧，具足十住地作行，至萨云若终不中道取证。于三昧中住游诸佛刹供养诸佛，于诸佛所植诸德本，净佛国土游诸四域教化众生，广立众生于六波罗蜜，或立于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随其所欲而满其愿。于是禅波罗蜜者，悉总持诸陀邻尼门，便得四无碍慧，便受神通，终不堕女人胞胎，不受色欲无生不生，虽生不著于生。何以故？善观于幻法，知所有如幻。救济众生便得无众生之相，以无所得法立众生于无所得法，以世俗数不以最上要，以禅波罗蜜遍入诸禅及解脱禅，不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舍禅波罗蜜，行道慧入萨云若慧，便尽习绪为以自救当复救余，救他人已，为诸天及人及阿须伦而作福田。如是，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是为具足无相三昧。

“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于无相法具足般若波罗蜜念？”

佛言：“菩萨不见法有实成者，亦不见五阴实成者，亦不见五阴生，亦不见五阴来生处，乃至须陀洹道亦不见所生，亦不见来住处，以虚空故，其实不可得亦不见须陀洹漏尽法。行般若波罗蜜以解有要无要之法，如是解者便解内外及有无空，于诸法无所入，亦不入于五阴，乃至道亦无所入。学无所有般若波罗蜜，便具足菩萨道。何等为菩萨道？则六波罗蜜是。三十七品、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佛十八法、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于无所有成佛道，具

足六波罗蜜，具足三十七品及五神通，随众生所欲，于六度中有贪嫉者以檀波罗蜜授之，有恶戒者以道戒授之，有瞋恚者以忍授之，有懈怠者以精进劝之，有乱意者以禅救之，有愚痴者以慧授之，至解脱品、解脱见品皆以授之，有声闻道意者随其本应以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道随本授之，有大乘者以佛道授之，以是方便能作无央数变化，乃至恒边沙诸佛国土，随人所欲则能变其刹土之好，满诸众生之愿，从一佛国至一佛国，所欲取国土随其愿。譬如第六天人所有衣食伎乐随意即至，菩萨以六波罗蜜行菩萨道，随意所愿尽皆具足，逮萨云若，于五阴无所受，于一切诸法——道法、俗法、善法、恶法——皆悉具足无所受。后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时，国土所有皆悉随意即得，无有持来者，亦无有持往者，亦如第六天上。何以故？诸法无所恃，亦无所倚。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无所有相，是为具足般若波罗蜜。”无所有相品第七十七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訶萨，云何于无所破坏法、无相法、无所有法中，能具足六波罗蜜念？云何于是无形法而知差别入般若波罗蜜中？云何于无相法以一相而逮正觉？”

佛告须菩提言：“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五阴如幻、如响、如梦、如影、如热时焰、如化，持是五阴行六波罗蜜，五阴无相如幻、如响、如梦、如影、如热时焰。何以故？梦幻之法无所有故。无所有者则一相，一相者则无有相。以是故，须菩提，当知檀波罗蜜无有相，所布施乃至受者皆无有相，作是知者则为具足檀波罗蜜。作是具足檀波罗蜜已，终不于六波罗蜜转还，便于六波罗蜜中具足四禅、四等、四空定，悉具足三十七品，具足内外空及有无空，便具足三脱门，具足八惟无、九次第禅，具足五通，具足诸陀邻尼门，具足四无碍慧、四无所畏、十种力，悉具足佛十八法。”

佛语须菩提：“菩萨以住于贤圣无漏法，便能飞行供养诸佛，随其所安救济众生，或以布施摄取众生，或以戒，或以忍，或以精进摄取众生，或以禅，或以智慧摄取众生，随其所善而教之。为众生故受生死法，不与同归，亦不受生死勤苦；为众生故种天上人中之福；欲以摄取众生故，知诸法无有相，便学须陀洹道法亦不于中住，及学罗汉、辟支佛道法亦不于中住。何以故？悉知诸法已，当逮萨云若慧故，非罗汉、辟支佛之所知。”

佛语须菩提：“如是，如是，诸法无有相，知六波罗蜜无有相，乃至诸佛法亦知无有相。

“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于五阴如梦、如幻、如响、如影、如热时焰、如化，行尸波罗蜜知五阴如梦如幻化，便以无相具足尸波罗蜜，持戒不犯不毁，善持戒不犯不毁，善持不乱，习智慧贤圣业，遍护诸戒以

法义，戒身口意以等于诸戒，不以戒[打-丁+此]四性及遮迦越王，亦不言‘我持是戒当生四天及第六天上’，亦不念言‘持是戒得须陀洹道乃至罗汉、辟支佛道’。何以故？诸法一相为无有相故。无相之法终不逮无相法，有相之法亦不逮有相法，有相之法亦不逮无相之法。须菩提，是为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无相法具足尸波罗蜜上菩萨位，已上菩萨位便速得无所从生法忍，便行道慧具足神通，住于诸陀邻尼门，便得四无碍慧，从一佛国游一佛国供养诸佛如来，摄取众生净佛国土教化众生，生五趣之世不著于生死行。譬如弥遮迦越王坐起行来无有知者，育养众生，不仰臣下，不烧人民。譬如须延头如来转法轮，于三乘无有菩萨可教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便般泥洹后令化佛教授众生一劫。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具足尸波罗蜜，诸法便随从之。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于五阴如幻、如梦、如响，以无相法具足麁波罗蜜。须菩提，菩萨以二忍事具足麁波罗蜜。何等为二？从初发意至于道场，于其中间若有众生持刀杖捶来挝打割刺，菩萨欲具足麁波罗蜜者意不起乱，当计念言：‘谁有骂者？谁有割者？谁有挝者？’何以故？以诸法无有相，如是观者便具足麁波罗蜜，以具足是忍便得无所从生法忍。”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无所从生法忍为是灭，为是智耶？”

佛言：“于忍不起毛发恶意者是为智，以是智得无所从生法忍。”

须菩提言：“世尊，声闻、辟支佛无所从生法忍，及菩萨摩訶萨无所从生法忍，有何差别？”

佛言：“须陀洹智及灭，至罗汉、辟支佛智及灭，是菩萨摩訶萨之忍。须菩提，是为声闻、辟支佛之差别。菩萨摩訶萨有是忍者过出二地上，以住无所从生法忍者，便行菩萨道，便具足道慧，不离三十七品，不离三脱门，不离神通，教化众生净佛国土逮萨云若。须菩提，菩萨以无相法具足麁波罗蜜。

“复次，须菩提，菩萨住于五阴，如幻、如梦、如响、如野马、如热时之焰，于是无相法，便行身意精进，便办神通，游诸佛刹供养诸佛，以身精进教授众生，立众生于三乘，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无相法具足惟逮波罗蜜。意精进者，以意精进于圣贤无漏之法，具足诸善本法、三十七品法，具足三脱门，具足四禅、四等及四空定，具足十力、四无所畏、佛十八法。菩萨于中学已当具足萨云若慧，消诸习绪具足成相，得普遍光明三昧十二法轮转，能令三千大千刹土六反震动，能以光明照遍三千大千刹土，能出音声遍三千大千刹土，诸众生闻音者必至三乘之道。须菩提，菩萨精进所有饶益弘大如是，菩萨住精进尽具足诸佛法逮萨云若慧。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于五阴如梦如幻，具足于禅波罗蜜，行四禅、四等、四无形禅及三脱门，电光三昧、金刚三昧、真禅三昧——除

佛三昧——诸余无央数三昧意皆遍至，亦不味诸三昧，亦不受其果报。何以故？以菩萨尽知诸三昧相法空，所有者皆无所有，无相不味无相，无所有不味无所有，以不味故不随禅生至形、无形处。何以故？不见其形故。亦不见三昧，亦不见三昧相，亦无所见故便具足无相三昧，持是三昧过出二地上。”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云何以禅波罗蜜出过罗汉、辟支佛道上？”

佛告须菩提：“菩萨以禅学内外空及有无空，于空法不见有住处，声闻、辟支佛法及萨云若法皆空，以是空故上菩萨位。”

“世尊，云何是菩萨位？云何非菩萨位？”

佛言：“诸有倚著非菩萨位，无所倚著是菩萨位。”

“世尊，云何为倚？云何不倚？”

佛言：“五阴、十二衰是菩萨倚，乃至萨云若亦是菩萨倚位者。须菩提，都不见诸法，亦无有名字，尽无所倚是菩萨位。何以故？五阴所有事，萨云若所有事，亦非行，亦非说，亦非见。须菩提，是为菩萨，受是为菩萨位。菩萨以是上位，便具足诸三昧尚不随禅生，何况随淫怒痴生而有所作？是事不然。但以幻法饶益众生，不见众生，亦不见幻，于无所得法中摄取佛土教授众生，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具足禅波罗蜜转无倚法轮。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知诸法如幻如梦，诸法如响、如化、如光影、如热时焰。”

须菩提言：“世尊，云何菩萨知诸法如幻如焰？”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见持梦幻示人，亦不见响，亦不见持响示人，亦不见光、影、幻、化、热时焰，亦不见持此示人。何以故？诸凡愚夫于梦幻诸法皆著颠倒，诸罗汉、辟支佛，诸菩萨，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于梦幻法亦不见有，亦不见可持示人者。所以者何？诸法所有者皆无所有，亦无所成，亦无所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终无贪相，亦不成就相，亦不生相，是事不然。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亦不念法有生者、有成者。菩萨如是行者，亦不生五阴，亦不生三界，亦不生诸禅，亦不生于解脱禅，亦不生三十七品，亦不生三脱门，亦不生六波罗蜜，当具足于第一地至十住不于中生欲。何以故？是处不可得亦不可见，况当于中生欲意？虽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般若波罗蜜，于不见中尽见诸法皆来入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诸法。何以故？诸法及般若波罗蜜一无有二，亦非二事。何以故？为如如教，如法性教，如真际教，是诸法无有别。”

须菩提白佛言：“假令诸法无有别，无有散，云何有善恶之教言、有漏无漏教言、道法俗法、有为无为之法教？”

佛言：“于须菩提意云何？如诸法之法，颇有善恶、有漏无漏、若道若俗

、有为法无为法不？颇见有须陀洹及罗汉、辟支佛法不？颇见有佛道不？”

须菩提言：“不见也，世尊。”

“是故，须菩提，诸法无有别，无有相，无所生，无所有。须菩提，我本为菩萨初不见诸法有要者，亦不见五阴，亦不见有为无为，从须陀洹至佛道亦无所见亦无所得。须菩提，菩萨欲学般若波罗蜜，从初发意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当善于所有无所有。菩萨善于无所有者，则能具足道慧教授众生摄取佛国，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降诸众生不见于三界。须菩提，菩萨摩訶萨当作是行般若波罗蜜，应无所有。”住二空品第七十八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是法如梦、如响、如幻、如化、如热时焰、如光、如影？是诸法皆空，云何为有造处所——言是道是俗、是无为是有为、有漏无漏？云何言是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云何言是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告须菩提：“凡夫愚痴少有所闻，依倚梦幻法而有所见，因身口意所作非法不善之事，或行善事，至有善恶之报，受罪福于三界。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住于二空，从有无本端空至毕竟空，教化众生说：‘有五阴、十二衰空，十八性空，是法如梦、如响、如幻、如化、如影、如热时焰，是中亦无五阴，亦无诸衰，亦无诸性，亦无梦，亦无响，亦无幻化，亦无焰影，亦无有见。诸法皆无形，所有皆无所有。无有五阴，汝等见有五阴；无十二衰，汝等见有诸衰；无十八性，汝等见有诸性。以因缘颠倒故便有诸法随行所受，云何汝等于无所有法而有形相？’行般若波罗蜜菩萨以沤和拘舍罗，诸有众生在贪嫉者，教令布施令得大富；于中拔出教令持戒，以戒因缘得生天上；于戒拔之令住禅三昧，以禅因缘得生梵天；具足四禅及四空定，因缘施从戒以禅，无数方便立之泥洹；复以三十七品及三脱门、八解脱、九次第禅、十种力、四无所畏及四等，劝令得十八法，持是无像之法立于三乘，为说菩萨道。”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甚奇！甚特！未曾有！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为诸空无法作处所，言是善法恶法、是道法俗法、是漏法无漏法、是有为法是无为法。”

佛言：“如是，须菩提，甚奇！甚特！所未曾有！为是空无之法而作处所。须菩提，汝等当知菩萨所行奇特——罗汉、辟支佛所不能及者，汝等当应为菩萨摩訶萨作礼。”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何等为菩萨摩訶萨所未曾有，诸罗汉、辟支佛所不能及？”

佛告须菩提：“若欲闻者善思念之，吾当解说。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住于六波罗蜜中及内外空、三十七品、四无碍慧及五神通，遍到十方观诸众生

，可以布施摄者便以施取之，可以戒、忍、精进、一心、智慧随其所应以六波罗蜜而摄取之，应以四禅及四空定得解脱者以禅因缘而摄取之，或应以慈悲喜护得度者以四等摄之，或应以三十七品得度者以根、力、觉意而摄取之，若应以三脱门得度者皆摄取之。”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以布施摄取众生？”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随人所索，若索衣被、饮食、疾病、医药、象马、车乘、金银、珍宝，随人所欲皆施与之，及所施与若佛、辟支佛、阿罗汉及须陀洹，下至凡夫及蜎飞蠕动、诸三恶趣，其意适等而无差别，无若干种意。何以故？诸法无有若干种意故。其意平等无若干者，便得无差别萨云若慧。”

佛言：“菩萨摩訶萨若见来求者，当作念言：‘我所施者当与三耶三佛，福祐不从畜生出生——有是念者非是菩萨法。’何以故？菩萨发道意不作是念‘我持布施当生四姓家’，诸所施已摄取众生者，皆令至无余泥洹而般泥洹。菩萨以众生为亲族，所施与无若干差别，亦不言‘当与是，不与是’，意无适莫，所施众生无有碍意。何以故？为众生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若有分别意者，便于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诸缘觉、诸真人有大过失。何以故？诸天及人、诸阿须伦无有情。菩萨为众生作救护、作桥梁者，为菩萨之法自当救摄众生。”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若人、若非人来至菩萨所，取节节支解菩萨身，菩萨亦不疑言当与不与。何以故？是菩萨欲救众生故受是形耳。‘我以是身饶益一切。’菩萨当作是念，‘我为众生受是身形，今来取之。’须菩提，菩萨见来所求者当发意言：‘施者为谁？受者为谁？所施物为何等？是诸法实不可得见。何以故？是诸法常空，空亦无所与亦无所夺。’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学，所谓内空、外空及有无空，住是空者于中布施，便具足檀波罗蜜；具足檀已不断内外法，言谁有割者、谁为截者。”

佛告须菩提：“佛以天眼见十方恒边沙等刹土，诸菩萨摩訶萨入泥犁中，泥犁则为冷，以三事变化为泥犁中众生说法——一者、神足，二者、随其所使，三者、四等之法——以神足灭火随意为说四等法，泥犁中众生便有爱敬归仰于菩萨，即得离苦痛，次为说三乘之教皆令脱苦。”

“是故，须菩提，我以佛眼见十方恒边沙，诸菩萨摩訶萨供养诸佛不以傲慢，爱好诸佛不以憎恶，欢喜无恚，诸佛所说皆悉受持，至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志失。”

“须菩提，佛以佛眼见十方恒边沙刹土，诸菩萨等为众生故割截身体，肢节分离布散四面，诸有飞鸟走兽来食菩萨肌肉者皆有慈意，于菩萨所以慈意故

得离畜生即得为人，往见诸佛听受经法，随其所闻即得顺行，以三乘之法而度脱之。”

佛告须菩提：“诸有菩萨摩訶萨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多所饶益，如是能使众生得无余泥洹。

“复次，须菩提，我以佛眼见十方恒边沙诸菩萨等入薜荔中者，诸薜荔众见菩萨已便生慈意恭敬菩萨，以恭敬故离诸勤苦，因是功德终不离诸佛至得泥洹。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行慈如是，使诸众生皆得泥洹。”

佛告须菩提：“我见诸菩萨至四天王及第六天为彼诸天而广说法，以三乘教而度脱之令得泥洹。诸天人众有著五乐者，菩萨应时令殿舍悉皆洞然，以为说法言：‘诸仁者，一切所有皆悉无常，无尊无卑，谁常安者？’”

佛告须菩提：“我于是以佛眼观见恒边沙国土，诸有赞叹梵天上者，菩萨则为说法言：‘诸仁者，云何于是空无之法而生见意？是法为空，无常无见，为磨灭法，莫得于是而生见意！’须菩提，菩萨摩訶萨已住于大慈为众生说法，是为菩萨甚奇甚特未曾有法！”

“须菩提，十方恒边沙国土诸菩萨摩訶萨以四事饶益众生。何等为四？一者、惠施，二者、仁爱，三者、利人，四者、等义。是为四恩。

“菩萨摩訶萨以二事施摄取众生——一者、财物，二者、法施。

“何等财物施摄取众生？菩萨以金银璧玉、珍奇异宝，以饮食、衣被、香华、服饰、病瘦医药、床卧之具，所有奴婢、象马、车乘，令诸众生随意所欲不逆人意，诸有来者既施与已，皆悉教令自归三尊，或授五戒，或教十善，或教八斋，或教令行四禅及四等、四空定，或劝助之令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念天、念施，诸行倒者教令行顺，诸不谛者教令行谛，劝助令行三十七道品及三脱门、八惟无、九次第禅、佛十种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大悲大慈，劝众生令行佛十八法、八十种好，劝助人学三乘法教，是为菩萨摩訶萨以沤和拘舍罗行般若波罗蜜，以财布施摄取众生立于无上无畏之地，是为菩萨奇特未曾有之法！”

“何等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法布施摄取众生？布施有二——一者、道施，二者、俗施。何等俗法施？世俗所说所施行者谓为不净，欲得四禅、四等、四无形定，及余凡夫所行善法，是名为世俗法施。作是俗法施已便教众生令离世俗，以沤和拘舍罗安立于道法贤圣果报。何等为贤圣道法、贤圣果报？贤圣法者，谓三十七品及三脱门，贤圣果者从须陀洹至罗汉、辟支佛。”

佛言：“菩萨贤圣道法者知须陀洹所有慧，知罗汉、辟支佛慧及三十七道品慧、佛所有十力慧、大悲大慈慧，及余道法俗法、有漏无漏及有为无为之法慧、萨云若慧，是为菩萨贤圣之法。何等为菩萨贤圣果报？诸习绪皆尽，是为

贤圣果报。”

须菩提白佛言：“菩萨复逮萨云若？”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菩萨逮萨云若。”

须菩提白佛言：“如是者，世尊，菩萨摩诃萨、如来有何差特？”

佛报言：“有差别。”

“差别云何？”

“菩萨逮萨云若便名为如来。何以故？菩萨意亦不可得，如来意亦无有异，住于无限之冥为诸法作明，是名为菩萨，因俗之法施而续道法之施。”佛告须菩提，“是菩萨断于众生世俗之施，以沍和拘舍罗安住于萨云若。”

佛告须菩提：“何等为菩萨道法之施，凡人所不能及者？所谓三十七品及三脱门，八惟无、九次第禅，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佛十八法、三十二大士之相、八十种好，诸陀邻尼门，是名为道法施，非是俗法。是为菩萨甚奇特未曾有之法，以爱意摄取众生，持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以和颜悦色摄取众生。何以故？六波罗蜜皆摄持诸善法数。云何菩萨饶益于人摄取众生？常以六波罗蜜摄持众生，以四事饶益一切——一者、惠施，二者、仁爱，三者、利人，四者、等义。是为四事。菩萨以是四事救济众生。

“复次，须菩提，菩萨以般若波罗蜜教新学菩萨，当语之言：‘善男子，受是文字之数，当善于一字从一字至四十二字，一字者皆入诸字义，诸字义者皆入四十二字，四十二字义皆入一字以为一义，是故菩萨当善于四十二字。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善于诸法，善于文字，已教化众生。如来说法不离文字，诸法亦不离文字。’”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众生不可得，法亦不可得见，诸法空故。世尊，菩萨云何行六波罗蜜、四禅、四等及四空定？云何行三十七品，行十八空，行空、无相、无愿？云何行八惟无、九次第禅？云何行十力、四无所畏、佛十八法？云何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云何行六神通为众生说法？亦不见众生，亦不得其处，乃至识亦不可得，六波罗蜜亦不可得见，乃至八十种好亦不可得亦不可得处，亦无有众生亦无有处，亦无有八十种好亦无有处，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为众生说法？”

须菩提言：“世尊，将无菩萨以无端绪之事劝助众生令离四颠倒，住于四谛耶？行般若波罗蜜菩萨尚不可得见，何况行三十七品事？”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七住二空品第七十八之余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众生不可得，当知内外空及有无空，当知五阴空、性空、衰空，当知四谛、十二因缘空，当知吾我空及知见空

，当知四禅空、四等空、四空定亦空，当知三十七品空、三脱门空，当知八惟无空、九次第禅空，当知佛十八法空、十种力空、四无所畏空、四无碍慧空，当知二地空，当知菩萨空，当知佛刹土空，当知道空。”

佛告须菩提：“菩萨觉知诸法皆空，而为一切众生说法，既为说法不从是空有转还者，于诸法无所取、无所舍，亦无碍真谛，说法无有虚饰。譬如如来化作无央数人，或安立于六波罗蜜者，或安立于四禅、四等者。于须菩提意云何？是化人宁有所得不？”

须菩提言：“世尊，不也，化无所得。”

“须菩提，当知菩萨教化众生亦复如是，随其所能而为说法，皆令众生离于颠倒，亦不缚亦不解。何以故？五阴无缚亦不解，若五阴有缚有解者则非五阴，用五阴常自净故，乃至有为无为法亦常自净。菩萨为众生说法，初不见众生，以诸法不可得故。菩萨住于无所住，五阴空故无有处所，乃至有为无为亦无所住。何以故？无有实故而无所住。无所有亦不住于无所有，有所有亦不住于有所有。何以故？是皆不可得故，不可得者无有住处。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皆明诸法分别诸空，菩萨作是行般若波罗蜜者，于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于诸圣贤为无有过。何以故？诸佛世尊及诸圣贤皆逮觉是法教化众生，以得是法无转还者。何以故？法性、真际及如无转还者，亦无形貌可转还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法性、真际及如无转还者，五阴及如、真际、法性为有异耶？有为无为及道有漏无漏复有异耶？”

佛言：“不也，须菩提，五阴及如、真际、法性、有为无为及道等无有异。”

复问：“世尊，假令五阴及如乃至有为无为等无有异者，云何有善恶之报及五道生死？云何有三乘之法耶？”

佛言：“以众生习于世谛故便有道之名号，于第一最要义者无有分数。何以故？是法常寂，无所分别亦无所说，五阴亦无生灭亦无著断，用本空末空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若习世谛便有道名者，一切凡夫皆为是道、是三乘耶？”

佛告须菩提：“一切凡夫尽知集谛及道谛者，若知是者当知是道。若使凡夫不知者，亦无道处，亦无道报。”

复问：“云何凡夫当得道之果报？”

佛言：“诸贤圣者有道念故便有道报。”

复问：“世尊，以道念故便有道耶？”

佛言：“不也，须菩提，不以念故便能逮道也。亦不无念，亦不离念，是

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为众生故便处于道，道者亦无分部，亦无有为无为，亦无分别。”

复问：“世尊，若不分别有道处者，云何佛说三习绪断得须陀洹？淫怒痴薄得斯陀含？于下欲界灭五习得阿那含？于上无形界灭五习者得阿罗汉？眼所见形色皆如是尽法得辟支佛？一切诸习绪尽便得三耶三佛？如是云何当知是事？若道无分数者，云何随行各得其道？”

佛告须菩提：“须陀洹道乃至三耶三佛，为是有为耶？为是无为耶？”

须菩提言：“世尊，非是有为法。”

佛言：“无为之法有分界不？”

须菩提言：“无有分界。”

佛言：“于意云何？善男子、善女人一时逮得有为无为之法，及得一相，是时宁见言，是有为、是无为不？”

须菩提言：“世尊，不也。”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为众生说法无有分界，以内外空及有无空故。菩萨于内自无所入，教一切人亦无所入，亦不入六波罗蜜，亦不入禅，亦不入等，亦不入于三十七品，亦不入萨云若，无所入者为无所生。譬如如来化作化人，化人布施亦不得报，欲度人故亦不住于六波罗蜜，亦不住于有漏无漏，亦不住道，亦不住俗，亦不住有为，不住于无为，适无所住。所以者何？超越诸法之相故也。”超越法相品第七十九

于是，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超越诸法法相？”

佛告须菩提：“譬如化人无淫怒痴，亦无五阴行，亦无内外事，无有挂碍处，亦无道事亦无俗事，有漏无漏、有为无为亦无道事，亦无有果报。”

佛语须菩提：“是为超越诸法相。”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化者云何有道念？”

佛报言：“道念者，亦无断，亦无著，亦不于五趣现。”

佛言：“于须菩提意云何？如来所化颇有形、有来往、有著断耶？”

须菩提言：“世尊，如来所化无有来往，亦有著断，亦不于五趣现。”

佛言：“须菩提，是为超越诸法之相。”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诸五阴皆如幻耶？”

佛言：“如是，如是。”

须菩提白佛言：“若诸法如化，世尊，化者亦无有色，亦无有痛，亦无想，亦无行，亦无识，亦无著，亦无断，亦不于五趣有脱，菩萨摩訶萨有何等奇特事？”

佛言：“于须菩提意云何？我本为菩萨时，颇见从五趣中得度脱众生者不

？”

须菩提报言：“不见有所说。”

佛言：“于三界不见有众生，何况当有五趣、当有所度？何以故？菩萨观知诸法如幻如化。”

须菩提言：“若菩萨观知诸法如幻如化者，用何等故行六波罗蜜、四禅、四等、四空定？为何等故行三十七品而净佛土教化众生？”

佛告须菩提：“若众生自知诸法如幻如化者，菩萨终不于阿僧祇劫谦苦行菩萨之道。须菩提，以众生不能自知如幻如化故，菩萨谦苦行六波罗蜜，净佛国土教化众生。”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假令诸法如梦、如幻、如化、如响、如热时之焰，于何许有众生，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而拔济众生？”

佛言：“众生者，但共缚于名字数，著于无端绪，是故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于名字相拔济之。”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名字相？”

佛告须菩提：“名字者不真，假号为名，假号为五阴，假名为人、为男、为女，假名为五趣及有为无为法，假名为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三耶三佛。”

佛语须菩提：“诸吾我造作之法及道，但为名字数法故。凡诸愚人缚著于有为法，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沩和拘舍罗教授众生言：‘是名但从相起，但以相故生母人胞胎。所有者无端绪，所有者无所有，诸智者不入于，空。’”

佛语须菩提：“以是故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沩和拘舍罗教授众生。”

佛言：“何等为相？须菩提，凡愚以二相著。何等为二？一者、形相，二者、无形相。何等为形相？诸有好形、恶形、微形，于是消耗之法，于中有所起相，是名为形相。何等为无形相？诸无形之法于中起相生垢，是名为无形相。菩萨学般若波罗蜜以沩和拘舍罗，于无形相出诸众生，建立于无相处令不二入。何等为二？是相、是无相是为二。须菩提，是为菩萨摩訶萨于相中出诸众生建立于无相。”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假令诸法但有名相，菩萨云何行般若波罗蜜？于诸善法云何有差别？而复劝他人于善法使有差别耶，以善法具足诸处建立众生于三乘？”

佛告须菩提言：“假令菩萨念五阴名，计校五阴相，菩萨为不行般若波罗蜜。于善法无有差别，亦不能令他人有差别。须菩提，若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

罗蜜，以无相行五波罗蜜，以无相具足四禅、具足四等、具足四空定，以无相具足三十七品，以无相具足内外空及有无空，以无相具足八惟无及九次第禅、具足佛十种力，以无相具足佛十八法，菩萨以自具足是善法，劝他人以无相具足诸善法。须菩提，若诸法有如毛厘之相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终不逮空、无相、无愿之法，不能随众生所愿而建立之，不能令得空、无相、无愿漏尽之法。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以无相无念行般若波罗蜜，饶益一切如是。”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假令诸法空无相无念，世尊，云何为法作分数，言是有漏、是无漏、是能有所及、是不能有所及，言是声闻法、是辟支佛法、是菩萨法、是佛法？”

佛告须菩提言：“于意云何？无相与声闻、辟支佛法、菩萨法、佛法有异不？”

须菩提言：“不也，世尊。”

佛言：“声闻、辟支佛法及菩萨、佛法皆不是无相耶？”

须菩提言：“尔，世尊。”

佛言：“以是故当知诸法皆无相。”

佛言：“菩萨于诸法作无相学者，则能增益善本功德，则能增益六波罗蜜、四禅、四等、四空定、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何以故？菩萨者不学余，但学空、无相、无愿。所以者何？诸菩萨法皆来入三脱门故。三脱门自空，菩萨学空、无相、无愿，为学五阴，为学十二衰，为学十八性，为学四谛，为学十二缘起，为学内外空及有无空，为学六波罗蜜，为学三十七品，为学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佛十八法。”

须菩提白佛言：“云何，世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云何学五阴？”

佛报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知色相，知色起灭，知色如。云何知色相？色无坚固，譬如聚沫。云何知色本末？色亦不来，亦不去，亦无还反。须菩提，是为知色本末。云何知色如？如亦不生亦不灭，亦不来亦不去，亦不断亦不著，亦不增亦不减，作如是知是为知如，亦不变异是故名为如，是故名为知色如。

“云何知痛生灭？云何知痛如？知痛如泡故。

“云何知想如？知想如热时之焰至竟无水，亦不去亦不来。痛如及想如等，知想亦如是。

“云何知行如？譬如芭蕉叶，叶分解中无有坚。云何知行起灭？行亦无有来往，知行如是，知如亦如是。

“云何观知眼性？眼所有空，眼色空，眼识空，乃至意识所有空。

“云何观知十二衰？知内外法如，知内外法所有空。

“云何观知苦谛？亦知苦，亦知谛，亦知有我无我，谛习尽空皆知谛。云何知四谛如？知如如四谛，是为知四谛如。”

“云何观知十二缘起如？十二缘起无所生，是故知十二缘起如。”

须菩提白佛言：“菩萨学般若波罗蜜行般若波罗蜜，假令各各分别知是诸法如是，则为不分别法性、色身。”

佛报言：“若有异法离于法性者，是色身、法性则为有别。何以故？须菩提，如来及如来弟子，不见有法离于法性与法性有别者，虽不见不处，法无有二离法性者。”

佛告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作是学法性。”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学法性者为无所学。”

佛告须菩提：“菩萨学法性者，为尽学一切诸法。何以故？一切诸法皆是法性。”

须菩提白佛言：“何以故诸法皆是法性？”

“诸有为法皆是法性，是故须菩提，菩萨学般若波罗蜜者，为学法性。”

须菩提白佛言：“假令诸法皆是法性，菩萨用何等故行六波罗蜜？何以故行四禅、四等、四空定？云何行三十七道品、三脱门、八惟无、九次第禅、十力、四无所畏？何以故学佛十八法，学六通、三十二相，学成就八十种好？何以故学生四姓家？何以故学生四天上，从第四天至三十三天？何以故从初发意至第十地？何以故学三乘净佛国土教化众生，学陀邻尼门，学辩才？何以故学菩萨道，学诸法如？知一切众事，法性中无有是若干分数。世尊，将无菩萨行颠倒事？所以者何？法性亦非五阴，法性亦不离五阴，法性则是五阴，五阴则是法性。”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须菩提，如汝所言，法性则是五阴，五阴则是法性。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若见法有离法性者，终不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诸法之性则是道，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知诸法则是法性，无名之法以名教授，从五阴至道皆以名号法数字说之。”

“须菩提，譬如幻师持一镜现若干种像——若男、若女、若马、若象、若庐馆、若浴池，于中示现若干种座氍毹毳[登 毛]、綰縻帐幔、香华、伎乐种种食饮之具，以名伎乐娱乐众人；复现六波罗蜜，于中现四大姓，现有须弥山、有三十三天，于中现诸声闻、辟支佛，现诸新发意行六波罗蜜菩萨；复现十住一生补处菩萨，现诸菩萨游戏于五通，现有净佛国土教化众生，现有行三昧三摩提以自娱乐；复现有行佛十力、四无所畏、大慈大悲，现有佛身相具足者。中有愚痴之士称叹言：‘快哉！是人所作甚奇特，能食饮若干亿万人皆令欢喜，现若干种像世尊相好！’中或有知者便大笑言：‘是幻师所作乃尔，以

空无所有法，以无端绪之法乐众人令使有端绪，相无形与作形相。’”

佛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见有法离法性者，以沕和拘舍罗为众生说法，亦不见众生，亦不见其处；自行六波罗蜜，劝人习六波罗蜜，见有行者代其欢喜；自行十善劝人令行，见行十善者赞叹代其欢喜；自行五戒劝人令持，见有持者赞叹代其欢喜；自持八斋劝人令持，见有持者赞叹代其欢喜；自行四禅、四等、四空定，劝人令行，见有行者赞叹代其欢喜；自行三十七品、三脱门及四无所畏、佛十力、佛十八法，劝人令行，见有行者赞叹代其欢喜。”

佛告须菩提言：“法性前以后及中间无有增减，是故菩萨摩訶萨为众生故，谦苦行菩萨之行。若法性前后及中间有异者，菩萨终不以沕和拘舍罗，广宣法性教授众生。”信本际品第八十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假令初无有众生及其处，菩萨为何等故念行般若波罗蜜？”

佛告须菩提：“菩萨信真际故，念般若波罗蜜。真际及众生际有异者，菩萨终不念般若波罗蜜。以真际、众生际等无有异故，菩萨欲益众生故，念行般若波罗蜜。

“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分流分别真际而建立众生于真际。”

须菩提白佛言：“若建立众生于真际者，则为建立真际于真际。若建立真际于真际者俱无所有，云何持无所有建立于无所有？世尊，如是者，菩萨云何建立众生于真际？”

佛告须菩提：“不可以真际建立于真际，不可以所有建立于所有，亦不可以无所有建立于无所有。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沕和拘舍罗建立众生于真际，真际及众生际，一际无有二。”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何等为菩萨沕和拘舍罗行般若波罗蜜，而建立众生于真际，而无所分现？”

佛告须菩提言：“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沕和拘舍罗建立众生于檀，建立已为说檀本末空，为说所施及施者、受者皆空，受果报亦空，教言：‘善男子，莫作若干相——汝所施及受者谓有果耶！等一空耳，皆入真际。’教言：‘善男子，汝若不分别所施及受者及果报，是则甘露施，便逮甘露果。莫以是施受色！’教言：‘善男子，莫以施受痛，莫以施受想、行、识。何以故？汝所施及施者、受者皆空，受报亦空。以空施有所求，诸所施不可得见。何以故？所有者从本至竟常自空故。’

“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沕和拘舍罗建立众生于尸，教言：‘善男子，舍是十恶行，是诸恶法无有实。当谛自思惟，是十恶本无

所有。’ 菩萨摩訶萨以是具足于沕和拘舍罗教授众生，便以檀及尸教于众生，檀及尸果报皆自空无所有，亦不入中，便逮寂静，便生智慧，断诸蒙冥离诸苦恼，以世俗数般泥洹不以最第一义。何以故？从空中索般泥洹者无有，空终不般泥洹，泥洹者亦自至竟空。

“复次，须菩提，菩萨见众生乱意、志不定、斗诤、怨恚，便教令忍辱，教令习羸，教人言：‘汝所入陷溺皆是空无所有，当熟思念言：我空，弊暴为我为是谁？空弊暴意从何所来？空无有不空时，是空亦非如来、菩萨、罗汉、辟支佛所作，亦非诸三十三天、龙、阿须伦、鬼、神、甄陀罗、摩睺勒所作，空自然空。’ 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空法建立众生令入空，虽有报应不离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虽劝进众生求道，但是俗数非是最第一义。何以故？空性亦非逮觉，亦无有逮觉者，亦无有甫当逮觉者，是为真实际性空。菩萨为众生故于中行般若波罗蜜，亦不得众生，亦不见其处。何以故？众生寂如诸法。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沕和拘舍罗，见众生中有懈怠者，菩萨便劝助身意行精进：‘空无之法，于诸法无有懈怠，亦不见有懈怠，空无法终不从空退转，莫于善法生懈怠意，莫于身意退，于六波罗蜜及四禅、四等、四空定莫退，于三十七品法及三脱门至佛十八法莫生懈怠念，莫于诸法作挂碍，观空无挂碍之法无有懈怠者。’ ”

佛语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空性之法劝进众生令住空行，虽住空行不以二事。何以故？空性者，一无有二，不二之法无可入处。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持空性之法教众生令精进，教告之言：‘善男子，当善精进于施、于戒、于忍、于进、于禅、于智，随意所能于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善男子，莫于是法起二念亦不离二念。何以故？是法性空，空性之法亦无有二亦不不二故。’ 须菩提，是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沕和拘舍罗习菩萨之行，教授众生净佛国土，次建立众生于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建立众生乃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沕和拘舍罗祐利众生劝助之言：‘当念禅，一心莫生乱想，亦莫生三昧想。何以故？诸法性皆空，空无法中亦无乱者，亦无有一心者，当住是三昧。身口意所作事——若六波罗蜜、三十七品、八惟无、九次第禅、佛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大慈大悲、佛十八法、八十种好，若声闻、辟支佛道、菩萨道、佛道，若声闻果、辟支佛果，若萨云若，若净佛土教化众生，若行空者——便得是诸善法事。’ ”

佛告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沕和拘舍罗祐利众生如是，从初发意以来未常不为众生多少作祐利时，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供养礼事诸佛世尊，从诸佛所受法教，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忘失，常得诸总持身口意行，常

具足无所乏少。何以故？善于萨云若念故。以菩萨云若者，便善于诸道声闻、辟支佛道及神通，菩萨诸所可应行道终不废舍，立于神通救护众生，周旋五趣生死不耗减于神通。”

佛告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住于空性祐利众生如是。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洹和拘舍罗住于空性祐利众生，以般若波罗蜜劝教众生言：‘诸仁者，净于身口意受甘露教，有受甘露教者终不离空性法。何以故？空性之法，亦非是有法，亦非是无法。’”

佛告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使众生作是入，作是学，未曾不精进时，自行十善劝人令行，自行五戒及八斋、四禅、四等、四空定劝人令行，自行三十七道品法、十力、十八法劝人令行，自行八十种好劝人令行，自学须陀洹道慧复教人令学须陀洹，自不于中有所欲，自于罗汉法中取慧，亦教他人学阿罗汉、辟支佛法，自于内无所欲，自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复教他人学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訶萨习菩萨之行，以洹和拘舍罗，初无有懈怠时。”

须菩提白佛言：“假令诸法性本空，众生亦不可得，亦无有正法，亦不见非法，云何菩萨逮得萨云若慧事？”

佛告须菩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一切诸法性皆空，空法中亦无有众生，亦无有正法，亦无有非法。若诸法性不空者，菩萨不于空法中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性空说法说五阴性空。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说五阴性空，以十八性空，以十二缘起性空故，为众生说法，说四禅、四等、四空定，说三十七品性空，说三脱门，说八惟无、九次第禅空、四无碍慧、四无所畏，说十八空、佛十八法、大慈大悲、八十种好空；以是故为众生说法，说声闻、辟支佛道，说萨云若，说诸本习垢尽，以是空性说法若内空、外空及有无空。是性不空者，菩萨终不以空性说法若内空、外空及有无空。非是性空者为坏败空矣，空不可坏亦不可上尊。何以故？空亦无有处亦不无处，亦不来亦不往，是故法常住，无有增减，无有起灭，无著无断。菩萨住是法者，为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见法有所逮，亦不不有所逮，亦不无所逮，是为法之常住。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者，见诸法性皆空，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转还。何以故？不见诸法挂碍，当何从有狐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性空无有众生，亦不见众生处，亦不见有吾我、寿命及知见事，亦不见五阴，乃至八十种好亦无所见。

“须菩提，譬如化佛化作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为说法至那述劫不断绝。须菩提，化人于三乘法，宁有所得不？”

须菩提言：“不也，世尊。”

“何以故？无形故。诸法亦无有形，何所众生为菩萨，入声闻、辟支佛者？但为著余堕颠倒者建立于顺。如是倒者为非颠倒，无有颠倒及诸念处，亦无众生，亦无吾我，亦无寿命，亦无知见之事，亦无五阴，亦无有道，是名为空性。菩萨于中行般若波罗蜜，度诸颠倒及有人相及众生相，度脱有色无色相，度脱有漏之法，以俗数度脱无漏之法，非最第一之义。何等无漏？三十七品是亦无所有，亦无所生，亦不以行，是谓空性——诸佛世尊之道。诸佛之道者，亦无众生，亦无我、人、寿命，亦无知见，亦无五阴，亦无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者真是如来之道，亦不以菩萨道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但为空性故，从本至竟及其中间无不空者，常一空故。菩萨所以行空波罗蜜，以众生有众生相，欲建立于萨云若故。是故菩萨行道慧，以道慧事，便能入诸道，亦入三乘道。菩萨具足入诸道已，教化众生净佛国土，便住于有为中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断佛业及诸空性。住空性者，是诸去来今佛之道业，生死之处及诸俗法不离于空性。诸菩萨皆当入于诸佛所习行空性，虽行空性于萨云若而不堕落。”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訶萨，甚奇！甚特！行于空事不分别空。何等为不分别空？不言色异、觉异、想异、行异、识异、空异，乃至道亦不言异。空性则是道，道则是空性。”

佛告须菩提：“假令空性异、五阴异者，菩萨终不逮觉萨云若。空性与五阴等无有异，菩萨知诸法性皆空，是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空性法，亦无坏者，亦不尊上。而世人迷惑言‘五阴是我所，我是五阴所’，便入五阴行吾我事，复入内外形便生五阴，便有生老病死、忧悲勤苦，堕五趣中不得度脱。是故菩萨习行空波罗蜜，不分别五阴，不观五阴空以不空，乃至道亦不观空以不空。所以者何？不以五阴空而现五阴，亦不以道空而现道也。”

“须菩提，譬如虚空不分别空，亦不分别内外空。如是，须菩提，亦不以五阴空故现五阴，亦不以道空故现道。何以故？空者无所有，亦不分别是空、是不空，乃至道亦复如是。”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假令诸法不可分别、不可坏者，云何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世尊，于道有二者不能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行二者无有道，道者无二亦非二也。菩萨学道不作二入，菩萨则是道，道则是菩萨，亦不色、痛、想、行、识，亦不行道。何以故？道亦不言‘汝当行五阴，汝当行道’，菩萨行道亦无所取。”

须菩提白佛言：“菩萨行道，亦不有所取，亦不有所放，为作何等行？于何所行道？”

佛言：“于汝意云何？如来所作化，于何所行有取有放不？”

须菩提言：“世尊，不也，无取无放。”

佛言：“罗汉于梦中为有所取、有所放不？”

答言：“不也。”

须菩提言，“世尊，罗汉尚不眠，那得有梦？”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菩萨所行，亦无所取，亦无所放。”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意亦不于五阴、亦不于道有所取放者，菩萨为不行十住地所应行耶？不行六波罗蜜耶？不行三十七品、四禅、四等及四空定、八惟无、九次第，不行十力、四无所畏、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行五通净佛国土教化众生，不逮萨云若，可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若菩萨不具足行十地，不具足六波罗蜜，不具足四禅、四等及四空定、八惟无禅、九次第禅、三十七品，乃至八十种好不具足者，终不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具足者不能逮萨云若。灭五阴空相，灭道空性，是性已灭住于灭性，不为法作损益，亦无所生，亦无所灭，亦无著断，亦不逮觉，须菩提，以世俗法教，菩萨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五阴及道以俗数故非最第一要义。菩萨从初发意以来，虽行道意亦不灭，众生亦不灭，道亦不灭，菩萨亦不灭。于须菩提意云何？汝等五阴除灭得无量三昧，得须陀洹乃至罗汉时，是时颇见意，颇见道果不？”

须菩提言：“世尊，不见也。”

佛言：“汝弟子等，云何有言有所逮得？”

须菩提言：“但以世俗数耳。”

佛言：“亦复以世俗数故，言有五阴，言有菩萨，言有萨云若。菩萨不于道有所得法，有所损益者，以法性故不得。诸法性尚不得诸法性，何况当得十住地及六波罗蜜、三十七品及三脱门乃至佛十八法？当有所得者，是者不然。是故，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行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得阿惟三佛祐利众生。”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八无形品第八十一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訶萨于六波罗蜜、三十七品、佛十种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佛、十八法，行十八空，不具足菩萨道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者，云何菩萨摩訶萨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告须菩提：“菩萨学般若波罗蜜以沤和拘舍罗行檀波罗蜜，亦不见所施物，亦不自见，亦不见受者，亦不离是法，亦不见是法，作是行者便照明于菩萨道。以是故，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故，逮觉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菩萨行檀波罗蜜，亦不见所施物，亦不自见，亦不见受者，行五波罗蜜乃至佛十八法亦复如是。”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云何习般若波罗蜜？”

佛告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沕和拘舍罗，亦不习五阴亦不不习。何以故？五阴无形，无有可习，无不可习者。六波罗蜜亦不习亦不不习。何以故？六波罗蜜无有形故。乃至十八法亦不习亦不不习。何以故？十八法空无形故。”

舍利弗言：“世尊，诸法无所有，亦无形像不可得见，亦无习与不习，云何入般若波罗蜜中学？菩萨不学般若波罗蜜，亦不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言：“如汝所说，菩萨不学般若波罗蜜者，不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以沕和拘舍罗，不离沕和拘舍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诸法无所有，是故菩萨亦无所取；六波罗蜜亦无所有，五阴亦无所有，乃至十八法亦不可见当取何等，是故菩萨亦无所取。舍利弗，般若波罗蜜亦不可护持，乃至佛十八法亦不可护持，是般若波罗蜜则为不可护持。舍利弗，如是学者于学亦无所见，何况般若波罗蜜？何况菩萨？何况佛法、声闻辟支佛法？何况凡夫法？何以故？舍利弗，诸法无有形故。于无所有法中，何所是凡夫愚人法？何所是声闻、辟支佛法？何所是三耶三佛法？”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三乘及凡夫法尚不可见，谁当说言？凡愚人法是三乘法，是无形之法，何因是凡愚人法、是三乘法？”

佛告舍利弗：“凡愚人所入五阴，有形、有处、有实不？”

舍利弗言：“不也，世尊，是者则为颠倒。”

佛言：“凡愚人所入佛道，为有形、有处、有实不？”

舍利弗言：“不也，世尊，但颠倒耳。”

“是故，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沕和拘舍罗，见诸法无有形，便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舍利弗言：“世尊，何等为菩萨沕和拘舍罗见诸法无有形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告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诸法有形可作碍者，不见有碍当可厌者，亦不见有懈怠者。”

佛告舍利弗言：“以无有形，无有寿命，以所有皆无所有，诸法性相空，以众生蒙冥入于五阴、十二衰。菩萨见诸法所有皆无所有，行般若波罗蜜自立；如幻师为众生说法，有贪嫉者为说布施福，有恶行为说持戒福，有恚怒者为说忍辱福，有懈怠者为说精进福，乱意者为说一心福，愚痴者为说智慧福，建立众生于六波罗蜜已，转为说贤圣上尊之法，使得三乘之道。”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为有菩萨耶一一而言菩萨为空无众生说六波罗蜜事，令速得三乘之道？”

佛告舍利弗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于诸法无所得。何以故？菩萨行般

若波罗蜜，亦不见众生，亦不见其处，但以道数故，菩萨摩訶萨于二谛为众生说法。舍利弗，不以二谛故得众生及其处也。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但以沤和拘舍罗为众生说法，众生现在尚不自见，何况有得道、已得方、当得者？是故，舍利弗，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沤和拘舍罗为众生说法。”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萨者是天上天下之大士，于法中亦不见一字，亦不见若干，亦不见差别；作是比要誓亦不于三界现，亦不于有为无为性现，而度三界众生，亦不见众生，亦无有众生相，众生亦不缚亦不解脱，亦不著亦不断，五趣各异亦无有合亦不见坏，亦不有净亦不有垢，何况当有所受五道之趣？”

佛告舍利弗言：“如是，如是，舍利弗，如汝所言，假令本有众生令无有者，菩萨及佛便当有咎；假令本无五道生死之趣令有者，亦是如来菩萨咎。有佛无佛生死法常住如，及尔亦常住如故，于中亦无众生、亦无吾我、亦无寿命、亦无知见之事，何况当有五趣？是法亦无端绪，何况有五趣生死而度脱众生？”

“舍利弗，菩萨从过去佛所，闻诸法相空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不言‘我于法中有所得’，假令有所得，众生所入颠倒处亦不能度脱。是故菩萨作大要誓，以要誓故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终不转还，会当成阿惟三佛，以法祐利众生令从颠倒得脱。

“譬如幻师化作数千亿万人，以若干百种味食，皆食若干化人令饱满，令饱满已大欢喜言：‘我今日所作福广大。’于舍利弗意云何？颇有得饱满者不？”

舍利弗言：“不也，世尊。”

佛言：“舍利弗，菩萨亦如是，从初发意以来行六波罗蜜、四禅、四等、四空定，行三十七品法，行十八空、三脱门、八惟无、九次第禅，行佛十种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至佛十八法，具足菩萨道以净佛土教授众生，而不见法可得降化者。”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菩萨摩訶萨道可教授众生净佛国土者？”

佛告须菩提：“菩萨从初发意以来，行六波罗蜜乃至佛十八法，教授众生净佛国土。”

须菩提白佛言：“何等为菩萨行檀波罗蜜教授众生？”

佛报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自布施教人布施，言：‘善男子，当习布施！可得大富，可得离生死苦。莫著所施，莫著施者及其受者，是三法性空，空法亦不受亦不不受，无受性，空。’”

佛言：“是为菩萨行檀波罗蜜施与众生，亦不见所施物，亦不自见，亦不

见受者。檀波罗蜜者是无所倚度也，持是三无所见法建立众生于三乘，是为菩萨摩訶萨行檀波罗蜜。教授众生自行布施，劝助人令布施，见人布施赞叹代其欢喜，菩萨作如是施者，得生四大姓家，得为遮迦越罗，便以四事摄取众生——一者、惠施，二者、仁爱，三者、利人，四者、同义。是为四事。以是四恩布施，建立众生于尸波罗蜜及禅波罗蜜，建立四禅、四等、四空定，建立三十七品、三脱门，劝助令求三乘道，教人言：‘善男子，当速觉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众生所系颠倒法中无所有。当自脱于颠倒，转复教人离于此缚。当自受祐利，亦当祐利余众生。’”

佛语须菩提：“菩萨当作是行檀波罗蜜，作是行者从初发意已来不堕恶趣，所在常得遮迦越罗福。何以故？随其所施而受果报。有从圣王所求索者，圣王念言：‘我所以求作转轮王者，但为众生故。’语求者言：‘我所有者，尽汝所有。’所有福祐皆施众生，常持大悲饶益众生，亦不见众生，但以俗数有众生名，名号之事譬如响也。须菩提，菩萨行檀波罗蜜，肌肉尚不爱惜，何况外物？但欲度脱众生生死。何等外事？六波罗蜜是，乃至十八法，奉行是已度脱众生。

“复次，须菩提，菩萨住于檀波罗蜜布施众生劝令持戒。‘汝持戒者，我使汝无所乏，随汝所欲当给足之。人但以财故专行犯戒，汝持戒者，我断汝贪。’以戒因缘，三乘之法度令脱苦。

“复次，须菩提，菩萨住于檀波罗蜜，若见众生瞋恚争者，菩萨问言：‘善男子，汝何为争？汝等若欲有所得者，金银宝物从我取之，莫得共争。’菩萨于檀建立众生行羼波罗蜜，语众生言：‘汝等共争，空无有实，皆无有本。莫得争空而相贼害以成怨结，莫以空无之事堕三恶业。起怨恚者尚不得复人身，况值佛世？人身难得，佛世难值，莫舍佛世而堕无极之罪！’菩萨行忍劝人令忍，见行忍者赞叹欢喜，建立众生行羼波罗蜜，以三乘之法而度脱之。须菩提，菩萨住施劝立众生行羼波罗蜜如是。

“何谓菩萨住檀波罗蜜劝令众生行惟逮波罗蜜？”

佛言：“菩萨见众生懈怠，菩萨问言：‘汝何以懈怠？’众生报言：‘以无所因故懈怠。’菩萨住檀波罗蜜语众生言：‘善男子，有所乏短我当给汝。汝当精进，我以布施、持戒、忍辱与汝作因缘。’众生闻是便以身口意行精进，便具足诸善法，便得贤圣无漏之意，随其善法以三乘法令得解脱。须菩提，是为菩萨住于施与，劝助众生行惟逮波罗蜜如是。

“何谓菩萨住于檀波罗蜜建立众生行禅波罗蜜？菩萨语众生言：‘汝等何以不学禅法？’众生言：‘我等无因不能学禅。’菩萨报言：‘我当与汝共作因缘令汝念断。’菩萨便与众生作无念因缘令其念断，便得四禅、四等念、三

十七品，以三乘法而度脱之，至阿耨多罗三耶三佛不耗于道事。须菩提，是为菩萨住于施与劝立众生行禅波罗蜜如是。

“何谓菩萨住檀波罗蜜劝令众生行般若波罗蜜？菩萨语众生言：‘何以不念般若波罗蜜？’众生报言：‘无所因由。’菩萨复言：‘我为汝等作御，汝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行禅，令汝等具足是事。’菩萨念言：‘颇复有法可得人者不？众生、吾我及寿命者及诸三界为可得入不？六波罗蜜、三十七品为可得入不？须陀洹至罗汉、辟支佛及佛为可得入不？’菩萨于般若波罗蜜中住，不见诸法有可得者、有可入者、可得处者，得无所入已不见法有生有灭、有著有断，虽无所见亦不分别，亦不言是天、是人、是三恶趣，亦不言是戒无戒，亦不言是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是阿罗汉、辟支佛，亦不言是如来无所著等正觉。须菩提，是为菩萨住于施与劝立众生令行般若波罗蜜。

“何谓菩萨住于六波罗蜜劝立众生令行三十七品？菩萨以方便摄取众生，令行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贤圣八品道，有受是者便脱于生死。须菩提，以是贤圣之法摄取众生。

“复次，须菩提，菩萨劝恤众生言：‘诸贤者，我长夜布施今受其福，我所有者皆是诸贤所有，欲得金银、七宝、衣被、财谷，有所欲者我当相给足，是所有可得长夜安隐。汝等当住六波罗蜜，并劝余人令住六度。汝等当建立众生令行三十七品、佛十种力及十八法，当复转教一切众生三乘之道无漏之法。’须菩提，是为菩萨住般若波罗蜜，当作是教化众生令度三恶趣及生死难。

“复次，须菩提，菩萨住于尸波罗蜜教化众生言：‘汝等住于犯戒之地，当为汝作净戒因缘。’便行布施随其方便而诱进之，劝令众生普行十善，持是十善住于无瑕，不犯贤圣之戒，渐以三乘而得尽苦。尸波罗蜜为首如檀波罗蜜说，余四波罗蜜亦如是。建立品第八十二

尔时，须菩提意念言：“菩萨摩訶萨住于何道能作无畏坚誓？”

佛尔时知须菩提所念，便告言：“六波罗蜜是菩萨摩訶萨道，三十七品及十八空、八惟无、九次第禅、十力、佛十八法，须菩提，是诸法是菩萨道。于意云何？颇有法菩萨所不学者不？若不尽学诸法者不成萨云若。”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诸法皆空，云何菩萨当尽学诸法？亦无所有，云何作念言是道、是俗、是漏无漏、是有为、是无为、是凡愚人法、是声闻辟支佛法？云何是佛法？”

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诸法实空。假令诸法不空，菩萨终不逮觉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以诸法空故菩萨逮觉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告须菩提：“云何作是问：假令诸法空者，菩萨云何作念是道法、是俗法？于须菩提意云何？若众生知一切诸法皆空，菩萨不逮觉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以众生不知一切诸法皆空故，菩萨逮觉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菩萨为诸法作处为众生说法。

“须菩提，菩萨行菩萨之道当作是观言：‘诸法不可但尔空得，皆当游行观诸法之所有亦不有所入，亦不入六波罗蜜，亦不入三十七品，亦不入三乘法。何以故？诸法所有各自空故。空亦不入空，空尚不可得，何况入空者？’是故菩萨于诸法无所入，住于学法以观众生作无端绪事。菩萨念言：‘众生虽作无端绪事易度耳！’以沍和拘舍罗住于般若波罗蜜而度脱之，语众生言：‘行布施者可得饶财，亦莫于财贡高，财无坚固。’建立众生于戒、忍、精进、一心、智慧皆悉如是，虽住三乘者亦莫贡高，亦无坚固。菩萨作是劝助已，虽行菩萨道亦无所入。何以故？诸法无所有故。诸法无有可入处，菩萨之道无有住处，行六波罗蜜亦无所住，行四禅亦无有所住。何以故？禅者各自空，行禅者亦空，禅事亦空。四等、四空定、八惟无、九次第禅亦无所住，得声闻法亦不于中住。”

“何以故不住？”

答言：“以二事不住。”

“何等二事？”

答言：“道无有住处，亦无能住于道者，亦不欢喜言‘我当得须陀洹’，不于中住，‘我当得阿罗汉、辟支佛’亦不于中住。‘我当逮觉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我从发意以来初不向余道，志常在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菩萨发意已来至于十住亦不在余道，但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须菩提，菩萨身口意但志于道，菩萨住于道不生因缘。”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诸法适无所生，云何菩萨得生道意？”

佛言：“如是，如是，诸法无所生。诸有所作者，便于诸法无所生。”

须菩提言：“世尊，有佛无佛法性常住耶？”

佛言：“如是，有佛无佛法性常住。以众生不知法性常住，是故菩萨生道因缘欲度脱之。”

须菩提言：“世尊，以生道意故得道耶？”

佛言：“不也。”

“不生道意得耶？”

佛言：“不也。”

“亦从不生不灭得耶？”

佛言：“不也。”

“若不尔者，以何因缘得道？”

言：“道亦不从度，亦不从不度。须菩提，道则是度，度则是道。”

须菩提言：“若道则是度、度则是道者，菩萨为已逮道，为已得度，云何言是如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种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四等、四空定、佛十八法？”

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佛为逮道耶？”

言：“不也，世尊。”

“佛则是道，道则是佛，须菩提，云何作是言‘菩萨为逮道’？菩萨具足六波罗蜜，具足三十七品，以具足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慧、四禅、四等，具足十八法，于金刚三昧一相之智逮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以是次第故名为如来，于诸法得自在。”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云何能净佛土？”

佛言：“菩萨从初发意已来常净身口意，并化余人净身口意。”

须菩提言：“世尊，何为为菩萨身行恶、口言恶、意念恶？”

佛言：“菩萨身口意犯十恶、嫉妒、犯戒、瞋恚、乱意、懈怠、恶智。须菩提，是为菩萨意念恶。戒不净是亦为恶，离三十七品、离三脱门是亦为恶，近须陀洹道至辟支佛是亦为恶，是为菩萨之恶行。”

“复次，须菩提，菩萨有五阴、十二衰相是亦为恶，有男子女人之相，有三界相，有善恶相，有有为无为之相，是为菩萨身口意恶。是故菩萨舍众恶已，自行六波罗蜜，亦劝进人使行六度，持是功德与众生共求佛国净，自持三千大千国土其中七宝施与三尊，作誓愿言：‘令我国土其中所有尽是七宝。’

“复次，须菩提，菩萨以持伎乐乐佛世尊及精舍讲堂，复誓愿言：‘令我佛国常闻天乐。’

“须菩提，菩萨以三千大千刹土所有众香施于三尊，复誓愿言：‘使我佛土常有天香。’

“复次，须菩提，菩萨持百味之食供养如来及弟子众，复誓愿言：‘我作佛时，诸弟子众饮食自然百味之饭。’

“复次，须菩提，菩萨以涂身之香施佛及众，复誓愿言：‘我作佛时，使我国人身体细滑香洁皆如天身。’

“复次，须菩提，菩萨诸世所有五乐善愿施佛及众，复誓愿言：‘我作佛时，令我国土一切众生，随意所愿五乐善愿皆令得之。’

“复次，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复誓愿言：‘自行四禅、四等及四空净，劝助众生令行四禅、四等及四空净；自行三十七品，复劝众生普令行之。’复誓愿言：‘我作佛时，我国众生皆悉不离四禅及四空定、三十七品。’

“须菩提，是为菩萨能净佛土。菩萨行道满足诸愿，诸愿不具终不止行，自具足诸善法亦复满足众生善愿。作是劝教行者身得百福功德之相，诸受教

者亦复如是。

“是故菩萨净佛国土。何等为净？亦无三趣处，无有邪见，无淫怒痴，无有二地之名，无有无常，无我苦空，无有家业亦无吾我，无有伺便处，无有果报处。但闻空、无相、无愿之声，所闻内外音声譬如风过所出音声，如诸法之相，有佛无佛诸法常空，空者无相，无有相者，亦无有愿，所出音声其教如是，昼夜卧觉若坐若行常闻是音声。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时其刹如是：十方诸佛称叹其佛功德名字，一切众生闻佛名者必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尔时如来普说法时，其有闻者无有狐疑是法非法。所以者何？诸法之法无有非法皆是正法。诸无德者，亦于佛及弟子众不种善本，又亦不与真知识会，便作吾我见，有吾我已便入于六十二见，入诸见已便住边际，住边际已便著有常，著有常已便著既尽，于不平等有等觉想，于平等觉更无觉想，法言非法，非法言法，便诽谤法，诽谤法已便坏人身，坠其恶趣堕泥犁中。菩萨诸佛得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已乃度脱之，得度脱已，甫当建立三乘法不复堕恶趣。

“须菩提，是则为菩萨摩訶萨净佛土，净佛土已，一切众生亦无是法，亦无非法、有漏无漏、有为无为，必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毕竟品第八十三

于是，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訶萨，为毕竟耶？为不毕竟？”

佛报言：“菩萨摩訶萨为毕竟，不为不毕竟。”

“世尊，为毕竟何乘？”

报言：“不毕竟于二乘，毕竟于佛乘。”

“世尊，毕竟佛乘者，是初发意菩萨耶？是十住菩萨耶？”

佛报言：“初发意菩萨亦毕竟，阿惟越致亦毕竟，十住菩萨亦毕竟。”

须菩提言：“世尊，毕竟菩萨趣恶趣不？”

佛言：“不也。于须菩提意云何？四双八辈至辟支佛为生恶趣不？”

对曰：“不也。”

佛言：“菩萨初发意行六波罗蜜诸恶则灭，若生恶趣是事不然；亦不生长寿夭，亦不生边地无佛法处，不生邪见家，若生彼处是亦不然，终不生无道见家。须菩提，新学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终不复犯十恶之事。”

须菩提言：“世尊，若有菩萨能于一法便为具足不随恶者，云何世尊自说宿命所可经历——或堕鹿中，堕猕猴中、马中、象中，亦遭勤苦？是事云何？”

佛告须菩提：“菩萨不作恶行自生恶趣，随众生方便而受其身，欲祐利众生故。”

佛问须菩提：“声闻、辟支佛颇有是沕和拘舍罗——入畜生中度脱众生

，还为所害其意不起，以大慈大悲续度如故——汝诸声闻颇有是不？以是故，当知菩萨具足大慈，以沕和拘舍罗入畜生中，救护众生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住何等善本功德法，能得是辈随意形像？”

佛报言：“于诸功德法皆当具足成就，尔乃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从初发意至坐道场无有善法不具足者成阿惟三佛。菩萨发意当学具足诸善功德，作是学已当逮萨云若尽诸习绪。”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具足善法尽得贤圣无漏之法，而生恶趣至畜生道耶？”

佛问须菩提：“如来者，为是贤圣无漏法不？”

须菩提言：“是也。”

佛言：“如来为自化作畜生像而作佛事耶？”

“尔，世尊，如来者化作畜生像而作佛事。”

佛言：“如是，如来为是畜生受畜生苦耶？”

言：“不也，世尊不受诸苦。”

佛言：“菩萨以受贤圣无漏之法，善权变形教化众生。如阿罗汉能变化作罗汉事，令众生欢喜不？”

须菩提言：“世尊，能尔。”

佛告须菩提：“菩萨已受具足贤圣无漏之法，随众生意而受其形，为众生作福田亦不受形苦。”

佛语须菩提：“譬如幻师或现象马若干变化。于意云何？是象、是马不？”

言：“不也，世尊，非象马也。”

“菩萨如是以沕和拘舍罗祐利众生，随类而入而教化之，以是故，不复受众苦之恼。”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訶萨者善于大方便。所以者何？谓菩萨具足贤圣无漏之慧，所在所在随其习俗形貌之法，安立众生而为作本。世尊，菩萨住何善法，乃能作是善权方便不与同趣？”

佛言：“菩萨住于般若波罗蜜者，能作是沕和拘舍罗，持是方便为十方恒沙众生作本而不与同归。何以故？亦不见法有能近者，亦无有法而污染者。何以故？诸法所有皆空故。是故空不污染空，空亦不污人，人亦不污空。何以故？空空不可得，是故无所得空，菩萨住于无所得空成阿惟三佛。”

须菩提言：“世尊，菩萨但住般若波罗蜜不复住余法耶？”

佛告须菩提：“诸法颇有不入般若波罗蜜者不？”

须菩提言：“世尊，世尊自说般若波罗蜜空无所有，云何诸法入般若波罗蜜中？世尊，空亦无所入亦不不入。”

佛报言：“云何诸法不入？诸法空耶？”

须菩提言：“世尊，实空。”

“若诸法空者，诸法亦不入空。”

须菩提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云何住于空具足神通之慧，以神通慧过东方恒沙刹土见诸如来，植众善本听受法教？”

佛报言：“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见恒边沙诸佛皆空，但以名号示现其处，诸假名号之处皆空。若诸刹土、诸佛不空者空为有偏，以空不偏故诸法皆空。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泐和拘舍罗具足神通，便得天眼、天耳、神足、知他人意、自知所从来生死之事。菩萨不得神通者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故般若波罗蜜是菩萨摩訶萨之道，当作是求道，以道天眼自见诸善之法，并见余人住于善法，亦不入善法。何以故？诸法皆空，空无所入亦无有入空者，亦无乐空者，空亦无所乐。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得天眼见诸法空。若无是法，亦不能作佛事为众生说法，亦不得众生之处；以应无所得便得神通，所应作者便能作之。

“菩萨天眼见诸十方，飞到诸刹祐利众生，或以六度，或以三十七品，或以诸禅、惟无，或以空定，或以声闻、辟支佛法，或以菩萨法，或以三耶三佛法，为贪嫉者说施之德，说贫苦之法，‘贫者，世间之苦，尚不能自饶益身，何能益余？是故贤者当念惠施，既自安隐复安余人，莫以贫故转相食啖，而不能得离三恶趣’；为犯恶者说戒法，言：‘为恶者苦身自陷恶，何能安余？犯恶之报不离三苦。汝等自堕三恶趣中，那能拔余？是故仁者不当恣意，莫随恶趣后自烧身’；若见众生有瞋恚意相贼害者，为说法言：‘汝等莫争，莫随恚意入三恶趣’；为懈怠者说精进法；为乱意者说禅定事；为恶智者说智慧法；淫者为说欲之不净；有邪见者指示正道令住三乘，为说法言：‘诸仁者所入者皆无所有，空无之法亦不可入，空无所入’。

“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住于神通，为众生作善本，菩萨不住神通不能为众生说法。譬如众鸟无有翅者不能高翔，菩萨如是，不住神通者亦不能为众生说法。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学神通，已得神通便能祐利一切众生：以天眼见恒沙国土，尽见众生悉知其意，随高下应而为说法，或说六波罗蜜，或说泥洹法；菩萨天耳闻一一音声，又闻东方恒边沙佛所说教法，广为众生说如所闻，随意为说，或说六度，或说泥洹；以清净意知众生念，自知本末所从来生及他人事，以是通慧忆识，过去诸佛如来弟子名号皆悉识知，又知众生宿命所行而为说法，或说六度，或说泥洹；复能飞到恒边沙刹土，往见诸佛植诸善

本，复还本土净漏尽之慧，复以是慧为众生说法，或说六度，或说泥洹。

“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当知神通如是，得净神通已随意所欲能变其形，三界苦乐不能污染，譬如佛所化人在所能办无有苦乐。

“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游戏神通净佛刹土教化众生。不具神通，不能教化净佛国土。菩萨不净佛国教化众生者，终不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菩萨肢节不具足者，便无有道。”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何等为菩萨肢节具足而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佛报言：“诸所善法是菩萨肢节。”

“何等善法是菩萨肢节？”

报言：“从发意已来行檀波罗蜜中诸善法，不晓施为，不能分别于中生念‘是者可与，是不可与’，分别及念皆空无有，持是具足波罗蜜，自度彼岸复度他人，度脱众生于生死，是为菩萨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善法肢节。过去、当来、今现在菩萨从是得度，亦复持是度脱众生，六波罗蜜亦复如是。四禅、四等及四空定、三十七品、十八诸空、八惟无、九次第禅、陀邻尼门、四无碍慧、佛十八法——是诸善法者，菩萨道之径路，具足是已便逮萨云若，逮萨云然已便转法轮。”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九分别四谛品第八十四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假令是法是菩萨法者，佛法复云何？”

佛报言：“以是法具足者，便逮萨云若慧尽诸习绪，菩萨摩訶萨便尽逮觉是菩萨法。佛法者，以一相慧应一切慧而得正觉，是者佛法与菩萨法而有差特。须菩提，譬如向道、已得道者，是二辈者皆是贤圣，菩萨住于两际中间，佛以过去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以是差别。”

须菩提言：“世尊，假令如佛所言者，空无之法为有差别、有若干品耶——而言是者泥犁、薜荔、畜生，是者人道，是者天道，是者八数，是者辟支佛，是者菩萨，是者为佛？如是诸道无所有，行亦无所有，如行无所有者罪福之报亦无所有。”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如汝所言，空无之法亦无有行亦无有得。须菩提，不知空无之法者，或作善恶之行有漏无漏，由行所致便有三恶趣，作善行者便有天道、人道，于三界中无断绝时。菩萨行六波罗蜜乃至佛十八法，行菩萨法亦无有瑕，是为具足菩萨肢节，金刚三昧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为众生作厚，其厚者终不腐败而生五道。”

须菩提言：“世尊，成阿惟三佛时，为见五道生死耶？”

佛言：“不也。”

须菩提复问：“如来为不见善恶法耶？”

佛言：“不也。”

“世尊，为不见善法耶？”

佛言：“不也。”

“世尊，亦不见善亦不见恶耶？”

佛言：“不也。”

须菩提言：“若不以是四句，云何处有天道人道、是三恶道？云何处有听闻、辟支佛道处，有菩萨处，有佛道？”

佛问须菩提：“众生为知诸法相空不？若众生知诸法相空者，菩萨终不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提，亦不能度众生令离恶趣。以众生不知诸法相空故，不能得离五道，菩萨于诸佛所闻诸法相空，是故便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提。凡夫所入之法如来无复有众生，不解空法所作各自得之，无有众生有众生相，无有五阴有五阴相，于无为作有为相，自无所有作颠倒想，以身口意所作颠倒，便堕五趣不能得脱。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持诸善法皆内于般若波罗蜜行菩萨行以成阿惟三佛，持四谛法广演分别，令众生习之诸善之法、三十七品、四谛便有三尊。其有众生因三尊者，无不得脱离诸勤苦。”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众生得度，为用四谛、用四谛慧耶？”

佛报言：“亦不以四谛得度，亦不以四谛慧得度。我说于四谛得等觉者，乃为度脱耳。”

复问：“世尊，何等为四谛之等？”

报言：“亦无苦亦无苦慧，亦无习亦无习慧，亦无尽亦无尽慧，亦无道亦无道慧，以四谛如及尔亦不变异法性之法，真际、法事有佛无佛常住如故，是法不忘不失于诸法不耗减。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行四谛，逮四谛慧，亦当作是觉。”

复问：“世尊，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云何行四谛而觉四谛，以觉随行亦不堕二地而上菩萨位？”

佛报言：“诸法之要不可得见，正使得见亦无所有，既无所有见诸法皆空，在四谛者、不在四谛者皆空无所有。作是见者便上菩萨位于种性住，住种性已不与上争不堕二地，以住种性便起四禅、四等及四空定，住灭尽定览知诸法知四谛慧，不生苦集尽道因缘，但起道意想观见诸法如。”

须菩提言：“云何观见诸法如应？”

佛报言：“空。”

“云何为空？”

报言：“如自观身相空，作是比观者为见诸法空，不见有法逮觉道者。道者无所有，亦非佛所作，亦非罗汉、辟支佛所作，亦非行菩萨者所作。一切众

生不审是事，是故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洳和拘舍罗为众生说法。”有无品第八十五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假令诸法所有无所有，非佛所作，亦非罗汉、辟支佛及菩萨所作，云何有诸道分数、善恶之差别，有三恶趣及于人道，从四天王上至长寿天高下之殊异？云何复言作是得是，行恶者入三恶趣，行善者得生人道或生天上？云何行道得须陀洹至得阿罗汉、辟支佛，作是行得菩萨法，作是得三耶三菩？世尊，无所有法者，亦无作，亦无行，亦无声闻、辟支佛行，无有菩萨行，亦无有三耶三佛行，亦无逮萨云若而度脱众生者，是事云何？”

佛报须菩提：“如是，如是，无所有者亦无作亦无行得。凡夫愚闇不能得知贤圣之法，又亦不知所有无所有之法，为四颠倒之见侵欺，作若干行得若干报，便有五趣生死。无所有法亦无有行亦不受。于须菩提意云何？须陀洹乃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为有所有不？”

须菩提言：“世尊，从须陀洹乃至于道，皆无所有。”

佛告须菩提：“无所有能逮无所有法不？”

对曰：“不也，世尊。”

“是故，须菩提，无所有及道一切诸法，亦不合亦不散，无有形不可见，亦无对一相，一相者是无相。是故，须菩提，菩萨摩訶萨行般若波罗蜜洳和拘舍罗，见于众生入于颠倒，入于五阴无常有常想、苦谓有乐想、无我有我想、不净有净想，入于有为，菩萨以洳和拘舍罗令众生离于有中。”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众生所入不离五趣，有何因缘碍？颇有实要不？”

佛报须菩提：“无有，无有余行如毛发者，但以众生著四颠倒故有五趣耳。须菩提，谛听！谛听！以是事故，我今说之使汝得解。于意云何？梦中所见五乐自娱，有作者不？”

对曰：“世尊，梦尚无所有，况有五乐？”

佛言：“于汝意云何？诸法有为无为、有漏无漏，颇有法不如梦者不？”

答曰：“世尊，一切诸法皆如梦耳，无有诸法不如梦者。”

佛言：“于意云何？梦中所见人颇有五趣不？”

“无也，世尊。”

“须菩提，梦中人颇有道念、有著断事不？”

对曰：“无有。何以故？世尊，无形之法无所造处，著断之法亦无有处。”

“云何，须菩提，镜有见像，颇为有行，颇有五趣生死报不？”

对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镜中像者无所有也，凡夫为惑自呼所有，镜中像者亦无五趣，无作无行。”

“须菩提，镜中像为有道念、有著断不？”

对曰：“无有。所以者何？无形之法无所造作，亦无著断，亦无有处。”

佛言：“于须菩提意云何？响从山谷出，是响颇有行作生五趣者不？”

对曰：“不也。何以故？无形之法无行无作，无生五趣者。”

“于须菩提意云何？响颇有道念、有著断不？”

对曰：“无有。所以者何？无所有之法无所造作，亦无著断，亦无有处。”

”

“于须菩提意云何？譬如热时之焰，无有河水有河水想，无有城郭有城郭想，无有园观有园观想。于意云何？是焰宁有所作有五趣不？”

对曰：“焰无所有，但惑愚夫之眼但有像耳。”

“须菩提，是焰颇有道念、有著断不？”

对曰：“无有，无形之法无所造作，无有著断，亦无处所。”

“须菩提，譬如幻师化作象马，或作人众若干种现，是化人颇为有行、有五趣不？”

对曰：“无有。何以故？幻无形故。”

“须菩提，幻人所化颇有道念、有著断不？”

对曰：“无有。无形之法无所造立，亦无著断，亦无处所。”

“须菩提，如来所化宁有行作有五趣不？”

对曰：“无有。何以故？化无所有故。”

“须菩提，化有道念、有著断不？”

对曰：“不也，无形之法无有道念，亦无著断，亦无处所。”

“于须菩提意云何？是诸法颇有著断不？”

对曰：“不也，无有著断。”

佛言：“假令无著断者，是为无有著断。何以故？众生但住于吾我便有著断。审见谛者不著不断，众生所见不审谛故便有著断。”诸法等品第八十六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其审谛者不著不断，不审谛者亦不著不断，所有无所有无著无断，审谛不审谛俱不著不断，是事云何？”

佛报须菩提言：“以诸法等故我言断。”

“世尊，是何谓？”

佛报言：“有佛无佛，如及尔法性、真际、法事，初不变异常住如故，是名为断。但以俗为名号有言有教，俗之音声虽有言教皆无所有。”

须菩提言：“世尊，假令诸法如梦、如响、如镜中像、如野马、如幻、如

化者，菩萨云何于空无之法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言‘我当具足六波罗蜜，具足神通，具足慧度、四禅、四等及四空定、三十七品及三脱门，具足八惟无、九次第禅’，言‘当具足十力、佛十八法’，言‘当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言‘当具足陀邻尼门’？云何言‘我当作光明普照窈冥之处’？云何知众生意而为说法耶？”

佛言：“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汝所问，为如幻如化不？”

须菩提言：“假令诸法如梦如幻，菩萨云何行般若波罗蜜？世尊，梦以幻化非真实者，不真实法不能行六波罗蜜，乃至十八法亦不能行。”

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梦化不行六波罗蜜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是法皆为是有为想法，有为想之法亦不可得萨云若。是法亦复是道，亦复是泥洹，以是法无所生、无有相。以是故，菩萨初发意以来习诸善法——六波罗蜜乃至十八法，知是法以如梦如化，不具足六波罗蜜、十八法者亦不能教化众生。菩萨习诸善法，观诸法如梦如化。菩萨观般若波罗蜜，观萨云若，观众生亦复如梦如化。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于中受形，及幻化法不于中受形，言当逮萨云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无所取，于十八法亦无所取。菩萨知诸法无所取故，逮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何以故？诸法无形故。无所取不可持，无所取法而有所得亦不见是法。是故菩萨为众生故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从发意以来行六波罗蜜，但为一切不自为身。菩萨起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者，但为众生故。以众生无所有，以众生有众生想、不见有见想、不知有知想，是故菩萨于颠倒中拔出众生，于甘露地断诸习想。

“须菩提，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以沕和拘舍罗，于诸法无所入，建立众生于无所入，但以俗数非第一义。”

须菩提言：“世尊，如来所逮觉法，为以世俗数，为以第一义？”

佛报言：“如来者以俗数得逮觉，亦无有法有所得者。所以者何？若言‘我得道者’是为大耻，若有二者亦无逮亦无觉。”

复问：“世尊，假令有二不逮觉者，为从一得逮觉耶？”

佛报言：“亦不从二，亦不从一，逮觉者亦不一亦不二，不一不二则是逮觉。所以者何？逮觉者为戏则为贡高，等觉者无戏亦无贡高。”

须菩提言：“世尊，诸法所有皆无所有，云何是等正觉？”

佛报言：“亦不有有，亦不无无，亦无言说，是则等觉。等觉法者亦无言说，亦无有法说等觉者。等觉者以过于诸法，凡夫愚人去等觉远。”

复问：“世尊，如来为离觉法远耶？”

佛报言：“等正觉者非众圣贤声闻、辟支佛、菩萨及佛之处。”

复问：“世尊，如来于诸法中得自在耶？”

佛报言：“凡夫之等及声闻、辟支佛及如来皆共一等觉。一等觉者亦无有二，亦无凡夫，亦无三耶三佛，乃至如来亦无若干。”

须菩提言：“世尊，假令于等觉中无有分数者，凡夫、声闻、辟支佛无有差别？”

佛言：“如是，如是，凡夫乃至三耶三佛无有差别。”

“假令凡夫乃至三耶三佛无有差别者，何以故有三尊？”

佛言：“于须菩提意云何？佛宝、法宝、比丘僧宝等觉异耶？”

对曰：“如我从世尊所闻，三宝及等觉无有异，三宝及等觉亦不合亦不散，无有形亦不可见，一相无相，为无相法。作数作处者，则为有近有处。”

佛告须菩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时，为诸法作处，便知有三恶趣，知有人道，知有三十三天，便知三十七品乃至内外空及所有无所有空，知有十八法。是故，须菩提，是为如来大士之所差特，不动于等觉法为诸法立处。”

须菩提言：“世尊，如世尊于等觉不动耶？凡夫、声闻、辟支佛于等正觉亦复不动？佛法、凡夫法、声闻、辟支佛法及如来法为一法耶？及无形法、色法、痛想法、行法、识法异耶？眼法、耳法、鼻法、舌法、身法、意法有异耶？地、水、火、风、识、空法有异耶？淫怒痴法有异耶？六十二见有异耶？四禅、四等及四空定法有异耶？三十七品法、三脱门法、内外空及所有无所有空法，八惟无、九次第禅、四无畏、四无碍慧、十力、佛十八法、有为无为法，是诸法皆有名，云何处不可得？若菩萨不住是处，不分别诸法，菩萨终不能行般若波罗蜜。行般若波罗蜜菩萨游诸十处，尔乃上菩萨位便过二地，已过二地具足神通，于诸神通具足五波罗蜜，游诸佛刹供事诸佛植众善本，持是功德教化众生净佛国土。”

佛告须菩提：“汝所问如来及凡夫法及二地法，云何作是问？于汝意云何？五阴空法及如来法为有异耶？”

须菩提言：“等空。”

佛言：“于空可见无相法不？五阴相及佛相为可见不？”

须菩提言：“世尊，不可见也。”

“是故，须菩提，诸法之法亦无有，凡夫亦不离凡夫，亦非如来法，亦不离如来法。”

复问：“世尊，是法为是有为法，为是无为法？”

佛言：“亦不离无为而得有为法，亦不离有为法而得无为法。须菩提，有为法、无为法一法无二，亦不合亦不散，无有形不可见一相，一相者无相。以俗数故有所作耳，非最第一义；最第一义非身口意所作，亦不离身口意得第一

义以诸法之等。是故第一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亦不得最第一义而行菩萨事。

” 诸法妙化品第八十七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假令诸法等空，于诸法无所作，云何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得最第一义而行菩萨事，为众生作四恩耶？”

佛告须菩提：“如汝所言，空者亦无有作亦无不作。若众生知，空者无有如来及佛境界，不动于空，度诸吾我有四大相，度诸五阴有知见相，度诸十二衰相，度诸有为相，建立不有为界，是不有为之性空。”

“云何为空？”

佛报言：“于诸相空。幻师所化作人空，不幻化及空不合不散以空空，空空及化人无能别者。何以故？俱空故。须菩提，五阴无不空者，以空故作是说言五阴空。”

复问：“世尊，世俗之法如幻，道法亦复如幻耶？假令道法是幻者，从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及三乘法亦复如幻，行三乘者亦复如幻。”

佛报言：“是诸法化谁所化？为是声闻、辟支佛所化耶？是菩萨佛之所化耶？是诸习绪所化？是行所化？”

对曰：“无有化者。”

佛言：“是故诸法如化。”

复问：“世尊，须陀洹至罗汉、辟支佛所灭，及佛诸习绪灭，亦复如化耶？”

佛报言：“诸有所生者、灭者，皆悉如化。”

复问：“世尊，何等法不如化者？”

佛报言：“不起不灭是则非化。”

复问：“世尊，何等不起，何等不灭，非是化耶？”

佛报言：“泥洹非化。”

须菩提言：“世尊常说：空不动转，无有双法，无不空者。是故泥洹亦复如化。”

佛言：“如是，如是，一切皆空，亦非声闻、辟支佛所作，亦非菩萨佛之所作，审空者是泥洹。”

复问：“世尊，于空过去人行，当云何入？云何学？云何说？”

佛报言：“于须菩提意云何？但有过去世，无有当来世耶？” 萨陀波伦品第八十八

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訶萨欲求般若波罗蜜者，当如萨陀波伦菩萨，今现在在雷音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佛所，常修梵清净之行。”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萨陀波伦菩萨云何求般若波罗蜜？”

佛报言：“萨陀波伦菩萨求般若波罗蜜时，不惜身命，不望供养，不求名称，常在寂处。闻空中之声言：‘住，善男子，莫起疲厌睡卧之意，莫念食饮，莫念昼夜，莫念寒热，莫令意著于内外，莫左右顾视。行时当作是意，当如不行，于身五阴莫有起相。何以故？有起相者便于佛法有稽留碍，有留碍者便在生死苦，在生死苦者不能速得般若波罗蜜。’”

“尔时，萨陀波伦报空中声言：‘我当从教。何以故？我欲为众生而作大明广宣佛法，我欲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作是语已，便闻空中声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欲闻于空、无相、无愿之法，当求索般若波罗蜜，当离相念，当离命见，当离人见，当远离恶知识，当与善知识从事，当供养真知识，当为汝说空、无相、无愿之法，当说无生不灭之法，当劝助人求萨云若。作是行者闻般若波罗蜜，不久或从经中闻，或从菩萨摩訶萨口闻。善男子，所从得闻般若波罗蜜处，当视其人如世多罗。汝于法师当修反复莫得背恩，所从闻般若波罗蜜处则是真知识，得闻经已便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复动转，当自念言：“我去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不远，所生之处常值诸佛，常当远离八不闲处，当得八乐之处。”持是德行当敬法师如敬世尊，莫以世俗冀望之意，于法师所当起法想、恭敬之想。冀望想者当知魔事：若魔波旬或持五乐，或以细滑色声香味来贡法师，法师以沍和拘舍罗欲度众生能为受之，汝若见者莫起污意，但当念言：“我未得是沍和拘舍罗。如法师所行，菩萨已速沍和拘舍罗者无所挂碍，譬如金刚无所不入不受尘垢。”当以一调法行而观法师，何等为一调法行？谓诸法无著无断。何以故？诸法皆空，无我，无人寿命，譬如幻、化、热时之焰，当作是观。法师导师作是观者，令得般若波罗蜜不久。善男子，当护魔事。善男子，若至法师所不见法师莫起碍意，当以法故恭敬法师。’”

“尔时，萨陀波伦闻空中声已于是东行，东行不久意中念言：‘向者不问，我当于何去？去是几所？当从谁闻？’于是大哭，哭已念言：‘我今于是不复饮食，不复动转，从一日至七日，不闻般若波罗蜜终不起。’”

佛告须菩提：“譬如长者有一子，其子而死，父母悲哀无复他念，但念其子。须菩提，尔时萨陀波伦一无复余念，但念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作是哭时，于前便有如来之像，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其佛叹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过去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行菩萨时，索般若波罗蜜亦如是。持是勇进之意从是东行，去是二万里，国名香氏。其城郭以七宝七重，绕城池水周流十重，有七宝树罗列重行及七宝塹。其城纵广四百八十里。其国丰乐人民炽盛，所有服饰珍宝异妙。其城中有五百栏楯，街巷市里行伍相当，以诸杂宝金银错涂悬缯幢幡，譬如天锦城上台观楼阁。埤垷

皆七宝作。城上宝树行列奇好。复以阎浮檀金为交露盖，以七宝铃悬其楼阁，风起之时吹其铃声，其音和雅譬如天乐，其有众生闻铃音者以自娱乐。绕城池水冷暖和适常满不减，其池水中有七宝船，其人乘船游戏池中，其人宿命有福功德而得致是。其池水中有波昙华、分陀利华、拘文罗华、优钵利华，复有余华杂种异色数千百种，三千大千国土所有妙华无不在彼。顺绕其城各有五百庐观，亦七宝作殊好严事。一一庐观有五百池水，其池纵广各二十里，亦以七宝杂色妙华，其华大如车盖，其华五色青黄赤白红各自分明，其池中有鳧、雁、鸳鸯、孔雀、鸚鵡，异类奇鸟数千百种。其城庐观所有宝物，亦无有主，亦无守者，以其国人宿福所致，常习行般若波罗蜜故，是以长夜受是福德。善男子，彼有菩萨名法上，在其国中央有宫殿舍，广纵四十里皆以七宝，作宫墙七重，所有栏楯七宝之树，园观浴池亦复七重，其楼阁栏楯宫殿门合，皆是七宝雕文、刻镂七重。法上宫里有四庐观——一名、常乐，二名、除忧，三名、杂华，四名、杂香，一一庐观有八池水——一名曰、贤，二名、贤妙，三名曰、乐，四名、妙乐，五名、吉祥，六名、吉上，七名曰、除，八名、不还，其池四边各一宝——金、银、琉璃、水精，纯以紫磨黄金为底，以金罗网为盖。其一池中金为梯陛，种种杂色砗磲玛瑙众宝杂成，其梯陛两边复以紫金为芭蕉树，其华柔软随风委靡。其池水中亦有杂华如上所有，顺池水边又有华树，风吹诸华堕池中便如根生，其池水香如天栴檀。法上宫中有六万八千夫人嫖女围绕娱乐，香氏城中男女皆来会，于常乐池观共相娱乐。’

“其化佛言：‘善男子，是法上菩萨与其眷属共相娱乐，以三时说法。香氏城中众人，为法上菩萨设法座，于城中央金、银、水精、琉璃为座，细软劫波育以为其蓐，以天杂香而著其蓐，其座高十里，当其座上有诸男女把持垂珠，又散名华烧诸名香。何以故？敬于法故。法上菩萨坐其座上，以般若波罗蜜为众生说法。’

“化佛复言：‘善男子，香氏国人恭敬奉事法上菩萨其像如是。有若干百千诸天来会听受般若波罗蜜，中有书者，中有讽者，中有口受者，中有念者，中有寂然念行之者。国中众生皆是阿惟越致，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复动还。善男子，汝从是东去到法上菩萨所，可得闻般若波罗蜜。是法上者，是汝前世真知识也，常劝助汝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法上菩萨本求般若波罗蜜时亦如汝。今往善男子，昼夜莫断于念，得闻般若波罗蜜不久。’

“尔时，萨陀波伦闻是语已，踊跃欢喜言：‘我何时当得见法师从受闻般若波罗蜜？’”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三十萨陀波伦品第八十八之余

佛告须菩提：“譬如有人被重毒箭无有余念，但念言：‘我何时当得良师

拔我毒箭，令其处愈？’萨陀波伦无复余念，但欲得见法师从闻般若波罗蜜，闻般若波罗蜜已灭诸倚著。

“尔时，萨陀波伦菩萨，即见诸法无挂碍慧，得无量三昧门，其三昧名曰：见诸法所有三昧，于诸法无所得三昧，降伏诸无智三昧，得诸法无差别三昧，得于诸法无变异三昧，诸法无所有无所聚三昧，灭诸冥三昧，于诸法次第无异三昧，于诸法无所见三昧，散华三昧。得如是比无量种种三昧门，住是三昧已见诸十方无央数佛，以般若波罗蜜为诸菩萨说法。

“尔时，十方诸佛皆赞叹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我等本为菩萨时，索般若波罗蜜亦复住是三昧，所得如是，得是三昧已入于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便成就沕和拘舍罗立于阿惟越致法。我等得是三昧时，亦不见有法行三昧者、离三昧者，亦不见行道者，亦不见逮阿惟三佛者。般若波罗蜜者无有贡高，善男子，吾等住于不贡高故，得金色身、三十二相、无限之光，得不思议慧最无上觉三昧佛智，具足逮诸功德——诸佛所不能平量，不能尽说，何况声闻、辟支佛！是故，善男子，于是法中当倍加敬。善男子，有志有进，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亦无有难。善男子，于真知识当起恭敬爱乐之意如视世尊。菩萨得真知识者，疾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尔时，萨陀波伦菩萨白诸佛言：‘我常所敬真知识者，为是何谁？’诸佛报言：‘法上菩萨世世常以阿耨多罗三耶三菩用教授汝。法上菩萨常以般若波罗蜜，具足沕和拘舍罗，是者则是汝之尊师，是真知识。卿善男子，取法上菩萨以顶戴之，从劫至劫若至百劫，以三千大千刹土所有以用供养，尚未能报须臾之恩！闻是尊法其福难报，使汝得般若波罗蜜沕和拘舍罗之利故。’是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是已忽然不现。

“尔时，萨陀波伦于三昧起，四向顾望意自念言：‘是诸如来，从何所来，去至何所？’作是念已惆怅不乐，复更念言：‘法上菩萨常行般若波罗蜜沕和拘舍罗，总持诸陀邻尼门，于诸法得自在，已从过去佛而作功德，是我真师。我当以问法上菩萨，是诸如来，从何所来，去至何所？’于是萨陀波伦菩萨，念法上菩萨恭敬爱乐豫加谦恪。‘今我又贫，无有珍宝、香华、奇异贡尊之具。以般若波罗蜜故供养法上菩萨者，不可空往至法上所。我有恭敬而无所有，不如卖身供养般若波罗蜜及师。前后以来坏身不少，今故不灭。前后坏身，坐淫怒痴更诸苦痛，亦不为法，亦不为师，但为贪欲、五阴、六衰。’

“尔时，菩萨道迳一城大唤呼言：‘我欲自卖，谁欲买我者？’

“时，魔波旬意自念言：‘今是菩萨用般若波罗蜜故，自卖其身欲以供养法上菩萨，欲得闻般若波罗蜜沕和拘舍罗——菩萨云何行般若波罗蜜疾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闻已必当恭敬稽受。我不败坏者，当教无数百千菩萨及诸众生

过我境界，今我当往坏之。’波旬即使举国男女，不见其形，不闻其声。

“尔时，萨陀波伦卖身不售，愁忧啼哭言：‘我甚为剧，欲自卖身供养于师而不能售！’

“时，释提桓因意念言：‘今是菩萨以般若波罗蜜故欲供养法上菩萨。我今试往看视其人，为用法故，颇有谏诤？’

“时，释提桓因化作年少梵志，至菩萨所问萨陀波伦言：‘善男子，何以不乐，愁忧啼哭？’

“报言：‘年少，我用法故，欲自卖身供养尊师，而永不售无问我者，是以哭耳，自念薄德无财宝物可供师者。’

“尔时，年少谓菩萨言：‘我不用人，我今祠祀，欲得人血，欲得人髓，欲得人心，能与我者益与卿宝。’

“是时，菩萨欢喜报言：‘我得善利，年少买我心髓及血，与我财宝得供养师，使我得闻般若波罗蜜及沤和拘舍罗，真得我愿。’

“年少重问言：‘卿卖髓血及心为索几许？’

“菩萨报言：‘随年少意与我多少。’萨陀波伦便以右手自刺左臂出血与之。

“复欲破骨出髓时，城中有一长者女，过于魔行魔不能屈。时，长者女于楼观上遥见菩萨乃尔自刑，‘我今当下，问其意故。’

“时，长者女即下来到菩萨所，问言：‘男子，何为乃尔酷毒自割用是血，为复欲破骨？’

“萨陀波伦报长者女言：‘欲与少年卖得财宝供养于师，欲闻尊经般若波罗蜜。’

“时，长者女语菩萨言：‘供养于师，当得何等奇特功德？’

“菩萨报言：‘师当教我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语我菩萨所行法，则我当得学为诸众生广作桥梁，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我身当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无上之光，得四等意、四无所畏、佛十种力及十八法，逮六神通不思议净戒，成作佛已得无碍之慧，当得无上之宝除一切贫——我当得是如此之法。’

“时长者女闻是语已，踊跃欢喜语菩萨言：‘善哉！善哉！贤者，甚奇甚特，乃说如是微妙之法。’重言：‘贤者以是一法，当索无数恒边沙法。所以者何？是法甚深用微妙故。卿善男子，所欲得者莫自疑难，欲得琉璃、摩尼、杂宝、真珠、金银、琥珀、栴檀、名香、缯幡、华盖，恣意所得，今当与仁可持供养法之尊师，莫尔自割毁坏其身。今我亦欲往至彼所，与卿相随共植善本，如卿属所可说者我悉欲得。’

“时，释提桓因即灭年少梵志形还复释身，住萨陀波伦菩萨前，赞叹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卿建志，过去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行菩萨道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成阿惟三佛亦如贤者。今日我亦不用人心髓及血，我欲相试故来到是。欲得何愿？’

“萨陀波伦报言：‘我不用余，与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愿。’

“释提桓因报言：‘善男子，是佛之境界非我所办，更索余愿多少福我。’

“菩萨报言：‘假令大愿非卿境界者，复我身体使无疮痍，以是相福。’适作是语，萨陀波伦身复如故，于是帝释忽然不现。

“时长者女语菩萨言：‘随我共归见我父母并报父母，随卿所欲供养之具当相给与，我亦当去侍从左右至法上所。’

“尔时，萨陀波伦随长者女往到其家在门外住，长者女入白父母言：‘今当与我金银、珍宝、琉璃、摩尼、名香、栴檀、华盖、幢幡、杂色异衣、供养之具，及诸奇异及五百侍女。欲以法故随萨陀波伦菩萨，行至香氏国法上菩萨所，欲闻尊经佛所有诸法，我当得之度脱众生。’

“父母问女言：‘萨陀波伦今为是谁？’

“女重白言：‘是人今在门外住，发坚誓之愿，欲求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欲为众生故救无极之苦。有大妙法名般若波罗蜜，是诸菩萨所应学者，是善男子但为是法故，自卖其身不惜躯命而自割截，欲以供养大师法上。是人至诚感致帝释，我见是变就往问之：“有何奇特忍自割刺？”便报我言：“卖与年少欲得财物供养我师，我当得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当转法轮度脱众生。”我闻是已甚大欢喜，谁闻是法而不乐者？我便许之当与珍宝供养之具随侍左右，是故父母当给与珍珠宝所有及诸侍女。’

“父母谓女：‘如汝所言，是人甚奇精进，乃尔不惜身命欲求不思议之法。如汝所言，是善男子必能办无上之法安隐众生，建立大誓僧那僧涅。我当云何违汝是愿——欲得往见供养法上菩萨者。随汝意愿我代汝喜，自吾年老不能得行，恣汝所欲珍琦宝物，我终不断一切之愿。’

“尔时，女取五百乘车以七宝校饰，及五百侍女庄严自副，种种诸华、杂色宝衣如上所有载以自车。萨陀波伦别载一车，与五百女人围绕相随。于是东行稍稍引道，遥见香氏城郭，七宝玄黄珍琦众妙，未曾所有如上所说。复遥见其城中央法上菩萨，与诸大众数百千万围绕说法。遥见是已甚大欢喜，其身安隐譬如比丘得第四禅，又自念言：‘我今不可于车上载，当下步耳。’

“即与长者女及五百女人围绕，而前入城门里见七宝台，以赤栴檀而校饰之真珠交露。其台四角有四宝罍盛摩尼珠昼夜常明，有宝香炉常烧名香昼夜常

香。当台中央有七宝塔，又以四色之宝作函，以紫磨金薄为素书般若波罗蜜，作经在其函中。又以七宝为织成幡互相参校，其色上妙随风缤纷。萨陀波伦及五百女人，见是七宝交露之台，见释提桓因与诸天子持天曼陀罗华及天杂色栴檀名香，捣以为末其细如尘，于虚空中供养散其台上，又鼓天乐而供养之。

“尔时，萨陀波伦遥问释提桓因：‘汝何为供养以华散是台为？’

“于是，释提桓因报萨陀波伦言：‘卿善男子，为不知耶？是般若波罗蜜者生诸菩萨，一切菩萨当于是学，当成诸波罗蜜功德，具足诸佛法逮萨云若，以是故我等而供养之。’

“萨陀波伦闻是倍喜，复问释提桓因言：‘般若波罗蜜为在何所？’

“释提桓因报言：‘在台中央七宝函中，法上菩萨以七宝印印之，汝等及我不得妄见。’

“尔时，萨陀波伦长者女及五百女人，各各取诸名华、名香、栴檀、杂宝、琉璃、摩尼，供养般若波罗蜜已，别留一分持至法上菩萨高座所，复以法故供养法上大师。所散诸华当法上菩萨上，化作七宝台止于虚空，所散名华皆雨于法上菩萨，所散杂色宝衣在其台上，有化天人以手把持天幡而垂之。萨陀波伦及五百女人见是变化各念言：‘是法上菩萨摩訶萨所化，乃尔是未曾有，何况当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阿惟三佛！’

“时，长者女及五百女人，见法上菩萨欢喜踊跃，皆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意，同时叹言：‘持是功德得于法利亦当如是，令我曹得供养般若波罗蜜如法上菩萨，我等亦当广宣般若波罗蜜以度众生亦如法上菩萨，愿我等得般若波罗蜜成就沤和拘舍罗，所作变化逮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于诸法得自在当如法上大师！’

“尔时，萨陀波伦及长者女五百女人供养已讫，前以头面著地，为法上作礼却住一面，以恭敬叉手白法上菩萨言：‘我昔于寂静之处，闻空中声言：“善男子，从是东行可得闻般若波罗蜜。”我即东去，中道念：“我当从谁得闻般若波罗蜜？”愁忧啼哭默住一处，七日不念饮食，但念何时当得般若波罗蜜。尔时，便有化佛在我前住，即告我言：“善男子，持是精进勇意，从是东行二万里有国名香氏，有菩萨名法上，常说般若波罗蜜。汝可从闻，是汝真师。”我从化佛闻是教已，即便东行遥见大师，意中欢喜踊跃安隐，譬如比丘得第四禅。以念般若波罗蜜故，便得无量三昧，即见十方诸佛，赞叹我言：“善哉！善哉！汝所得三昧者皆从般若波罗蜜生，我本行菩萨时索般若波罗蜜时亦复如是。”赞叹我已便不复现。我三昧觉已自念：“诸佛从何所来？去至何所？”复大愁忧，我复念言：“法上大师以般若波罗沤和拘舍罗，于诸法得自在，我当往问师：十方诸佛何所从来？去至何所？”今日大师为我解说

，是诸如来所从来往，愿欲知之，我等闻已常见诸佛不离世尊。’法上品第八十九

“于是，法上菩萨摩诃萨报萨陀波伦菩萨言：‘善男子，诸如来常不动摇，亦不去亦不来。如来者，如如无所起灭，不起者亦不来亦不去，不生者是如来。善男子，真际者，亦不知来时，亦不知去时，真际者则如来。虚空者，亦无来亦无去，空者则如来。真谛者，亦不知来时，亦不知去时，真谛者则如来。无为者，亦不来亦不去，无为者则如来。灭尽者，亦无来亦无去，灭尽者则如来。善男子，如来者不离是法，此诸法者则是如来之如。善男子，如者一无有二，亦不三，亦无若干之数，以法空故。善男子，譬如春节已过夏盛热时，热有猛焰，愚夫逐之谓为是水，追之不息呼当得水。于贤者意云何？是人所逐水者，为从何所来？从东海、西海、南海、北海——从何海来？’

“萨陀波伦菩萨对曰：‘热时焰者，尚非是水，何况从海而有来往？’

“法上复言：‘善男子，彼凡夫为热渴所迫而起水想，追逐疲劳竟不得水。诸有起想，谓诸如来有往来者，亦是凡夫与彼无异。所以者何？莫以色身而观如来，如来者法性，法性者亦不来亦不去，诸如来亦如是无来无去。善男子，譬如幻师化作象马车乘，谓呼是幻有来往者皆是愚夫，谓诸如来有来往者亦是凡夫。所以者何？法性者亦无来亦无去。’

“萨陀波伦白法上言：‘梦幻所见悉空无实皆无所有。’

“法上报言：‘善男子，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说言：诸法皆亦如梦有。于梦幻法有实相者不知如来，但入如来名色身耳，便作如来来往之相，是辈皆是无智凡夫。是辈凡夫于生死道当有反数，离般若波罗蜜大远，于诸佛法亦远。于诸梦幻法知诸法如梦幻者为识如来，于诸法不求有来往之相，亦不求诸如来有生有灭，诸有知如来无来无往不生不灭者，为近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不久，是为行般若波罗蜜，是则为佛之弟子，是辈人应食国中施，为世间之福田。善男子，譬如大海所有名宝，不从十方国土而来，以人福故海生此宝不为无缘，因缘故生是宝，灭时亦复不至十方，从因缘起，从因缘灭，亦不从十方有来有往者。善男子，诸佛身者有行因缘便得合成，本行所致亦不用行往至十方，若使无行无因缘合者，若无因缘亦无有身也。善男子，譬如箜篌以因缘故，有弦，有柱，有人鼓之音声来往，声音断时亦无来往，是声出时亦无从来，灭亦无所至；欲知佛身亦复如是，有无量之德不以一事成，皆有因缘而共合成，不离因缘而有去来。善男子，当知诸佛亦无来往，一切诸法皆复如是亦不生灭，汝知是已必至阿耨多罗三耶三菩，必究竟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

“尔时，释提桓因以天曼陀罗华与萨陀波伦，‘持是供养法上菩萨当福于我。所以者何？一切众生当蒙仁者之恩，当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仁者上士

，世间少有，甚难得值，乃为众生执劳，无央数劫都不以为劳。’

“时萨陀波伦受释提桓因曼陀罗华，用散法上菩萨，散已白言：‘从今以去，持身奉上于师供给所当。’叉手却住一面。

“尔时，长者女及五百侍女白萨陀波伦菩萨言：‘愿得以身奉上大师给所，当得持是功德，令得法利如今大师，当与大师常共供养诸佛世尊。’

“尔时，萨陀波伦告长者女及五百侍女：‘汝等随我教者，我当受汝。’

“诸女报言：‘身命自师不敢违教。’

“萨陀波伦菩萨白法上菩萨言：‘愿持身自上，及五百女人及五百乘车，一切所有以上大师，哀我曹等愿当受之。’

“尔时，释提桓因叹言：‘善哉！善哉！发菩萨意者，当持所有如贤者所为。菩萨如是施者，疾得阿耨多罗三耶三菩。作是恭敬承事师者，疾可得闻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过去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皆悉如是，舍意布施得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成阿惟三佛。’

“尔时，法上菩萨即受萨陀波伦及长者女五百侍女，及五百乘车所有珍宝尽为受之，欲使萨陀波伦成其功德，虽受之还持与萨陀波伦菩萨。时日已冥，法上菩萨从高座起还入宫中。

“尔时，萨陀波伦意念言：‘我为法来，不宜坐卧。当以二事须师来出：一者、经行，二者、住立。’

“时法上菩萨入宫中正坐，以般若波罗蜜沤和拘舍罗，行无央数诸三昧至于七岁。萨陀波伦亦七岁不坐不卧常经行住立，不起三垢无诸欲味，但念：‘法上菩萨何时当出为我说般若波罗蜜？’。七岁已后萨陀波伦意中念言：‘我当为师庄严高座种种名华，烧诸名香以待法师，当为大众说般若波罗蜜。’

“萨陀波伦及五百女人各各布坐，身上好衣诸名綖縑柔软细叠以布坐上。萨陀波伦即行索水欲以洒地，了不能得。是魔波旬之所蔽隐令水不现，欲坏菩萨令起乱意，不欲使成阿耨多罗三耶三菩。

“萨陀波伦意复念言：‘我当自刺其身出血以用洒地。所以者何？恐地有尘来坌师故。我不当惜是危脆之身。所以者何？前后以来无央数劫，弃是身体不可复计，初未值是无上之法。’

“于是，萨陀波伦菩萨即取利刀刺身血出持用洒地，五百女人各各亦尔。尔时，波旬不能得其便。

“尔时，释提桓因念言：‘是萨陀波伦菩萨及五百女人甚可奇特，贪德乃尔不惜身命恭敬法师，是魔波旬虽欲坏之不能得便，乃尔坚固誓于僧那，不惜身命于阿耨多罗三耶三菩，欲度众生无限之苦。’

“是时，帝释赞言：‘善哉！善哉！贤者精进不可思议为无上之愿，过去诸佛本所行时精进如是。’

“萨陀波伦意中念言：‘我今为师布坐已讫，当于何所得好名华，法师出时当散其上？’

“尔时，帝释知其所念，便以天上曼陀罗华千石与菩萨，言：‘持是供养师并可散地。’即取其华分布散地，分留一分。

“七岁已后，法上菩萨从宫中出往诣高座，萨陀波伦及五百女人即持天华逆散法上，头面作礼却坐一面。

“法上菩萨告萨陀波伦菩萨：‘卿善男子，谛听！谛受！善思念之。’于是，萨陀波伦菩萨受教而听。‘诸法等如金刚、等诸法寂，诸法等寂不动故，般若波罗蜜等寂不动亦如金刚。诸法无倚，诸法不恐，诸法一味故，般若波罗蜜亦无所倚。诸法一味不恐，诸法不生，诸法不灭，诸法如空故，般若波罗蜜不生不灭亦如虚空。五阴无底无边际，诸法无底，四大无底故，般若波罗蜜亦无有底。空无有边际，大海无有边，诸法无边际故，般若波罗蜜亦无边际。譬如须弥山种种严好，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诸法无所破坏，诸法不可得见，诸法无所受，诸法无所有，诸法不可思议故，般若波罗蜜无所破坏，亦不可得，亦无所受，亦无所有，不可思议亦复如是。’

“尔时，萨陀波伦菩萨便于座上得诸法等三昧、诸法寂三昧、不动三昧、无倚三昧、无畏三昧、一味三昧、无生三昧、无灭三昧、虚空三昧、五阴无底三昧、诸法无底三昧、四大无边三昧、虚空性三昧、如海三昧、如须弥山三昧、金刚三昧、无所破坏三昧、无所得三昧、无所受三昧、无所有三昧、不可思议三昧——如是等三昧，得六万三昧门。”嘱累品第九十

佛告须菩提：“尔时，萨陀波伦菩萨得六万三昧已，便见十方如恒边沙三千大千国土，见诸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及比丘僧大众围绕说般若波罗蜜，如我今日为汝等说般若波罗蜜，十方诸佛亦复如我字释迦文。萨陀波伦菩萨多闻具足其智如海，不离诸佛所生之处在诸佛前，若于梦中未曾离佛，诸难已断已得自在。是故，须菩提，当知般若波罗蜜，为诸菩萨摩訶萨致萨云若。菩萨欲学六波罗蜜者，欲得诸佛境界一切智者，当学行般若波罗蜜，当受，当持，当讽诵读，广为人说解其中事，亦当供养所有名华、名香、缯彩、华盖，若干方便当供养之。所以者何？般若波罗蜜者，是诸佛所尊，是尊道之御。”

佛告阿难：“于汝意云何？汝为尊重爱敬如来不？”

阿难对曰：“唯然，世尊！爱敬如来，如来自知。”

佛语阿难：“汝实爱敬于如来。阿难，汝前后侍我以来，汝身口意常有善慈。今吾年以老矣，弟子所应供养者，汝以为毕不？为不毕，从今以往当恭敬

承事般若波罗蜜。”

世尊于是从一至三，如是嘱累于般若波罗蜜，所以殷勤郑重者何？欲令不断故。若般若波罗蜜断者，一切众生永为盲冥。若般若波罗蜜在世不断绝者，诸佛如来亦不断绝。若般若波罗蜜有断绝者，诸佛如来亦当断绝。

“阿难，般若波罗蜜住于世者，当知如来常在说法，一切众生不离佛会，不离说法。阿难，是般若波罗蜜，若有书持讽诵，念守习行，解说其义，供养经卷，复教他人书持讽诵广为说者，当知是人常与佛俱不离诸佛。”

佛说是时，弥勒菩萨，耆年须菩提，尊者舍利弗、大目犍连、分耨文陀尼子、摩诃拘絺罗、摩诃迦旃延，贤者阿难，一切会者诸天、阿须伦，闻佛说已皆大欢喜，前为佛作礼而去。